

学号：2007010029

研究生姓名：常昭

联系电话：053181901719, 13589041601

Email: wwsgh@yahoo.com.cn

所在学院：文学院

单位代码	10445
学 号	2007010029
分 类 号	I207.22

山东师范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六朝琅邪颜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古代文学
申请人姓名 常 昭
导 师 姓 名 王志民
论文提交时间 2011年04月20日

独 创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科研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注：如没有其他需要特别声明的，本栏可空）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字：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学校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目 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I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现状	1
一、魏晋南北朝家族文化研究.....	1
二、魏晋南北朝的颜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	3
三、魏晋南北朝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批评与思考	4
第二节 研究动机	6
第三节 研究方法	8
第一章 颜氏溯源.....	11
第一节 颜氏得姓	11
一、颜氏起源.....	11
二、惟齐鲁多颜氏——颜氏的早期活动	13
第二节 琅邪颜氏郡望考	16
一、琅邪郡望形成的背景	16
二、琅邪颜氏探源.....	17
三、精神认祖促使家族文化形成.....	19
第三节 颜回、颜氏之儒与秦汉时期的颜氏家族	21
一、颜回与颜氏之儒.....	22
二、颜回是颜氏之儒的精神领袖.....	28
三、秦汉时期的颜氏家族.....	31
第二章 东移琅邪——魏晋时期的颜氏家族.....	34
第一节 颜氏家族文化的变迁	34
一、由鲁郡到琅邪.....	34
二、魏晋琅邪地域文化对颜氏家族的影响.....	35
三、儒道兼修，渐染玄风.....	36
第二节 颜氏家族在魏及西晋时期的发展概况	40
一、曹魏时期颜氏家族的发展.....	40
二、颜斐、颜盛事迹考辨.....	42
三、琅邪颜氏在西晋时期的发展.....	47
第三节 孝悌文化浸润的颜氏家族	47
一、魏晋孝悌观念	47
二、孝悌故里之颜氏：颜氏家族的孝与悌与仁	48
第三章 南迁江左——东晋及南朝之颜氏家族.....	51
第一节 永嘉之乱与颜氏家族的南迁	51
一、永嘉南迁百家世族的历史背景	51
二、渡江先后与侨姓家族地位的关系.....	53
三、北方士族南渡对江左文化的影响.....	56
四、南渡颜氏家族的基本生活状态	56
第二节 南迁颜氏家族的核心人物颜含	64
一、由颜含的仕宦经历看其道德实践.....	64

二、由颜含言行看其道德情怀	68
三、颜含所接受的家族文化影响	77
四、颜含对颜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78
五、颜含的历史贡献	80
第三节 宋、齐、梁颜氏家族仕宦、交游与婚姻	82
一、颜氏职官职责与政治地位	82
二、颜氏与统治中心的交往	85
三、颜氏的婚姻圈	87
第四节 才学富赡的文化世家	89
一、注重儒学传承	90
二、颜氏文人创作与玄学	93
三、颜氏文人著述与道教	94
四、颜氏文人著述与佛教	95
五、颜氏家族的艺术修养	95
第五节 志于治平——功业垂成的颜氏家族	97
一、颜含父子：舍人孜敏，廊庙之望	98
二、颜延之父子：安邦定国，奋发有为	98
三、颜邵父子：率军平叛，受诏辅政	99
四、颜见远父子：坚守气节，树立风范	100
五、父子相继的家族文化现象考论	101
第四章 元嘉大家颜延之	103
第一节 颜延之的生平、仕宦与交游	103
一、“孤贫”考	103
二、宦海沉浮，摧刚为柔	108
三、由《五君咏》看颜延之的个性才情与人生遭际	110
四、由颜延之与当时重要历史人物的交往看其处事原则	115
第二节 颜延之对家族文化的贡献	123
一、颜延之的尊祖敬宗意识	124
二、颜延之的亲情观念	126
三、修德进业，收族强宗	128
第三节 颜延之在诗歌史上的贡献	134
一、文辞藻丽，雕缋满眼	135
二、元嘉之辅，五言为先	141
三、开创诗歌声律理论	143
第四节 颜延之的文学成就与其家族文化之关系	143
一、典重富丽的散文	144
二、织词繁缛的辞赋	145
三、垂范后昆的文体	146
四、承上启下的文论	147
五、颜延之文学成就所受家族文化的影响	150
第五节 颜延之的经学、佛学与玄学成就	151
一、颜延之的经学著述	152
二、颜延之的经学修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153
三、颜延之的佛学著述	154

四、颜延之作品所受佛教的影响.....	155
五、颜延之的玄学贡献.....	156
第五章 北返中原——北朝颜氏家族.....	157
第一节 颜氏家族在北朝时期的发展概况.....	157
一、颜氏家族在齐梁间的生活面貌.....	157
二、颜氏家族北上后的乱世生涯.....	159
三、北朝颜氏家族的婚姻与交游.....	160
第二节 颜氏家族家风的新变.....	163
一、颜氏家风的新变化.....	164
二、家风的转变及其原因和文化意义.....	167
第三节 颜氏家族的丰富家学.....	168
一、家学之多面形态.....	169
二、家学的新特点.....	172
三、治学重点的转移及其原因和文化意义.....	174
第四节 文明使者颜之仪.....	175
一、颜之仪兄弟考.....	175
二、颜之仪的仕宦历程与政治操守.....	176
三、秉持儒家家国观念.....	180
四、颜之仪在北朝的文化贡献.....	181
第六章 南北学术集大成者颜之推.....	185
第一节 颜之推的人生与心灵历程.....	185
一、十五好诗书：颜之推所读书考.....	185
二、出入章华里：颜之推的仕宦交游.....	200
三、独生良足耻：颜之推的忏悔心理.....	203
四、惘惘思旧都：颜之推的乡土情结.....	206
第二节 颜之推的文化贡献.....	209
一、湘东王文学集团与颜之推.....	209
二、颜之推与北齐文林馆.....	211
三、入隋之后颜之推的文化贡献.....	215
四、颜之推与其他羁留北方人士的对比.....	217
第三节 有破有立，成一家之言：《颜氏家训》的子书性质.....	219
一、《颜氏家训》在历代书目中的著录情况.....	219
二、形式上的子书特点.....	221
三、内容上的子书性质.....	223
四、颜之推作子书的深刻用意与影响.....	229
第四节 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颜之推家族观念.....	230
一、对先祖文化的继承.....	231
二、颜之推的亲情观念.....	231
三、《颜氏家训》在家族发展中的作用.....	232
第五节 复杂的内心世界成就厚重的文学遗产.....	236
一、对散文体的充分利用——《颜氏家训》.....	236
二、作为赋家的骄傲——《观我生赋》.....	240
三、南朝志怪小说的收尾之作——《冤魂志》.....	243
四、诗歌成就——远承永明余绪，后启初唐新风.....	244

五、彰显儒教功能的文学理论成就	247
第七章 颜氏迁徙在南北文化交融中的作用	251
第一节 颜氏家族与江南及江北区域文化	251
一、颜氏家族在中古世家中的鲜明特点	251
二、颜氏家族在江南的聚居与归葬	254
三、颜氏兄弟在江北的流宕	255
四、颜氏家族文化与江南江北文化的融合	257
第二节 以颜氏家族为例谈南朝士族文化北上对隋唐文学的影响	258
一、士族迁徙对关陇文学的影响	258
二、士族迁徙对河朔文学的影响	261
三、由士族的南北迁徙看隋唐文学的振兴	263
结 论	266
附 录	267
参 考 书 目	268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278
后 记	279

六朝琅邪颜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

中文摘要

六朝四百年间，琅邪颜氏冠冕不断，在正史中有传的人物有颜含、颜延之、颜之推，正史附传的有颜斐、颜盛、颜师伯、颜竣、颜见远等数十位颜氏人物。这个家族重视总结家族发展的规律，并重视对家族文化的传承，如颜含有“靖侯家规”，颜延之有《庭诰》，颜之推有《颜氏家训》，这些基本文献是研究这个家族文化观念及其门风家学最有说服力的资料。琅邪颜氏祖先可以上溯到先秦的圣贤，历史文化渊源深厚，探讨其发展与衰落对于探索先秦儒学的发展衍变较有意义。

本文主要以史为线索，挖掘并梳理颜氏家族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轨迹，综论颜氏家族在文化上的贡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颜含、颜延之、颜之推三个重要人物为关键点进行以点带面的考察，试图寻找这个家族在四百年间发展的规律所在，并试图寻找其与先秦以来颜氏之儒的关系。最后结合国权、族势挖掘颜氏门风转向之内缘与时局变迁之外缘的关系，藉以考述琅邪颜氏在六朝的发展及内在机理。

绪论主要介绍近年来中古家族文化研究的现状，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颜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的贯通式的综合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进一步阐述了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第一章主要考察颜氏的得姓及颜回与颜氏家族的关系，梳理了秦汉颜氏人物的世系发展，并探讨颜氏自先秦至两汉之后的发展过程及其家学门风得到怎样的变化，认为东汉以后的颜氏家族已初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

第二章探讨魏晋时期颜氏家族文化的变迁。梳理了曹魏及西晋时期颜氏家族的发展概况，并对汉末魏初的两位重要人物颜斐、颜盛的事迹进行考辨，认为随着颜氏主体家族由鲁郡迁至琅邪，家族文化逐渐形成代传恭孝的特色。

第三章总体考察东晋及南朝之颜氏家族概况。重点研究了南迁颜氏家族的领袖颜含的仕宦经历和言行，颜含所接受的家族文化影响以及他对颜氏家族文化的影响等。还考察了南朝宋、齐、梁时期颜氏家族的仕宦、交游与婚姻，重点分析了这个才学富赡的文化世家在儒、玄、道、佛及艺术等领域的成就。针对这一时期兴起的父子相继的家族文化现象进行考论，认为颜氏家族在修身齐家的基础上有着志于治平的理想和功业。

第四章主要研究刘宋时期颜氏家族代表人物颜延之。考察了颜延之的仕宦与交游，重点探讨颜延之对家族文化的贡献，分析了他的家族观、亲情观和子孙教育观。颜延之作为元嘉三大家之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坛有着重要影响，其文学成就与其家族文化之间也有着直接关系。本章还论述了颜延之的经学与佛学成就。

第五章主要考察颜氏家族在梁末进入北朝政权之后的发展概况。论述了家族北上后的

生活面貌、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颜氏家族的仕宦与交游以及北朝文化背景对颜氏家族的影响等。颜氏家族的家风家学表现在三大方面：一、家风由不尚仕宦到开放趋世；二、家学由重儒敦经到兼容并蓄；三、文风由华美走向质实。进入北朝的颜氏家族人物主要有两位颜之仪和颜之推。本章介绍了颜之仪的仕宦和文化行迹，他忠于职守，秉持儒学，在北朝取得了卓著的文化成就。

第六章主要研究颜之推与《颜氏家训》，重点考察了颜之推的人生与心路历程。结合着颜之推的行迹，考察他在南朝湘东王文学集团及在北齐文林馆中所作的文化贡献。对于《颜氏家训》的研究主要侧重其子书性质的辨析。颜之推在这一著作中表达了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家族观念，积极维护家族的生存与发展并追求在社会上的价值实现。颜之推文学创作成就卓著，推崇经世致用的文学主张反映了家族文化的印迹。

第七章以颜氏家族为例，剖析侨姓士族在南朝与当地文化的互动，部分侨姓士族北上后对北朝地域文化的影响。颜氏家族的两位代表颜之推和颜之仪分别对关陇和河朔文化作出了显著贡献。南来士族的文化参与对于周隋以降的文学振兴意义重大。

结论指出，琅邪颜氏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鲜明的家族文化，即秉持儒学，重视家风家学的传承，不同时期的三位家族代表人物都留下了家族训诫文字，对家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颜氏家族在南迁北上的过程中与其他一些重要文化家族一起为周隋以降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本文创新点集中于以下几点：

第一，颜含研究。颜含率族随晋南迁在家族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自此以后琅邪颜氏在社会地位与文化地位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学界对这个人关注不多，至今没有专文论及颜含。本文通过正史传记及碑文和谱牒材料对颜含进行了生平、思想、仕宦、政治主张、家族影响等全方位的研究，揭示了他在家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二，颜延之《庭诰》研究。历来对颜延之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文学成就上，而对其家族教育作品《庭诰》尚无专门的研究。本文从《庭诰》文本出发，对其中包含的家族教育内容进行分析，总结了颜延之的家族观念，并试图挖掘家族文化对其文学文化成就所产生的影响。

第三，关于颜之推研究。本文初步检索了颜之推所读书目，并进而考察颜之推的基本知识结构与理论层次。对《颜氏家训》的研究着力于从颜之推的家族观念出发寻找对颜之推发生作用的家族文化的线索。特别是运用文本细读法对其赋作《观我生赋》进行分析论述，阐明他对于华夏文明的执著，再一次证明了家族中原有的儒学正统思想的传承。本部分还从诗、赋、文、小说各体成就结合其独特的文学理论进行分析，进一步确立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六朝；琅邪颜氏；颜含；颜延之；颜之推；家族；文化；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

A Study on th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of the Yan's Clan of Langya in the Six Dynasties

Abstract

In the nearly four hundred years historical process of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re emerged dozens of characters coming from the Yan's clan of Langya County constantly and were recorded in historical biographies, Yan Han, Yan Yanzhi, Yan Zhitui, and others. Summary on this clan attention to development of clan law, and focus on the clan culture heritage, for example, Jing Hou Jiagui, Ting Gao, Yan's Family, which is to examine the concept of clan, cultural and family-family principle basic documents of the clan, as well as most convincing information for the clan research. Langya Yan's ancest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e-Qin after the Saint, more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origins, explore its 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s helpful.

This paper mainly carding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Yan's clan in Ha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comprehensive on the Yan's clan in culture of contribution, on literature creation of effect, to Yan Han, and Yan Yanzhi's, and Yan Zhitui push three an important character for key points of investigation. Final combining, Yan's clan principle mining potential shift within the margin of the right outer edg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hanges and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with a view to development of textual Langya Yan in the six dynasties an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Introduction focuses on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pointing out this thesis' research methods and ideas.

Chapter I mainly visit the clan relationship of Yan Hui and surname of Langya Yan. Combed the Qin and Han Yan's character's development, and explored Yan after since the pre-Qin to the Han dynasty after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ange of their clan principle, this chapter point out the rest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clan has formed a unique clan culture.

Chapter II study on change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culture of Yan's clan. Mainly visit the two important figures Yan Fei, Yan Cheng textual, considered as subject clan consists of Lujun Yan moved to Langya Yan, the clan's culture evolving focused on the GongXiao.

Chapter III total visits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southern yan's clan profiles. Key research across Yan Han's words and deeds. Also inspected Yan's clan with the friendship and marriage, focused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support of culture-rich cla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metaphysical and Buddhism and the arts and other fields. For this period the rise of the parent-child clan cultural phenomena on the succession.

Chapter fourth major study of Yan Yanzhi's family in the Liu Song dynasty period. Visited Yan Yanzhi's official and friends, focusing on Yan Yanzhi's contribution to the family culture. Yan Yanzhi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ts literary achievements also has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his family culture. This chapter also discusses Yan Yanzhi's achieve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e fifth chapter survey of development of Yan's clan after it reaches the Northern dynasty. Discusses family after the north face of life, famil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the local culture; Yan's be an official of the family and friends, as well as Northern dynasty cultural background Yan's clan influence and so on. Yan's clan tradition family of summarized in three main areas: first, the tradition is not to be an official opening, and second, by the family inclusive; three, style from gorgeous to quality practice. This chapter describes Yan Zhiyi, thought he concept of devotion to duty, family and country. In short,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Yan's clan has made outstanding cultural achievements.

Chapter sixth major study Yan Zhitui and the Yan's Family, focus to see Yan Zhitui life and mind of course. Combine the movements of Yan Zhitui, examine his Contribution in the Southern Liang and Northern Qi literary group. The Yan's Family research has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the works of ancient philosophers. Yan Zhitui active maintenance of family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mmunity. Yan Zhitui has outstanding literary achievement, and his literary ideas imprinted reflects the family culture.

The seventh chapter analyze Chinese surname family in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culture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Yan Zhitui and Yan Zhiyi ha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northern dynasties' culture. Cultural participation of immigrant family Zhou Sui down also had a positive impact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Concluded that Langya Yan's clan in the Wei and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emerged a distinct clan culture, when three admonish text clan representatives had left the cla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lan. Yan's clan moved north to South and in the course of a number of other important cultural Zhou Sui clan to drop contributes to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This innovation is the following several points:

First, Yan Han lade the clan moved to the south is a great thing in the history of the clan. Since then Langya Yan in term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This article by inscriptions and biographies of historical biographies and genealogical materials on

Yan Han's life, thoughts, be an official, political views, clan influence, such as a full range of research, revealing his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lan.

Second, Has always been a study of Yan Yanzhi's mostly focused on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s. This article from Ting Gao text view, which contains an analysis of the clan education, summarizes the Yan Yanzhi's clan, family culture and trying to mining on the impact of its cultural achievements.

Thirdly, there is an innovation with regard to Yan Zhitui research. Yan Zhitui and the Yan clan study circles there have been many achievements. This article seeks to set off from Yan Zhitui clan looking for clan's cultural clues on Yan Zhitui. Text read method in particular, given the Guan Wo Sheng Fu assigned analysis discussion clarified his attachment for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once again proved that the clan already in Orthodox tradition of Confucianism. This section also from assigning, culture, poetry, novels the unique literary achievements in relation to their theoretical analysis, further clarified his position in the literature.

Key words: Culture; Literature; The Yan's Clan Of Langya; The Six Dynasties; Clan
Category Number: I207.22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现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成为文学界及史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这一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中显得尤其有必要,有助于拓宽和加深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颜氏家族是自先秦以来的四大儒学家族之一,有关颜氏家族的文化与文学研究理应作为历史文化和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魏晋南北朝家族文化研究

家族文化研究历来是中古社会史的研究热点,许多史学家早已指出家族在六朝的重要意义。陈寅恪在中古史研究中指出东汉以后地方大族与学术文化密切相关,并论及家学之于学术的关系,逐渐成为此后人们进行家族研究的理论依据^[1]。家族史的研究是一切家族文化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在此之上的家风家学研究也是家族文化的重要着力点。与之密切相关的家族制度与魏晋门阀制度的宏观研究成果较多,中古门阀望族的个案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以下分别评述之。

(一)家族制度总体研究较多

高达观的《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冯尔康等合著的《中国宗族社会》、常建华的《宗族志》是通论式的家族研究专著,其中都论及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族文化。但是由于通论的性质以及史学家的身分,这些论著研究时段跨度长,而具体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未能充分展开,并且内容仍属于历史事实的梳理性质,研究方式基本是以历史史实的呈现为主,详尽而独具特色的家族个案研究相对较少。

家族文化研究成为学界热点,论著及报刊论文数量较多,大多为史学研究范畴,部分为文学研究范畴。家族与宗族、家族与家庭、家庭与士族等的关系和各自的研究范围是家族研究的重要方向。宗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张承宗和魏向东的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认为宗族组织的凝聚力源于经济生活的同居共财形式与文化传统的优势地位。李卿的博士学位论文《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主要从家族结构、居住关系、家族关系与社会生活、宗族关系与社会生活以及家族、宗族关系对社会的影响

[1]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载《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3-194页。

五个方面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族、宗族的基本状况作了较为全面、客观、深入、系统的研究。家庭史研究涉及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要者如赵建国的《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冻国栋的《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葛建中的《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等。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制度研究家族文化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士族的政治及经济形势与家族的关系被广泛重视。王伊同的《五朝门第》对南方士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都作了较细致的考察。毛汉光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从社会、经济等方面探讨了士族的政治地位，还通过计量统计的方法来说明士族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地位。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重在政治史的发微释读。除关注士族的政治形势外，还有不少学者侧重从士族家学家风来作研究，专著主要有吴正岚的《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的《六朝江东世族之家学门风研究》等。婚丧礼俗研究方面有陶希圣的《婚姻与家族》、王晓卫的《北朝鲜卑婚俗考述》等著作，文章有梁满仓的《论魏晋南北朝的早婚》、庄华峰的《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施光明的《北朝民族通婚研究》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界的复杂形势对家族文化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佛教的传入并流传和道教的产生并发展对这一时期的士族思想冲击很大，并进而对其家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可惜这方面的专论还不多见，好在前辈学者已经在理论架构和史实阐述上有了很多创获，分析了各种社会思潮或宗教的社会功能及历史作用，为下一步开展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族个案研究成果较多

八十年代初，美国学者伊佩霞的专著《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年来著作丰富，如曹道衡的《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张灿辉的《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孟繁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丁福林的《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王华山的《清河崔氏与北朝儒学》、杨荫楼《中古时代的兰陵萧氏》、周淑舫、赵中山的《六朝显族谢安世家》、周征松的《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等。单篇论文还有谢文学的《颍川长社钟氏宗族研究》、高诗敏的《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朱绍侯的《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王永平的《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孔氏家族文化探论》、李小红的《六朝会稽孔氏家族研究》、刘驰的《从崔卢二氏的婚姻缔结看南北士族的地位变化》、叶妙娜的《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王连儒的《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等。

（三）近年来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多

有部分重点探讨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将家族研究引向文学研究范畴。如南京大学张天来的论文《魏晋南北朝家族观念与家族文学》把家族当作文学研究的切入点。另如复旦大学王建国的博士学位论文《东晋南迁士族与文学》，陕西师大梁静的《中古“河东三

姓”文学研究》，四川师范大学何忠盛的《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与文学》等。在家族个案研究方面，有复旦大学王春元的《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吴正岚的《论六朝吴姓士族的文化特征》等。硕士学位论文更多，如福建师范大学张玲的《河东柳氏东眷及柳恽研究》，吉林大学孟祥娟的《汉末迄魏晋之际文学家庭述论》，陕西师范大学邵三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东裴氏与文学》，李玉亭的《六朝谢氏文学》，熊星萍的《汉晋龙亢桓氏家族文学研究》，刘克兵的《两晋南朝南阳顺阳范氏家族研究》，刘敬刚的《论东晋南朝陈郡谢氏的盛衰》，李书萍的《魏晋南朝的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研究》，常明艳的《汉晋汝南应氏家族文人研究》，孙中旺的《南朝吴郡张氏研究》等。

二、魏晋南北朝的颜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

近年来有关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的文化研究成果较多，多侧重名门望族、仕宦大家，而一些仕宦不显、仅以学术名世的家族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琅邪颜氏家族作为一个文学家族似乎还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如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所列举的文学士族并未列出琅邪颜氏。这一方面是因为琅邪颜氏仕位不显，政治地位居于劣势，从而文学地位容易被人忽视；另一方面与这个家族多学者而少文学家有关。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颜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的贯通式的综合研究还不多见。有一些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研究对象，如台湾学者陈柏璋有硕士学位论文《中古琅邪颜氏研究——以婚姻仕宦和家学门风为中心》，曲阜师大滕云玲的硕士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琅邪颜氏》对家族的基本情况论述比较详尽，四川师范大学李文玉的硕士学位论文《颜氏家族：儒家精神与文艺思想传承的个案研究》则侧重从文艺学的角度论述。2010年新增扬州大学孙艳庆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学术文化与文学研究》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琅邪颜氏家族的学术文化贡献，但并非将家族成员与家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单篇论文如临沂师范学院马凤岗的《论颜氏家族的家风与学风》、暨南大学程时用等人撰写的《六朝时期颜氏家族的家风与文化》、于联凯、于溟《颜氏家族文化述论》等，因篇幅所限论述没有深入下去。最近几年颜氏家族研究著作有于联凯、颜世谦主编《颜子研究论丛》，汲广运、高梅《颜子家族的历史与文化》，刘存祥主编《颜子文化研究》，于联凯、马凤岗著《琅邪颜子家族文化考论》，以上著作内容比较全面，材料排比周详，引用资料翔实，但失于述多论少。

相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颜氏家族研究整体关注不多的现实，现今有关魏晋南北朝颜氏家族的个案研究却开展得如火如荼，主要集中在颜氏的几位重要历史人物及其著作的研究与评价上，如颜回、颜延之、颜之推等。

颜回与颜氏家族方面。李文玉的《琅邪颜氏家族与颜回关系考论——颜氏家族：儒家精神与文艺思想传承的个案研究之一》通过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加上考古材料的佐证，认为颜氏家族能有如此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乃与其认祖颜回，将颜回作为家族的灵魂与精神

渊源而世修儒业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颜延之研究方面。西北师范大学杨晓斌的博士论文《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2005)剖析了颜延之生平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并对其著述进行了全面清理和研究,基本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格局。硕士学位论文更多,如山东师大刘文兰的《颜延之文学论》(2000)、四川大学李佳的《颜延之集校注及其研究》(2003)等,南京师大陆立玉的《颜延之与元嘉文学》(2005),暨南大学杨艳华的《颜延之诗歌研究》(2007)。单篇文章主要集中在对颜延之诗文的考论及仕历考辨上。

颜之推研究方面。有关颜之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颜氏家训》一书,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论者从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哲学史、语言学、训诂学、文艺学等多种角度对这本书作了轮番轰炸,举其要者如:顾向明、王大建的《〈颜氏家训〉中南北朝士族风俗文化探析》;钱国旗的《在礼与情之间〈颜氏家训〉对礼俗风尚的论述和辨正》;钱国旗《〈颜氏家训〉及其文学意义》;赖井洋的《略论颜之推两教一体及其利己主义思想》等。山东大学秦元的博士学位论文《论颜之推》(2004)主要研究了颜之推的文学成就,而有关颜之推本人的家风家学所论不多。

三、魏晋南北朝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批评与思考

六朝大族文化与文学的个案研究有不少,但观其研究模式不出以下几种:一是先列某氏家族的世系与历史,再考其家风家学及交游,列其家族诸种著作,最后再专列一章讨论这个家族的人物与作品,详其内容与艺术特色。二是追溯某氏家族的姓氏渊源及家族世系,次列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与仕宦,进行著述考证与研究。这两种研究模式虽称家族研究,看上去也是面面俱到,但是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内在联系往往不能很好地揭示出来。实际上这种模式容易陷于材料的堆积,各个部分之间缺乏理论分析和把握,不能真正辩明家族文化形成的原因与规律,缺乏以一贯之的研究线索,缺乏对主流文化精神的关注,对于其中的内在联系难以作出清晰的论断。因而在这一研究方向上表面看有章可循,便于操作,实际上尚缺乏基本的学理规范。

近年来虽有单篇论文谈及颜氏家族文化的整体特征,但远未深入到家族内部与当时整个社会的联系以及社会思想对这个家族的影响等层面。以琅邪颜氏家族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发生了什么变化?颜氏家族在这一变化中的地位如何?作为一个儒学世家,又是怎样对待六朝时期的儒学变化的?六朝的佛、道两教的盛行又是怎样影响这一个儒学世家的?这一问题不解决就谈不到对六朝时期颜氏家族的全面认识,就无法进一步探索这一家族的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更无法考察这一家族在文化史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这一家族而言,研究的一大困境是材料的限制。正史的传记及少量传世文献成为研究的主要材料。材料有限是中古家族研究面临的共同难题,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课题更是如此。以颜氏家族为例笔者认为,今后的家族研究应尽可能地吸纳历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求全

方位地探索一个家族兴盛繁荣或者寂寞衰落的内在原因和外部条件。

从内在原因上看,首先一个家族的文化传承与精神命脉必须要把握清楚。传统的论证方法如家风家学的把握与时代思潮的浸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同时不妨借鉴家族集体无意识等心理学理论和生物遗传学理论来阐释之。特别要关注这个家族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女性往往承担了生育、养育与教育子女的任务,在家族文化传承中居于一个中心位置。而在目前所见有关论文中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够。

其次,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视家庭教育的时期,此期家训类著作特别丰富。仅从颜氏看,就有颜延之的《庭诰》一文,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一书,颜氏家族的研究要重点讨论这一家族的教育问题。

第三,颜氏一族的重要人物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主要角色还是士,因而考察士的历史演变对于这个家族尤其重要。由先秦以来的武士、游士到秦汉的儒士再到魏晋名士再到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士的文化认同在这一家族所体现的独特价值有必要深入探讨。

第四,由这一家族个案考察齐鲁文化在东汉以后的主要存在方式,至南北朝时期齐鲁文化的特征以及在国家传统文化全貌中的地位和基本形态。笔者认为随着永嘉南迁,处于文化垄断地位的北方大族将汉代原本以齐鲁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主体播迁到江东,与江东士族原有的文化相结合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表面上是齐鲁文化的衰亡消失,实质上是文化影响在地域上的进一步扩大。

从外部条件看,首先应考察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本家族学术和文艺的影响。把学术和文学的产生还原到它所赖以产生的文化系统和历史场景中去,只有这样才便于从宏观上把握文学和文化的基本命脉。

其次对于主要人物的事迹考证、著作整理作出清晰的描述。如颜之推在北齐的文学活动与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有着一定的联系,因而应借鉴史学家对这一组织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考察颜之推的生活与创作。

第三,不仅要全面利用传世文献中的材料如正史、笔记、方志、家谱、目录、碑文等大量原始资料,还要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如墓葬形制、碑铭墓志、文书帐册等。

第四,还要注意实地考察家族生存繁衍的故居、地貌,考察其自然环境、物产资源和气候特点,分析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发掘这些自然因素对一个家族文化形成所起的辅助性作用。东晋永嘉南迁给这一家族文化带来重大变迁,原居琅邪,后迁往建康,至颜之推时居地江陵,族群未变而地理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区域文化与家族文化的互动问题十分关键。又如颜之推的一生四迁,其家庭因而辗转流离,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包括朝代、国家、职官、荣辱等的变迁对这个家族的影响等。

叙述家族的发展过程要反映出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具体表现在哲学宗教、思想观念的变迁在这一家族发展中的作用,比如佛教的传入对这个家族的影响;儒释兼综对这一家族的影响;道家、玄学对社会的影响,对家族的影响以及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等等。士族社会中人才选拔制度的变迁在这一家族中的影响；家族成员职官职责在家族文化中所承担的作用；当时的艺术风尚对家庭文化的指导意义和决定作用等；学术研究的总体面貌与成就对社会文化的促进等。针对家族研究来说，不仅要关注本家族中的精英人物和经典之作，还应尽可能多地涉及这个家族一般发展的历史，还应注意这个家族的具体生活形态，诸如家族的经济来源、生产分配、奴婢的使用、聚居共财情况、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姻亲往来、居处方式、个人喜好等细节，这里面或许就隐藏着这个家族有别于其他家族的特色，也可资更真实、清楚地接触到历史的原貌。葛兆光认为：“需要描述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其构成与影响大体在三方面，一是启蒙教育的内容，它将作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经验而存在于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因此分析那些童蒙教材中所包含的知识与思想是很重要的。二是生活知识的来源，也就是为每一个人提供的，当他面对陌生的世界时，可以运用的经验与知识，因此需要有种种无意的、普遍的材料，……三是思想传播的途径，精英的思想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一般思想世界的内容，因此需要找到使它们通俗化的宣传品……。”^[1]再从这些方面看待这一家族文化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变迁，从而描绘这一家族中的文人的文学活动、文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对其他家族和其他作家的影响。

相对于近来学界对于文献研究的重视，有关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理论与艺术规律的研究则较受忽视。现阶段研究重在挖掘史实，梳理展示，史料充实，梳理条贯而理论上却缺乏提升，这说明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亟需建构研究规范。现有的家族文化研究特别是一些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大多遵循既成的模式。由经济、政治等层面探讨一个家族的发展及其文化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真正深入到文化内里。结合着中国古代制度的实际考察家族的具体结构、婚配性质、丧葬礼节等等进一步考察重要家族成员的家族观念，并进而分析这一家族区别于其他家族的文化特质，始能有效地把握历史真相。一门子学科的建立，应有一定的研究体系，按照层次、门类、科目、子目进一步细分，如同一棵大树，要有树干，枝叶才可以附丽。尽管每个家族有不同的情况，具体研究的侧重点必然有所不同，但是事实上家族研究作为一门科学总是有它基本的构成要素和内在规律性。

第二节 研究动机

颜氏固然并非盛族，既不如孔氏家族一般道德第一人家显赫繁盛数千年，亦不如孟氏一般气势浩然，个性张扬，然颜氏起自庶支，中经数次起伏，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不绝如缕，亦有其家族独特的命脉。琅邪颜氏家族在文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刘宋时期的颜延之以其诗文创作在当时文坛引起了诗风及文体的改变，与谢灵运、鲍照并称“元

[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嘉三大家”。萧齐时期的颜协与颜之推父子在文学上亦有贡献，但他们似乎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要高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颜氏家族作为一个文学家族似乎还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所列举的文学士族并未列出琅邪颜氏。但是毋庸置疑，颜氏家族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记号，既然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的假想是：这一家族在文化上有着重要贡献，那么在当时文学刚刚取得独立地位之时，文学也应该反映着文化的投影，因而研究一个家族的文学，从家族文化入手也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方法和必要的角度。

六朝又是一个特别的时代：社会前所未有的动荡不安，君王朝廷、达官贵族、商贾百业、百姓黎庶为求保全性命纷纷迁徙不止，纵有留守者亦是坚壁清野、固守一域，绝于交通。人的思想在这一时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异彩纷呈，汉家儒术独尊的思想随着大一统王朝的落幕而被击碎，原先在民间尚未断流的各种异质思想如枯木逢春，纷纷勃发，以老庄解释儒学，从而催生了新的哲学—玄学。新生的思想也非常活跃，文人纷纷思考着现实、未来、人际、美感等超脱于物质层面的命题，陡然令人生丰富起来。前人称此期为“人的觉醒”的时期。同时外来的文化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而涌入，佛教对于生死的解释逐渐回答了此时人们对生命价值的疑惑，从而为广大的士人黎庶所接受，并进而融入了中国本土的特色文化，发展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之一。这一时期还是充满着变数的时期。由周孔创制并推行的礼乐文化在经历了近千年的风霜洗礼后，在此时被人拷问、辨析得体无完肤，伦理纲常被推翻，被怀疑，而别的能够取代的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处在破旧立新时代的知士人们因此而激发起无限的创造力。知士人们为此著述立说，或以独标傲世的姿态来惊世骇俗，或以缤纷焕彩的文章延名邀誉，有人愿意创作，有人乐于激赏，更有人有意编辑，从而一个新鲜的时代被记录并流传下来。

六朝的家族体系和家族制度在这一时期尤为重要和富有时代特色。东汉以来形成的乡闾评定人物的传统，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的官吏选拔制度，使得世家大族可以代表地方评定人物，藉以造就封建统治系统。北朝时代宗族组织进一步强化，北魏孝文帝曾设立过宗主督护制，即是宗族强盛而普遍的反映。东晋南朝时期，士族势力更为强大。南渡世家大族不仅参与朝政，而且借助政治势力封山占水，建立大庄园，依据家族势力而养尊处优，务尽奢侈享乐之极。高门士族通常凭借婚姻以达到增强家族实力、网罗同党和拉拢权势、保持家族优势的目的。同时为了便于士族入仕及婚姻判断门第，东晋南朝的谱牒之学特别发达，涌现出了大量谱牒专家和著作。尽管萧齐时的侯景之乱，沉重打击了南方士族势力，但有的家族却因出使或被俘而流入北朝并绵延发展下去，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南北文化交融的时代，在文化发展史上奏响了新的乐章。

本文选择颜氏家族作为研究对象还因为这一家族的史料比较充实且富有特色。从魏晋至唐代末年，正史中有传的颜氏人物有不下几十人，史传中记到的颜氏人物更有百人之多。又由于颜氏之祖颜回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这一家族在政治上也有着特殊的待遇，所以家

族的谱牒比较发达，至明代形成了专门的家族谱即《陋巷志》，明清两代不断有人在完善，使得这一家族的历史比较清晰。当然学者公认近世家族肇始于宋代，即使宋以后的家族面貌也难以重建，何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族材料有限，就更难详细描述现代意义上的家族面貌了。就颜氏家族来说，在历史的横断面上并无法勾勒几代同堂的详情（虽然这样的情形有可能存在过）。但自曹魏至北周末年，颜氏的发展延续却是有史可稽的。因而本文所探讨的颜氏家族侧重于纵向发展的颜氏人物所构成的历史图景，又因为所涉及的三位关键人物颜含、颜延之、颜之推明确有着同祖同源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称之为家族。第二，颜氏家族的重要人物除颜含仅有言论传世之外，其他人物多有著述传世。如颜延之不仅有诗文、还有关于家族教育的文章《庭诰》，颜之推不仅有诗文，还有家训巨作。由传世文献看，这个家族重视家族文化的传承。

另外，因为这一家族作为圣裔的特殊性，对于这个家族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尤其是对颜氏始祖颜子的研究一直以来成为地域文化的热点。如在山东曲阜、临沂分别设有颜子研究会，颜子文化研究会等组织，颜氏宗亲联谊会更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近二十年以来每隔两年举办大型的颜氏宗亲联谊，使得颜氏家族的学术研究也有了依托。颜子文化的热潮产生了多种著作，既有专论性质的学术著作，又有资料性质的汇编，还有关于颜子文化与当地地域文化相结合的论文集形式等。这些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其后世家族奠定了基础。

在这样一个生动流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特重家族的时代，选择颜氏这样一个不显赫、不张扬又生命力长存的二流家族来研究或许能从更深入更广泛的层面上把握这一时代的脉搏，或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用家族的理念提出问题，用历史时期的资料予以展开。但是如果满足于家族史的梳理和归类，则得不出这个家族真正的文化面貌，至于家族文学更是无从谈起。因而本论文试图以家族史为起点，在展开史料申述的同时寻找家族文化的定位，并从文学艺术的角度阐述家族文化的特点。因而本文不是一篇合格的历史学论文，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论文，它应该是笔者贯通文史的努力结果。

论文由群体和个案研究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观察，将家族作为一个群体，分不同的历史时段加以分析，观察其发展规模、地位升降、文化演变的特点，将家族中一些有独特成就的成员作为个案，以展示家族在六朝时期演进的轨迹及其文化面貌，探讨具体的学术问题。力图将家风、家学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结合起来考察，挖掘世族的盛衰遭遇的历史与时代原因。

本论文以文献作为研究的依据，排比史料，归纳出本家族的发展轨迹。所选取的材料

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正史，包括史书中的注文；其次是本时期除正史外的相关书籍，如魏晋南北朝笔记、文论、文集、杂史别传等；再次是隋唐及以后的笔记、文论中有关本时期琅邪颜氏家族的资料；第四，传世的碑铭金石、近世出土文献如墓志、谱牒、实物资料及考古发掘报告等。有感于礼制在中古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正史传记中有关礼的记载可发掘出重要的历史信息，可资审视其中的文化意蕴。因而本论文较多地利用历代典章制度解读人物传记，试图比较接近地描述当时这一家族的历史图景。尽可能地避免以现代人的眼光和感受去臆解史传。

在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穿插运用演绎法，将从史料中归纳出的特点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力求抽绎出有一定概括性的规律。运用考论法，就一些关键性问题展开考证以求揭示史实本质。如颜含州辟不就考、颜延之“孤贫”考，分别就二人的家族文化背景展开考证，结合当时的历史史实挖掘记载所掩盖的真相。颜之推颜之仪兄弟考，则重在辨析讹误，重新审视颜氏孝悌观念。

在重视历史研究的同时，注重文本的细读，一方面是家族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的阅读，一方面是家族中文学家的文学作品的细读，试图探究这个家族的文化给文学带来的内在的影响。

史料收集主要集中在正史典籍、方志资料、颜氏及交游著述、颜氏家乘、碑文刻石、出土文献、实物遗迹等。

正史典籍，主要指正史，尤其是六朝期间的正史，包括《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南史》《北史》以及《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有传的六朝颜氏人物有颜含(附三子)、颜延之(附四子)、颜竣、颜师伯、颜协(附颜见远)、颜之推、颜之仪、颜晃等，这些资料是研究颜氏家族最基本的文本。

方志是研究家族文化的必要工具。目前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和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是两部比较全面的方志。

颜氏著述，颜含在本传中有部分言论，东晋人李阡所作《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碑》记录他的生平事迹甚详。《搜神记》一书也记载了颜含的事迹。颜延之留下的著述较多，如其诗作三十多首，文章据《全宋文》收录有二十四篇(包括残篇)，另有清人所辑录的《颜光禄集》搜罗更多。颜竣、颜师伯也有诗文传世，颜之推著述保存下来的更多，如其家训巨著《颜氏家训》自成书以来便为世所传阅，其文赋、诗歌、表文亦有留存。由颜氏著述文本可以更加细微地把握其家族观念和所受的文化影响。另外颜氏诸人与当时重要人物的交往也显示了家族所赋予的特点，从颜氏交游的著述记载中也可见其形迹。

颜氏家族自汉魏以来重视家族的文化遗产，尤其是西晋以后，随着家族势力的上升，跻身于上层世族高门之列，使其家族谱系的整理与保存成为必然，这一方面保存在家人或

亲友的记述中，一方面也有专门的族谱记录，可惜有的失传，如李闾所言：“自青州以上不复详存。”从唐代《元和姓纂》可找到一些记载，唐代颜真卿有关家族历史的碑文石刻是重要依据，《孔颜孟三氏志》也是一个较早保存颜氏家族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明代成化年间整理成书的《陋巷志》标志着颜氏家族的家谱成就的大总结与新起点，是我们今天研究颜氏家族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料。

近年来在山东枣庄出土的小邾国古墓遗迹证实颜氏起源于小邾贵族的事实为颜氏始祖颜回研究提供了确凿证据。1952年在江苏南京老虎山出土的六朝墓葬群已被证实属琅邪颜氏之墓，里面的一些实物均可用于考证、探究颜氏家族的生活实迹。

颜氏家族自六朝以来代有名人，自唐宋以后其后人又有历代王朝的不断加封，家族的基本生活面貌得以保障，颜氏宗子一系发展脉络清晰，史载有据，居处固定，特别是自明代以后留存有大量建筑、古迹，并且颜氏后人对于家族历史代代相传，至今仍有些老人能口述历史，其中有大量史书中写不到的历史真相，对于研究尤其可贵。

研究资料的收集也十分重要。作为圣裔之家，颜氏家族的研究倍受关注。自古至今的研究资料比较丰富，一是颜子思想文化的研究，这一点虽然距离六朝颜氏家族研究稍远，但因为其直指源头，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六朝至隋唐颜氏家族研究。这个时期的家族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颜氏人物的个案研究上，如前文提到的颜延之的文学研究，颜之推的家训研究，颜师古的训诂学成就研究，颜真卿的书学研究等，成果很多。但是将这些重要历史人物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家族去关注研究的成果却相对较少。

当前的六朝士族研究不能停留在世系的简单编排、婚姻情况的简单罗列、仕途升迁的简单排比等。六朝士族特别是侨姓士族南迁北上，本身充满巨大的流动性，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家学变迁、仕途沉浮、婚姻交游、政治动荡、思想冲击等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促使这个家族文化的生息变化，对有限的资料进行缜密的解读，进一步挖掘这一变化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于家族中文学人物、政治人物的研究多有启发。如能以士族个案与政治推移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分析，则可以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起到见微知著的作用。

第一章 颜氏溯源

第一节 颜氏得姓

琅邪颜氏的后代子孙（特别是隋唐时期）追溯祖先时往往以春秋时期孔子弟子颜回为先祖，而且颜氏在思想上也多能尊崇儒学，于经学、小学的家传，造诣尤为突出，从中可以看出颜氏后人对于颜子衣钵的自觉承继。考察颜氏家族文化必须追根溯源，发掘颜氏得姓之始及家族早期文化的面貌，以求清源正本，理清家族文化积累与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颜氏起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史记述颜氏人物的传记祖述其事多不过三代，很难窥见魏以前颜氏世系的承传关系。较早的由颜氏子孙自作的世系记载见于《颜氏家训·诫兵》：

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1]。

唐代颜师古在注解《急就章》中的“颜文章”时也提到了颜氏起源。

颜氏本出颛顼之后。颛顼生老童，老童生吴回，为高辛氏火正，是谓祝融。祝融生陆终，陆终生六子，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为曹附庸，在鲁国邹县，其后邾武公名夷父，字曰颜，故《春秋公羊传》谓之颜公，其后遂称颜氏，齐鲁之间，皆为盛族^[2]。

唐颜真卿亦有类似说法。唐建中元年(780年)七月，颜真卿重修《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碑铭》^[3]叙及颜氏渊源及历代有成就者：

其先出于颛顼之孙祝融，融孙安为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颜。子友，别封邾为小邾子，遂以颜为氏，多仕鲁为卿大夫。

又《世系谱序》：

[1]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48页。下引《颜氏家训》原文均出自本书。

[2] 管振邦译注：《颜注急就篇译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3] 又名《颜氏家庙碑》，见[清]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三百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48页。

颜氏之先，出为黄帝之孙安为曹姓，其裔邾武公，名仪父，字伯颜，子友，别封邾，为小邾子，遂以颜为氏。世为鲁国卿大夫。^[1]

颜真卿此说还见于《晋侍中右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颜公大宗碑》^[2]。由颜师古至颜真卿之间相隔两世，即师古为颜真卿的曾祖辈，他们之间的世系传承在正史中记载得比较清楚，他们对于颜氏的起源得姓叙述比较接近，但引述的文字不尽相同，细节也有出入，前详后略，似乎两者所据并非同一出处。出处不同，而说法相近，说明当时这一种说法较为常见，且为人公认。

唐人林宝撰《元和姓纂》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略晚于颜真卿之文，其卷四记载颜氏起源，引用了几种古书，一为汉圈称的《陈留风俗传》，一为晋葛洪的《要用字苑》，一为齐梁时王俭的《姓谱》。

颜，颀頊之后，陆终第五子曰安，为曹姓裔孙扶，周武王封邾。至武公，字颜，公羊谓之颜公，子孙因以为氏，出圈称《陈留风俗传》及葛洪《要字》。又王俭谱云：出自鲁侯伯禽支庶，食采颜邑，因氏焉。^[3]

据王俭记载，颜氏为西周时鲁侯伯禽的庶出支脉，以颜邑为食邑，并以地为氏，后代遂为颜氏。但王俭此说遭到了颜真卿的怀疑。“真卿尚书谱云：‘未验何所凭。’今依圈葛二家及旧谱为定。”据孙星衍，洪莹所加案语称：“真卿语作‘未知俭何所凭。’此误。”现存颜真卿著述中未见此条记载。

《元和姓纂》所引述的三份材料按时间早晚分别为圈称的《陈留风俗传》，葛洪的《要用字苑》，王俭的《姓谱》。圈称为东汉末年陈留郡人，其《陈留风俗记》一书主要记载陈留一地的地名渊源。西晋葛洪的《要用字苑》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录为“小学”部。以上两书非姓氏专书，却兼及颜氏得姓之始，理应有所据。另一方面二人一为汉代，一为晋代，相比后代的记载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可惜此二书今已亡佚，《元和姓纂》于此二书只是概述其说法，未能引述原书原文。

王俭曾帮助刘湛编撰《百家谱》，又曾撰《姓谱》，可谓谱学专家，但其谱中记载颜氏得姓于鲁侯伯禽之支庶，却未确。近年来东江考古发掘的邾文公墓进一步证实了颜氏得姓于颜友之说^[4]。从另一个角度说，颜真卿对王俭《姓谱》之论所持怀疑态度当是一种科

[1] [清]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七，第3415页。

[2] 本文简称《颜含大宗碑》或《大宗碑》，见 [清]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九，第3440页。下引不再注出处。

[3] 林宝撰，郁贤皓、陶敏整理，岑仲勉校，孙望审订：《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19页。

[4] 颜氏得姓于鲁侯伯禽，容后论。

学精神，颜真卿对颜氏世系的记载应是有科学依据的，可以取信。林宝修撰的《元和姓纂》，保存了唐代诸族姓世系和重要人物，记载了颇多古姓氏书，有较高史料价值。

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源》诸书不传于今者，赖其征引，亦皆班班可见。郑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1]。

《元和姓纂》关于颜氏起源的说法应有可取性。因唐代与南北朝一样，崇尚门第，家谱往往攀附望族，而《元和姓纂》多取材于私家谱牒，所记叙的望族姓氏起源未必准确可信。然所记“颜氏”一姓，则征引汉代圈称与晋葛洪之说，似乎可以证明此一姓的溯源皆有所本，较为可靠。而王俭之说已遭到对颜氏谱系早有研究的颜真卿的怀疑，《元和姓纂》作者亦不取其说法。直到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仍延续圈称、葛洪之说。

颛帝玄孙陆终第五子曰安，安裔孙挾，周武王时封之于邾，为鲁附庸。邾挾之后，至于夷父，字颜，《公羊》谓之颜公，子孙因以为氏^[2]。

颜氏得姓的起源说明颜氏早在周代就是贵族，但在颜氏的发展过程渐渐失去了势力，从而处于贵族的下层，成为“士”阶层，以知识生存于社会并勇于服务社会，承载着早期知识人理想精神人格的使命，逐渐成为当时文化士的典型。

二、惟齐鲁多颜氏——颜氏的早期活动

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以字为氏”条在沿袭了《姓纂》之说之后，又提出一个新的命题：

仲尼弟子达者颜氏八人，四科之首称颜渊。然惟齐、鲁多颜氏，岂其近于邾，故颜公之子孙散在二国与？

“惟齐鲁多颜氏”，一方面指出了西周至春秋时期颜氏的活动区域，另一方面也佐证了颜氏得姓在此地域之内的推论。早在殷商之前，黄帝的后裔陆终氏之子，建立了邾娄部落，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东邹城、滕州一带以及平邑、费县、峄城、济宁、鱼台等地。自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以后“亲戚封建，一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颛顼曹姓安的后裔挾（一作侠）于邾，为子爵国，因史称邾子国，古都在峄山（今邹城）之

[1] 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2] 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阳。邾子国当时位于鲁国都城奄（今曲阜）以南，为鲁国的附庸国。曹挟的六世孙名夷父（亦作仪父、仪甫），字颜，另字伯颜，谥号邾武公，史称邾子夷父或邾颜公，以黄帝后裔的血脉在邾国东夷故地发展了炎黄文化，而形成邾娄文化（邾，古称邾娄）。诞生了儒、墨两家显学的邹鲁文化圈，被称为中国古代东方文化的中心地区，其中的“鲁”指鲁国，“邹”即指“邾娄”^[1]。

邾颜公有功于周王朝，却蒙冤而死，其子友遂以父字“颜”为氏，即颜友，也就是颜氏的得姓始祖。后由夷父颜之子夏父继位，史称邾文公。夷父颜的庶子友被周王封在商代子姓方国的废墟上立国，国号为倪。公元前653年，颜友的四世孙倪犁来始得周王之命晋封子爵，改国号倪为小邾，倪城成为倪姓的发源地^[2]。

颜友之庶子爽未得封，任鲁国大夫，后世子孙也多在鲁国为卿、大夫、士。也就是说颜友之子中，继承爵号的一支以国号倪为氏，庶子爽未继承封爵，仍承父氏颜为氏，并繁衍生息下来。

颜友本人为夷父颜之庶子，而至颜爽即颜氏第二代，亦为庶子。在西周封建制度下，天子世代相传，每世天子以嫡长子的身分继承父位为天子，嫡长子的同母弟与庶兄弟受封为诸侯；每世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的身分，继承父位为诸侯，其诸弟受封为公卿大夫；每世卿大夫以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诸弟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为庶人。而颜氏为庶子之庶子之后，很快便降为贵族中的较低层，成为士了。

整个西周时期颜氏之后多在鲁国为大夫，而至迟东周文公之后“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春秋》未见颜氏人物事迹，表明颜氏的势力已不在大夫之位而在士这一层面上了。由上大夫、下大夫至鲁司寇、邑宰、卿士，颜氏为政的轨迹显示出势力下降的趋势。

有关邾国、小邾国的历史在《左传》中早有记载，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又一次证实了历史记载的可信性。颜友与其子爽的陵墓于2002年在东江考古中被发现，颜友陵墓位于枣庄市山亭区东江村南一里。山亭古属小邾国，旧属滕县。在古墓群中，出土青铜器40余件，另有陶器、玉器、骨器等多件，有24件青铜器上有铭文，记载了墓主人的姓名等信息。随葬物品有鼎、釜、鬲、陶罐等。其中青铜釜上有铭文：“邾友父媵其子胙曹宝鬲其眉寿永宝用。”^[3]这一考古发现基本上佐证了《春秋》有关邾、小邾、倪等国及友、爽等人物的记载，从而也揭示了颜氏得姓之初的情形及其以后颜氏后人流入鲁国的演变轨迹。明代《陋巷志》中记载，颜回是颜友的第十八世孙，自颜友之庶子颜爽至颜回之父颜路之间的十六代虽有清晰的世系，然除此以外的史料阙如，所以也存在疑点。尽管如此，对现有春秋末年的人名录进行考察可知，颜氏人多集中于鲁国，直到战国时期在其他诸国始有颜氏人。

[1] “邾”“娄”合音为“邹”。

[2] 参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考》，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

[3] 枣庄市山亭区政协编：《小邾国文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现有史可查的春秋末年颜氏人中，尚有孔子母亲颜征在，为鲁国颜氏女（《史记·孔子世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孔门颜氏弟子八人俱为鲁国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记七十余人之中有包括颜路、颜回父子在内的颜氏弟子八人，另外六位分别是：

颜幸，字子柳（集解：郑玄曰鲁人。）

颜高，字子骄

颜祖，字襄（索隐无此人也。正义：鲁人。）

颜之仆，字叔（集解：郑玄曰鲁人。）

颜诜，字子声（集解：郑玄曰鲁人。）

颜何，字冉（集解：郑玄曰鲁人。索隐：家语字称）

西汉末经学家郑玄考证，颜幸、颜之仆、颜诜、颜何皆为鲁人；颜祖，《史记正义》记为鲁人。另《孔子家语》中还记载颜亥的事迹，明确指出颜亥为鲁人（而《史记》中阙）。这样孔门“八颜”皆为鲁国人。其中“颜路、颜回、颜幸”三人，至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而颜高、颜祖、颜之仆、颜诜、颜何五人，则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

《汉书古今人表疏证》记载颜氏人物有：颜丁、颜夷、颜刻、颜柳、颜敢、颜路、颜渊、颜歆、颜亡父、颜隃伦、颜燭雛、颜讎由^[1]（颜师古曰：即颜涿聚子也）。《颜氏家训·诫兵》在论及颜氏之先“未有用兵以取达者”这一家族文化特点时，写到了一些颜氏人物的线索。

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秦、汉、魏、晋，下逮齐、梁，未有用兵以取达者。春秋世，颜高、颜鸣、颜息、颜羽之徒，皆一斗夫耳。齐有颜涿聚，赵有颜最，汉末有颜良，宋有颜延之^[2]，并处将军之任，竟以颠覆。汉郎颜驷，自称好武，更无事迹。颜忠以党楚王受诛，颜俊以据武威见杀，得姓以来，无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祸败。

其中颜高、颜息为齐士，见《左传·定公八年》；颜鸣为齐师将领，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颜羽为齐师御者，见《左传·哀公十一年》。此四人皆为齐人。另《左传·襄公十九年》还记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亦为鲁人。《论语》还记载子路之妻兄颜浊邹为卫人^[3]，亦曾从学于孔子。另有颜喙聚者，乃齐人^[4]。

[1] 王利器，王贞珉：《汉书古今人表疏证》，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

[2] 原文有误，据钱大昕案语此处应为“晋有颜延”。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351页注十三。

[3]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国与鲁国相去不远，孔子多次之卫，可以说明鲁国与卫国交往之密切。

[4]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认为以“颜涿聚”“颜浊邹”为一，误也。《韩非子·十过》王先慎之说亦误，盖

战国时期，颜氏活动范围扩大，除了齐、鲁二国外，还有的见于其他诸国。曾见齐宣王并论“士贵君轻”的隐士颜闾为齐国人，事见《战国策·齐策四》。曾为周天子大臣的颜率，东至齐说齐王，对齐王较为熟知，应为齐国人，事见《战国策·东周策》。《战国策·韩策四》还写到一位赵国大将名颜聚（一作最）。从战国资料中可看出颜氏的活动区域以齐鲁为中心向周边邦国拓展的轨迹。

综上所述，最新考古材料证明颜氏得姓之史料真实可信，世为鲁之大夫未为妄说。齐鲁两国为近邻，鲁地域较为狭小，齐不仅地域宽广，而且享有鱼盐之利，物产丰饶，民生较易，不能不对鲁国人士有所吸引。因而颜之推说：“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宋杜佑《通志·氏族略》乃云：“惟齐鲁多颜氏。”信矣！春秋战国期间齐鲁文化的繁荣当有颜氏的贡献。

第二节 琅邪颜氏郡望考

秦汉以来有些家族或以家学承传盛于一时，或由于战功被加官封爵，累世为官，荫泽后世，世代居住某地，相对固定，从而积累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和文化威望，在当地为人所仰慕瞩目，故称为“郡望”。当时人称说某一人物往往在姓氏之前标以家族居住地的郡名，以特指。“郡望”一词因此具有了区别贵贱的性质，士大夫阶层称郡望以自矜门第，自重出身，逐渐成为惯例。西晋末年的士族避乱南渡，侨居江左，士族仍称江北郡望，即为表明已之所出与家族之世系。琅邪颜氏即属这种情况。

一、琅邪郡望形成的背景

郡望，是秦汉以来产生的一种家族文化信仰。随着东汉以来地方大族的形成，人们越来越依赖家族及地方的势力来促进自己在社会上的发展。魏晋官吏选拔制度使得人们更重视家族背景及生长地域。准备走向仕途的人有意突出自身的家族背景和成长环境，于是家族所兴盛之地便成为同姓人可资夸耀的因素，郡望之称由此兴起。

某地某家族或同姓宗支中出来做官的人多，累世仕宦成功度高，则原居地及原出家族的政治社会影响就大，久而久之，当该家族中有人进入士族层时，其原居里贯，就超出了原来仅表示某地人的籍贯编户意义，而成为显示出出身背景社会等级地位的政治标志概念了。郡望由此产生。……郡望的形成，一般有一个由造成社会影响到获得政治承认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上滥觞于东汉，

皆沿《汉书古今人表》及《孔子世家》张守节之说而误。《孔子世家》两出“颜浊邹”，以为子路妻兄，即孔子于卫主颜雝由是也，自为卫人；颜喙聚者，乃齐人，见于《韩非子·十过》《吕氏春秋·尊师》：“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淮南子·泛论训》：“颜喙聚，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

发展于魏晋，而以东晋南朝和北魏政权的官定郡姓士族活动及其成果一批官定谱系文件的出现为过程完成的标志^[1]。

魏晋南北朝时的世家大族乐称郡望，并共同认定某一相对固定的地域作为郡望，历经数百年不变。自魏颜盛率族由鲁迁琅邪，繁衍生息八十余年，家族发展兴盛，在乡里的声望日著，又因颜含的卓卓孝悌之行而愈加声誉，州辟不就又得以延誉，至南迁时已俨然成为望族，因而颜之推说的“南迁百家”就包括了颜氏，并自称“齐鲁盛族”。这与琅邪地域文化有关，另一方面与家族南迁催生的迁徙心理有关。

琅邪，亦作琅琊、瑯琊、瑯邪、琅玕等。作为地名，先秦历史典籍中多次出现^[2]。琅邪一地春秋时属齐国，战国时曾为越国所占，并一度作为越国都城，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设立琅邪郡，为当时的三十六郡之一。

齐地，虚危之分野也。东有淄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湖南省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西有济南、平原，皆齐分也。（《汉书·地理志》）

西汉之琅邪郡属县五十一，户籍二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人口一百零七万九千一百，规模较大，且经济发达，人民富饶。

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史记·高祖本纪》）

“饶”、“固”、“限”、“利”四个方面说明了汉代齐地的重要性，其中“饶”即指琅邪一地物产之丰饶，人民之富庶。东汉时，琅邪国下属十三城，分别是：鬲阳、东武、琅邪、东莞、西海、诸、莒、东安、旭都、临沂、即丘、绘、姑幕。其中的鬲阳、绘、即丘、临沂四国，在西汉时属东海郡。三国魏和晋时，琅邪郡单置，属徐州统辖。

二、琅邪颜氏探源

琅邪作为颜氏的居住地是由何时开始的呢？李阡所作《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颜含碑》记载：

[1] 郭锋：《郡望向姓望转化与士族政治社会运动的终结——以清河张氏成为同姓共望为例》，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5页。

[2] 参见王连儒：《汉、晋琅琊地域、郡制及户籍人口迁变考略》，《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君讳含字弘都，琅邪临沂人。春秋以降，战国以前，贤智比肩，备于载策。昭穆次序上至颜燭。汉末丧乱，旧谱沦亡，自青州使君以上不复详具^[1]。

“青州使君”即颜盛。那么琅邪颜氏是否确为颜回之后呢？自春秋经战国，秦汉史籍并未提到琅邪颜氏与颜回之间的承传关系，甚至魏晋南北朝的正史、现存谱牒也未见到，直到颜真卿在《大宗碑》中也仍未提及这位颜氏先圣。现存最早将颜回列入家谱的记载见于明代正德元年（1506年）开始编写的颜氏家志《陋巷志》一书。也就是说据《陋巷志》记载颜氏自颜友得姓至颜回在世，中经十八世，自颜回至曹魏时的颜盛，中经二十四世，这一世系传承并无其他史料记载，就连学问渊博、贯通古今、著述丰富的颜师古以及乐于述祖、多作碑铭的颜真卿都未能清晰地记录这一传承。在魏晋以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的时代，在南朝和唐朝讲究门第的时代，颜氏家族的人却并未上溯本族祖先至颜回，甚而至于更久远的商周后裔。而颜回一人早在孔子时代即已被孔子多次称道，诸子著作中更是乐道“孔颜乐处”、“颜闵之孝”、“四科之首”等与颜回相关的典故与德行。汉代因重视儒学，以儒治国，颜回的地位也被提高。高祖于公元前195年，“东巡狩适鲁，以颜子配享孔子，祀以太牢”（《阙里志》）开帝王尊崇颜子的先例。以后配享孔子成为定例。其后，虽儒学式微，玄风日上，儒学也未曾退出历史舞台。如标榜魏晋风度的《世说新语》多次称道颜子，并以之比拟当世博学高行之人。

羊公还洛，郭奕为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见，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太业！”复往羊许，小悉还，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羊既去，郭送之弥日，一举数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复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颜子！”（《世说新语·赏誉》）^[2]

另有《陆云别传》曰：

云字士龙，吴大司马抗之第五子，机同母之弟也。儒雅有隗才，容貌环伟，口敏能谈，博闻强记。善著述，六岁便能赋诗，时人以为项託、扬马之俦也。年十八，刺史周俊命为主簿。俊常叹曰：“陆士龙当今之颜渊也！”累迁太子舍人、清河内史。为成都王所害。（《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

晋人亦推崇颜回的个人魅力。如：

[1] 本文简称《颜含碑》。碑文载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三，[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225页。晋颜含十四世孙颜真卿，得古碑于靖安道旁，上有李邕之文及颜延之铭，颜真卿于大历七年重立。

[2]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下引《世说新语》原文均出此书。

桓宣武与袁彦道樗蒲，袁彦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温太真云：“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世说新语·忿狷》）

此处指颜子好学而性格温顺，是当时士大夫所崇尚的处世模范。时人有谨而好学之人，亦被比作颜回。

《典略》曰：“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时论者咸云‘颜子复生’。而族出孤鄙，父为牛医。颍川荀季和执宪手曰：‘足下吾师范也。’后见袁奉高曰：‘卿国有颜子，宁知之乎？’奉高曰：‘卿见吾叔度邪？’”（《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

颜子与其他孔门弟子被晋人当作教育子弟的模范，晋代学校挂有他们的画像，可见其受尊崇的程度。

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象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王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语人！”（《世说新语·汰侈》）

相比晋代诸书对于颜子的记载之多和景仰之高，琅邪颜氏却并未在言辞著述中言及颜回，更无述祖之事，称誉颜回的《世说新语》却并未记载当时琅邪颜氏的事迹^[1]，似乎于理不合。现在文献，除《陋巷志》之外，尚没有更直接的材料能证明琅邪颜氏之祖即颜回一脉所传。由此可推论琅邪颜氏或许是由邾娄颜氏分离析居的支脉。

三、精神认祖促使家族文化形成

《陋巷志》所谓颜氏自回后二十四世单传，并列出一脉相承的世系表，亦未能举出出处，二十四世单传一说也有可怀疑处^[2]。至迟于明代正德年间，颜氏才追祖颜回，攀附复圣以求光大门庭。李闾《颜含碑》载：

战国有率、颺，秦有芝、贞，汉有异、肆、安乐，其后丧乱，谱牒沦亡。魏有斐、盛。盛字叔台，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始自鲁居琅邪，代传恭孝，故号所居为孝悌里。

这段材料明确提到汉代“其后丧乱，谱牒沦亡”，那颜斐、颜盛是否颜回之后自不必说，

[1] 通观《世说新语》全书，仅有一处记载，即《尤悔》篇写到王浑后妻琅邪颜氏女事，当时人认为：“王侯州将，新妇州民，恐无由答拜。”

[2] 孔子之后七世单传，既已十分罕见，更不用说二十四代单传之谬了。据曲阜师范大学颜景琴教授解释，并非二十四代单传，而是仅记嫡长子，其余诸子分支逐渐略去至消失。

战国之率、颡，秦代之芝、贞，是否颜回之后没有明言，只可确定这些人都是琅邪颜氏的远祖。这些人见于《陋巷志》记载的就是颜异。汉代颜子之十一世孙颜异，被汉惠帝封为大夫，但这之外却未见其他记载。如果这一条记载可以为信史，则战国之“率”“颡”，秦之“芝”、“贞”，汉之“异”、“肆”、“安乐”，都应列为颜回之后。容后论。

魏之颜斐事迹在《三国志·仓慈传》中有记载：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陈国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鲁国孔乂，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撻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

这里分别叙述的几位人物，分别是职官名加籍贯加姓名。可见颜斐的籍贯应是济北。《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汉置济北国，统县五，户三千五百，分别是廬、临邑、东阿、谷城、蛇丘。史料阙如，世代绵邈，关于琅邪颜氏是否与颜斐同出一宗以及是否自鲁国迁徙至琅邪，还是自得姓后由鲁国颜氏析居出来的支系，已无法再考其真相。在未找到新的史证之前，只能存疑。其实这两种情况，在实质上都是一致的，即都缘于邾娄之颜，都活跃于齐鲁之地。所不同处即是迁到琅邪的时间一早一晚。若是前者，则琅邪颜氏确为颜回之后；若为后者，则琅邪颜氏非为颜回之后，或有可能为颜回之后，然早在颜盛之前就已移居琅邪。无论是哪种情况，琅邪颜氏来源于邹鲁却基本可以成立。首先前文已经论述“惟齐鲁多颜氏”，其次，从历史地理看琅邪临沂地近邹鲁，由小邾国故地到鲁国故都不过数十公里，且一路平原，由这二地到无论秦时所置之琅邪郡，还是汉代的琅邪国，只需缘泰山南麓一路向南向东，比较便利。这三地在汉代以前应是交流较多的。

自春秋战国、秦汉至魏，如明《陋巷志》所述自颜回至颜盛二十四代一脉相承，那么琅邪颜氏自是复圣公之后。但如果本文所论，颜回一支之嫡系或已不传，或被湮灭，而其支系或庶系偏能兴旺繁荣，这一推测也可成立。写在谱牒中的是以血缘认祖的形式，表达的是精神认祖的实质。家族文化的传承虽有血缘占有较大关系，但文化的认同与自觉追寻在家族文化中所占比例似应更大。追认颜回为祖，并在精神上自为附庸，尤其是在祖先圣人的光环之下，这种“大祖先”在家族中的影响比血缘的直传更具备影响力。又加上琅邪颜氏比鲁国颜氏发展史上仕宦流品更高，历史名人较多，著述众多，因而琅邪颜氏在以后的发展中更为兴旺、文化更为完善，乃至在血缘上追认颜氏得姓之初的贵族血统，在精神上崇尚颜子这一个人性独特又符合传统儒家最高典范的知识人形象，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血亲之后的狭隘观念，从家族在历史中的发展和贡献来看，这不仅是颜氏的骄傲，更是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史上的闪光点，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遗产。

我的观点是：家族维系的主线，有时不仅是血缘，更重要的是文化认同，是精神层面的家族向心力的作用。一个家族，尤其是远祖有过圣人的家族，精神认祖是这个家族维系家风家学的重要支撑。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实际生活中，也早有先例。比较极端的例

子是，如有的人原并无姓氏，只因依附于某大姓，受其庇护，生存下来，而此大姓偏衰落至消亡，依附的这一支兴旺发达起来，遂追认大姓之先为自家祖先。因此即使琅邪颜氏不是颜回直系后裔，但从这个家族的表现，传承儒学，追认颜氏之儒，可以说在精神命脉上是颜回一系的。

第三节 颜回、颜氏之儒与秦汉时期的颜氏家族

在颜子之后，先秦时期研究儒、墨显学的学派有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韩非子。他说：

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

关于“儒分为八”，皮锡瑞、梁启超皆对颜氏之儒说存疑；有学者认为是儒家的八派^[1]，也有学者认为是儒家在孔子之后，八家自认为得孔子真传的八大强家^[2]。无论哪种说法，颜氏之儒被列为八儒之一，并无异义。关于颜氏之儒的核心人物，学界多以为颜回，如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认为：“‘颜氏之儒’当指颜回的一派。”^[3]但也有争论，有人认为颜氏之儒指颜姓其他弟子的传承^[4]；还有人认为颜氏之儒指颜浊邹一派^[5]；最近李零先生又提出颜氏之儒为子游的后学，他说：“上博楚简，颜回的‘颜’和言游的‘言’写法一样，我很怀疑，颜氏之儒，或即子游的后学。”^[6]笔者赞同郭沫若之说，从孔门八颜的地位、影响看，只有颜回可堪确立这一支派的核心内容。孔子最欣赏颜回，并称之为“颜氏之子”；同时代人也多以“颜氏”指称颜回，如曾子、子贡等^[7]。尽管孔子弟子中颜氏有多位，但“颜氏”之称在孔门弟子中特指颜回应无疑义。

在近些年新出土或新发现的文献中有与传世文献不同之典籍，其中如上博简就包括《孔子闲居》《曾子》《子路》《曾子立孝》《颜渊》《乐书》等与孔门弟子关系密切的文献，都有助于先秦史、先秦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其中《颜渊》一篇应有关于颜回的新材料，但至今无法一睹真相，这必然对我们进一步认识颜回和颜氏之儒的思想和理论形成

[1] 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6页。

[2] 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8页。

[3] 郭沫若：《十批判书》，第143页。

[4] 石东升，卜一：《曾子评注》，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5] 庞朴：《中国儒学》（第一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67页。

[6] 李零：《重归古典一兼说冯、胡异同》，《读书》，2008年第3期，第24页。

[7] 参见《史记·孔子世家》、《周易·系辞下》、《大戴礼记·曾子疾病》、《说苑·敬慎》。

一定影响。这里是就现有资料对颜回与颜氏之儒作出的总结和评说^[1]。

本文认为琅邪颜氏起源于邾娄颜氏，并在西周春秋时期主要活跃在鲁齐两国地域，此期颜氏人物中以颜回为最骄人者。颜氏后人自觉以颜回为血脉及精神之祖，并将颜氏之儒的思想主张和精神传统传承下来。那么颜氏之儒的特点是什么呢？在战国及秦汉的颜氏家族中有着怎么样的影响和演变呢？

一、颜回与颜氏之儒

就现有文献记载之颜回行为思想以及他人评价中所反映的颜回形象，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归纳颜回为人为学的几个特点^[2]。关于颜回思想特点的研究成果甚多，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好学自省；安贫乐道；注重行实；闻一知十。据此概括颜回于内于外两个维度的理论主张，即对待自身方面，好学求知，安贫乐道；在对待社会政治、人情事理方面注重行实，闻一知十。其实质即内敛与外放。内敛指加强自我修养和知识储备，丰富个人的学识和思想认识，并以所学反观自身。外放，指对待外在事物、政治生活持积极实践的态度，肯于入世辅政，并以辅君之道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这两个维度又是相辅相成的。自我修养的提升、自身知识的丰富可以为走向社会实践人生提供基础。参预社会生活的终极目的是治国理民，而不是势位富贵，如此则不会为个人功名而进身仕途，不会因权势的差异而屈服他人，必要时会坚持内心的理想而对抗权贵。

好学，是对待摄取知识的态度。颜回特重丰富自身的知识，提高道德修养。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3]

颜回接受的教育内容主要是“文”、“礼”。“文”侧重知识，重其理论性和思辨性；“礼”侧重技艺，重其应用性与形式化。颜回受教育的途径是“博”与“约”。文要博，讲究知识的广度；礼要约，即自身所具备的约束力。

其次是注重行实，学而入政，这是就社会的目的而说，可称之为向外用力。如果说向里用力是人生价值取向的准备性特征，向外用力则是人生价值取向的实践性特征。具备前者，这个人只是一个饱学之士，在自我追求上达到圆满，而只有具备了后者，这个人才实

[1] 李零指出，“在数量更大，现在还没有公布的上博楚简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它们是‘七十子’的东西，这点更明显。”见《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2] 有关颜回思想特点的研究成果有不少，但多就颜回而谈其人。本文总结概括颜回之为人为学的特点，着重在于考察其对后世家族的文化影响。因此所列各点有与前贤总结相合处，提法出于己断。

[3] 下引《论语》，皆见张葆全：《论语通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年。

现社会化，成为有用之人，进而在社会现实中取得人生意义。这也正是颜回践行儒家思想的精神所在。颜回乐学的是礼乐，实质是儒家主张的治理社会的一整套规章制度，有了基本知识的准备，便有能力进身仕途，入而为政。这也是大多数孔子弟子的人生轨迹。由《论语》看，诸弟子念兹在兹的也是在于礼、乐、仁、政、志、为邦等理论问题，而礼、乐、仁、政、志等又都是为治理国家所作的准备。

在各种文献中写到颜回，大多是颜回问孔子，所问涉及到现实政治的各个方面，如问仁、问君子、问成人、问修身、问为邦等。如：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颜回学习的目的就是“为邦”，他还希望自己象舜那样做人，曾感叹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有为，就是指对社会有所作为，显示了颜子的积极入世之道。

颜回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早有立志之举。在与孔子其他弟子共同表述志向时，相比其他弟子，颜回之志向更远大，也更符合孔子的理想。如：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这里记录了三个人的志向，子路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了与人共财、相得益彰的和谐境界。颜渊主要从个人处理善与劳的关系上以小喻大，谈论严于律己从而改善人际关系的治世措施。无伐善，关键在于修养自身；无施劳，关键在于安抚他人^[1]。钱穆先生说：“无伐善以修己，无施劳以安人。颜子之志，不仅于成己，又求能及物。”^[2]成己与及物正是把握了颜回于内于外的两大追求。颜回志在修身，进而推己及人，志在治理国家，泽及黎民，相比子路之志更显高远。颜回与孔子的志向都是由自身出发改善人际关系，最终达到理想状态的。

颜回对志向的表达还见于《论语》之外的文献。如：

[1] 朱熹释“无伐善、无施劳”曰：“伐，誇也，善谓有能。施亦张大之意，劳谓有功。”元人所著《四书辩疑》驳朱说云：“伐善之善，乃其己所长之总称，伐忠、伐直、伐力、伐功、伐才、伐艺，通谓之伐善。又言伐无巧，止是不伐之一事。分而为二，颜子之志，岂别无可道焉？……该‘无施劳’者，不以劳苦之事加于民也。夫劳而不恤，乃古今之通患。……颜子之言，于世厚矣。”也有人解释“伐”为攻伐，即不去攻伐善者；“施”为施加，即不给劳动者施加过多的劳役。

[2]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35页。

孔子与子贡子路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叹曰：“二三子各言尔志，予将览焉。由尔何如？”对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击钟鼓者，上闻于天，旌旗翩(番飞)，下蟠于地，使将而攻之，惟由为能。”孔子曰：“勇士哉！赐尔何如？”对曰：“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斗升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曰：“辩士哉！回尔何如？”对曰：“鲍鱼不与兰茝同筥而藏，桀纣不与尧舜同时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颜渊曰：“愿得明王圣主为之相，使城郭不治，沟池不凿，阴阳和调，家给人足，铸库兵以为农器。”孔子曰：“大士哉！由来，区区汝何攻？赐来，便便汝何使？愿得衣冠为子宰焉。”（《韩诗外传》卷九第十五章）

《韩诗外传》卷七第二十五章和《孔子家语·致思》《说苑·指武》也记载了这一件事，子贡、子路、颜渊三人的志向表述意义相同，但在叙述细节上略有不同，其中颜回的回答又更加详细。

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螭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韩诗外传》卷七第二十五章）

（颜回）对曰：“回闻熏莸不同器而藏，熏香莸臭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孔子家语·致思》）

以上三段记述，地点不同，但人物相同，人物的言论大致一致。颜回的表述文字差异较大，但基本意思都是形象描绘自己理想中的治世状态，只是繁简不一，取舍不同。三种表述首先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愿为“相”，即是为王辅政，体现了入世的积极姿态。其次都强调君臣配合，这也就是儒家所主张的明君贤臣的理论^[1]。再次即著意于实现理想的可行性问题，具备非常的执行力：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1] 有关明君贤臣的理论，最初在《论语》中的形态只是崇先王，强调王的作用，建立于王的权威之上，而对于贤臣重视不够。颜回的强调以及自我实践，应该是开启了孟子仁政之端并开屈原明君贤臣理想的先河，从而成为历来仁人志士孜孜追求的理想。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请事斯语”表明颜回有着强烈的执行意愿。其实颜回不仅有从政参政的理想，还确实有从政的实践，这一点自古以来不为人注意。现存典籍多次明确写到颜回的从政经历或独立出使的事迹^[1]。一是“将之卫”，明确表示了努力践行的意愿：“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2]二是“东之齐”^[3]，说明颜回怀抱儒家法先王、尊圣王的主张去游说齐侯。三是“颜回将西游”^[4]可知颜回应有从政之念，至少也是有游说的目的。

颜回好学之旨在躬行实践，在于将已之所学实践于社会人生中去，这也就是颜回独具的君子内教之道，内辅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颜回即具有辅相之资的士。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史记·孔子世家》）

在这段文章中楚国的当权者已认识到孔子弟子中具备治国才能的几位高足，分别是一国之中使、相、将、尹的角色。其中“相”的角色即由颜回充任。这一职能分配已十分接近后世的三公结构，其中的相，是至关重要的一项。颜回既好学又能躬行实践，但惜于年寿不永，未及作出相应的政治成就，也许孔子所叹惋的“苗而不秀有矣夫，秀而不实有矣夫”即指的颜子吧。

第三是推一知十，具体指思维方式上的特点。主要指发散思维，可见颜回治学与社会的联系密切。

[1] 《庄子》对孔子、颜回事迹的记述考辨：《庄子》一书也记载了颜回的一些事迹，尽管并不可信，但也反映了颜回基本的行为风貌以及当时人对颜回的客观评价。《庄子》对孔子、颜回言论的记述，从语言本身看已全不似二人用语，从文章的发展看，孔子当时尚不可能形成如此论证严密、分析透彻、比喻生动、文采飞扬的长篇大论。由语势、文风看，以孔子的谨慎、内敛，也不可能使用如此铺张的排比。庄子记述孔子言论的用意有二，一是重言，二是非儒。庄子一书多寓言，不可尽信为事实，但对于颜回的记载，应符合颜回的行事、态度的基本方式，基本事件当有所据。

[2]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3] 参见《庄子》中的《人间世》与《至乐》。《庄子》一书多寓言，不可尽信为事实，但对于颜回的记载，应符合颜回的行事、态度的基本方式，言论或许有修饰、增染的色彩，而基本事件却未可全抛。

[4] 参见《孔子家语·贤君》《说苑·敬慎》。“游”字在《论语》中出现了五处，均指离家久居于外之意。颜回西游应指一次较长时间离开家乡并离开老师的行动。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颜回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不违如愚”正是他推理、判断的过程，由一件事的处理，推衍到同类事物的处理。颜回知识渊博，长于辨别，德行造诣独高，因而可堪称孔子的精神侍从。

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志意不适，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1]。（《晏子春秋·问上》）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仪服不修，公西华侍；礼不习，子贡侍；辞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颜回侍；节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厉也。”（《尸子》下卷）

闻一知十的能力用于语言表达则是善于类比、联想，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如颜回根据鸟的声音推知哭者的状况，基本符合事实^[2]，曾以政治上的道理类比人之于马^[3]，由驾车之人“不穷其马力”比拟治国之人“不穷其民力”，颜回用浅显的人间常识推行其仁政之说，可谓举一反三，效率极高。孔子称叹道：“夫其所以为颜回者，此之类也。”（《孔子家语·颜回》）

这种类比的思维方式以小观大，委婉含蓄，有助于进谏君主，与后世文学中常用的讽谏手法十分接近。现今学者常引用托名陶渊明的《集圣贤群辅录》“八儒”条中的一段话来推测颜氏在传承儒学上的特点：“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4]这则材料虽较为晚出，但颜氏之儒与讽谏笔法的关系可见一斑。

第四是安贫乐道。这是指人的生存状态。“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颜回之“器”未及在人世间展现，然其对“道”的追求与坚持却是尽人皆知的。

颜回为颜氏庶子之后，传至春秋末年早已成为贵族最低层，祖先曾为鲁国大夫的荣耀及实惠早已不复存在。由“回不愿仕”的表述，可见颜回之时无甚家产^[5]。以什么样的态

[1] 《孔丛子·诘墨》篇亦载此事。

[2] 孔子在卫，时旦晨兴，颜回侧侍，闻哭者之声甚哀。子曰：“回也，汝知此何所哭乎？”对曰：“回以此哭声，非但为死者而已，又将有生离别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对曰：“回闻桓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飞于四海，其母悲而遂之，哀声有似乎此，谓其往而不返也。回窃以章知之。”孔子使人问哭者，果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与之长决。”子曰：“回也，善于识音矣。”（《孔子家语·颜回》）

[3] 《孔子家语·颜回》《韩诗外传》卷二《新序·杂事》等均载此事。《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记为颜阖与鲁庄公的对答，文句亦异。

[4] [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十，四部丛刊初编本。

[5] 《庄子·让王》载：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干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度对待贫，这不仅是一个人生存能力的问题，更应该是处世操守的问题。对于物质享受的追求是人生来的本能，但单纯地顺应这一本能却是一种低层次的生存。超越这一层次，方可显示出人本精神的可贵。颜回对待财富有着自己的看法。

颜渊问于孔子曰：“渊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亦且可乎？”
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贫而如富，其知足而无欲也；贱而如贵，其让而有礼也；无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终身无患难，其择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虽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
（《韩诗外传》卷十第十九章）

“贫如富”正如孔子所解释的就是知足而无欲。无欲则刚，超越物质障碍，才能抵御世间一切诱惑，坚定从容地追求理想。唯安贫始能乐道。颜回身后二百年，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滕文公上》）安贫且乐道是知识人的超脱，唯其超脱才赢得精神上的丰富，心灵上的安慰。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

“乐”，所乐即道。对道的学习、追求以至达到乐道的境地，是学习的最高境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颜回之“乐”较好地体现了这一旨意。

仲尼闲居，子贡入侍，而有忧色。子贡不敢问，出告颜回。颜回援琴而歌。孔子闻之，果召回入，问曰：“若奚独乐？”回曰：“夫子奚独忧？”孔子曰：“先言尔志。”曰：“吾昔闻之夫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回所以乐也。”孔子愀然有间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尔，请以今言为正也。汝徒知乐天知命之无忧，未知乐天知命有忧之大也。今告若其实。修一身，任穷达，知去来之非我，亡变乱于心虑，尔之所谓乐天知命之无忧也。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遗来世；非但修一身，治鲁国而已。而鲁之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其如天下与来世矣？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乐天知命者之所忧。虽然，吾得之矣。夫乐而知者，非古人之谓所乐知也。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故无所不乐，无所不知，无所不忧，无所不为。《诗》《书》礼乐，何弃之有？革之何为？”颜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贡。子贡茫然自失，归家淫思七日，不寝不食，以至骨立。颜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门，弦歌诵书，终身不辍。（《列子·仲尼》）

颜回就“乐天知命”之忧与不忧的问题向孔子请教，孔子的一番拨乱反正的论说明显带有庄子思想的印痕。然孔子所主张的乐天知命之“不忧”与“忧”却又渗透着自我修为的要求与对社会治乱之关注，对“乐”的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定义正是孔子颜回师徒二人在哲学

意义上达成的共识。只有视贫富、贵贱为等一时，人才能摆脱外界的束缚，进入到自由空间中去，一生的追求才有归宿。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人；人不善我，我亦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人；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颜子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异，问于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蛮貊之言也；赐之所持，朋友之言也；回之所持，亲属之言也。”（《韩诗外传》卷九第七章）

颜子不愧为圣哲天生，对仁者爱人的理解深得孔子赞同，从这一意义来说，颜回在哲学境界上已远远超出众人。孔子因此赞叹颜回使得弟子之间亲密团结、互助和谐，“自吾得回也，门人益亲，是非胥附耶？”^[1]正如子夏所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儒家的大同世界不正是倡导这种人人亲善、忠恕信义的规范吗？“乐道”、“忘忧”的哲学追求早已融化为民胞物与的旷世情怀，消解于悲天悯人的感慨万千中去了。

就以上四个方面来看，颜回对儒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甚至于对孔子学说有创新之举，实可谓孔子之后为儒学开创新局面的继承人。

二、颜回是颜氏之儒的精神领袖

笔者认为，思想流派的成立基于几个要素，首先要有代表人物并由代表人物提出或倡导或践行一整套思想理论主张；其次思想理论主张要在当世或后来有一定影响，这指的是一有后学者，二有响应者。

“颜氏之儒”作为一家学派是可以成立的。首先这一学派主要遵循颜回的理论主张。颜回因年寿不永，未有著述传世，但就上文分析，可知颜回在遵循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具备了自身的思想特色，如好学同于孔子，又兼内省；躬行实践同于孔子，治国理想又有着自己的特色；“心斋”“坐忘”是其个人修养上的经验之谈，闻一知十也有过人之处。这样颜回从修养至治国内外两个层面上都有了自身特色，对孔子学说有创新之举。

其次，颜氏之儒内在修养与外在实践两方面的理论主张流传久远。颜回当世应已有从学者^[2]。皮锡瑞、梁启超认为颜氏之儒指颜氏诸弟子^[3]，郭沫若认为颜氏之儒指颜回^[4]。还有人认为颜氏之儒指颜浊邹^[5]。

[1] 《尚书大传》卷二，见[清]皮锡瑞撰：《尚书大传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2] 参见陈寒鸣：《颜回与颜氏之儒探微》，《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3期。

[3] 皮锡瑞曰：“孔门弟子，颜氏有八，未必即是子渊。”见《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页。

[4] 郭沫若《儒家八派的批判》：“‘颜氏之儒’当指颜回一派。颜回是孔门的第一人，他虽然早死，但在生前已经是‘门人’的。”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44页。

[5] 见中国孔子网站资料《孔门弟子的基本状况及其分化过程》，<http://www.chinakongzi.com/2550/gb/rjww.htm>。

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

关于这段话前贤早就讨论过，颜炳罡先生论之尤详[1]。这里再补充论证。《论语》中共提到“门人”一词八次，其中有七次都是明确与孔子的知名弟子联系在一起。计有：曾子门人一次^[2]；子路门人两次^[3]；颜渊门人两次^[4]；子夏门人两次^[5]。另有一次见于“门人”“童子”对举^[6]，知门人必不指孔子弟子。孔子曾明确讲过弟子有先进、后进之分，有学者以东汉马融教徒类比孔子授学，认为孔子的一些高足各有门人^[7]。颜回之门人敢于违背孔子意愿而给予颜回以厚葬，亦见其师事颜回之孝行。孔子弟子三千，能登堂入室的不过少数，其余大部未必能亲聆孔子教诲，而是由孔子高足再传。这些再传弟子在时代上虽同时、也属同一师承，但直接的隶属关系未必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孔子的一些卓有成就的弟子各自有门人，颜子门人即为服膺颜子的从学者。

孔门弟子中，据现有材料看，同一姓氏中人数最多的就是颜氏，这与颜氏的渊源有关。颜氏得姓于西周时期颜友，传世文献与当今考古都证明了这一点。颜氏起源于小邾国，毗邻鲁国，而颜友的庶支世代在鲁国为大夫，历经十余代繁衍生息，至孔子时代，在鲁地人数众多；又因为他们出身贵族，虽已没落，文化层次仍较高，拜孔子为师的可能就更大。颜氏弟子既有师出同门之缘，又有出身同宗之亲，思想主张及学术特点趋向于一致从而形成儒家一派，是顺理成章的。从八颜的行辈上分析，颜路为颜回之父，但成就不足称述。颜回少孔子三十六岁，颜幸少孔子四十八岁，则少颜回十二岁。据《孔子家语》记载，颜亥少颜回十二岁。孔子适陈过匡时，颜刻(亥)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史记·孔子世家》）颜亥，鲁人，字子骄，少孔子五十岁，孔子适卫，

[1] 颜炳罡：《生命的底色》，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2] 见《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3] 《论语·子罕》：“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闲，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论语·先进》：“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4] 《论语·先进》：“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5] 《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6] 《论语·述而》：“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7] 颜炳罡：《生命的底色》，第45-46页。

子骄为仆。《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家语》名产。孔子在卫，南子招夫子为次过市，时产为御也。”“《家语》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颜亥、叔仲会四人，《家语》有事迹，《史记》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就是说唐代司马贞在著《索隐》时所见《孔子家语》记载了颜高名产，认为与颜亥是两个人。《史记》言“子骄为仆”，指颜高侍从孔子在卫国。《家语》言“时产为御也”，指颜产为孔子的御者，其实也就是侍奉左右的弟子。颜亥、颜高为仆为御，地位皆较为外围，年岁少于颜回，说是颜回之门人也有可能。

再次，颜回的思维方式应对后代汉儒之学乃至文学有着影响。前引陶渊明的《集圣贤群辅录》说，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虽除此之外有关颜氏传诗并无其他材料证明，但颜回在言行中确实多次使用讽谏议论时政，其论东野毕之马即是这类讽谏的例子。仅从文学传统来讲，讽谏之法对后代影响深远。汉代的大赋及抒情小赋，以及魏晋诗歌等文学形式讽谏笔意均十分多见，不能说与颜氏传《诗》之法绝无关系。

颜回思想的影响还表现在先秦诸子多从中汲取营养，如《庄子》一书记载颜回事迹多达十余处，多是强调颜回思想中无为的因素，可见庄子学说确曾受到颜回影响。除此之外，愚见认为颜回直接启迪了孟子明君贤臣和屈原举贤授能的理论。正如前文所论，颜回在论及政治理想时多次表明愿为辅君之臣，得遇明君共同治理国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戎山言志”。所以说颜回不惟在儒学思想上对后世有着张目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理论上为中国古代政治史树立了一种典范。经过屈原诗情的申诉和孟子缜密的理论阐述之后，后代无数有志之士无不以渴求明君作为实现自我的途径，而仁爱民生的君主也多以求贤爱士而留名青史。

当然，将颜回自身的特点和颜氏之儒的特点简单等同起来是不科学、不准确的。一方面缺乏直接材料，可以证明二者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对间接材料的运用上，也是以推理、判断为论证方法，必会导致各种不同观点。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魏晋南北朝的琅邪颜氏家族，而这一家族又自觉地在精神上认祖颜回，分析颜回思想，探析颜氏之儒，是为了寻找到后代颜氏家族的精神命脉，这也是本节讨论的立意所在。

先秦之儒家由一学术显学到汉代被立为官学，在性质内容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儒术由原来的宗法贵族社会文化大总结演变为封建帝王权威的“缘饰”（《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班固的评价已清楚地认识到儒学在两汉之时发生的巨变，称之为“辟儒之患”^[1]。由这种大趋势、大背景来看，作为道统思想代表的颜氏之儒的消歇也是不可避免

[1] 《汉书·艺文志》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的。以下就现有的历史材料勾勒一些秦汉时期与颜氏有关的人物事迹，试图揭示在社会大转型之际颜氏的生存状态。

三、秦汉时期的颜氏家族

颜氏在春秋至战国时期出现了不少载于史册的人物，更以颜回为杰出代表，在秦汉时期有记载的颜氏人物相对少了。将琅邪颜氏家族与战国之后至秦汉间颜氏人物联系起来的材料并不多见。最早的要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诫兵》（见前引），其中提到颜氏之先的历史覆盖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宋齐梁时期，列举了颜氏人物，以证颜氏未有以武力显达者，而仅以文章、典籍等儒雅之业立身世上的事实。汉代提到颜驷、颜良、颜忠、颜俊，晋代人有颜延。唐初的颜师古《急就章》注“颜文章”时，也提到了颜氏后人。

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颜氏有八人焉，四科之首回也，标为德行。韩子称，儒分为八而颜氏处其一焉。汉有颜驷、颜异，颜安乐，以春秋名家。“文章”言其文章也^[1]。

颜师古对于韩非子所说的颜氏之儒来自八颜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且认为汉代三颜也承续颜氏之儒而来。西汉的这三位颜氏人物都是以春秋名家，正可以说明颜氏儒学传家的历史。

有关颜驷，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其事迹最早见于张衡《思玄赋》：“尉龙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据《后汉书·扬雄传》注，“尉”谓都尉颜驷也。

上至郎署，见一老郎，鬓眉皓白，问：“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姓颜，名驷，以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叶不遇也。”上感其言，擢为会稽都尉^[2]。

郎在汉代没什么实权，“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历汉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为郎，可见颜驷确实不受当朝重视。儒学史籍中未见颜驷的儒学事迹，但从其充任“郎”职，说明他也属知识人阶层。颜驷在汉武帝时已经年老，那么汉武帝当朝时为官的颜异应该在颜驷之后了。

颜异之事最早记载于《史记·平准书》中：

而大农颜异诛。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

[1] 此处标点有误。正确应标点为：“颜驷、颜异、颜安乐，以春秋名家。”三人为并列关系。见管振邦译注：《颜注急就篇译释》，第33页。

[2] 《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

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张汤又与异有却，及有人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当时张汤正甚嚣尘上，颜异却敢于坚持己见，忠于职守，以至得罪天子，反映了其正义不屈的品格。从颜异以“廉直”迁官和正直执事之举来看，他身上仍保留着先秦儒家的那种内省的冷静和从政的热忱。“太农”即“太农令”，为秦汉时国家财政经济的主管官，后逐渐演变为专掌国家仓廩或劝课农桑之官。此官本名治粟内史，汉景帝后元年（前143），更名为太农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为大司农。

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太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榦官、铁市两长丞。（《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颜异被诛时，据《史记》集解徐广曰，应为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时在汉武帝太初之前，其官名应为太农令，为九卿之一。颜异在任太农之前曾为济南亭长^[1]。

颜驷、异都以春秋名家，惜无著述传世。颜师古所提及的第三位颜文章的代表颜安乐则是可以考究的春秋学家。齐鲁之间早就有好学的风俗，很多典籍就是赖齐鲁间人以流传下来。颜氏传承经学不足为奇。颜安乐是西汉今文春秋“颜氏学”的开创者。据《汉书·儒林传》记载：

颜安乐，字公孙，鲁国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贫，为学精力。官至齐郡太守丞。后为仇家所杀。安乐授淮阳冷丰，次君淄川任公，公为少府，丰，淄川太守，由是颜家有冷任之学^[2]。

齐郡，师古注：秦置，莽曰济南，属青州。《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鲁国，故秦薛郡，高后元年为鲁国。属豫州。”辖六县，其中包括薛。所以说颜安乐是鲁国薛人，与颜氏世居鲁地不悖。颜安乐曾与严彭祖从眭孟受《春秋公羊传》，颜氏学在当时师承明晰，从学者也有记载。惠栋《九经古义》引述郑玄《六艺论》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安乐弟子阴丰、刘

[1] 明版《陋巷志》记载颜异为颜回第十一世孙，高祖东狩至鲁，以颜回配享孔子，惠帝时封为大夫。正史未载，不知何据。《山东通志》卷二十八载：“颜异：曲阜人复圣十一代孙，武帝时为济南亭长，以廉直见称，官至中大夫。”

[2]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颜安乐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17页。下引正史均为中华书局本，只注卷数篇名。

向、王彦。”^[1]《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颜氏记十一篇，属春秋二十三家之一。颜安乐著作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春秋公羊颜氏记》。颜氏在当时被今文经学家视为俗儒而难以生存，一门学术由繁荣顿至消歇。《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颜氏记》十一篇，属春秋二十三家之一。颜安乐著作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公羊严氏春秋》和《春秋公羊颜氏记》。

颜师古校注《汉书》时，只记载严彭祖的弟子江门云“被逢见所杀”，而对颜安乐“为仇家所杀”却只字未注，应是有意回避颜氏学术上的争议。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东巡狩，“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后汉书·明帝记》）其中就包括颜回，可见帝王对于颜氏的重视。但在《后汉书》中却并没有关于颜氏后裔的记载，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汉初废挟书律，经学复兴。《孝经》由河间颜芝、颜贞父子传出，即今所谓今文本《孝经》。至于颜芝、颜贞父子与琅邪颜氏之间的关系，因缺乏材料，难以考证。但联系颜氏家族后来对《孝经》的重视，可以推测传《孝经》的颜芝、颜贞父子有与颜氏家族同出一脉的可能。

秦汉间颜氏以春秋名家，并且精于文章，这两点从德行、为文两方面为后来的颜氏家族奠定了基础。考察了秦汉颜氏人物后，我们发现颜氏后人与颜回和颜氏之儒的联系并不明显，甚至东汉百年竟不见颜氏人物活跃的身影。《陋巷志》所载因时代太晚又不太可信。那么我们可以猜想，颜氏之儒随着春秋儒学的衰落而消歇，又随着汉代儒学的蜕变而断裂。因为颜氏之儒就其秉性而言不可能趋时、媚俗，随着儒学被独尊，先秦的原始儒家却无法生存了，或者说民间或许还有秉承原始儒学的人，只待有合适的时机，便如星火既而燎原了。

[1] [清]惠栋：《九经古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总0191册。

第二章 东移琅邪——魏晋时期的颜氏家族

第一节 颜氏家族文化的变迁

本论文的研究中心“琅邪颜氏家族”即指曹魏时期由颜盛始经颜含的中兴、颜延之的变异至隋代初期的颜之推为止的家族发展情况。颜回至颜盛即春秋末年至曹魏末年七百年之间整个家族的发展主线尚有不明确之处，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发展脉络比较清晰，于史有征。颜氏家族由秦汉以来专治经学、恪守儒道的家族文化至魏晋出现了一些新变。地域文化给家族带来了齐鲁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遇，其次琅邪盛行的道家文化给予颜氏家族一定的影响。在西晋玄学风气下，颜氏家族却沾染玄风不多。这些都使得这一家族在当时、当地大族中显得独树一帜，为以后家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由鲁郡到琅邪

就春秋战国以来的颜氏人物来看，其活动区域并不限于齐鲁，则鲁郡颜氏也并非只有颜回直系。鲁郡应有颜回嫡裔。一种猜想：颜回之后在汉代既然颇受皇族重视，理应在政治地位、经济状况上处于上风。田余庆先生曾论北方大族说：“较多地保持着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一般地以儒学传家而不重玄学，聚族而居而不轻易举家迁徙。”^[1]至于琅邪颜氏，除了颜氏后人所记载认为颜回第二十四代孙颜盛自鲁迁琅邪的说法，别无他证。关于这点，现代有些学者也有人提出异议^[2]。另一种假想即颜盛非颜回之后人。而是与颜回之先人同源的一支。这样也可能居于鲁国，也可能居于其他地域，承续了血脉又在精神上浸染了颜氏之儒的光辉，后迁入琅邪后，由于风云际会，又借助琅邪地气，发展较为迅速，出现了不少以儒学、文学知名于世，颇具影响的人物，在文化影响上远远超过颜回后裔（假设这支后裔当时还存在）颜氏后人乐于称说琅邪，由东晋直至隋唐这一支发展起来的颜氏旺族虽未有再居琅邪者，但仍自称为琅邪临沂人，实是因为文化二字。

《隋书·地理志》载：“《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彭城、鲁郡、琅邪、东海、下邳，得其地焉。在于天文，自奎五度至胃六度，为降娄，于辰在戌。其在列国，则楚、宋及鲁之交。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诸郡，皆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穡，尊儒慕学，

[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7页。

[2] 朱关田认为：“临沂颜氏，亦非必始于颜盛，或与颜斐同为邹、郯颜氏之析居者而始于后汉设立郡国之时。盖其崇高且谱牒可稽，后之子孙遂推以为始祖者也。”参见朱关田：《颜真卿年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2页。

得洙泗之俗焉。”敦煌残存的《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奏疏抄件记载，自北朝至唐初，在沂州（琅邪郡）六大士族中，颜氏占第二位，仍居郡望前列^[1]。由此可见，颜含率族南迁江左，但在琅邪仍留有族人，琅邪临沂仍是琅邪颜氏的聚居之地。另据颜真卿《颜氏大宗碑》和明版《陋巷志》记载，颜游秦曾封临沂男，唐初颜师古封琅邪子。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诏封孔门八颜，其中有三位的封号与琅邪有关，如颜高为琅邪伯，颜何为开阳伯，颜祖为临沂伯。建中元年，唐德宗封颜真卿子侄八人为县男，其中颜颢封沂水县男，颜頌封费县男。其余诸人封地也在沂州附近。可见京兆颜氏与琅邪祖籍有着密切联系。

二、魏晋琅邪地域文化对颜氏家族的影响

琅邪郡所统地域随朝代改变而有较大改变，本节所探讨的是魏晋时期的琅邪地域。《汉书·地理志》载：“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2]地域风俗与人类的性情、作为有着直接的影响。魏晋时期琅邪地区兴起了多家士族，如王氏、诸葛氏、刘氏等。毛汉光先生认为形成士族的途径有三，分别是政治途径、文化途径、经济途径^[3]。而琅邪士族俱为文化士族，不能不说与这一地域文化有着渊源关系。

（一）魏晋琅邪自然与人文地理

《汉书·地理志》记载：

齐地，虚、危之分野也。东有淄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西有济南、平原，皆齐分也。……琅邪郡，户二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口一百七万九千一百。

琅邪，春秋时期属齐国古邑，秦时置琅邪郡，东汉时琅邪郡改为琅邪国，治闾阳（今临沂老城），辖闾阳、临沂、缙、东武、东莞、琅邪、西海、诸、莒、东安、阳都、即邱、姑幕十三县。魏时实行州、郡（国）、县三级制，琅邪国治闾阳。《太平寰宇记》载：“临沂县，本汉旧县也。属东海郡，东临沂水，因以为名。后汉改属琅邪国，晋属琅邪郡。”

琅邪一地自古属齐地，治所几经迁变，但大致地域不出齐地。“尊贤以上功”为齐地之治国策略，从而形成齐人好功利的风气。自太公治齐地，《汉书·地理志》载：“劝以女式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

[1] 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见傅杰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83页。

[2]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

[3] 毛汉光：《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见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第172页。

衣履天下。……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齐文化的影响并不会随齐国的消逝而消亡，反之，齐文化给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长久的熏染。讲求入世功利的风习与太公的倡导分不开；滨海地域的富庶与当地人的阔达有密切关系。颜氏家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近百年，不能不受这种风俗的影响。其人物作风也有着明显的齐人风格。如颜畿得疾而死后，其家人处理丧事时的灵活变通；颜含本州辟不就，而选择为东海王越太傅参军；颜含除吴郡太守时的政治理想等。

（二）琅邪文化学术对颜氏家族的影响

汉之琅邪郡，聚集了众多儒学大家，成为汉代的重要文化学术中心。这主要体现在本地经学家多。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可知，琅邪一地治经学者较多见。如：“梁丘贺字长翁，琅邪诸人也。以能心计，为武骑。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施雠以《易》学教授琅邪鲁伯。鲁伯又授琅邪邴丹、曼容。“琅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琅邪王璜传授《易》，又传古文《尚书》。梁陈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国龚胜。崇为博士，胜右扶风，自有传”。“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陈留许晏为博士。”匡衡通《诗》《礼》，为丞相，“授琅邪师丹、伏理旂君、颍川满昌君都。……《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满昌授九江张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众尤盛。”汉代《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两家学问在琅邪都有传人。如严彭祖授琅邪王中。王中又授同郡公孙文、东门云。颜家有泠、任之学。疏广授琅邪人管路，泠丰授弟子琅邪人左咸。咸为郡守九卿，徒众尤盛。琅邪房凤从尹更始习《谷梁春秋》又习《左氏传》。汉代《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大戴授琅邪徐良旂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

在这种浓郁的经学气氛中，颜钦身通四经，学素相承，有声邦党。颜默袭封葛绎子爵，亦有德行。颜含“幼秉贞粹，少有操行”，从实际行动上践行着经术之学，时评其“雅重行实，抑绝浮伪”。

（三）琅邪颜氏家族受齐鲁文化的交融影响较大

鲁郡自春秋以来即属鲁国旧地，所受鲁文化遗风最为直接且巨大。颜氏先祖发源于邹鲁之地，约在黄初年间迁往位于齐文化区域的琅邪，在这一家族内部充分体现出鲁文化与齐文化交融的文化意蕴，从而有别于当地其他世家大族，积累了独具一格的家族文化底蕴。既尊贤上功，奋发有为，又不忘亲亲上恩，长幼有序；既秉承儒学，注重内修、内敛，又不拘一格，舒缓阔达。而这种变迁又是渐变的，常表现出粘滞迟重的特点，如琅邪道家文化对这个儒学世家的冲击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三、儒道兼修，渐染玄风

(一)道教兴起对儒学家族的冲击

琅邪故地临海多雾,易令人心生幻想。在先秦时期此地人就好神仙方术,崇尚长生不老之术,学说滋起。在此种文化背景之下,秦始皇曾命徐市前往东海三神山寻觅不死之药,汉武帝派方士寻找蓬莱仙人安期生,等等事件都与此地有着密切联系。琅邪还是五斗米道的发祥地之一。琅邪孙氏自孙秀至孙恩“世奉五斗米道”。有学者认为:“早在西汉后期,琅邪地区的道教就已经相当兴盛,不仅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且影响了朝廷的政治。……时至东汉中期,琅邪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已经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逐渐演变为道教思想。”

^[1]至西晋时期,这一地区的道家文化依然十分浓郁。陈寅恪先生说:“凡信仰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2]“凡东西晋南北朝奉天师道之世家,旧史记载可得而考者,大抵与滨海地域有关。故青徐数州,吴会诸郡,实为天师道之传教区。”^[3]在此地生存衍息的世家大族也应与天师道有着多种密切的联系。陈寅恪先生因卢谌之伯卢钦曾官琅邪,判断“其家世环境殊有奉天师道之可能”^[4]。那么居住在琅邪一地的颜氏家族亦有信奉天师道之可能。

陈寅恪先生认为,信奉天师道之家族书法成就较为突出,从颜氏家族的书法成就来看较有代表意义。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南京老虎山发现的东晋颜氏家族墓葬群中出土了水盂、砚、墨等书写用具,以此物品入葬可见其在这一家族中的重要意义。南朝时,颜氏家族书法成就亦彪炳在册,如颜延之“善书翰”^[5],颜峻善行书。颜腾之“善草隶书,有风格”^[6],腾之子炳之亦以能书称。炳之孙颜协“工草隶飞白”“荆楚碑碣皆协所书”^[7]。唐窦泉《述书赋》称:“颜士儒门,士逊墨妙。大令典则,中散风调,薄首孔肩,体格维肖。如惊弦履险,避地膺峭。”^[8]这些都可推知颜氏书法的成就,从而佐证颜氏家族信奉天师道之判断。从服食之道上看则是有着明显的天师道的印迹。

《晋书·孝友传》记载了颜畿服药而死的事迹:

兄畿,咸宁中得疾,就医自疗,遂死于医家。家人迎丧,旌每绕树而不可解,引丧者颠仆,称畿言曰:“我寿命未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也。”其父祝之曰:“若尔有命复生,岂非骨肉所愿!今但欲还家,不尔葬也。”旌乃解。及还,其妇梦之曰:“吾当复

[1] 邢培顺:《汉代琅琊地区道家思想演变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78-79页。

[2]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见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页。

[3]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见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5页。

[4]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见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1页。

[5] 陈思:《书小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总08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7页。

[6] 颜真卿:《颜氏家庙碑》,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右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见[清]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三百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48页下。

[7] 《南史》卷七十二《文学·颜协传》。

[8] 窦泉:《述书赋》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总0812册,第184页。

生，可急开棺。”妇颇说之。其夕，母及家人又梦之，即欲开棺，而父不听。含时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则有之，今灵异至此，开棺之痛，孰与不开相负？”父母从之，乃共发棺，果有生验，以手刮棺，指爪尽伤，然气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饮哺将护，累月犹不能语，饮食所须，托之以梦。阖家营视，顿废生业，虽在母妻，不能无倦矣。含乃绝弃人事，躬亲侍养，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悖行，赠以甘旨，含谢而不受。或问其故，答曰：“病者绵昧，生理未全，既不能进啖，又未识人惠，若当谬留，岂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

这个故事最早见于《搜神记》一书。两处记录情节内容大致一致，文字略有差异。“就医自疗”可见病未为巨，“遂死于医家”可见死得太急，应是突然发作，联系后文应是服药中毒而死。晋代可以服药的人必须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用以支撑，同时又信奉道教。自东汉世族大姓就以庄园制度经营家产，又拥有部曲、奴客代为耕种，家族往往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颜畿事迹中不见为官，其父为汝阴太守。既有能力服药，则知这个家族除了官俸之外，应有其他经济来源。“顿废生业”即指全家人为照看病人，把原有的赖以生存的家族产业全部放弃了。

据《晋书·食货志》载：

又制户调之式：……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犖、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钺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颜氏家族为先贤之后。颜敷官居第五品，可占田三十顷，荫其亲属至少有三世，自有衣食客三人以上，且有佃客多户。可知颜氏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并享受免役特权。经济上有保障，才有可能在精神上有追求。

经历了汉末动乱和大规模瘟疫之后，累累白骨的残酷现实彻底催醒了人的生命意识，鲁迅先生称之为“人的觉醒”时代，贵族、士人为逃避死亡，延长生命，有三种途径可选：首先是增加生命的长度，即养生服食求得长生；二是增强生命的密度，即宣扬及时行乐；三是提升生命的质量，即奋发有为^[1]。第一种途径是当时士人选择最多的。采药行为多见于两晋名士，甚至采药之举已成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的表现，士人纷纷以此为乐趣。历史

[1] 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

记载有关采药、服药的事实也多。

（嵇）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晋书·嵇康传》）

（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也有的史料记载了当时人服食药物死而复生的情节。曹植《辩道论》：“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系狱，佯死数日，目陷虫出，死而复生，然后竟死。”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1]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发之困，皆不终朝而愈。”采药并服食不仅为治病更为求长生。何晏：“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可见晋代人称服药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令人精力充沛，达到保健目的。何晏所服的五石散，由石硫黄，石钟乳、紫石英、朱砂和赤石脂等五种矿物组成，带有毒性，长食或误食或服食方法有误，就会导致中毒而死。

……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溃烂；蜀郡赵公烈，中表六散，悉寒石散之所为也。（《寒食散论》）

魏晋医家多为道教中人，本身即修道养生，为他人疗疾亦多用服食之法。如果说颜畿服药目的在于治病，但其所求之医本身即为道家中人。所以说颜畿应受到道教影响，这与颜氏家族所生活的环境有关。服药、饮酒在当时成为名士时尚，被称作魏晋风度的两大标志。魏晋名士风度主流集中在竹林，而影响波及各地，琅邪即其中之一。

琅邪，这个流淌着海魂山魄的人杰地灵之福地，滋养了众多魏晋大族，赋予了颜、王、刘、诸葛等家族人物以海一样的才气与山一样的魄力。颜氏又因有着与先秦颜氏之儒斩不断的血脉联系，人格、信仰、出处原则、用世之道等文化表征呈现出与其他大族不同的一面。他们带有琅邪之地的文化气息，来到江南，将齐风鲁韵酿就的文明一路播种到一块新的热土上，文学、艺术、政治、哲学，各各生根、发芽，开创了一派新天地。

（二）渐染玄风

儒、道文化浸润而生的玄学，是因由众多外在及内在需求而生发出的一种新型学术。玄学产生的外在背景是东汉以来的今文经学逐渐走向谶纬迷信说教，经师训诂章句之学遮蔽了先秦原始儒家的精华，士人多“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因东汉中后期，

[1] 按：此处疑有误。应为晋世，非近世。

社会动荡，桓、灵之世的党锢之祸危及士人。天子禅位，司马篡魏，人心皆失。又加瘟疫横行，人命难保，人生如朝露的恐惧，盛衰各有时的无奈，成为士人必须面对的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士人们谈玄说虚之风日盛，任命放达之举大行。

田余庆先生认为，“按照晋代时尚，旧时儒学大族如果不转习玄风，一般是难于继续为世所重的。”^[1]在大族纷纷完成由儒到玄的转变之时，颜氏家族在这一趋势之下却显得滞后。玄学实是援道入儒，调和儒道，注重思辨性。道、儒两家的交锋在颜氏家族中似乎初见端倪，是由道战胜儒，还是由儒统摄道，在南渡之际，这一抉择似乎尤为重要。道、儒在颜氏家族中并存的现象，可知颜氏是有条件也有可能由儒转变为玄的。然自颜回言行一致，“以所闻思其则”的行为方式看，秉承颜氏之儒的琅邪颜氏家族必与崇尚清谈、行不及言的玄学之士不可同日而语。观东晋以来的百家士族，出了许多文学家，以玄言诗或论玄散文著名，而文化传家的颜氏家族人士并未名列其中，这是其未转为玄学的一个标志。

正是由于不肯随时而变，像众多世家大族那样由儒入玄，颜氏家族无法跻身一流士族行列，更无法成为东晋时期的门阀大族。

当时的众多大族纷纷以玄学调和现实困境，玄风大行其道，深处东晋政治漩涡中心的颜氏自然也难完全隔绝玄学影响，熏染了玄学色彩。这主要由颜含的言论方式和行事风格体现出来，如他评论当时江左群士优劣，便具有时人清谈品评的名士风貌。他居丧嫁女，显示了对礼法的公然蔑视，可看出他对于玄风亦有接触。

第二节 颜氏家族在魏及西晋时期的发展概况

一、曹魏时期颜氏家族的发展

颜姓发源于邹鲁之地，自先秦至两汉颜氏人物多活跃于齐鲁，而颜氏的主干家庭则不离鲁国及周边地区。东汉末年，颜氏有兄弟二人在地方政府中担任官吏，颜斐任京兆尹，颜盛任青、徐二州刺史。由鲁迁居于琅邪并定居下来，应自曹魏黄初年间始。

较早记载琅邪颜氏事迹的材料为颜含的墓碑及李阐所撰的碑文与颜延之所撰的铭文。此墓碑及碑文、铭文至唐颜真卿时尚存于世。据《景定建康志》“颜含墓”条记载，“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葬靖安道”之考证云：

晋颜含乃唐时真卿十四世祖也。得古碑于靖安道，乃李阐及颜延之文。墓不知所在。晋江夏李阐字宏模传，曾孙宋金紫光禄大夫赠特进延之字延年铭，大历七年岁次壬子夏四月甲寅十四代孙唐金紫光禄大夫前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真卿书，重建于旧龟趺上。

[1] 田余庆：《东晋门阀世族》，第87页。

晋李闳所撰碑文后世称为《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碑》^[1]，记载了琅邪颜氏与青州使君即颜盛的关系。

君讳含，字弘都，琅邪临沂人。春秋以降，战国以前，贤智比肩，备于载策，昭穆次序，上至颜黻。汉末丧乱，旧谱沦亡，自青州使君以上，不复详具。

刘宋颜延之所作的铭文全称为《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家传铭》^[2]，也记载了青州刺史迁居琅邪的史实。

旷彼琅邪，实惟海宇，憬属之罟，邪临潮才舞。载济越师，大淹秦旅，谁其来迁，时闻远祖。青州隐秀，爰始贞居，内辟鼎府，外康邦闾。建节中平，分竹黄初。

二文所言“青州”即指颜盛。颜延之铭更明确记载远祖迁居的细节。颜真卿于唐大历七年重建此碑，第二年即唐建中元年撰《颜氏家庙碑》写道：

汉有异、肆、安乐，其后丧乱，谱牒沦亡。魏有斐、盛。盛字叔台，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始自鲁居于琅邪临沂孝悌里。

宋版《颜鲁公文集》亦从此说。其他记载尚有明代《陋巷志》，其中明确了颜斐、盛的兄弟关系并其与琅邪颜氏的关系：

颜回二十三代孙颜斂生二子颜斐、颜盛。颜斐为京兆尹，居于鲁（今山东曲阜），生二子，长子颜鲁、次子颜欢，俱无后。颜盛字叔台，又字叔震，汉末时任尚书郎，仕魏，历任青、徐二州刺史，赐爵关内侯。魏文帝黄初年间，任徐州刺史时，携眷属由鲁徙居琅邪临沂定居，代传孝恭，因号其居孝悌里^[3]。

清乾隆二十四年所修的曲阜《颜氏族谱》基本延续了这一说法。

颜氏之传自复圣祖以下单传者二十二世，至二十三代祖斂公乃有二子，曰斐、曰盛。斐公二子鲁、欢失传。自是之后，颜氏子孙皆盛公之后矣。盛公传至三十三代有七公，唯见远子协公有

[1] 本文简称《颜含碑》，见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三，[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225页。

[2] 本文简称《颜含碑铭》，见严可均《全宋文》卷三十八，第2646页。

[3] 临沂孝悌里的地理位置，学术界有争论。一说即今费县方镇诸满村，一说即今沂南县砖埠镇常桑坑村。详见刘存祥：《琅琊临沂孝悌里考》，《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2期，45-49页。

传，余具失传^[1]。

殆唐后三条记载均本于《颜氏家庙碑》。李阐与颜含为通家之亲，生活时代相近，其撰《颜含碑》碑文应在含卒后不久，因而所叙之事最为可信，但此时距离颜氏定居琅邪（以颜盛黄初年间任青徐刺史始算）有百三十余年之遥，而这段时期的正史如《三国志》《后汉书》等却没有记载。编写于唐贞观二十二年的《晋书》、作于唐初贞观至显庆年间的《南史》《北史》等史书于颜氏入传人物传记中也未叙及此事。唐颜真卿于唐大历年间在靖安道旁所得古碑，即为当时的出土文献，对于研究颜氏文化是十分可贵的资料，虽然由颜真卿重书后，原碑不复存在，但这份资料应是值得取信的。

据明代所编《陋巷志》，颜渊之下第二十二世颜亮，为郡督邮^[2]，第二十三世颜敷，州举茂才，官至御史大夫^[3]。据《三国志》注引《魏略》，第二十四世颜斐，历官京兆太守、平原太守；据《颜含大宗碑》《陋巷志》，二十四世颜盛为尚书郎，曹魏历任青徐二州刺史，赐爵关内侯。据颜真卿《颜氏家庙碑》第二十五世颜钦仕至广陵太守、给事中，封葛绎县子^[4]；第二十六世颜默仕至汝阴太守、护军将军^[5]，袭封葛绎贞子。据《颜含大宗碑》《晋书·孝友传》记载：第二十七世颜含仕至黄门侍郎，封西平县侯。

由颜亮时为州郡僚属至颜敷时为御史大夫，东汉末年颜氏的影响所及由地方上升到了中央统治圈以内。

二、颜斐、颜盛事迹考辨

颜斐的事迹最早记载于《魏略》一书，由《三国志》裴松之注而保留下来。颜盛之事迹不见于正史，晋之李阐、刘宋时的颜延之文章中写到“青州刺史”，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记载：“魏有斐盛。盛字叔台，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始自鲁居于琅邪临沂孝悌里。”可以推知李阐、颜延之所记青州刺史即颜盛。唐长孺先生认为：“大姓、冠族又累世通过察举和辟举跨出地方，为朝廷登用。东汉察举孝廉，史籍有明言记载其由州郡吏得举的凡四十人，茂才六人……州郡大吏一般既由大姓、冠族充当，举自州郡吏的孝廉、茂才自然

[1] 从现在存正史看，自颜盛至三十三代为颜见远。协为远子。如果仅取宗子为传的话，中间还有颜含有传，见《晋书·孝友传》。非宗子颜延之有传，见《宋书·颜延之传》。记载恐有误。

[2] 据《汉魏制度丛考》：郡督邮监管郡内大小官吏及豪强，为汉代各郡的重要属吏，地位仅次于郡僚中的功曹、主簿。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诏捕亡等事。参见《后汉书·百官志》。

[3] 东汉不设御史大夫，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罢司空，置御史大夫，监察百官，有谏争之靚。晋以后不设。因而颜敷任御史大夫时间应在208年之后。御史大夫掌管弹劾、纠察的官员，其位仅次于丞相。

[4] 《通典》卷十八《职官》：晋封爵凡十五等，“葛绎县子”为第十二等。

[5] 护军将军：秦置护军都尉，汉因之。汉武帝时属大司马。建安12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魏亦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资重者为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护军。

也是大姓、冠族。”^[1]得举孝廉的颜盛亦为当时的大姓、冠族。

由颜斐、颜盛两人的生活时代看，二人应属同时代人。颜斐出仕在汉末建安年间，主要活动在黄初、青龙年间；颜盛出仕在汉末，现存史料表明其活动亦在黄初年间。由两人的仕途经历看，颜斐除曾任太子洗马外，之后皆为地方官员。颜盛初为尚书郎，后历任青、徐二州刺史，亦非中央官员。二者都属于因个人的才学或孝廉而起家，并非因门荫得官。由颜亮、颜敷至颜盛，“累官三代以上”，应划为士族^[2]。由颜斐、颜盛二人的仕宦及文化背景可以探知魏晋以后颜氏家族之所以形成为士族主要经由了文化途径。

颜斐事迹见于《三国志·魏志·任苏杜郑仓传》：“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陈国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鲁国孔乂，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撝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裴松之注引《魏略》：

颜斐字文林。有才学。丞相召为太子洗马，黄初初转为黄门侍郎，后为京兆太守。始，京兆从马超破后，民多不专于农殖，又历数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为作久远计。斐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闲，家家有丁车、大牛。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又于府下起菜园，使吏役闲鋤治。又课民当输租时，车牛各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冰炙笔砚。于是风化大行，吏不烦民，民不求吏。京兆与冯翊、扶风接界，二郡道路既秽塞，田畴又荒莱，人民饥冻，而京兆皆整顿开明，丰富常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于是吏民恐其迁转也。至青龙中，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发怒召军市候，便于斐前杖一百。时长安典农与斐共坐，以为斐宜谢，乃私推筑斐。斐不肯谢，良久乃曰：“斐意观明公受分陕之任，乃欲一齐众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农窃见推筑，欲令斐谢；假令斐谢，是更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严持吏士。自是之后，军营、郡县各得其分。后数岁，迁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车不得前，步步稽留，十余日乃出界，东行至崞而疾困。斐素心恋京兆，其家人从者见斐病甚，劝之，言：“平原当自勉励作健。”斐曰：“我心不愿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还平原。京兆闻之，皆为流涕，为立碑，于今称颂之。

[1] 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8年，第27页。

[2] 毛汉光先生曾定下两个辨别士族的标准，认为“累官三代以上及居官五品以上，同时合于这两个条件者，视为士族。”在毛汉光先生的文章中也列举琅邪颜氏为士族。参见《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统计分析与比较》，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文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六本《纪念董作宾董同龢两先生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华书局，1966年，第743-744页。

裴注所引鱼豢《魏略》比《三国志》成书更早^[1]，理应更具备可信性。

《三国志》中的这一段材料主要记述了颜斐的仕宦经历，任京兆太守有三大作为，主要集中在治民产业、鼓励文学、处理军民关系等三方面。

颜斐原为太子洗马、黄门侍郎。太子洗马为秦汉以来的官职，多由各地辟举的孝廉充任。颜斐任太子洗马时应为东汉末年，由当时的丞相曹操任命。曹魏建立后颜斐被转为黄门侍郎。西汉时侍郎为郎官之一，掌守宫廷门户，充当车骑随从皇帝。东汉在尚书台六曹各设尚书一人，下设侍郎，每曹六人，共三十六人。被选入台者先称守尚书郎，一年后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东汉合并黄门侍郎与给事黄门之职，设给事黄门侍郎，为侍从皇帝左右之官。秩六百石，掌侍从皇帝，传达诏命。魏以后尚书曹数增多，一尚书辖数曹，遂以郎官掌曹。颜斐于黄初初年任黄门侍郎是在尚书台任职三年以后，以官掌尚书台所属分曹事务，后出任京兆太守，掌管“进贤劝功，决讼检奸”^[2]。

在颜斐身上，我们依稀看到先秦儒家的影响。首先颜斐是一位实干家。“颜斐为京兆，乃令整阡陌，树桑果。又课以闲月取材，使得转相告戒，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买牛。”经历了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京兆一地民不聊生，自马超乱后先后换过四次太守，每次太守都只顾眼前利益，不从长远计划，无法整治好此地。颜斐到任后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先重农，再兴商。保障当地人民的生活。颜斐作太守务在治民，不仅大力发展农业，还强调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从而令当地人民迅速改变了生活。“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丁车大牛，整顿丰足。”注重行实，学而入政，进而在社会现实中取得人生意义，这是颜回践行儒家思想的精神所在，也是颜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现实精神。其次，保障民众生活的富足而后，颜斐鼓励读书，施行教化，改变社会风气。一方面注重物质生活的改善，一方面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内敛与外放统一于一个地方当政者的施政方针上。这种富而教之的治民策略，与颜氏先祖颜渊“无伐善，无施劳”的政治理想十分接近。

再次，京兆一地本有“尉”掌管军事，但当京兆百姓遭受当地驻兵侵扰时，仍由颜斐出面协调，不惜得罪当时的权臣司马懿。特别是与长安典农论争时，突出体现了颜斐为人正直、执著，敢于为民请命的优良品质。颜斐在权力斗争的关头能很好地把握分寸，他揣摩司马宣王的心理，显得十分准确得当。正是因为颜斐的坚持正义，才使得长安一地的军营与郡县各得其分，不再有扰民之事。他大胆智慧，不惧权威，为自己免去了耻辱。

颜斐为官清廉。他在任十余年间，京兆一地经治理人民富庶。但颜斐仅仅依靠政府的俸禄生活，从不贪求当地的财富。他还在当地采取措施推行诗书教化，从而使京兆地方“风化大行，吏不烦民，民不求吏”，“整顿开明”。使得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十分留恋。

[1] 《史通·古今正史》载：“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

[2] 《通典》卷第三十三“职官”十五。

当他被迁为平原太守后，当地官民都舍不得他离开，他死后，京兆地区的人民为他立碑，以致纪念。

因此可以说，颜斐当政十余年期间，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农业、商业、军事、文化各领域功绩显著，后世赞之为“良二千石”，然并未得到当政者的欣赏，不仅没有自郡守入为三公，反而由京兆太守一职迁往平原做太守。京兆为三辅重地，而平原郡则并非重地，因而此任职对于颜斐而讲是降职，颜斐自然留恋不舍离去，甚至不满意家人对他称呼“平原”，可见他对于京兆之重视。

颜盛的事迹记载在正史中未见。唐建中元年，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撰《颜氏家庙碑》，碑文载：“魏有斐、盛。盛字叔台，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始自鲁居于琅邪临沂孝悌里……。”宋版《颜鲁公文集》、明代《陋巷志》、清乾隆二十四年所修的曲阜《颜氏族谱》均有上述记载。李闾《颜含碑》载：“汉末丧乱，旧谱沦亡，自青州使君以上，不复详具。”文意所指，自颜盛至于颜含的谱系应是较为清晰的。颜延之《颜含碑铭》载“青州隐秀，爰始贞居，内辟鼎府，外康邦闾。建节中平，分竹黄初”，其中中平(184年12月-189年3月)是东汉皇帝汉灵帝刘宏的年号。古代使臣受命，必建节以为凭信。由文意看，这里应指在中平年间颜氏某人曾作为使者建立功勋。黄初(220年10月-226年)为魏文帝曹丕的年号，在黄初年间颜斐、颜盛两人都曾任地方官吏。关内侯为功臣及子弟起家封爵^[1]，可知颜盛之家族应在当时有一定功勋，子孙有租税可食，经济上较为宽裕，与当时仅靠经济取胜的豪强地主不同。此时颜氏家族文化主要表现在孝悌持家与家学敦经方面。

颜盛定居琅邪临沂，《晋书·颜含传》载：“代传孝恭，因号其居孝悌里。”传至四世颜含，颜含“少有操行，以孝闻，其兄病，含乃绝弃人事，躬亲侍养，足不出户十有三年，世人视其居为‘孝悌里’”。由颜盛至颜含，传四代，皆以孝恭闻名，形成了鲜明的家族文化特征。

颜斐、颜盛二人原本都是举孝廉出身，“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2]，表明他们在当时博学多才，有孝行，且行事清廉。颜盛生给事中钦，唐颜真卿撰《颜含大宗碑》载：“钦，字公若，明韩诗、礼、易、尚书，多所通说，学者宗之。”钦生默，默“学素相承，有声邦党”^[3]。由汉末以来，颜氏家族诸人皆治经书，以家族传承学问，是秉持儒学的典范，堪称儒学世家。

颜盛为青、徐二州的时间约在黄初年间。这一地区为临海丘陵地带、气候温暖温润，负海之利，民生富裕，与当时的都城洛阳距离不远，交通较为便利，青、徐二州在当时为

[1] 魏文帝黄初年间，定爵制为九等：王、公、侯、伯、子、男、县侯、乡侯（最初在乡侯之下还有亭侯，后省）、关内侯。其中县侯、乡侯、关内侯为功臣及子弟起家封爵，无封国，食租税。王至男视官一品，县侯视三品，乡侯视四品，亭侯视五品，关内侯视六品。

[2] 《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

[3] 李闾《颜含碑》，载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二及严可均《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三。

多事之地。自两汉以来就时有动乱。赤眉、黄巾都始乱于此二州，因此二州太守是极为重要的位置。直到曹魏建国，这个地区仍是治理的关键。“文帝即王位，(臧霸)迁镇东将军，进爵武安乡侯，都督青州诸军事。”明《陋巷志》记载黄初年间颜盛为徐州刺史。另据《晋书·王祥传》，黄初年间王祥曾为徐州别驾^[1]。别驾自汉代始置，为州刺史的佐吏。魏、晋、南北朝，诸州置别驾如汉制。此可佐证颜王二家不仅在生活地域上较为接近，而且在政治利益上亦同气相求。曹魏时期，颜氏的政治势力似乎远在王氏之上。当然自王祥之后，琅邪王氏的势力逐渐上升，终于在两晋时期达于顶峰，可谓炙手可热，而颜氏势力则始终起伏不大，徘徊在朝廷中心的边缘。颜氏在形成士族的过程中，文化因素所占成分居多。

人物	才学	起家	最高官职	出处	备注
颜敷	不详	州举茂才	御史大夫 ^[2]	《陋巷志》	
颜斐	有才学	太子洗马	平原太守	《魏略》	第五品
颜盛	不详	孝廉	徐州刺史	《颜含大宗碑》	第五品
颜钦	精韩诗、礼、易、尚书	不详	给事中	《颜氏家庙碑》	
颜默	学素相承	不详	汝阴太守、护军将军	《颜含大宗碑》	第五品
颜含	儒素笃行	太傅参军	侍中	《晋书·孝友传》	第三品，禄秩比二千石

表2-1：汉至晋颜氏人物的文化才学成分

上表所列，由汉末颜敷州举茂才，官至御史大夫，即有此传统。至颜斐、颜盛起家亦有此因素^[3]。颜钦、颜默虽未详起家官职，然在为官前，对于经传尤为精通，得以辟举应是文化缘由。颜盛时“代传恭孝”，颜含时以孝友闻名，四世之间，儒风传承未绝，可见该家族形成士族全由文化而非政治、经济等其他途径^[4]。由上表还可看出，自汉末至西晋末年，颜氏仕宦有着由中央到地方，再由地方到中央的演变趋势，可知颜氏对于魏晋政权核心集团并不具备重要性，这也使这个家族未能得入如王氏家族等一流士族的行列。

[1] 《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

[2] 东汉不设御史大夫。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罢司空，置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有谏争之责。晋以后不设。可知颜敷任御史大夫时在建安十三年之后。

[3] 颜盛为汉尚书郎，而“郎”选自“孝廉”。《通典》“职官”：尚书郎“取孝廉年未五十者”。

[4] 此段论述借鉴了毛汉光先生《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中的理论和方法。详见《家族与社会》一书，第172-173页。

三、琅邪颜氏在西晋时期的发展

颜斐大约死于魏文帝景初元年，即公元237年，至公元277年晋书所记颜畿得疾之事，约四十年，这期间颜氏家族人物的活动不见于正史。晋李闳的《颜含碑》简略叙述了两晋间颜氏的传承：“祖钦，给事贞侯。父默，汝阴太守。学素相承，有声邦党。君幼禀贞粹，长而好古。睦亲之誉，发于籍贯。”《晋书·颜含传》：“祖钦，给事中。父默，汝阴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闻。”唐颜真卿的《颜含大宗碑》有记：“盛字叔台，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生钦，字公若，明韩诗、礼、易、尚书，多所通说，学者宗之，历大中大夫，东莞、广陵太守，……生默，字静伯，晋汝阴太守、护军将军。生公(含)。”《颜氏家庙碑》对颜盛一支也有记载：“盛字叔台，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始自鲁居于琅邪临沂孝悌里，生广陵太守给事中葛绎子讳钦字公若，精韩诗礼易尚书，学者宗之。生汝阴太守护军袭葛绎子讳默字静伯。生晋侍中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讳含字弘都，随元帝过江，已下七世葬在上元幕府山西。”另据明代的《陋巷志》记载：颜斐有二子，鲁、欢，俱无传，颜盛有七子，仅颜钦一人有后。钦生默、默生含，含生三子。此为晋之颜氏世系大略。

由上述材料可知颜钦在当时经学造诣较高，精通韩诗、礼、易、尚书，为当时学者之宗。颜钦后任给事中，封葛绎子爵。颜默事迹不详。两晋时颜氏家族在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是颜含，以孝行著称于世，被列入《晋书》孝友传。颜含起家为东海王越太傅参军，成为东海王越的百六掾之一，参与到晋王朝的中央政权中去。随元帝南渡后在晋元帝军府机构中先后担任参军、东阁祭酒等职，成为晋元帝僚佐之一，为东晋的建立及政局的稳定起到了辅助作用。后仕至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右光禄大夫。颜含之二兄事迹不详。

第三节 孝悌文化浸润的颜氏家族

在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处世之道无不是以全息理论为主，即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言即如此。身即为一个小宇宙，内省自敛，修身养性，以自身内部的营造为主。家亦为一个小小宇宙，赡养父母、不仅物质上供养而且精神上要敬、要乐、忧其病，事死如事生。只有做到家族内部的孝与悌，才能做好家族外部的人际关系协调、行政事务的处理，进而实现大同，这一逻辑也是汉代以来征辟选拔官吏的理论基础。孔子在四科中最重德行，而德行中最重要的为仁，仁中第一是孝。颜回为德行科之首必是重孝。颜氏后学谨奉事死如生之言，厚葬颜回，亦为孝行。颜氏秦汉之间以儒学传家，有三位春秋学家，可知儒学氛围之重，这一背景下，这一家族对孝的理解和传承必格外地深远。三国时的陆凯曾曰：“君贤臣忠，国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世说新语·规箴》）可以说，孝悌，又是这一家族葆有士族桂冠的一大法宝。

一、魏晋孝悌观念

孝对个人是一种道德约束，对社会则是一种封建法制的缩版。中国社会又是基于血亲家族伦理关系的结构组织，由孝而忠是一个治世的基本思路。自后汉至于魏晋，统治者多以孝为工具收拢人心。鲁迅先生认为：“（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位，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1]

曹魏虽任人唯贤，抛开了儒家德行之说，在短时间内网罗人才，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最终还是为汉代儒学世族司马氏所取代。可以说在中原大地上，曾经诞生了以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儒学思想，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任何离经叛道的改革都不能轻易成功。司马氏建立晋之后，大倡孝行，一方面因为司马氏家族本就是以儒学著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强调孝，才能使国民在个人的小宇宙中以自我的完善和提升为要务，在家族的小宇宙中以孝父母、友兄弟为行为模式，进而在国家的大宇宙中可以以孝悌的方式推而广之。因此司马氏不仅颁布一系列律令，还由自身家族做起，躬行实践孝行，以“守孝逾制”的方式昭示天下。言传身教的威力是巨大的，所以才有王祥的卧冰求鱼，所以才有李密的《陈情事表》。

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孝道是控制百姓的最好对策，因为“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2]。所以就不断有知识人论及孝治的原理。董仲舒说：“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3]颜回的后人本着先祖的精神营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传承，具有了代传恭孝的可能和事实。

二、孝悌故里之颜氏：颜氏家族的孝与悌与仁

（一）孝悌里之得名

据明代《陋巷志》记载：颜回二十三代孙颜敷生二子颜斐、颜盛。颜斐为京兆尹，居于鲁（今山东曲阜），生二子，长子颜鲁、次子颜欢，俱无后。颜盛字叔台，又字叔震，汉末时任尚书郎，仕魏，历任青、徐二州刺史，赐爵关内侯。魏文帝黄初年间，颜盛任徐州刺史时，携眷属由鲁徙居琅邪临沂定居，代传孝恭，因号其居孝悌里。据乾隆《沂州府志》卷之一“古迹”记载：“孝悌里，县东五十里朱满村。”^[4]清光绪二十二年《费县志》卷十三记载：“孝悌里，在县城东五十里诸满村，古临沂之孝悌里也。”^[5]可见这一地名

[1]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93页。

[2] 《礼记》卷二十《乡饮酒义》第四十五，见《汉魏古注十三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3] 《春秋繁露》卷六《服制象》第十四。《诸子集成》补编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4]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

[5]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7册。

自曹魏时代至于清代一直延用,影响甚巨。里,是一级乡村基层编户单位。如《周礼·地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那,五那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郑玄注:“邻、里、那、鄙、县、遂犹郊内比、闻、党、州、乡也。”孙诒让正义:“此六遂之地在甸,与郊内六乡制同而名异。乡自五家为比,积至五州而为乡,犹自邻积而成遂也。”由孝悌里的得名可知,此地原为乡村,又县以下百家为里,其长称“里魁”^[1],因为颜氏家族的到来使得此地聚居了较多的人家,又因颜氏的德行影响,因名“孝悌里”。

(二)孝悌之行

最早记载颜含事迹的材料为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一书。干宝的生活时代与颜含大致同时,于太兴元年为晋元帝之著作郎,并撰写国史。后又撰集即《搜神记》,其中记载:“颜含,字弘都,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医人疏方,须蚺蛇胆,而寻求备至,无由得之。含忧叹累时,尝昼独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开视,乃蛇胆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鸟飞去。得胆,药成,嫂病即愈。”干宝卒于公元237年,要早于颜含卒年20年。《搜神记》一书本为记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在其序言中写道:“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表明《搜神记》所记颜含事迹有事实基础。为嫂求药的神异成分固然不可信,但颜含事兄嫂的孝悌之行应为事实。

(三)仁义之举

“服膺儒家即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必须符合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的道德标准与规范,即所谓孝友、礼法等等。”^[2]“儒家豪族服膺的是儒家的名教。之所以重孝,是因为根据儒家的教义,修身治家的道德方法,亦适用于治国平天下。所谓‘国身通一’、‘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是也。……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就成了儒家豪族人物的一个明显的特点。”^[3]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孔子的弟子有子曾强调孝悌与仁的关系,“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一观点其实也可看作孔子思想的体现。孝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是人生第一要务。基于仁之上的孝与悌两种层面上的品质是先秦以来儒家传世的法门,经由了汉代世俗之儒的冲击仍保持下来,这在一些儒学世家中显得尤其宝贵。

颜氏之仁体现在为官亲政爱民上尤其明显。颜斐为京兆太守甚得民心;颜盛为青徐二州刺史,“刑清齐右,政偃营区”;颜含的政治理想虽未能付诸实施,但也体现出对民生

[1] 参《后汉书·百官志五·亭里》

[2]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7页。

[3]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8页。

的关怀。

无论是颜回还是秦汉以下的颜氏后人，在生活行事上更多地体现在“悌”与“友”，有此二点则孝是顺理成章的。引而申之，孝悌之心即为辅君、爱民之仁心，岂不是克己复礼之义？

颜氏家族文化由内部的恭孝传统发展而生成对国家朝廷的忠义精神，坚持气节，坚守正义，数百年来出现了诸多忠臣义士，如颜邵、颜见远等死节者，实出于家族文化的熏陶与培养，其气节对本家族内部影响巨大，亦足以感召后世。颜氏家族文化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与人交而有信等，根本还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体现。由孝而忠，对于国家朝政则十分重视，因而培养出节义廉耻的家族文化就顺理成章了。总之，无论朝代如何变换，现实如何险恶，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仍在颜氏代代相传，此为儒学世家形成过程中的积累阶段。

第三章 南迁江左——东晋及南朝之颜氏家族

第一节 永嘉之乱与颜氏家族的南迁

一、永嘉南迁百家世族的历史背景

永嘉元年，东海王司马越以太傅辅政，任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渡江移镇建邺，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晋永嘉五年，“中国（中原）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1]318年晋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之后数年，中原流寓江南士民“原其先祖，皆随世迁移”江南。南迁人民达90万之多。“自中原乱离，遗黎南渡”（《晋书·地理志》），时“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永嘉之乱后“除了一小部分世家大族，北投幽州刺史王浚、平州刺史崔毖或西走河西走廊投奔凉州刺史张轨外，大部分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南”^[2]。

自东汉末年以来人口南移现象就已经屡见不鲜，而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南下避乱发生在西晋末年东晋初年。史载迁徙规模较大者集中在307年至318年，史称百家渡江。陈寅恪先生将北人南来避难者分为二路线、三阶层。

北人南来避难约略可分为二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而避难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其上层阶级为晋之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洛阳之士大夫集团，除少数人如徐澄之、臧琨等外，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以武勇擅战著称，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远不及前二者之故，遂不易南来避难，其人数亦因是较前二者为特少也^[3]。

颜氏家族应属于“至长江下游”一路线。原因如次：从路线上讲，颜氏家族在西晋末年由琅邪迁至长江下游之长干里。最早记载颜氏家族由琅邪迁至南方的文献为颜之推《观我生赋》：

畴百家之或在，覆五宗而翦焉；独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深燕雀之余思，感桑梓之遗虔；得此心于尼甫，信兹言乎仲宣。（自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

[1] 《资治通鉴》卷八七、卷一〇一、卷一〇七。

[2]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1页。

[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7页。

据《景定建康志》载：“长干里，在秦淮南。”颜真卿《颜氏家庙碑》：“（颜含）随元帝过江，已下七叶葬在上元幕府山西。……”从地位上讲，西晋的后半期，琅邪颜氏家族地位并不居于优势。颜盛之后两代都为地方官职。晋末始迁之祖为颜含，起家为太傅参军，但又补闾阳令，治所在今天临沂沂南县，也就是说这时其家族聚居地仍在琅邪临沂一带。至随元帝渡江之时，颜氏家族也跃为南渡百家世族行列，其社会政治文化地位呈上升趋势。

渡江人士南北迁徙必然在心理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他们为了不愿受异族之统治，投向这不可知的异土时，其内心之惶恐不安，远非吾人之所能想像。”^[1]颜氏家族既属南渡百家世族，其心理历程也必与其他世族一样不仅经历了一个居住地的巨大变迁，更重要的是家国沦亡在情感上的严酷摧残。

由史籍可见当时的南迁世族在初渡江时曾经雄心勃勃，志在恢复。《世说新语》就记载了此类言论。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憔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世说新语·言语》）

就连贵为江南帝王的司马睿也为此励精图治。《晋书》卷六《元帝纪》载：“初立晋国，时四方竞上符瑞，帝曰：‘孤负四海之责，未能思愆，何征祥之有？’”但随着南北势力差距加大，尤其是北方政权越来越强势，使得南朝后来的恢复事业难以企及。时间一长，侨居的士族渐渐适应了半壁江山的形势。

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裹裳濡足。”（《世说新语·言语》）

长江下游，物产丰饶，风景秀美，气候温和，这些自然因素极大地缓和了南渡诸人的反抗情绪，从而使南渡诸人实现了心理上的定居。

侨居改为定居使士人最终稳定下来。首先，东晋政府多置侨郡县，目的在于“使本壤族姓，有所归依”。如咸康七年（341年）侨置临沂县，得以安抚原琅邪诸世族，《六朝事

[1] 何启民：《中古门第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第127页。

迹类编》“琅邪郡城”：“晋元帝过江为琅邪国人立也。其城在江乘县界。”

其次，东晋政府在处理移民问题上实施了一些积极措施，南迁人民开垦荒地，大大加强了江南的经济实力。341年，晋成公下诏：自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断”。东晋时的所谓土断政策是使南渡人民成为封建政府所掌握的编户，负担赋役。《隋书·食货志》载：南来侨民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郡县，名称“皆取旧壤之名”，在政策上施行土断黄籍，是一项安抚侨民的有力措施，配合给客制度进一步迫使南下诸人安定下来。

《南齐书·州郡志》记载：“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各上有司，为给客制度。”^[1]侨居的士族终于完成了政策上的定居。谭其骧先生认为：

西晋时北方诸州及徐之淮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晋书·地理志》），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则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其八分之一强。换言之，即晋永嘉之丧乱，致北方平均凡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南土；迁徙之结果，遂使南朝所辖之疆域内，其民六之五为本土旧民，六之一为北方侨民是也。南渡人户中以侨在江苏者为最多，约二十六万；山东约二十一万，安徽约十七万，次之；四川约十万，湖北约六万，陕西约五万，河南约三万，又次之；江西湖南各一万余，最少。以是足知此次民族播徙，其主要目的地乃在江域下游，而与中上游之关系较浅^[2]。

经过以上政策的实施，南渡诸人逐渐安定下来。《晋书》卷七五载范宁陈述时政时说：“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生活既已安定，由北方原有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产生融合、变通，从而形成自具特色的新文化。对于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家族来讲，这种变化更为明显。

二、渡江先后与侨姓家族地位的关系

南渡士族原有的世代积累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并没有完全移植过来，因此南渡士族在东晋建立之后的社会地位有一个重建的过程。在东晋时期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渡江的时间前后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司马睿南渡后选用100多个北方名士担任官属，时人称之为“百六掾”，这些僚属成为偏安南方的东晋一朝的政治主力。号称“百六掾”的官吏是随元帝渡江的主干。一方面是因为较早过江的士族多是司马越府中才俊之士，早就与琅邪王司马睿关系比较密切。另一方面也因为较早过江的士族在琅邪王初造江左及东晋建立伊始起过重要作用，如政权的建立、叛乱的平息、流民的安置等。西晋司马越幕佐现可考知79人，加

[1] 《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

[2]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上辟而未就者12人，则为91人。他们分布在15州近50郡，绝大多数为士族和低等士族^[1]。

《南齐书·州郡志》记载西晋流寓之人，“西至淮畔，东届海隅。”建康以及周边地区是当时流民主要的聚居地。

南渡人士在渡江之后社会地位虽主要凭借先前的基础，但更主要的还与其渡江先后有着密切关系。如魏至西晋，河东裴氏与琅邪王氏一样是当时最为发达的世家高门，而东晋之后河东裴氏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沉寂。由河东裴氏在东晋的地位变化可以看出北方士族南渡时间与地位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两晋前后，河东裴氏家族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该变化与其在永嘉乱后迁徙地域和入仕政权选择有关。属司马越、司马睿阵营的裴氏于战乱中身死家破丧失了渡江之机；渡江的少数裴氏立身简素、远离宗族难入上流；受永嘉丧乱前仕宦地所在及保身全家之家族观念影响，西眷和东眷裴氏分别仕于河西张氏和辽东慕容氏政权。”^[2]裴氏在渡江这一历史事件中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如弘农华阴杨氏，因为在永嘉之乱中曾持观望态度，晚过江，而遭到其他南渡士族的排斥。而琅邪王氏因为其中心人物王导随元帝镇下邳，即在公元305年就渡江南下，这一举动成为日后“王与马共天下”的关键。可见渡江较早的家族势力上升，得以进入中央统治圈。琅邪颜氏在这一形势中就较好地把握了时机，渡江时间较早，成为东晋建立的功臣，也为日后颜氏家族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海王越以为太傅参军，出补闾阳令。元帝初镇下邳，复命为参军。过江，以含为上虞令。

转王国郎中、丞相东阁祭酒，出为东阳太守。东宫初建，含以儒素笃行补太子中庶子，迁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历散骑常侍、大司农。豫讨苏峻功，封西平县侯。

颜含原为东海王司马越府的僚属太傅参军，后出补闾阳令。永嘉元年307年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仍受司马越操纵。正是这一年百家南渡，成为侨姓士族。颜氏家族正是百家之一，于是年渡江，并被司马睿任命为上虞令。颜氏家族在渡江之时间上较早。晋李闳《颜含碑》：

王处明君之外弟，为子允之求君女婚；桓温君夫人从甥也，求君小女婚；君并不许，曰：‘吾与茂伦于江上相得，言及知旧，拭泪叙情。茂伦曰：“唯当结一婚姻耳。”吾岂忘此言？温负气好名。若其大成，倾危之道，若其（阙）败也，罪及姻党。尔家书生为门，世无富贵，终不为汝树祸。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阙）婚嫁不须贪世位家。’”

由上文可知，颜含与桓彝曾同在江上相遇，作推心置腹之交谈并引为知己，相约婚姻。田

[1] 林校生：《司马越府“隽异”与西晋王朝的历史出口》，《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 宋艳梅：《两晋之际河东裴氏播迁考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余庆先生认为桓彝渡江在建兴三年(315)，笔者以为证据不足。理由如下：

田余庆先生认为：

桓彝应司马睿辟命，过江为丞相中兵属，其事不得早于建兴三年(315)司马睿始为丞相之时。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叙桓彝“初过江”即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一事于王导为丞相军諮祭酒之后，亦可证桓彝过江在司马睿出任丞相之时。桓彝与江左胜流接交，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桓彝社会地位的上升，也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1]。

这段论述有几点需要注意。元帝为安东将军时在307年，《晋书·王导传》载：

晋国既建，以导为丞相军諮祭酒。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还，谓顗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

据田余庆先生考定桓彝生卒年为晋武帝咸宁二年至成帝咸和三年（276-328），桓彝初过江并非在司马睿出任丞相之后。也就是说早在之前就已渡过长江了。只是后来被任命为逡遁令返回江北，后来又曾渡江。如果这样，那么知桓彝初渡江与颜含同行。再者，在307年，桓彝时不足三十岁，而颜含约四十六岁。两者相约婚姻也是有可能的。而若设定时间为315年，则桓彝三十九岁，而颜含五十五岁，再约儿女婚姻似乎不太合理。

以《王导传》中所叙桓彝称王导为管夷吾事证其初过江在王导任丞相军諮祭酒，并不足以证。因为王导被誉为管夷吾是当时官吏常谈，甚至情节亦有相似之处。如：

王导、周顗、谢鲲、庾亮、桓彝等并与亲善。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2]

因而据李闾碑文，颜含与桓彝在同一年过江的说法较为可信。正因为桓氏过江较早，令原本衰落的家族势力得以上升，成为东晋屈指可数的大族。司马睿、王导于305年镇下邳。307年九月，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王导南渡，这是士人南渡最早的一批。颜含时任东海王越太傅参军，与百六掾同时随元帝渡江，成为晋元帝军府僚佐重要成员之一。因而颜氏家族正因此地位有所上升，逐步进入到中央统治政权中去。

颜氏家族地位的上升还与其为旧出门户有关。《新唐书·儒学中·柳冲传》认为侨姓世族以“王、谢、袁、萧为大”。从现代考古发现，六朝时期盛行族葬，皇室与世家大族

[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

[2] 《晋书》卷六十七《温峤郗鉴传》。

墓集中葬于同一墓区，如上世纪以来，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群、老虎山颜氏家族墓群等。谢氏家族在六朝特别是东晋时期地位显要，墓葬却十分分散，且葬在原为乱葬之地的石子岗(罡)，这主要是因为谢氏属“新出门户，笃而无礼”(《世说新语·简傲》)，“当时人尚不以谢氏为世家”(《世说新语·方正》)。而琅邪颜氏家族得以族葬，说明其地位原本在谢氏之上。后来谢安官居显要，淝水之战与谢玄叔侄立下大功，才提升了家族的地位。

三、北方士族南渡对江左文化的影响

江南大地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仓皇南奔的士族们，而北方士族千百年来积淀的丰厚文化也滋润了江南。杜佑《通典·州郡十二》叙及南渡士族对江南的影响时说：“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乱，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南渡士族对江南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文化传统上的影响。东晋政权王导主张通过“阐扬六艺”、“隆教贵道”，逐渐建立起儒家的正统观念，复兴儒学，重视史学。王导在东晋刚建时就上疏陈说：“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并推荐干宝撰集国史。

其次，孝悌之风的熏染。如琅邪王祥，琅邪颜含俱以孝著闻。东晋著作郎干宝所撰《搜神记》记载大量鬼神故事，传扬孝悌精神。

其三，大族纷纷由儒转玄的倾向促使东晋伊始政策上修养生息。王导主张“为政务在清静”，为人“简素寡欲”。这些为稳定政局、保障生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南渡颜氏家族的基本生活状态

家族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以个人为中心所有的亲属，即由夫妇、父子、兄弟所形成的父党、母党、妻党等亲族关系，即本文所讲的家族。其二是由双亲与子女所组成的简单社会团体，即常说的家庭。由一个家庭可以窥见其所在的家族总的文化特征。

在南朝宋时，颜氏至少有三大支系同属这一家族。由这些人物看，取得文名最高者为颜延之，官位最高者为颜竣，武将为颜师伯。因颜延之文名最高，官位又显，留下的著作又多，本文因以颜延之为核心家庭进行剖析，由颜氏家族的内部结构，借以窥视颜氏家族文化体系的总体特点。

(一) 晋宋之际、齐梁颜氏家族世系发展简介

本章所标“东晋南朝时期”具体应自颜含率族南迁中经东晋末年颜延之诞生以后至颜之推经历侯景之乱北返中原之间的时段，史传对颜氏人物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并可以联

贯起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家族支脉。实际所叙及的时期段为东晋、刘宋、齐、梁时期。本期的家族发展在史传中也比较明确，结合历代碑文、谱牒，可以推究一个大致可信的发展谱系。

世系	父	子	出处 ^[1]
第四世	颜含	颜髦、颜谦、颜约	晋李闾《颜含碑》
第五世	颜髦	綝、纶、矫、朗、畅、绍	明《陋巷志》
第五世	颜谦		明《陋巷志》
第五世	颜约	显	明《陋巷志》
第六世	颜綝	靖之	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
第六世	颜显	延之	《宋书·颜延之传》
第六世	颜畅	邵	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
第七世	颜靖之	腾之、遵之、恭之、希之	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
第七世	颜延之	竣、测、皀 躍	《宋书·颜延之传》
第七世	颜邵	师伯、师仲、师叔	《宋书·颜师伯传》
第八世	颜竣	辟强	《宋书·颜竣传》
第八世	颜腾之	炳之	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
第八世	颜师伯	举	《宋书·颜师伯传》
第八世	颜师仲	干	《宋书·颜师伯传》
第九世	颜炳之	颜见远	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
第十世	颜见远	协	《梁书·颜协传》
第十一世	颜协	之仪、之推、之善	《梁书·颜协传》
第十二世	颜之推	游秦、恂楚	《北齐书·颜之推传》
第十二世	颜之仪		《周书·颜之仪传》
第十二世	颜之善		《颜含大宗碑》

表3-1：晋宋之际、齐梁颜氏家族世系表^[2]

琅邪颜氏自颜盛迁往琅邪起始，则以颜盛为第一世。颜氏家族自颜含之后的血缘关系在史料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如上表所列。据宋陈思撰《宝刻丛编》卷十五“江南东路建康府”：“唐立《晋颜含碑》，晋江夏李闾撰传，含曾孙宋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撰铭。”晋江夏李闾与颜含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当，李氏与颜氏又是姻亲，李闾所作的颜含碑大致可信。其中对于颜含的先祖上溯到曹魏时期的青州刺史颜盛，并指明颜盛、颜钦、颜默以至

[1] 表中所列材料均为记载最早的出处。

[2] 说明：上表所列姓名一栏，仅指由上一世传下来，而且有子嗣者。无子嗣者下一世从略。

颜含的继承关系。至刘宋颜延之以颜含为曾祖，他作铭文写道：“旷彼琅邪，实唯海宇，谁其来迁，时闻远祖。青州隐秀，爰始奠居。内辞鼎府，外秉邦间。建节中平，分竹黄初。刑清齐右，政偃营区。葛峰明懿，平阳聪理。或荐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变风千里。华萼之茂，於昭不已。”自认远祖为颜盛，而颜含即为自己的曾祖，同时颜含之后至颜延之的发展线索亦有史可依：颜含生三子，其中三子颜约生颜显，颜显生颜延之。颜延之为颜含所作铭文，被严可均辑录于《全宋文》卷三十八，题为《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家传铭》（简称《颜含碑铭》），称为家传可谓名符其实。颜延之之后的世系发展材料首据《宋书·颜延之传》。《宋书》的撰者为齐梁间的史学家沈约，而沈约(441-513年)与颜延之(384-447年)生活时代相差不远，其所采录的材料应该比较可信，特别是对于颜延之家庭成员的记述是比较准确的。《宋书·颜师伯传》所载颜师伯一系，同为琅邪临沂颜氏，传中称颜师伯为颜竣族兄，可知颜师伯与颜竣的血缘关系稍远，四世祖同为颜含，亲属关系也不至于超出五服。上世纪五十年代，南京老虎山发掘颜氏墓葬群，经考察发现其中保存较好的四座墓葬分别为晋光禄大夫颜含次子颜谦、三子颜约和长孙颜琳，曾孙镇之的墓。颜约墓有零陵太守章的玉印(现藏国家博物馆)，颜琳和镇之有六面青铜印（现藏南京博物院），这些地下出土资料更增加了墓葬的可信性，同时又以地下文献证明了传世文献有关颜氏家族记载部分的真实性。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家族的发展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一时期的颜髦一支子孙在晋宋之际发展并不突出，正史没有记载，只在唐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中有记：

（颜含）生侍中、光禄勋、西平定侯讳髦，字君道，事具《孝行传》。生州西曹骑都尉、西平侯讳琳，字文和。生宣城太守、御史中丞讳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讳腾之，字宏道，善草隶书，有风格。梁武帝《草书评》云：“颜腾之、贺道力并便尺牍，少行於代。”生辅国江夏王参军讳炳之，字叔豹，以能书称。生齐持书御史兼中丞讳见远，字见远。和帝被弑，一恸而绝，梁武深恨之，事见《梁》《周》《北齐书》。生梁镇西记室参军讳协，字子和，感家门事，义不求闻达，元帝著《怀旧诗》以伤之。撰《晋仙传》五篇、《日月灾异图》两卷，文集二十卷，见《梁书》。

简言之，颜含生颜髦，颜髦生颜琳，颜琳生颜靖之，颜靖之生颜腾之，颜腾之生颜炳之，颜炳之生颜见远，颜见远生颜协，此为颜髦一支在此期间的发展线索。

（二）伦理秩序与精神认同

中国自古重视人伦，重视道德生活，个人道德之养成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敬事祖先、恭养父母、友于兄弟、夫妻和睦是家族内部的伦理规范，家庭及至家族内部的秩序得以调整，从而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由血缘关系奠定的家族基本秩序和向外辐射至社会秩序中去，形成在中国文化观念中的家国同构概念。理想的人文修养就是“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事亲”即是凭借亲情培养出的对事对人的态度，并以此对待君王，最终完成个人的立身之道。

颜氏的伦理秩序以孝悌、仁义为本。颜延之在《庭诰》中多次强调“伦”，他说：“或凭人惠训，藉人成立；与人余论，依人扬声，曲存稟仰，甘赴尘轨；衰没畏远，忌闻影迹；又蒙蔽其善，毁之无度；心短彼能，私树己拙；自崇恒辈，罔顾高识。有人至此，实蠹大伦。每思防避，无通闾伍。”伦理秩序是颜氏家族赖以生存的重要核心。

颜氏家族的伦理秩序一个主要线索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孝悌观念。“孝父母而及于祖宗，及于同宗之昆弟，中国宗法家族之意识以成。孝父母祖宗，而以继父母之志、承往圣绝学为心，历史文化意识以成。”^[1]早在颜回时代，颜回就以“仁”字实践着孔子的理想价值，从而为这一家族树立了仁爱的榜样。孝为仁之本，直至颜盛迁往琅邪，这个家族仍是以孝悌传家，声驻乡里，所居地被名为“孝悌里”。而此后代传恭孝，至颜含又因事兄嫂至悌闻名遐迩，孝悌二字可以为颜氏一族的伦理总结。颜延之时对孝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他曾称颂曾祖颜含：“仁亲之宝，大孝之荣。”将颜含的行为概括为“仁亲”“大孝”，已超出恭孝的狭隘观念，认识到由孝到仁的重要途径，即由个人的情感过渡到对人的仁爱、以及尊生爱民的思想；所谓“大孝”也是指超出一己之家族范围，通向仁爱而至于君王、家国之忠诚。可贵的是颜延之在这篇铭文中还自觉关注到了家族后人在仁、孝二义上的家族传承。“三祖连光，众门禀教。于时列孝，克端殊操。”不只是颜含之子这一辈，整个家族内部都在遵循孝行。

颜氏家族的观念中“仁”“义”也占了相当大的成分。《庭诰》强调：“故望尘请友，则义士轻身；一遇拜亲，则仁人投分。此伦序通允，礼俗平一，上获其用，下得其和。”交友至诚，以友之亲为己之亲，才能使人间伦理纲常维系有序，保障礼仪与习俗的统一恰当，对上可以有效治家，对下可以相处和谐。仁义与孝悌一起构成了家族伦理的基本结构，一重家族内部的秩序，一重家族与外部的联系，确定了家族生存以儒学为基石的基本方式。

颜氏家族的精神认同，主要体现在对家族祖先的追认上。由颜延之的《颜含碑铭》可知颜氏一直以颜回为精神始祖，“洙上道奥，稷下儒渊”，以春秋时随孔子游学的颜回和战国时敢于抗争帝王权威的颜歆作为家族的荣耀，“阖则遯哀，歆亦抗宣”，表明颜氏祖先既坚持个人的人格独立与自由精神，又不为富贵所动，远身避祸。颜含虽主张忌盛讳满，但当他被推到施政的前锋时他也能积极实施自己的政治理论，毫不顾及门阀的势力以及与王导的情分。颜延之、颜竣父子不仅在仕途中尽力扶持当朝帝王，也能在个人学术上有较高造诣。颜延之以儒持家，并以佛修身，其佛学著述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颜竣的经济思想在当时起到了指导作用，其经济学著述对今天研究经济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学术上的深厚修养与政治上的积极入仕，始终体现着先秦以来原始儒学的核心价值。

[1]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

（三）家族生存之道

北方百余家高门大族在永嘉年间为避战乱离开世居故地，纷纷迁往南方。这些家族在江北的土地田产却无法带走。那么到达南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调整筹划之后，侨姓世族奋力经营，随着东晋政权的稳固，自家的经济实力也逐渐上升。自汉以来的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至晋时依旧，这为世家大族们赢得了发展的基础。除了家族中人官俸收入之外，这些家族大多凭借族人的力量攫取财富，又因为当时的自然经济背景，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有田园山水以在家族内部解决一切生计。

上文已考知颜含之后诸子任官多在朝廷之外，如颜约即为零陵太守，颜谦为安成太守，俱远在边地，这大大分散了家族势力，财富难以聚集。颜显虽得以在朝廷任职，但又早逝，无以庇护颜延之诸兄弟，因而至颜延之时经济拮据而至于孤贫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父辈贵为侯爵、家道迅速中落的情形在魏晋、刘宋之时并不鲜见。如陶侃为东晋大司马，至陶渊明时家道已衰落，晚年竟至乞食度日。难怪颜延之与陶渊明这两位诗人能成为好友，引为知己，家族的背景本有相似之处。

颜延之家族的衰败还因为此时的世家大族多以小家庭的模式存在有关，即使兄弟、叔伯也不再同居共财。如袁粲出身陈郡袁氏，可与琅邪王氏联姻可见其家族亦非寒素，并且伯叔为朝中权贵，但因父亲早卒，亦不免于孤贫。“袁粲字景倩，陈郡阳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扬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孙。伯叔并当世荣显，而愍孙饥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长史诞之女也，躬事绩纺，以供朝夕。”^[1]可见袁氏家族乃以小家庭的形式并存于世，各自经营，政治上可以提携，但在经济上并不互通。又如，“（蔡兴宗）年十岁丧父，哀毁有异凡童。廓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以与兄轨。轨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裨宅直。兴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来丰俭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悦而从焉。轨深有愧色，谓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岁小儿。’寻又丧母。”^[2]蔡廓两座宅子，其中一座留给其兄蔡轨，而蔡轨意欲还钱补偿。可见当时兄弟异财之实。

《宋书·周朗传》：“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世疾谤讪害，其间不可称数。”此处说的虽是士大夫之外的平民阶层，但世间风气不能不对上层有所熏染，这种现象高门大族当中也不会绝无仅有。以北方一等高门的琅邪王氏为例，《南史·王弘传》记王僧佑赠王俭诗：“汝家在市门，我家在南郎，汝家饶宾侣，我家多鸟雀。”《南齐书·王僧虔传》说：“王氏以分枝居乌衣者，位官微减。”这就证明世家大族琅邪王氏，到了南朝不再是“同宗共财”，聚族而居，而是“分枝”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家庭了，各家已有升沉

[1] 《宋书》卷八九《袁粲传》。

[2] 《南史》卷二九《蔡兴宗传》。

贫富的不同了^[1]。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吴姓大族顾、陆、朱、张、贺、周等占有吴郡、吴兴、丹阳的肥沃田地。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太原孙氏、陈留阮氏等迁姓只得在会稽、临海等郡霸山占水、求田问舍。颜延之为争取自家生存的势力，也曾行巧取豪夺之事。“迁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坐启买人田不肯还直。”此举遭到尚书左丞荀赤松的弹劾。正如其所奏：“唯利是视，轻买陈闻，依傍诏恩，拒捍余直，垂及周年，犹不毕了，昧利苟得，无所顾忌。”撇开颜延之佯狂的因素来看，这种行为正是当时豪门大族疯狂掠夺、攫取财富、供养家族的表现之一。

与颜延之同时而稍后的颜竣、颜师伯两个家庭同样在家族经营上极尽手段。《宋书》卷七十七《颜师伯传》载：“少孤贫，涉猎书传，颇解声乐，……师伯居权日久，天下辐辏，游其门者，爵位莫不逾分。多纳货贿，家产丰积，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园池第宅，冠绝当时，骄奢淫恣，为衣冠所疾。”颜师伯倍受孝武帝信任，与此同时颜师伯大肆收受贿赂，家产积累到了千金之多。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颜师伯的财富之多。《金楼子》记载了颜师伯的一件事：“颜师伯要幸，贵臣莫二，而多纳货贿，家累千金。宋世祖常与师伯樗蒲，筹将决，世祖先掷得雉，喜谓必胜。师伯后掷得卢，帝失色。师伯掷遽敛手佯曰：‘几作卢尔。’是日师伯一输百金。”颜师伯的财富主要来自于手中的权力，以权谋利，又会媚上，以财谋取更多的宠亲，如此经营使得家族财富巨增，但根基不牢，以至身死财散，这个支脉无以为继。

古男子二十曰“弱冠”，行冠礼之后即可成婚，并享受成人待遇，《周礼》：“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颜延之却三十犹未婚。五世纪南齐医书《褚氏遗书·问子》记载褚澄认为：“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后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阴阳气完实而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为子坚壮强寿。”^[2]谈到了晚婚的必要性。儒家注重晚婚，早在西周时期，“男子二十而冠，始学礼，三十始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而笄，二十三而嫁。”《礼记》这一规范有其生理上的必要。东汉班固《白虎通义》：“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子二十三，肌肤丰盈，任为人母。”《内经·素问》：“男二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三十，五腑大定，肌肉坚固，血脉满。”《周礼》“地官媒氏”条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礼记·曲礼》云：“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可见在正统的儒家经典中，三十而婚于史有据。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却习惯早婚。特别是在皇室中，为早日求得子嗣，往往主张早婚。相应的在贵族高门中婚姻习惯也随之有所改变，早婚成为趋势。试看琅邪王氏子孙繁多，世系发展较密可以说明这一点。就颜氏而言，世代较稀，繁

[1] 参见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

[2] [南齐]褚澄：《褚氏遗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总0734册。

衍不多，家族规模不大，应该与家族晚婚的传统有关。琅邪颜氏四世祖颜含就是一个晚婚的典型。公元290年晋惠帝司马衷永熙元年始，颜畿死而复生，颜含“尚少”，约十六岁，“含乃绝弃人事，躬亲侍养，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至公元302年，颜含约三十岁，才有可能成婚并出仕。颜延之亦于三十岁才成婚，约在三十五岁前后才生颜竣。到七十三岁卒，其最小的儿子颜测不过三十岁左右。有人认为颜延之晚婚主要因为家贫，应属臆断。如东莞刘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杨明照先生认为：“按舍人早孤而能笃志好学，其衣食未至空乏，已可概见。而史犹称为贫者，盖以其家道中落，又早丧父，生生所资，大不如昔耳。非即家徒壁立，无以为生也。如谓因家贫，致不能婚娶，则更悖矣。”^[1]

（四）家族女性与姻亲

陈寅恪认为：“女系母统对后代的影响，无论在遗传因素上或政治上均极重要。即使无直接之关系，间接之影响亦不小，应加注意。”^[2]就颜氏家族来说在魏晋时期有关女性的记载材料绝少。仅有《世说新语·尤悔》所载王浑后妻颜氏一事。可见颜氏人隐忍负重，遵循妇德，正是承其家声。但因早在西晋建立之初，尚远不能说明南朝时期颜氏家族状况及女性婚姻的问题。我们只能借助颜氏家族材料中的蛛丝马迹来寻觅有关这一家族女性角色的一些痕迹，另外借助其他家族的女性表现推测颜氏家族女性的行为状况。

颜竣因得罪宋武帝，御史中丞庾徽之历数其罪状，但罪不致死，其最终之死恐怕也与姊妹的参与反叛有关。“及竟陵王诞为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之于前为奏，奏成，诏曰：‘竣孤负恩养，乃可至此。于狱赐死，妻息宥之以远。’子辟强徙送交州，又于道杀之。”^[3]颜竣被杀，其妹夫范义参与竟陵王诞的叛逆之举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颜延之女嫁东晋征士之子范羲，在竟陵王叛乱之战中能洁身自好，捐躯报主，可见在婚姻的选择上也注重对方家族的文化传统。颜延之外孙范岫同样有着良好的品行，接受过颜延之的教诲，亦沾染了颜氏家族的文化气息。“范岫字懋宾，济阳考城人也。高祖宣，晋征士。父羲，宋尚书殿中郎，本州别驾。竟陵王诞反，羲在城中，事平遇诛。岫幼而好学，早孤，事母以孝闻。外祖颜延之早相题目，以为中外之宝。”其孝行在当时也闻名于世，“丁母忧，居丧过礼。朝廷频起，并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终丧制。”为人为官清正廉洁，卓有家风。“入为尚书左丞。出为安成内史，创立钩折行仓，公私弘益。征黄门侍郎，兼御史中丞，吏将送，一无所纳。……岫恭敬伉恪，进止以礼，自亲丧后，蔬食布衣以终身。每所居官，恒以廉洁着称。为长城令时，有梓材巾箱，至数十年，经贵遂不改易。在晋陵

[1]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91页。

[2] 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见《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3] 《宋书》卷七十五《颜竣传》。

唯作牙管笔一双，犹以为费。”^[1]范岫仕在萧齐，为太子家令。沈约等人得到文惠太子的重用与范岫的荐举有直接关系，由此可见范岫同样爱好文义，有识人之量。作为文化世家子弟，范岫博涉多通，熟悉魏、晋以来吉凶故事，有辩才，曾胜任外交使者，不辱使命，为沈约、范云等人推重。范岫不仅恒以廉洁著称，在学术上也卓有成效，留下了许多著述，《南史》本传称：“所著文集、《礼论》《杂仪》《字训》行于世。”他的为人品行成为颜氏家族文化成就的一个延伸。

（五）社会角色和文化修养

颜氏家族起源于儒学诞生地鲁国，精神先祖颜回又是深得孔子儒学真谛的第一传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家族仍葆有传统儒学的命脉，恪守儒的理念，坚持儒学传家。首先一个特征就是维护了士人的社会角色，其次是儒文化内在的修身养性的实践。

先秦时期的士由武士分离为文、武士，再由文士变而为游士、策士，指活跃于社会，以个人的智慧取得衣食、功名的一类特殊阶层。汉代的士，知识分子的成分更多了，并且参与到政治中，成为仕。魏晋名士就是这一类人在乱世中的变形。名士的生命是短暂的，只有名士的喜尚、趣味传承下来。到南北朝时名士参与社会政治，成为文人士大夫，基本成为后世官僚的主体部分。

在儒家的传统观念里，“士志于道”，“以道事君”，“格君心之非”，因而参与朝政，为君王所用，是“士”实践其理想人格的形式要素，而被君王疏离、为他人构嫌就成为士人之痛。有的人即使身为官吏，也可能较多地保持士之人格独立性，从而区别于其他官僚。如颜延之就强调人的个性。他说：“物尚孤生，人固介立，岂伊时邁，曷云世及？”（《庭诰》）在五伦尽废、人人以保命自安的情势下，这种个性追求与精神境界显得尤为可贵，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士的精神内涵，即实现个人价值、追求精神自由的生命意义。这种追求使得士人的精神世界在乱世绽放出灿烂的色彩，传递着宝贵的精神财富。

钱穆先生指出：“门第即来自士族，血缘本于儒家，苟儒家精神一旦消失，则门第亦将不复存在。”^[2]颜氏家族是一个秉持传统儒学的古老家族。“世善《周官》《左氏》之学”，践行儒家思想，奉行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准则。颜氏家族自先秦以来一直以儒道兼修为主要特点。如颜含不信卜筮，颜延之伴狂，都是保全个人性命的权宜之计，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是一种道家态度。儒道兼修的家族文化造就了诸多熟悉经史、长于训诂、音韵之学，以名德、学业、著述、文翰闻名于世的后人。

以上通过五个层面辨析了家族在东晋至刘宋以至南朝萧齐间的家族基本状况，分别考察了家族的外部生存环境，以及伦理观念、人文修养等内在特征，借以描绘出这一家族在

[1] 《南史》卷六十《范岫传》。

[2]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新亚学报》第5卷第2期。

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定位。

第二节 南迁颜氏家族的核心人物颜含

记载颜含事迹的文献主要有《晋书·孝友》、晋李闾《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碑》、刘宋颜延之《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家传铭》以及《搜神记》等著作中，另如颜氏各代家谱、族谱中也有一些记载。有关颜含记载最早的材料是李闾的碑文，再次是颜延之的铭文。这两篇文章以碑为载体至中唐仍存在，并由颜真卿重新书写于碑上。尽管此碑今已不存于世，但这两篇文章却成为研究颜含乃至颜氏家族的重要材料，其重要性甚而超过了作为正史的《晋书》本传。以上材料十分零散，有的颇涉鬼神玄虚，不可尽信，但由此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些信息，藉以挖掘颜氏家族代代相传的精神风貌，并进而探讨这一家族文化的深层内核。

从家族的发展看，颜含上承汉末以来的颜氏一脉，这一记录清晰可辨，颜氏家族自颜含之后方人丁兴旺，官宦累代，官品渐高，与最高统治阶层接触较多，逐步进入了最高的政治层面。而这一政治上的变迁对于这一家族的文化发展、社会地位、婚宦交游、著述创作影响甚巨。在本论文中，将之视为确立颜氏家风与家学的人物。

一、由颜含的仕宦经历看其道德实践

(一) “州辟不就考”

《晋书》孝友传记载：“（颜含）本州辟，不就。东海王越以为太傅参军，出补闾阳令。”^[1]颜含本可以由辟举的渠道入仕为官，但他拒绝了。州辟不就，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也是一个暗含着许多文化信息的记号。单从与颜含同时的历史人物考察就可以找到许多“不就”的事例。如：

（卞）壺弱冠有名誉，司兖二州、齐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祸，还乡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袭父爵。征东将军周馥请为从事中郎，不就^[2]。

伦乃辟之（戴若思），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3]。

温峤，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愔，河东太守。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少以

[1] 本节颜含事迹原文均出自《晋书》卷八十七《孝友传》，以下不再一一注出。

[2] 《晋书》卷七十《卞壺传》。

[3] 《晋书》卷六十九《戴若思传》。

孝悌称于邦族。风仪秀整，美于谈论，见者皆爱悦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1]。

(周)玘，字宣佩。强毅沉断有父风，而文学不及。闭门洁己，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风敬惮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不就^[2]。

庾亮，字元规，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传》。亮美容姿，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或以为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也。年十六，东海王越辟为掾，不就，随父在会稽，巍然自守^[3]。

(蔡)谟弱冠察孝廉，州辟从事，举秀才，东海王越召为掾，皆不就。避乱渡江^[4]。

魏晋时期选拔官吏用九品官人法，由各郡国中正向朝廷提供备选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家世”，即其父祖官爵以及姻亲关系，“状”即对其人道德、才能的评价，有时也根据乡议来定。“魏晋设九品，置中正，盖论阀阅，罕考行能，选曹之任，益为崇重。州郡之刺史、太守，内官之卿、尹、大夫，咸吏部所署，而辟召及乡里之举，旧式不替。”^[5]唐长孺先生指出：“九品中正制只是保证清浊分流，并不等于选举制度的全部，各项选举必须依据中正品第，但出身授职还得通过各条入仕道路。”“中正品第人才根据德、才、家世三项，家世亦即所谓‘簿阀’、‘簿世’在品第中所占成分越来越重，终于成为唯一的标准。魏晋所重者是父、祖官爵，而不是‘塚中枯骨’。”^[6]颜含曾由本州中正辟举而不就，可知颜氏家族在当时属于阀阅家世，而且颜含之父祖官爵亦应在选拔制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准。颜氏孝悌之举早在魏晋之际就已闻名遐迩，至颜含时又以事兄至悌而惊动朝廷，所以得以辟举就很自然了。

在当时州辟或府辟不就的情况很多见，其原因一在于起家官职过低不利于将来的升迁。在那个时代士庶分别或士族高低序列的排列，起家是很重要的指标。“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选举之权遂归右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7]原因之二是有很多士族为“刻情修容”“以就声价”^[8]。辟举不就的事例在《晋书·儒林传》中特多，就说明了这个现象的真相。钱穆将东汉士人的成名途径归纳

[1] 《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

[2] 《晋书》卷五十八《周玘传》。

[3] 《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

[4] 《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

[5] 《通典》卷十八“选举六”。

[6] 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55页。

[7] [清]赵翼：《陔馀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

[8] 《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传上》。

为八种：久丧、让爵、推财、避聘、报仇、借交报仇、报恩、清节等^[1]。避聘，即不就，可以促使士人赢得名声。这种作法在晋代也有人延用。颜含的拒仕，大概因为本州中正辟举的起家官职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

颜含出仕后，历任多种官职，从中可以看出颜氏家族在这一风云际会之时的转折与起伏。

颜含的起家官职为太子太傅参军，不久即“出补闾阳令”。后来颜含“转主国郎中、丞相东阁祭酒”，入朝为官，又“出为东阳太守”。“东宫初建，含以儒素笃行补太子中庶子，迁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历散骑常侍、大司农。”在经历了几番出朝入朝之后，颜含的官职总的趋势还是在上升的。“中庶子”之任即表明了颜含之德才兼善的素质。《通典》卷三十“职官十二”载：“晋中庶子庶子各四员，职比散骑常侍。及中书监令皆以俊茂者为之，或以郡守参选。”

“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2]南朝的官制承袭魏晋而来，晋代的黄散既重门第亦重人品。“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凌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既而常侍之选复卑。”^[3]后颜含因为参与讨伐苏峻的战役而立功，被封为西平县侯，拜侍中。晋封爵凡十五等，“西平县侯”为第十等，“葛绎县子”为第十二等^[4]。

（二）除吴郡太守“未之官”考

颜含的从政巅峰是封侯拜侍中，之后任为封疆大吏。

因豫讨苏峻功，封西平县侯，拜侍中，除吴郡太守。王导问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答曰：“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级人足，如其礼乐，俟之明宰。”含所历简而有恩，明而能断，然以威御下。导叹曰：“颜公在事，吴人敛手矣。”未之官，复为侍中。

当时的京城文武官员多有郡县官职。颜含被任为吴郡太守，“京官文武，月别唯得禀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秩焉。扬、徐等大州，比令、仆班。宁、桂等小州，比参军班。丹阳、吴郡、会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书班。高凉、晋康等小郡，三班而已。”^[5]吴郡

[1] 参考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87-190页。

[2] 《陈书》卷三十四《文学·蔡凝传》。

[3] 《宋书》卷八十四《孔觊传》。

[4] 《通典》卷十八“职官”。

[5]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为名郡，吴郡太守是重任。元帝时“时吴郡阙守，人多欲之”^[1]，因而在临行前丞相王导就颜含任职事访问颜含：“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这本是丞相的份内之事，但这一问却改变了颜含的人生轨迹。原来王导任丞相所推行的是所谓“无为而治”的方针，在东晋初建时确实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这一方针执行时间一长，就与当时皇帝晋元帝发生了一些矛盾。由颜含的一番回答可以看出颜含的政治雄心。首先他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十分清楚明了的，他明确指出国弊家丰的焦点在于权豪势门，一针见血地戳到了整个东晋初期的社会弊端。其施政方针主要有两点：打击势门，重农固本。颜含强调了民生力量，并尖锐地指出权豪势门强取豪夺给国家民生带来的危害，申明自己的施政措施，即抑制一些有势力的家族豪门，鼓励农业，关怀人的基本的生存境况。而当基本的经济生活得以保障之后，作为一郡之守，颜含还准备施行礼乐教化，重视文化熏陶。这种治理手段是颜含继承先秦时期颜回思想的绝好体现，也是对曹魏时期京兆太守颜斐为政作风的遥相呼应。然而正是颜含在丞相面前的一番表白，当然也是这个性情中人的蓝图描绘，却招致了一代名相王导的怀疑和打击。王导作为东晋头号家族的代表自然全力以赴地维护门阀世族一方。而颜含所准备实施的一系列举措恰恰是在反对门阀政治，触犯门阀世族的利益，这是绝不容许出现的。因而颜含被授官后并未就任，就被免了。

南渡的士族地主为了巩固士族专政的经济基础，利用权势“占山锢泽”，实行土地兼并，占有流民。士族地主的行为必然危及到王朝的根本利益，因而朝廷与士族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颜含为政，把与“势门”争夺人口看作第一件大事，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是时，吴始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等郡，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客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2]唐长孺《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论王导之宽政甚详，“不以察察为明”，“为治之本，务在清静”，对元帝所持“以法御下”之论必不行^[3]。在这种情势之下，颜含对于吴郡太守一职却念念不忘职责，唯思治民产业，牢守君臣之固，可谓“不识时务”。史书上是这样写的：“未之官，复为侍中。”至于原因，史书秘而不宣。不用“不就”或“不拜”而用“未之官”，史家的这一春秋笔法寓意这一场政治斗争的存在，透露出颜含未能上任并非由于自身原因，实是被迫放弃。在颜含踌躇满志将要登上一生仕途另一高峰的时刻，却遭遇了社会强势的打击，这也意味着秉承儒学文化的世家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政治较量。颜含虽“复为侍中”，但因位在朝廷，不能莅临重郡，无法施展其政治才华。由这一事件，也可看出颜王两家占据的不同立场，如果说王氏为门阀政治势力的中坚派，那么颜氏则是世家大族中的改良派。

[1] 《晋书》卷九十《良吏·邓攸传》。

[2] [唐]许嵩撰：《建康实录》卷一，吴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总0370册。

[3]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5～167页。

二、由颜含言行看其道德情怀

(一)论降礼王导

由颜含言论可以窥见这一家族灵魂人物的基本观念和行为准则。

《晋书·孝友传》记载：

于时论者以王导帝之师傅，名位隆重，百僚宜为降礼。太常冯怀以问于含，含曰：“王公虽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识时务。”既而告人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向冯祖思问佞于我，我有邪德乎？”

东晋建立之后，“王与马共天下”的局势初步形成，琅邪王氏家族的政治势力如日中天，丞相王导更是炙手可热。当时的权公大臣们无不望攀附奉迎王导，甚至提出百僚降礼的请求。就连主管祭祀社稷、宗庙和朝会等礼仪的专职官员冯怀也不能免俗。面对这一潮流大势，颜含却毫不为所动，并义正严辞地指出：“王公虽重，理无偏敬”。维护了“理”，实为儒家一向所提倡的等级差别及封建秩序，体现出原始儒家的质实本质。可贵的是，颜含由此事还深入地反省自我，认为有人与自己商讨这一类离经叛道的事情，首先是自身出了问题，这一举动代表了秉承儒家传统的一个士大夫真诚、深挚的情感。

东晋人江夏李闳所作的《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碑》是这样记载这一件事的：“冯怀欲为王导降礼，君不从，曰：‘王公虽重，故是吾家阿龙。’君是王亲丈人，故呼王小字。”这个片断未及当时政治形势背景，对于当时众人的作法也未作渲染，而是强调了颜含对此事的反对态度，并涉及到颜含与王导的私人关系。相比正史记载，这段文字形容毕肖地刻画出颜含的神态表情，并显示出作为东晋人的率性本色。宋代人洪迈就此事作过一番评论：

颜鲁公书远祖《西平靖侯颜含碑》，晋李闳之文也。云：“含为光禄大夫，冯怀欲为王导降礼，君不从，曰：‘王公虽重，故是吾家阿龙。’君是王亲丈人，故呼王小字。”《晋书》亦载此事，而不书小字。《世说》：“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晋人浮虚之习如此。^[1]

颜含因讨苏峻功，封西平县侯，拜侍中，除吴郡太守，后因故未之官，复为侍中。侍中一职得以与帝王接触较多，与帝王的关系密切。这也是颜含在降礼王导一事敢于坚持真理的一个原因。

[1] [宋]洪迈著，鲁同群、刘宏起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二)评少正卯、盗跖见其贤明

东晋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各自的理论主张和历史观念。如：

人尝论少正卯、盗跖其恶孰深。或曰：“正卯虽奸，不至剖人充膳，盗跖为甚。”含曰：“为恶彰露，人思加戮；隐伏之奸，非圣不诛。由此言之，少正为甚。”众咸服焉。

较为详细地记载少正卯故事的材料见于《荀子·宥坐》，其后成书的《尹文子》《说苑》《孔子家语》等也有记载。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1]

颜含在评论二人时抓住了二人之恶在表现层次上的矛盾。针对少正卯而言，其恶在于“隐伏之奸”。有关孔子诛少正卯事，本是一桩历史公案。朱熹就提出过反对看法^[2]。现今学者也有讨论^[3]。诛少正卯事不管是否属实，这一故事在历史上却是流传已久，已经成为士人共知的历史典故，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可反映出不同人的不同历史观、价值观。颜含之论少正卯之“奸”，用孔子的话就是人之五恶，表面上可堪示范，但问题的实质却是通向正义的对立面，即险、辟、伪、丑、非。这样的人如果放任，则会因其影响力而集聚大批追随者，谣言惑众，形成一方势力，成为大一统社会的障碍，在社会政治上造成的危害是无形而巨大的。《史记》就强调了孔子诛少正卯的显著效果。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

[1] 王先谦著：《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 南宋朱熹认为，孔子并没有杀少正卯。此说一出，许多学者表示赞同。其主要理由是：一，诸子百家著作中寓言居多，不足为信。成书早于《荀子》的《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都没有提到这件事，而且《左传》、《国语》往往对孔子有所诬罔，也不提此事，可见历史上没有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事。二，孔子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以一个大夫的身份去杀掉另一个大夫，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三，孔子提倡仁，坚决反对轻易杀人，当鲁大夫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想法时，孔子表示反对。杀少正卯一事，与孔子的一贯思想不相吻合。

[3] 徐复观先生认为是法家伪造的典故，参见徐复观：《一个历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进——论孔子诛少正卯》，见《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18-132页。唐君毅：《孔子诛少正卯传说之形成》，见《唐君毅全集》卷八，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341-357页。

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於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弼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於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史记·孔子世家》）

相对而言，盗跖的“盗”、“窃”行为直观易察。《庄子》的记载可见一斑：

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庄子·盗跖》）

许多史学家认为盗跖在历史上并无其人，这不过是一个文学虚构的人物，但在大量历史典籍中出现的这一形象在历史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意象，即是这个人是大盗的典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并以其典型性成为后代人评人论事的谈资。所以少正卯、盗跖二人成为两个典型，一为伪善，一为真恶。孔子分别与这二人打过交道。对少正卯，孔子是剖析辨别，杀之而后快；对盗跖却是悉心劝说，虽然最后反被奚落污辱了一番竟致落荒而逃，无可奈何。可巧的是，孔子最赏识的弟子颜回与他心有戚戚焉。

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赐退，非尔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贡，尚不能知圣。世儒见圣自谓能知之，妄也。（《论衡·讲瑞》）

颜渊独知孔子之圣，就连孔子另一个绝顶聪明的弟子子贡也不能知圣，被孔子认为“非尔所及”，可反衬颜渊之圣明。将近一千年过去了，颜氏之后人颜含在众人交相指斥盗跖之残绝人寰的恶行时，却娓娓道出少正卯之甚。千载之下可知颜含与颜渊的文化共识及血脉联系。正如东汉王充所言：

孔子称少正卯之恶曰：“言非而博，顺非而泽。”内非而外以才能饬之，众不能见则以为贤。夫内非外饬是，世以为贤，则夫内是外无以自表者，众亦以为不肖矣。是非乱而不治，圣人独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类，贤者独识之。世有是非错缪之言，亦有审误纷乱之事，决错缪之言，定纷乱之事，唯贤圣之人为能任之。圣心明而不暗，贤心理而不乱。用明察非，非无不见；用理铨疑，疑无不定。（《论衡·定贤》）

对少正卯、盗跖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当时人多从表面现象上两者的危害来入手，认为少正卯奸诈，但不直接害人，而盗跖却是直接危害生命，其恶最大。但颜含之论却接触到事情的本质，认为隐伏之奸最为罪大恶极。眼光独到，入木三分，令众人皆服。由这一件小事可看出颜含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以及贤德与智慧。

(三)评江左群士见其雅重行实

伴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官吏选拔制度的进一步实施，这种人物品题更为普遍化。品题人物主要在把持仕宦的士族阶层中展开。其主要形式是对官吏或是即将进入官吏阶层的士大夫们进行评价，涉及人物的举止、言谈、仪神、风度等各项内容，有的还通过表象看到人物内在的情感特征、气质精神、才能品德等有关人物实质的方面，这些评价对于认识人物的政治才能及道德水平有一定的价值。另外由人物品题与评价看，评价人的道德水平与人格风尚也可得到反映。

颜含对于当代人的识鉴亦有可取之处。如其评江左群士就体现出非同寻常的择人功夫。颜含曾为本州大中正，其职在于主持清议以定人品之高低，自然具备这种人伦品鉴的能力。从他对当代三个人的评论可见颜含的独到见解和人生准则。本传载：

或问江左群士优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邓伯道之清，卞望之之节，余则吾不知也。”

“正”、“清”、“节”三个字正是抓住了这三位文人士大夫各自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反映了颜含对当时知识分子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的总结。

周顗（269-322），字伯仁，晋安东将军周浚之长子，正阳安城人。西晋怀帝、愍帝西迁长安，任周顗为扬威将军、兖州刺史。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大兴元年（318），周顗被拜太子少傅，教授东宫，后升任尚书左仆射。在周顗一生中最后抗议王敦、营救王导是最为壮烈的一幕，也是最见其性格的事件。

王大将军既反，至石头，周伯仁往见之。谓周曰：“卿何以相负？”对曰：“公戎车犯正，下官忝率六军，而王师不振，以此负公。”（《世说新语·方正》）

《世说新语》将周顗编入“方正”篇，对此余嘉锡有评论：“伯仁临难不屈，义正词严，可谓正色立朝，有孔父之节者矣。世说方正篇之目，惟伯仁、太真及钟雅数公可以无愧焉。其他诸人之事，虽复播为美谈，皆自好者优为之耳。”《晋书》的记载与此相符。

既而王师败绩，顗奉诏诣敦，敦曰：“伯仁，卿负我！”顗曰：“公戎车犯顺，下官亲率六军，不能其事，使王旅奔败，以此负公。”敦惮其辞正，不知所答^[1]。

《晋书》史臣曰：

若思闲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处腴能约。咸以高才雅道，参豫畴咨。及京室沦胥，抗言

[1] 《晋书》卷六十九《刘隗戴若思周顗传》。

无挠，甘赴鼎而全操，盖事君而尽节者欤！甄招时论，尤其酒德，《礼经》曰“瑕不掩瑜”，未足韬其美也。

邓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自幼年即以孝致称。邓攸继承了祖父的官爵，“后太守劝攸去王官，欲举为孝廉，攸曰：‘先人所赐，不可改也。’”已显示出他“清和平简，贞正寡欲”的性格。魏晋人本就非常重视清廉节操，如三国时的鱼豢《魏略》专门立“清介传”。曹魏统治者以清、慎、勤作为为官长者的必要品德^[1]。其中又以清为根本所在，是天下大治的关键。因而此时人物品评特重“清”。直到西晋时期这一原则仍在左右着士大夫的为人和评论。

《晋书·良吏传》载：

攸载米之郡，俸禄无所受，唯饮吴水而已。时郡中大饥，攸表振贷，未报，乃辄开仓救之。台遣散骑常侍桓彝、虞（馬斐）慰劳饥人，观听善不，乃劾攸以擅出谷。俄而有诏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欢悦，为中兴良守。后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

当时吴郡缺太守，众人有许多愿前往的，但邓攸终因清廉而得以赴任。邓攸为吴郡太守不负众望，不仅清正廉洁，而且在饥年以民生为念，冒险开仓振贷。等到离职时象赴任时一样清白，赢得时人的赞叹。《晋书》本传载“攸选吏部尚书，牧马于家庭，妻息素食”。象邓攸这样一生颠沛流离、几经生死，做官仍能如此清廉实为不易。颜含与邓攸深交，对此多加评论属理所当然。

卞壺在东晋以来历任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御史中丞、领军将军等职，与王导、庾亮、郗鉴、温峤同受遗诏辅佐幼主成帝，年老时任尚书令、右将军、给事中等职。卞壺主张加强兵权，树立法纪，反对当时名士的虚无放诞，指出“悖礼，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这种论调与颜含的主张较为一致。也因此遭到当时名士们的敌视，时人多对他的品评不高。卞壺一生为人正直，不畏强权，廉洁俭朴，勤于职事。颜含正是看到了卞壺身上的各种美德，才以一“节”字，准确评价了这位当代忠臣的事迹。后人在其墓旁建卞公祠，并立全节坊，凿忠孝泉井一口。

颜含当时位列三品，朝中数年为官，参与朝政、交游甚广，然其所评论却仅及这三人，也就是说这三位士人分别在不同的方面突出代表了颜含所主张的理想人格。“正”指为人

[1] 《三国志·魏书·李通传》注引王隐《晋书》曰：绪子秉，字玄胄，有俊才，为时所贵，官至秦州刺史。秉尝答司马文王问，因以为《家诫》曰：“昔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吏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既出，上顾谓吾等曰：‘相诫敕正当尔不？’侍坐众贤，莫不赞善。上又问曰：‘必不得已，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清固为本。’次复问吾，对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见《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36页。

方正，坚持雅操，是为人品上的最高境界。“清”指为官清廉，是为官品上的最高境界。

“节”指张弛有度、进退有据，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代表儒道结合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三个字概括了颜含对人的基本看法，也反映出他本人的精神追求。颜含评论人的角度在于看待他人的实际行为和精神品质，而对当时人所热衷的谈玄之风不予批评，所以史论认为他“雅重行实，抑约浮伪”。这种行事风格与当世人颇不相同，显示了颜含孤傲的个性。

(四)婚宦观念见其忌盛讳满

“婚姻关系是研究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座标，在非自由恋爱的社会中，门当户对的观念常常存在，朴素婚嫁，至少表示两家的社会关系相去不远。”^[1]以此观念出发，欲研究颜氏家族的地会地位，剖析其婚姻关系应该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

有关琅邪颜氏婚姻的最早记载见于《世说新语·尤悔》“王浑后妻”之事，可以考究琅邪颜氏与太原王氏的联姻关系。

王浑后妻，琅邪颜氏女。王时为徐州刺史，交礼拜讫，王将答拜，观者咸曰：“王侯州将，新妇州民，恐无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礼，恐非夫妇，不为之拜，谓为颜妾。颜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

太原王氏兴盛于东汉时期，主要有祁县和晋阳两支，王浑为太原晋阳王氏。太原王氏晋阳支，主要由东汉灵帝时的王柔、王泽兄弟奠定基业。王柔子王机，仕魏，官至东郡太守；王泽子王昶，仕魏，官至司空。西晋时，王柔之孙王沈，官至司空，封博陵郡公；沈子浚，官至大司马。父子皆登三公之高位。王昶之子王浑，官至司徒。西晋时期是太原王氏晋阳支的黄金时代。王浑一生的仕宦主要集中在魏晋之际和西晋时期。后妻琅邪颜氏女一事，史书未载详细时间。考王浑为徐州刺史时间，据《晋书·王浑传》：“武帝受禅，迁徐州刺史。”武帝受禅为公元265年。琅邪颜氏自颜盛于黄初年间(约221年)率族迁居琅邪始，至晋建立有四十余年之久。

颜氏女为王浑后妻事发生在晋初。颜盛魏黄初年间贵为青徐二州刺史，封爵关内侯，至晋初，颜氏被视为州民，可见在曹魏期间颜氏的发展受到了极大挫折。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颜氏家族发展的第一次起伏。第二次起伏发生在东晋末年，颜氏主要支脉颜髦、颜约二支发展到第六世颜显、颜綝时，家族中落，详后。

颜含在渡江之际与桓彝同行，两家就曾约为婚姻。当时已经权倾一时的琅邪王氏又曾

[1] 毛汉光：《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见黄宽重、刘增贵编：《家族与社会》，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73-174页。

求婚于颜氏，即王允之求婚于颜含之女^[1]，亦见当时颜、王二氏仍处于门第相当的地位。就颜含本人而言，与王氏家族也有一定的亲戚关系。李闾《颜含碑》称：“冯怀欲为王导降礼，君不从，曰：‘王公虽重，故是吾家阿龙。’君是王亲丈人，故呼王小字。”由“亲丈人”一词看，颜含似乎为王导之姑父，即颜含之妻为王氏女，可能是王导的姑母辈。《通典》“二人各是内外兄弟相称议”条载：

或问冯怀曰：“甲之母，乙之姑；乙之母，甲之姑也。代称姑子为外兄弟，舅子为内兄弟，此亦郑君所言。然甲乙之母俱姑也，父俱舅也，内外既同，亲疏无异。若甲以姑子称乙，乙以舅子称甲，则事同名异，于理不通。若相称之辞同，则名例为乖。”怀对曰：“礼，公子之外兄弟者，外祖父母也。左氏传曰：‘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所谓外弟，盖管于奚之子，声伯同母异父之弟也。声伯谓之外弟，复谓声伯为外兄。然则异姓之亲，通谓之外，不必谓吾外者，吾谓之内也。今称舅子为内兄弟，末俗所云，非典言也。郑玄还举俗言以喻俗人，故称焉，亦非正名矣。依礼据传，甲乙相称，宜同曰外。”^[2]

至少颜含与王氏有姻亲关系，不然不可能如此态度。颜含一辈与王氏有婚姻关系，他的下一辈原本也有机会与王氏联姻，但因这一家族中的领袖人物颜含的指导思想决定，联姻高门权势借以提升家族势力的途径被堵上了。据晋李闾的《颜含碑》记载颜含曾分别就仕宦与婚嫁二事嘱托后人：“尔家书生为门，世无富贵，终不为汝树祸。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阙）婚嫁不须贪世位家。”^[3]颜真卿《颜含大宗碑》也记载了颜含的这段话：“桓温求婚，以其盛满不许，因诫子孙曰：‘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世家。’”颜氏家族后人北齐颜之推所作的《颜氏家训》称之为《靖侯家规》。

在当时人们纷纷以与门阀大族缔结婚姻为荣，并竞相攀附高门，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颜氏反以之为诫，这里面蕴含着一定的文化信息。首先，西晋王浑娶颜氏女为后妻一事不能不说对琅邪颜氏的情感伤害是至为深刻的。半个世纪以来，因婚姻造成的家族耻辱竟成为家族的阴影，以至颜含虽在仕途上节节升高，家族的声望也在不断攀高，但在婚姻上观念上却仍无法摆脱曾经的痛苦。

颜王二姓早就有联姻。一方面早在曹魏时期两个家族应有宦仕上的合作，如颜盛为青州刺史时，王祥为青州刺史别驾，同为僚属共事，两大家族又居住在同一地域；另一方面至西晋时，颜氏势力下降而王氏地位提升，但两家仍有着地域、势位上的相近之处。王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颜氏也逐渐进入到司马越集团中来，颜含为太傅参军，同为洛阳公卿大夫，南渡时间相差不大。颜氏渡江之际地位得以上升，又一次进入到中央政权势力

[1] “王处明，君之外弟，为子允之求君女婚；桓温，君夫人从甥也，求君小女婚，君并不许。”

[2] 《通典》卷第六十八“礼二十八”“沿革二十八”“嘉礼十三”。

[3] 《景定建康志》卷四三引晋李闾《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碑》。

圈中。据李闳《颜含碑》，颜含称王导为“自是吾家阿龙”，又说颜含为王亲丈人，可见颜含与琅邪王氏有很近的亲戚关系。一个可能就是颜含之妻出于王氏；另一种可能就是颜含为王导之姑父^[1]，即颜含的姊妹嫁到了王氏家族中去。这些都是颜氏世代联姻的佐证。第二条佐证是，据李闳《颜含碑》：“王处明，君之外弟。”指王舒为颜含的表弟，为自己的儿子王允之求婚于颜含之女。汉晋以来两家族世代联姻本为惯例。“婚姻之家复结婚姻，是为重亲。”^[2]王舒求婚于颜含，在二氏联姻关系中本为情理中事，而颜含却因王家势力太过炙热而拒绝了。

再者桓氏亦与颜氏有姻亲关系。据李闳《颜含碑》：“桓温，君夫人从甥也。”指桓温为颜含夫人的从甥，即说明桓氏与颜含夫人家族早有联姻。假设说颜含为王导姑父，则颜含妻为王氏，则桓温之母即桓彝之妻为王氏。因为桓范为司马懿所杀，桓氏在西晋不显，田余庆先生称之为“西晋桓氏无令誉”，然因其渡江较早，又善于奉迎巴结，主动营造有利于自家发展的社会关系，地位逐渐上升，成为江东王朝的主力，并得到了晋明帝的亲善^[3]。“看来桓彝过江时多方探索立身处世之宜以图自存，境况是颇为困难的。他过江即赞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也可视为他向琅邪王氏靠拢的一种姿态。”^[4]田余庆先生的这一论断似乎不妥。因为桓氏在渡江之前已经与王氏有联姻关系。不过当颜氏南渡时，桓氏亦欲与颜氏一结婚姻，从反面可推论，当时的颜氏势力也较强，是桓氏巴结拉拢的对象。

颜氏与王氏世代联姻，也许是在王氏光辉环照之下，在当时当有不少世族欲结交颜氏。但因颜含所定家规而未果。也许正因为拒绝联姻世家，从此颜氏家族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低谷期。

从史料中可以考知颜氏家族在魏晋时期的婚姻线索，其中在颜含之时姻亲关系比较明确。

颜氏人物	娶嫁	娶	材料出处	嫁	材料出处
第四世	颜羣	樊氏	李闳《颜含碑》		
	颜含	王氏	李闳《颜含碑》		

[1] 此处“亲丈人”一词有歧义。如果认为此指颜含为王导之岳父，即颜含有女嫁给王导，则王导传记中明确王导之妻为曹氏，并未提及颜氏夫人。另一方面，从颜含传中看来，王导对颜含的态度揶揄有余而尊重不足，不似如此亲近关系者。颜之推《颜氏家训》案：春秋繁露竹林篇：‘齐顷公，亲齐桓公孙。’史记淮南王传：‘大王，亲高帝孙。’梁孝王世家：‘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容斋随笔七引颜鲁公书远祖颜含碑，晋李闳之文也，云：‘君是王亲丈人，故呼王小字。’皆可证。盖古人自有此种语也。”案：前文“言及先人”条，亦有此例，说详彼注。

[2]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3] 《晋书》卷六《明帝纪》载，明帝为太子时，“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第159页。

[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130页。

第五世	颜髦	江夏李氏	李闳《颜含碑》		
	颜谦	刘氏	南京老虎山晋墓出土文献		
	颜约				
	颜含之女			王舒之子求婚而遭拒	李闳《颜含碑》
	颜含之小女			桓彝之子求婚而遭拒	李闳《颜含碑》

表3-2：东晋初年颜氏家族婚姻关系简表

东晋谯国桓氏，因参预定策讨王敦有功而跃上士族。^[1]王舒之子王允之(303-341)字深猷，为琅邪王氏子弟，王敦从子，为卫将军，会稽内史，身份也极为显贵。桓王两家都曾求婚颜氏，但两家的目的自然也不一样。桓氏希望联姻颜氏借以提升自家地位，因为同一时期桓氏也曾结婚其他世家大族，这一点田余庆先生说得很清楚。王氏与颜氏的联姻却是由来已久。一因地利之便，一因门户相当。而针对这两次求婚颜含都表示拒绝，理由十分明确，只是因为对方的“世位富贵”。这一方面说明颜氏谨守儒业，以文化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主要追求，另一方面也说明颜氏惧乱避祸的深层文化心理。

颜含拒婚之事可见他行事的谨慎内敛品格，反映在政治策略上即善于审时度势，在当时即闻名于世。详见本节第五部分。

(五) 驳“制日”与居丧嫁女见其染晋人之疏荡

咸和中，求归乡里拜坟墓。有司奏，旧制假六十日。侍中颜含、黄门侍郎冯怀驳曰：“晬内蕴至德，清一其心，受托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诏许归省坟茔，大臣之义本在忘己，岂容有期而反，无期必违。愚谓宜还自还，不须制日。”帝从之，晬因归。

颜含作为侍中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为亲信贵重之职。黄门侍郎冯怀职为随侍皇帝，传达诏命。两人的职责都是备皇帝顾问，规谏违缺。他们驳斥有司之奏的文字表明他们主张为官者忘己为公是份内之事，强调官吏的自修内敛的品质。同时这种主张也可看出作为东晋人的率性本色。刘隗曾上疏奏“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2]，颜含与当时一些名士一样蔑视礼法，又如王籍之、梁龛、周顗等皆如此类。此事更可见出颜含身上所体现出的晋人之疏荡。后来多亏从事中郎孔夷《颜含周丧嫁女议》，颜含才没有被治

[1] 桓氏崛起的历史详见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

[2] 《晋书》卷六十九《刘隗戴若思周顗传》。

罪。^[1]此类事件在王导之后竟成为通例^[2]，可见晋人争取自由的努力和结果。

颜含在对待自身命运上也同样疏荡放达。东晋时的郭璞擅占卜之学，当时名士许多都请他占卜。而颜含却并不看重此道，显示了通达自在的人生观。

郭璞尝遇含，欲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蓍龟。”

这段有关命与性的辩证实是先秦儒学对人与天命理论的延续。注重修己守道，由自身出发寻找动力完成使命，努力摆脱外物的束缚，一方面表达了对自身修养的自信，另一方面又传达出对自然万物无法把握的无奈。当人们面对理无法解释时，对性与命的态度更深切地反映出其道德观与价值观。《易经》第十六章载：穷理者，“知其所以然而后行之”；所谓尽性，就是说“外不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应”；而所谓“命”即“复命”，是说“以性接物，而不知其为我”。郭璞之筮多占卜人之寿命与事之吉凶，《晋书·郭璞传》有许多灵验的事例，可知当时许多权贵之士是相信这一套理论并且趋之若鹜。面对这一时尚，颜含却十分冷静，其对性与命的解释深具理性色彩。年寿是自然主宰的，权位则由执政者掌握。人自己所能把握的就只有修己、守道。上天不能赋予的，他人所难以理解的，正是“性命”所在。因而性命非由自己所左右，即使占卜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颜含显示了清醒的主体意识，表现出旷达、超脱的人生观。王安石有诗曰：“久谙郭璞言多验，老比颜含意更疏。”^[3]正是认识到了颜含的这一点。

三、颜含所接受的家族文化影响

自颜盛定居琅邪，至颜含之世已历四代近百年。一个家族经历了数代族人的经营，世代变幻、迁徙流动中必然形成了一些独有的特征。在颜含身上体现出了家族的印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孝悌文化。先秦儒家即重孝悌，可以说孝悌是儒家文化结构的基石。由孝悌而生发的仁，是儒家学说的中心理念。因而由家族传承儒家文化，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孝悌持家。颜盛定居琅邪，代传孝恭，使得当地以孝悌命名，可见其影响力所至。“列美霸朝，双风千里。华萼之茂，于昭不已。”指的就是颜斐、颜盛兄弟二人光辉事迹广为流传。“贞子七穆，比世称盛。无忝汝阴，有伟安定”。而颜钦之后七子德行在当时亦为榜样，颜含

[1] 《全晋文》卷一百二十六载孔夷《颜含周丧嫁女议》：郑玄以未嫁成人降其旁亲，以明当及时者同降。若嫁有时而遭丧，因丧而降之，非言齐衰之中可嫁女。学者多昧此旨，非独在今，含应见原。

[2]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3] 王安石：《次韵和甫咏雪》：“家山松菊半荒芜，杖策穷年信所如。占见地灵非卜筮，算知人贵自陶渔。久谙郭璞言多验，老比颜含意更疏。祇欲勒成方士传，借君名姓在新书。”

的孝行对于这个家族毫不逊色。他事兄至悌的行为甚至上传至朝廷，令石崇为之感动。后来他又事嫂至恭，精诚感天动地，传为一时美谈，被当时的著作郎干宝收入《搜神记》中广为流传。颜含的孝行虽说与西晋以孝治天下的政治观念有关，但更多地还是受家族孝文化的沾溉而致。

第二，颜含敦经守儒亦受家族文化影响。颜氏家族在汉代就早有《公羊春秋》颜氏之学，后继者将之传播到各地，琅邪也有后学者。“颜家有泠、任之学。疏广授琅邪人管路，泠丰授弟子琅邪人左咸。”颜盛出身孝廉，必有其经学文化积淀；颜钦精通韩诗、礼、易、尚书，为一时之宗；颜默，经学亦有建树，所以后人称颜含“无忝汝阴，有伟安定”。颜含更是幼秉贞粹，少有操行。其通家姻亲李闾称之为：“每读书见孝友通灵之事，輒凄然改容，以为人神相与，何远之有。但患人心浇伪，自绝于神耳。苟能无以伪杂贞，神其舍诸？修己立诚，尽欢就养，训行闺门，义达州里。久要心许之信，夷险不爽；正冠纳履之嫌，终始不蹈。”（《颜含碑》）颜含善读书，有自己的见解，并且善于将所学与当世结合起来考虑。他对待兄长之棺的态度亦见其灵活圆通的处事原则。《晋书》本传载：“其夕，母及家人又梦之，即欲开棺，而父不听。含时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则有之，今灵异至此，开棺之痛，孰与不开相负？’”这是其对“人”“神”理论的实践，事实证明他的观察与判断是合理的。

第三，颜含的政治实践受家族影响较大。颜含富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如他在除吴郡太守时，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触及到当时时政的焦点，即朝廷与大族之间对人口的争夺，指出国弊家丰的矛盾所在，显示出强势的政治手段。并且他历来“简而有恩，明而能断”，表明他为官措施鲜明、有利于民生，然以威御下的作风与当时王导的作风不合，导致他并未能赴任。他的保障人民生活而后施行礼乐教化的政治理想很显然来自先秦原始儒学的传承。远承颜回之志，近世则取法于颜斐、颜盛之政治清明的作风。

颜含还能审时度势，谨慎执政。如他在时事方面给予当时的征北将军蔡谟以深刻的影响，容后论。

四、颜含对颜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颜氏家族自迁往琅邪后，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以至颜盛后四十余年不见正史记载，即使在家谱中记载也非常简略。而颜含随帝南渡，开辟了家族发展的新篇章。家族文化得以树立，并影响后世长达百年，此后颜氏如颜延之、颜之推等人对颜氏家族文化贡献巨大，无不是传承了颜含所树立的家族文化而来。

第一，颜含家规开创了忌盛讳满的家族禁忌。晋李闾《颜含碑》载：

王处明，君之外弟，为子允之求君女婚；桓温，君夫人从甥也，求君小女婚；君并不许，曰：“吾与茂伦于江上相得，言及知旧，投泪叙情。茂伦曰：‘唯当结一婚姻耳。’吾岂忘此言？温

负气好名。若其大成，倾危之道，若其（阙）败也，罪及姻党。尔家书生为门，世无富贵，终不为汝树祸。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阙）婚嫁不须贪世位家。”

颜含的这番话分别从宦、婚两方面对家族的立家之本进行规定，（阙文部分应有其他方面的禁忌内容，可惜无从考证。）后人称“靖侯家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唐颜真卿《颜含大宗碑》对此有记载，可见对其家族影响甚巨。这段史料还告诉我们，桓王两家都曾求婚颜氏。而针对这两次求婚颜含都表示拒绝，理由十分明确，只是因为对方的“世位”之家。这一方面说明颜氏谨守儒业，以文化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主要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颜氏惧乱避祸的深层文化心理，忌盛讳满成为这个家族发展中的重大阻碍。

此后颜含三子的发展可以看出已经受到这种规定的约束。至颜延之时代，颜延之身上也可看出影响所及，而颜竣与颜师伯两人却在这上面成为以身相试者而遭到覆灭，使家族遭受极大的打击。而颜含长子颜髦一支谨承家规，默默求生于宋齐乱世，家族绵延数百年不衰，不能不说是远绍颜含之功。

第二，颜含雅重行实、抑绝浮伪的品德影响了家族文化。注重行实，本是先秦周孔儒家的特点和要求之一。颜含关怀民间疾苦，敢于批评时弊，参与社会政治，维护古礼，所做的一切保存了儒士的特征。颜含对时政的批判，对职责的认识带有具体的可执行性。他拒绝郭璞占卜，显示了他对性与命的认识，执着于当前，修己为先，不去关心现实之外的命理变化，同于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意思。总之，他所坚持的儒家的民本思想、抗议批判精神与以德抗位的传统出于对现实的关注，对理想的践行。

当时清议多注重人的外貌、风度。而颜含所重在于人之品性与作为。他所提出的“正、清、节”三字论断，正是出于对周顗、邓攸、卞壺三人的行为的评论，这与当时人清谈所好不同。东晋以来虚谈废务，为历史所诟病。而颜含之论士人紧密联系现实社会，观察点在于人对于社会政治的实际贡献，体现了实践理性精神。

颜含雅重行实、抑绝浮伪对后代家族产生了影响。如颜延之对行实的评论即承其祖声：“若乃闻实之为贵，以辩画所克，见声之取荣，谓争夺可获，言不出于户牖，自以为道义久立，才未信于仆妾，而曰我有以过人，于是感苟锐之志，驰倾觖之望，岂悟已挂有识之裁，入修家之诚乎。”^[1]

第三，颜含谨慎行事的生活作风影响了后代。颜含的一生谨慎行事，终能得以善终。在对待个人之事上他善于审时度势。如他对待开兄之棺即如此。他谨慎选择起家之职，本州辟不就转而投东海王越任太傅参军，可谓把握了时机，为家族上升打下基础。在论王导降礼一事上虽据理力争，但也检讨自己：“吾闻伐国不问仁人。向冯祖思问佞于我，我有

[1] 颜延之《庭诰》，见[清]严可均校辑：《全宋文》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634页下。下引《庭诰》不再出注。

邪德乎？”体现出内省于身的作风。对待国家大事上同样谨慎为先。如他建议蔡謨“以侍事会”，强调北伐时机的重要性，实具有战略意义。

数十年后他的曾孙颜延之在《庭诰》中同样教导后代，谨慎持家。详后。

第四，“三子并有声誉”显示了颜含对下一代的影响。颜含为其子的命名也包含着对他们的期待，“髦”指髦彦，期望儿子成为英俊杰出的人才；“谦”“约”具指儒家所倡的谦逊待人、简约修己等优秀品质。髦历黄门郎、侍中、光禄勋，谦至安成太守，约零陵太守。史书称“并有声誉”。声誉指声望名誉。古代士大夫多重声誉的培养和树立。有权势的贵族以财富换取声誉权势不甚显赫的家族亦可通过自身的榜样模范来树立声誉。颜含之家族即是此例。颜含祖辈便以恭孝传世，他本人又以孝悌知名，三个儿子并有声誉，体现了这一家族长久以来的文化特征。颜含年老时“长子髦解职视膳，中子谦躬率田桑，中外莫不取给，阖门静轨二十余年”（李闳《颜府君碑》），孝悌之风得以延续下来。颜含别传曰：颜髦，字君道，仪状严整，风貌端美，大司马桓公叹曰：“廊庙之望，喉舌机要。”

[1]

九十三薨，遗命素棺薄敛，吉凶官饰一无施列。天子嗟悼，诏赐墓田，谥曰“靖侯”。礼也，停柩在殡，邻家失火，三子抱柩号惶，分同灰烬。焱燭垂及，欻然顿灭。论曰：“君平生素行，既感达幽灵，终殡在堂，又获福异，岂神祇保佑以显淳德乎？”

《谥法解》：“恭己鲜言曰靖。恭己正身，少言而中。”颜含一生敬慎不懈，忠于职守，言语谨慎而能切中要害，谥号“靖”是十分妥帖的。颜含死后待葬的情节虽带有较多的美化成分，但由当时的舆论亦见其家族文化的巨大感染力。颜延之继承了曾祖孝悌之德，他在《庭诰》中写道：“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并以孝悌之义责其子孙。百年之后，梁武帝曾作《怀旧诗》感怀颜协之死，其一章写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宾实。鸿渐殊未升，上才淹下秩。”^[2]梁武帝此诗应有多章，此章写颜协之祖颜含的品格及经历，应有其他篇幅评价颜协，可惜失传。写颜含的这一章先是赞美颜含具有高雅的风度，并长于名实之辨，又惜其极有才能而官职不高，对他的命运表示了叹惋之情。由此诗可知在颜含之后百余年间，其历史功绩应不断流传，为人称道，他的仕宦不畅的遭遇也成为后人咏叹怀才不遇、才高被疏的典型。

五、颜含的历史贡献

颜含不仅是东晋颜氏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人物，他在历史进程中也有着重要影响。

[1] 《艺文类聚》卷四十八“职官部四”。

[2] 《梁书》卷五十《颜协传》。

第一，抑制豪强的主张代表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派别。“东晋的门第，享有的特权，比之渡江以前的西晋为更多。他们可以自由地占山封水，侨人不编户，不但随附他们而来的部曲宗党，蒙其庇护，藉以逃避课役，且后至流民，捕逃人犯，亦多寄居大姓为客。他们既无需缴纳正常之赋税，服正常之徭役，只需任意捐纳一些，也就可以了。由于这些不编户的侨人数目庞大，自影响到朝廷的收入。”^[1]颜含认识到东晋门第给朝廷带来的威胁，并在行政纲领上有针对性地加以干预。如他在赴吴郡太守时向王导所说的施政方针，令时人称其“简而有恩，明而能断，然以威御下”，站在门第的对立面，因此未能履任。

第二，对蔡谟的建议改变了一代军事时局。李阡《颜含碑》载：

时议者以君审裁，将以应军司之选。君遽告蔡谟曰：“此非轻弱所宜尸泰。羯逆方炽，当保国养民以俟事会，想爱人以礼。宜寝此言。”主相闻之，卒不授督统之任。谟秉君此言，终不唱讨贼之计。

蔡谟当时继郗鉴之后拜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豫州之沛郡诸军事，为东晋对抗北方势力的关键人物。在对待北伐之事上蔡谟与颜含见解相一致，主张保国养民，以俟时机。由蔡谟的几次上疏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2]。蔡谟征颜含为军司时间应在晋康帝即位之时。“康帝即位，征拜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司徒。代殷浩为扬州刺史。又录尚书事，领司徒如故。初，谟冲让不辟僚佐，诏屡敦逼之，始取掾属。”时为公元343年，颜含年79岁，虽已致仕，但他仍关怀时事，心念保国养民之计，这种看法深深影响了蔡谟。《晋书·蔡谟传》记载，在他辟僚佐之后不久，“石季龙死，中国大乱。时朝野咸谓当太平复旧，谟独谓不然，语所亲曰：‘胡灭，诚大庆也，然将貽王室之忧。’或曰：‘何哉？’谟曰：‘夫能顺天而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称心，财单力竭，智勇俱屈，此韩卢、东郭所以双毙也。’”讲究顺天奉时，与颜含所谓“以俟事会”的想法如出一辙。可以说颜含虽没有出任军司之职，实际已经给予了蔡谟以军事参谋。蔡谟“秉君此言，终不唱计贼之计”，可见是接受了颜含的建议。事实上这一举措对于保障当时时局的暂时稳定起了重要作用。永和六年（350年），朝廷以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五州诸军事，委以北伐重任，结果大败。桓温在永和十年至太和四年十余年间，三次北伐，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反观颜含保民俟时的观点应是合理的。

总的说来，颜含随元帝南迁决定了颜氏家族地位的上升，他秉承儒学传统，孝悌持家，为人贤明智慧，言行坚持雅操，为官仁政爱民，雅重行实，抑绝浮伪，乱世中能审时度势，

[1] 何启民：《中古门第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第129页。

[2] 《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

谨慎执政，必然对其家族的文化传承影响深远。

第三节 宋、齐、梁颜氏家族仕宦、交游与婚姻

“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者，俱为社会所不齿。”^[1]本节主要从颜氏家族的仕宦、交游与婚姻方面考察这一家族在南迁之后的政治地位，以及其发展的空间。

一、颜氏职官职责与政治地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家官职可以证其出身，如在当时秘书郎、著作郎与散骑侍郎等一类清官往往是贵游子弟的起家专属。

关于颜氏的起家官职有些学者早就有所关注。如封海清先生论文中提到：“在世族入仕存在被选择的情况下，文化的优势往往有助于其入选。颜氏家族成员的入仕起家情况就是一个证明。如颜延之以‘文章之美，冠绝当时’而出名，刘穆之‘既与延之通家，又闻其美，将仕之’，延之虽然拒绝了刘穆之的提携，但由于他的声名，他还是被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参军。是职为延之的起家官。可见延之起家是因为文章优美有名当时。其子颜竣因‘早有文义’，起家即为太学博士，颜测‘亦以文章见知’而为刘义恭的录事参军。颜之推是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起家即为萧绎湘东王国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之仪也是因为少年即以文辞典丽出名故起家即任北周麟趾学士。可见颜氏的起家大多与他们在文化上的声名有关，其所居职也多是与文化有关的职务。”

[2]

世系	姓名	起家	所历官职	封爵	最高官品	所据材料 ^[3]
第四世	颜含	太傅参军	侍中，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光禄勋，黄门侍郎	西平县侯	第三品	晋李阆《颜含碑》
第五世	颜髦		侍中，光禄勋，黄门侍郎	西平县侯	第三品	明《陋巷志》
第五世	颜谦		安城太守		第五品	明《陋巷志》
第五世	颜约		零陵太守		第五品	明《陋巷志》
第六世	颜綝		骑都尉	西平县侯	第六品	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

[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2-113页。

[2] 封海清：《琅邪颜氏研究—兼论文化在世族仕宦中的作用》，《昆明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

[3] 表中所列材料均为记载最早的出处。

第六世	颜纶		廷尉		第六品	《颜含大宗碑》
第六世	颜熙		散骑常侍		第三品	同上
第六世	颜显		护军司马		第六品	《宋书·颜延之传》
第六世	颜畅					
第七世	颜靖之		宣城太守御史中丞		第四品	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
第七世	颜系之		益州刺史		第四品	《颜含大宗碑》
第七世	颜延之	后将军行军参军	御史中丞，秘书监，光禄勋，太常，金紫光禄大夫		第二品	《宋书·颜延之传》
第七世	颜邵	领军司马	咨议参军，竟陵太守		第六品	《宋书·颜师伯传》
第七世	颜根		晋安太守		第五品	《颜含大宗碑》
第八世	颜竣	后军参军	散骑常侍，丹阳尹，中书令，吏部尚书，右将军	封建城县侯，食邑二千户	第三品	《宋书·颜竣传》
第八世	颜测		早逝，江夏王录事参军		第七品	《宋书·颜延之传》
第八世	颜髦		中书侍郎		第五品	同上
第八世	颜希之		新安太守		第五品	《颜含大宗碑》
第八世	颜腾之		巴陵太守		第五品	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
第八世	颜师伯	辅国行参军	侍中，吏部尚书，尚书仆射，散骑常侍，黄门侍郎	封平都县子，食邑五百户	第三品	《宋书·颜师伯传》
第八世	颜师仲		中书郎，晋陵太守		第五品	《宋书·颜师伯传》
第八世	颜师叔		司徒主簿，南康相		第五品	同上
第八世	颜徵之		散骑常侍		第三品	《颜含大宗碑》
第八世	颜僧度		给事中		第五品	同上
第八世	颜僧超		徐州刺史		第四品	《颜含大宗碑》
第九世	颜干			继封平都县子，食邑五百户		
第九世	颜炳之		辅国江夏王参军		第七品	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
第九世	颜幼明		征虏记室			《颜含大宗碑》
第十世	颜见远		治书侍御史，兼中丞		第四品	《梁书·颜协传》

第十世	颜积		中书郎		第五品	《颜含大宗碑》
第十世	颜翻		广州刺史		第四品	《颜含大宗碑》
第十一世	颜协	湘东王国常侍兼府记室			六班	《梁书·颜协传》
第十一世	颜誓		交州刺史		第四品	《颜含大宗碑》
第十一世	颜挺		山阳太守		第五品	《颜含大宗碑》
第十二世	颜之推		中书舍人，黄门侍郎		第四品	《北齐书·颜之推传》
第十二世	颜之仪	麟趾学士	上仪同大将军，御史大夫，进爵为公	平阳县男，新野郡公，集州刺史	从一品	《周书·颜之仪传》
第十二世	颜之善	国左常侍	隋叶令，侍读			《颜含大宗碑》

表3-3：魏晋南北朝琅邪颜氏仕宦及职官职责分析

由列表可知，颜氏人士起家官职多为参军，且多在地方，并非清要职位。东晋以来的士族之所以形成门第首先是因为有良好的家世传统，再是因为家族中为国家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者起到了引领作用。但至东晋后期，高门子弟可坐致公卿，多任清显官职，无需个人功绩，多数贵游子弟乐于浮华享受，不乐原有的家学传承，从而动摇了其门第所存在的价值。颜氏家族子弟从未醉死在温柔乡里，所以有着自我奋争的动力，也因此历经乱世而不衰。

“据有人考证，魏晋时有以官品五品作为区分士庶的惯例，而在居官五品以上的士族当中，又可依照官爵品秩的高低而区分为三等：一是官爵品秩为一、二品者，除个别家族外，都是公认的高门甲族，即高等士族；二是官爵品秩为三品者，其门第、权势均较前者略逊一筹，可称之为中等士族；三是官爵品秩为四、五品者，其仕宦多出自牧守，鲜为朝官，其家族势力也主要是在地方而非中央，官爵相对低下，门第自然不显，故可视为低等士族。”^[1]由此看来至少在南朝宋、齐、梁期间，就颜氏官爵品秩、地方牧守等因素考量，颜氏应属低等士族行列。

颜氏家族的政治势力在南朝经历了一次大的起伏，最巅峰在颜延之任光禄大夫时，其时其子颜竣任吏部尚书，出入内廷，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关键人物，把持朝政，不可一世。这个时期颜师伯身为青、冀二州刺史，后又为侍中、尚书仆射、丹阳尹等，手握实权。由颜延之官至最高到颜师伯被杀，共历时十一年。正如其五世祖颜含所言：“尔家书生门户，仕宦不可过二千石。”也就是文化持家的传统儒学家族有可能仕至高位，但不

[1] 参见杨光辉：《官品、封爵与门阀士族》，《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会长久，相反还会招致灭门，影响到家族的长久发展。颜氏在政治上取得了短暂的辉煌之后，整个家族势力达到顶峰，然如灵光一现，很快便黯然失色了。颜竣被杀，其子辟强被投入江中溺死；颜师伯之六子一同被杀。至此颜氏一门仅有颜缙所传一支还有子息存在，那便是颜靖之-颜腾之-颜见远-颜协-颜之推一脉。然宋齐这一脉的发展在史书中记载甚少。消失于历史烟尘中三、四十年之后，才有颜见远为齐武帝代宋一事不食而死的记载，由此开始了颜氏在另一个历史单元的新篇章。然而随之而来的颜氏发展史再也不可能象刘宋时期那样炙手可热了。颜见远虽官位不显，但其节义之举却是这个家庭史乃至整个南朝历史上最为闪耀的一幕，不啻于于无声处听惊雷。“高祖受禅，见远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1]颜协“又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征辟，游于蕃府而已”，应该说也受到父亲节义廉耻观念的影响，传承着家族的精神传统，坚守儒学归宿，不受名利财富的诱惑，始终不正面为萧齐出力。这是一种消极抵抗，在那个世道乱离的特殊时代中，人人皆求自保，能以身殉国实在不多见。这些经历不能不说对颜之推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颜氏与统治中心的交往

颜氏家族在南朝的势力不高，颜氏人士若想展示才学，获得上层人士的赏识与提拔，必须以自己的才学结交当权者来争取仕进的机会。观东晋至南朝梁二百余年间，颜氏的一些中心人物大多与当时的统治中心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兹选取颜氏与重要历史人物的交往来分析颜氏在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中的起伏变化。

（一）颜含与王导

颜含元嘉年间随元帝南渡成为辅佐东晋稳定时局的重要一员，不仅与众多权臣如王导、邓攸、卞壺、周顗、冯怀等同朝议政，而且“以儒素笃行补太子中庶子，迁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历散骑常侍、大司农”深入到了政权中心。后来又因为参预讨伐苏峻之乱进一步成为名郡太守。

琅邪颜氏与琅邪王氏两大家族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两个家族无论在家族内部事宜还是效力朝廷等各个方面都有着较多的交往。王导之从侄王舒曾为子允之求婚于颜含之小女，即可见其关系之密切。特别是东晋伊始，王导主政之时，颜含与王导的交往在当时时局中也占有相当地位。颜含将赴任吴郡太守时，王导作为宰辅过问颜含之为政纲要：“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颜含不避锋芒，大胆陈述自己的政见：“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如其礼乐，俟之明宰。”言论切中时弊，对政局的观察判断有着独到的见解，得

[1] 《梁书》卷五十《文学下》。

到了王导的称赏。王导本为愤愤宰相，既欣赏颜含的真知灼见，又不敢触及门阀势力，终因二人政见分歧令颜含未能赴任，但颜含在朝中官职又得以升迁，最终得以安享天年，不能不说亦得王导庇佑之力。

（二）颜延之与刘宋统治者

颜延之出仕虽晚，但在他中年以后渐入统治圈的中心，身仕四朝（宋武帝刘裕、宋少帝刘义符、宋文帝刘义隆、刘劭、宋孝武帝刘骏），成为刘宋时与统治阶层关系密切的一位重要人物。首先他与时任尚书仆射的刘穆之为通家，有着便利的政治资本，但他没有轻易利用。他最终凭借着个人的文义才能取得为政者的喜爱和信任，以儒学成就进入到人主的视野。颜延之恃才自傲，从容周旋于刘宋初年的政治漩涡之中，与徐羨之、傅亮、刘湛、殷景仁等专权者据理力争，毫不畏惧。虽然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过于时有补的政治见解，但他以文人的介行针贬时弊，有力地匡正了当时政坛的不正之风。公元454年，孝武帝即位，以延之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颜竣由谥议参军被任命为侍中、左卫将军，封建城县侯，食邑二千户。半年后，又改任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父子二人一时并为权臣。权势可谓重矣！

（三）颜竣与宋孝武帝刘骏

颜竣因早有文义，为宋孝武帝抚军主簿，伴随在当时还是太子的刘骏身边多年，成为蕃朝重要辅臣，其后在平定元凶弑立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孝武谥议参军，领军录事，任总内外，后造檄书《为世祖檄京邑》，讨伐刘劭，在讨逆过程中掌握了军权。因刘骏有病，当时的军事政治大事均由颜竣执掌，为孝武夺权立下了巨大功勋，成为刘骏最信任的心腹之臣，史家因之把颜竣比作汉代劝说刘恒即位之宋昌^[1]。颜竣不仅在孝武践祚时立有奇功，在孝武掌权之时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平叛王义宣、臧质叛乱中为统帅，随后任丹阳尹，加散骑常侍，治理建康、秣陵、湖熟、江宁等重要地区，进一步稳定了政局。其后孝武帝亲自命名颜竣之子为辟强，以比汉侍中辟强，实际上是以颜竣比汉代重臣张良，可见对颜竣的器重。颜竣还是一位经济学家，在当时的经济秩序中发挥了极大作用。针对元嘉以来的通货膨胀私铸横行的状况，颜竣两议货币政策，并采取果断措施，抑制了通货膨胀，对于迅速恢复经济秩序起了关键作用。颜竣曾担任吏部尚书，“留心选举，自强不息”，为孝武帝刘骏选拔人才。尽管颜竣因谏争而被杀，未得善终，但仍可以说没有颜竣，就不会有刘骏的十年统治。

（四）颜师伯与宋武帝及宋前废帝

[1] 《宋书》卷七十五《颜竣传论赞》。

颜师伯为颜竣族兄，在宋孝武帝及宋前废帝时期也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但他二人进仕的方式与途径不同。颜竣是因有文义而得到重用，颜师伯却是借其弟颜师仲与臧质之女的婚姻关系进入仕途，又因“谐敏”而为孝武所用，并且因善于附会而大被知遇，这注定了两人为政风格的差别和最后结局的迥异。在孝武帝践祚之后，颜师伯日益受到重用，甚至超过颜竣，这必然造成二人之间的矛盾，一边是尽心补益的功臣，一边是凭借附会受宠的佞臣。同一家族中的两位权臣，一忠一奸，对于孝武一朝至关重要。忠臣被杀，而奸臣却倍受亲幸，“孝武临崩，师伯受遗诏辅幼主，尚书侍中事，专以委之。”颜师伯成为前废帝的重要辅臣。“师伯居权日久，天下辐凑，游其门者，爵位莫不逾分。”废帝亲政之后，开始抑制颜师伯，逼他谋反从而杀之并其六子，以绝后患。

(五) 颜氏在萧齐

萧齐国祚较短，颜氏作为不大。一方面因为颜竣、颜师伯两家子侄辈皆遭杀戮，颜炳之一支沉默自保；一方面因为此时的颜氏文化仍处于积累期。颜幼明是琅邪颜氏在齐代一个较为活跃的人物。现在史料可知颜幼明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二，一是注《灵棋经》；一是作为使者多次出使西魏，显示出出色的辩才和效力朝廷的机智^[1]。但他与中央统治者的关系较为疏离。

另一位就是颜见远，他任职蕃国。跟随萧宝融镇荆州，为录事参军。及萧宝融即位，为治书侍御史兼中丞。萧衍既禅位，见远不食数日而卒。见远子颜协“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征辟，游于蕃府而已”。父子二代仕在蕃府，远离中央政权妨碍了颜氏家族势力的上升。

观以上颜氏人物与朝廷重要人物的交往可见，历代颜氏与统治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由于思想信仰的转变，以及历代政局的变幻，颜氏人士大多能坚守自身之操守，但渐失为政之热忱，与统治者若即若离，到之推、之仪时，明哲保身的观念占据了思想的重心地位，这一方面阻碍了颜氏家族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保存了实力，在隋唐以后颜氏家族又一次焕发极强的生命力。

三、颜氏的婚姻圈

陈寅恪说：“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联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2]颜氏家族的婚姻观念主要以维

[1] “永明七年，平南参军颜幼明、冗从仆射刘思效使虏。”“永明年中，与魏氏和亲，岁通聘好，特简才学之士，以为行人。镇及从弟云、萧琛、琅邪颜幼明、河东裴昭明相继将命，皆著名邻国。”“高祖初，征为尚书主客郎，与萧曠使颜幼明、刘思效、萧琛、范云等对接。”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4页。

系家族的基本地位为主，而基本是保守的态度，注意忌盛讳满；在人生信仰上则仍秉持儒学，饰以道家的面貌以求生存于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姻关系是大族仕宦发展的重要依托。史书可见有不少例证可证许多人是依靠姻亲关系得以荐举从而进入仕途的。

滕胤，字承嗣，北海剧人也。伯父耽，父胄。与刘繇州里通家，以世扰乱渡江依繇^[1]。

翟汤，字道深（应为渊唐避讳改），寻阳人。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耕而后食，人有馈赠，虽釜庾一无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继，闻汤名德，皆不敢犯，乡人赖之。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2]。

（王凝之）年少时与北地傅僧佑俱以通家子始为太祖所引见^[3]。

考察颜氏家族的基本状况也不能不详究其姻族关系，进而把握家族的婚姻观念。自曹魏以来各地的世家大族便自恃尊贵，婚姻限于大族之间。颜王二氏早在琅邪地域就应有较密切的交往，两家并为当地官宦，地位与权势相当，联姻也在情理之中。至于颜含与王氏、桓氏的亲戚关系已见第二章叙述，可参看。总之，颜氏与琅邪王氏、桓氏都有过联姻，在渡江前后这几家的社会地位、门第等次应有相当之处。而后来这三家的发展却有了天壤之别。王氏发展为“王与马共天下”的显赫门第，桓氏也因桓温、桓玄的权势如日中天，这是后话，我们探讨的正是这种发展的变化所蕴含的文化信息。

颜含之子的婚姻情况又如何呢？颜含有三子，“并有声誉”，大约是谨守家族的靖侯清规，所任官职不显，史无专门传记。由《颜含传》来看，三子在颜含致仕后便在家养老至颜含过世大约有二十余年的时间，再去掉守制三年，留给自己任职为官的时间已不多了，更不用说在这期间老病而死也有可能。也许正因为人生的黄金时段，三子不在任，从而失去了为官从政的大好时机，致使家族政治势力大受影响。从婚姻上看，次子颜谦，配偶为刘氏，史书无载，但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已得到确切信息。老虎山颜氏墓群1号墓出土有长方形砖质墓志，上刻“琅邪颜谦妇刘氏年卅四以晋永和元年七月廿日亡九月葬。”但未详其郡望，此刘氏当非阀阅之族。颜含之子中有与江夏李氏缔结婚姻的。李阐的《颜含碑》写道：“阐托姻颜氏，颇识旧闻，与君二子髦约，采集言行而著此传。”李阐为江夏李氏，托姻颜氏，即指与颜氏结为婚姻。

颜延之的妹妹嫁给了刘穆之的儿子，在当时东晋门阀政治余温尚存的刘宋时期，琅邪

[1] 《三国志》卷十九《吴志·滕胤传》。

[2] 《晋书》卷九十四《翟汤传》。

[3] 《宋书》卷五十五《臧焘传》。

颜氏与东莞刘氏的联姻至少说明了两个家族在地位权势上应该比较接近。当时北方世家大族和一些庶族地主以及流民，为避难而随琅邪王司马睿南迁。东莞刘氏渡江后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当属北方士族，在京口生活了一百余年后，已经融入到世家大族行列中去了。刘穆之在高祖刘裕代晋立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刘裕自始至终都非常器重刘穆之，以为心腹之任，“从平京邑，高祖至始，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动止咨焉。”^[1]刘裕受禅之后，仍念刘穆之功劳进为南康郡公，封邑三千户，后经穆之墓，还作诏追怀。晋宋之际刘穆之联姻颜氏，可证颜氏地位亦非低等士族。

颜延之有一女，适范羲。《宋书》卷七十九《文五王·竟陵王诞传》记载：“羲字明休，济阳考城人也，早有世誉。”可见范氏亦为士族。范羲曾为广陵州别驾，竟陵王诞反时加中军长史，左司马，事败后被诛。范羲在生死关头能舍生取义，忠于职守。范羲母妻子并在城内，有劝羲出降，羲曰：“我人吏也，且岂能作何康活邪。”最终全家被杀。此为宋孝武帝大明三年，时颜竣早为东扬州刺史，但因王僧达在宋武帝面前陈说颜竣心怀怨愤的事而遭到冷落，被弹劾免官，不久就陷入竟陵王诞为逆一事，于狱赐死。也就是说颜竣在其妹夫范羲遭难之时不仅不能相救，连自身也被牵连进去导致杀身之祸了。

颜师伯弟颜师仲之妻为臧质女，颜师伯即以此关系而得到臧质的提携。“弟师仲妻，臧质女也。质为徐州，辟师伯为主簿。衡阳王义季代质为徐州，质荐师伯于义季，义季即命为征西行参军。”^[2]臧质贵为国戚，其父臧熹为刘裕发妻（即后来的武敬皇后）之弟。在元凶弑立之后，意图扶持当时的司空刘义宣反叛朝廷，从而被诛杀。元嘉末期，刘义宣之子探亦娶臧质女为妻，则颜氏与刘义宣也有姻亲关系。

由上述婚姻关系的分析看来，颜氏可考的三条婚姻线索中，颜延之家与刘穆之家的联姻，颜师伯家与臧质家的联姻，都违犯了颜含制定的家规，“婚姻勿贪世位”。这两个家族分支因为姻亲关系，在政治上本可以有好的发展，然由于颜延之不慕权贵放弃与刘穆之的合作而拓落终生。另两条婚姻线索都与反叛有关，导致了颜竣与颜师伯两支的灭门之祸，严重影响了颜氏家族在刘宋王朝的发展。

第四节 才学富赡的文化世家

颜氏作为一个以才学兴家的家族，在思想史上留下了许多印迹，主要体现在秉持佛学、注重儒学传承上，但在六朝这样一个玄、道、释渐盛，思想文化大发展大融合的背景下，各方思想潮流的冲击比此前任何一个时候都要猛烈。这个儒学家族在其中浸染了种种学术

[1] 《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

[2] 《梁书》卷五十《文学下》。

思想意味，极大丰富了家族的文化成就。同时这个家庭除具备思想的丰富成果，还重视艺术修养，这也使得这个家庭的文化气氛更加浓郁。

一、注重儒学传承

钱穆先生指出：“门第即来自士族，血缘本于儒家，苟儒家精神一旦消失，则门第亦将不复存在。”^[1]意思是说六朝的门第本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也即是承认并坚持儒家所倡导的宗法社会、等级制度、伦理规范而存在下来的。可以说六朝门第都是注重儒学传承的，这是门第所维护的命脉所在。不过从秉持儒学的深浅程度上说在思想大冲击的背景下，各家族的接受与改造各有不同。相比之下，颜氏家族整体的儒学素养最为深厚，虽也熏染了玄风，兼修道教、佛教，但始终以儒学为主。

文人士大夫自古以来就有读经、解经、传经的传统。“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颜氏家训·勉学》）六朝是个思想大变动的时期，儒学在民间的传承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颜之推评说齐梁以来的所谓文士说：“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适，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弩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颜氏家训·勉学》）但即使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颜氏家族仍能秉持传统儒学，首先表现在经学修养上，其次表现在文化价值取向方面，再次在著述上也多有成就。

首先，颜氏家族“世以儒雅为业”，“世善《周官》《左氏》学”^[2]，经学修养早有传承。“因为东晋的贱经尚玄之风割断了两汉以来形成的良好的家学传统，南朝家族经学多兴起于齐梁之时，故其传经世数较短，一般仅传二三代；又受当时学术思潮影响，习经之家多兼善玄、佛，几无纯粹的经学世家可言。”^[3]在这种背景下，颜氏家族的经学家传依然清晰可辨。早在汉代颜氏就有经学传承的历史，如颜安乐是西汉今文《春秋》“颜氏学”的开创者。其后颜氏以经学有名于世者还有颜钦，主治韩诗、礼、易、尚书，“多所通说，学者宗之。”^[4]颜含为国子祭酒，亦是与经学有关的官职。颜含之子颜髦“少纂家业，惇于学行”。颜延之有《论语颜氏注》，颜延之对其它经书的解释也时常见于其著述

[1]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见《新亚学报》第5卷第2期。

[2] 《北史》卷八十三《文苑·颜之推传》。

[3] 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2006年，第28页。

[4] 颜真卿《颜含大宗碑》，清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40页上。

中。颜延之在与以儒学著称的周续之辩《礼记》时，“每折以简要既连挫续之”，说明颜延之有较高的经学造诣。

齐末的颜见远，“博学有志行”，“高祖受禅，见远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见远之子颜协“少以器局见称。博涉群书，工于草隶。”颜协之子颜之仪“幼颖悟，三岁能读《孝经》。及长，博涉群书，好为词赋。”颜之推更为儒学大家，“年十二，遇梁湘东王自讲《庄》《老》，之推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书史，无不该洽，辞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自东晋颜含以来至六朝灭亡颜氏发展九世，每一世都有以读书著称者，这种现象固然与当时社会大环境有关，但重要的与家族文化氛围的小环境更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文化价值取向。在那个五伦尽废的时代，各家族仅以各自的利益为唯一选择的时代，“晋、宋以降，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荣，以瓦全为善术，而视天位之去来，如浮云之过目。故晋之王谧，宋之褚渊，齐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诤国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与人，恬不知耻，而希佐命之功。”^[1]“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2]颜氏家族生活在夹缝中仍以儒学之忠义作为文化价值取向，依然保持着对国家君主的忠诚。如颜延之称颂屈原之忠贞，“此物荃蓀，连类龙鸾。声溢金石，志华日月。如彼树芬，实颖实发。”当他见刘湛、殷景仁操纵朝政，玩弄权柄于掌股之上，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极力主张天下人共治天下，反对独裁霸权。他还敢于以死劝谏，对当时的皇帝宋文帝沉溺于佛教理论提出反对意见，说：“昔同子参乘，袁丝正色。此三台之坐，岂可使刑余居之。”批皇帝逆鳞，可谓刚直坦率。颜竣也是忠于当朝皇帝的典型。“竣初为太学博士，太子舍人，出为世祖抚军主簿，甚被爱遇，竣亦尽心补益。”“孝建元年，转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留心选举，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无不可。”本传多载其忠于职守、奋发有为的事迹，孝武帝刘骏以汉代忠臣张良比之。而当皇帝有所过失时亦能忠言进谏，毫不姑息，“竣藉蕃朝之旧，极陈得失。上自即位之后，多所兴造，竣谏争恳切，无所回避，上意甚不说，多不见从。”在当时情势之下，如此忠言竟换来杀身之祸。而此时的另一位颜氏人物颜邵同样也是忠贞不二之臣子。颜邵为当时的顾命大臣谢晦所知。当他预见到谢晦将反叛时，便及时离开。当谢晦与他谋划起兵距朝廷时，颜邵选择了死，杀身以成仁。颜见远因为萧衍代齐而建梁不食而死以身殉齐，成为自晋、宋以来首位志节之士。

第三，在言论著述上，颜氏的儒学成就更为显著。东晋及南朝时期颜氏家族在玄、佛、道冲击之下仍保持儒学家族的基本素质，在著述上有着突出的表现。东晋时期颜含随晋元

[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2页。

[2] 《南齐书》卷二十三《褚渊王俭传》。

帝过江后，以“儒素笃行”补太子中庶子，其言论前已详述，从中不难看出其儒学思想。如坚持“理”的原则，反对降礼王导，任吴郡太守之前的施政方针，爱民治民，富而教之等。再如评少正卯、盗跖，论江南诸士重在考察道德功绩，其留下的《靖侯家规》强调书生门户，即以学术传承为家族的根本。

颜延之著述较多。有《逆降义》三卷，黄侃曾在《论语集解》中采录颜延之对《论语》的阐释言论，后人称之为《论语颜氏注》，可见对《论语》亦有深入研究。颜延之任国子祭酒期间，曾改《周易》郑玄注为王弼注，以贵玄抑儒，适应当时的社会风气，说明他对易学也有相当造诣。颜延之还长于音律之学，可知他对乐亦有研究，王融曾说：“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这样对礼、易、乐等古代儒家经典颜延之均有研究和著述。

颜竣在元嘉年间，因学通古今为太学博士。太学博士多职掌经传，因可推断颜竣在经传方面应有作为。后又为太子舍人，亦因能通经^[1]。《宋书·乐志》一还记载，孝建二年九月，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作《郊庙乐议》^[2]，亦可说明这一点。

颜协曾“撰《晋仙传》五篇，《日月灾异图》两卷，行于世。”^[3]《日月灾异图》现佚，仅从书名上看，应是讲灾异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的。早在东汉，董仲舒改造传统儒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新的经学体系，其理论核心即“灾异说”主张天人感应，作为儒家政治理想的体现者，天降灾为上天的警告，颜协此著引申了儒学的政教意义，使儒学真正成为统治者治理天下的法门利器。

颜之仪，《周书》本传中记载：“之仪幼颖悟，三岁能读《孝经》。及长，博涉群书，好为词赋。尝献《神州颂》，辞致雅贍。”颜之推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训》二十篇。《颜氏家训》不仅能反映出颜氏家族的儒学修养，同时也体现出颜之推对文字音韵学知识的精通。颜之推还有小学类著述《证俗音字》四卷^[4]，《训俗文字略》一卷^[5]。《四库全书总

[1] 《通典》历代制上：自东汉永寿二年起，“学生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其不能通二经者，须生试随辈试，试通二经者，亦得为文学掌故。其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岁，试能通三经者，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太子舍人。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岁，试能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郎中。已为郎中，满二岁，试能通五经者，擢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亦得补吏。”

[2] 《通典》卷一百四十七。

[3] 《梁书》卷五十《文学·颜协传》。

[4] 佚，《馆阁书目》、《文献通考》、《宋志》、《兖州府志·典籍志》俱著录。《旧唐志》有《证俗音略》二卷，题颜愍楚撰。《新唐志》作颜愍楚《证俗音略》一卷，又张推《证俗音》三卷，《通志略》著录同《新唐志》，张推乃颜之推之讹。或题“颜黄门说文”，或题“颜黄门字说”，均为此书也。又“夏韵”条亦有题“颜黄门记”、“颜黄门说”者，黄锡全先生疑为郭、夏二氏随意标题所致。《古佚书辑本目录》“证俗文”条注云：“唐时《日本国见在书目》载颜愍楚《证俗音字略》一卷，盖约其书为一卷也，后来或并著为一书，或分著为二书，故诸《志》记载歧异”。

[5] 《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学校部》、《玉海》卷四十四《艺文》载。《隋志》、《小学考》《山东通志》并著录。

目》载颜之推曾注《急就章》^[1]。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颜之推《稽圣賦》一卷^[2]。这些著述多为儒家性质，表明一直到南北朝之末，颜氏仍以儒学为家族文化传承的核心。

二、颜氏文人创作与玄学

魏晋时期，玄学是整个社会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的特征，作为儒家代表，颜氏家族不可能游离于玄学之外。颜含对玄学还是持排斥态度的。如他明确反对流行于世的清谈之风。尽管他的“正”“清”“节”三字立论暗合了这种清议之风。

颜氏家族真正由传统儒家转向儒玄相融是在刘宋时期。颜延之为祭酒对当时的五经博士进行了改革，主旨在于明确提高玄学的地位以配合宋初四馆的设立。

此一事件记载于《南齐书》陆澄写给王俭的信：

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弥天地之道，通万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间五传。年未为远，无讹杂之失；故所不焚，无崩坏之弊。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数百年后，乃有王弼。王济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顿废前儒。若谓易道尽于王弼，方须大论，意者无乃仁智殊见。且易道无体不可以一体求，屡迁不可以一迁执也。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时政由王、庾，皆僞神清识，能言玄远，舍辅嗣而用康成，岂其妄然。太元立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3]。

这段话概括了易学在两汉魏晋刘宋时期的发展史。曹魏时期的王弼奠定了魏晋玄学的思想基础。颜延之黜郑置王的意图在于贵玄，也表明了颜氏家族之学由儒入玄的进程。

颜延之虽然在为政措施上贵玄抑儒，但在文学创作中玄学的痕迹并不多见。观其诗、文、论、书等，受东晋以来的玄言风气影响不大，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玄言在文学上带来的不利因素。如其诗歌大多重在比兴言事，有感而发，毫无空谈玄理之处。其散文及书信等也言之有物，掷地有声。

继承了颜延之文笔之才的颜竣，在著述上更是质实朴素，内容切实，有着较强的现实感和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如他的檄文创作，他议论货币的几篇鸿文。颜测之文虽未存多少，但就现存残篇可见沾染玄风不多。再如颜见远、颜协及颜之推、之仪等人，现存作品都属

[1] 《四库全书总目》“急就章”条云：“旧有曹寿、崔浩、刘芳、颜之推注，今皆不传。”见[清]永瑢等撰《四库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44页中。

[2]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6页。

[3] 《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

有事论事、言之有物之作。

可见颜氏家族虽然在历史的漩涡中也由儒学转向儒玄相融的方向，但转化时间既晚，转化的程度也远不彻底。相比谢氏、王氏家族的创作玄学色彩要淡得多。

三、颜氏文人著述与道教

经历了东汉魏晋以来的佛、道二教的冲击之后，南朝士人多接受二教影响，致力于融合各教，或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促成了当时儒、释、道融合的趋势。

道家重修身养生，神仙境界是道家追求的理想。颜延之曾深入分析了道家的本质，指出佛、道两家的区别，并辩证分析了两家修养的利弊。他说：“为道者盖流出於仙法，故以炼形为上；崇佛者本在於神教，故以治心为先。炼形之家，心就深旷，反飞灵糈丹，石粒芝精，所以还年却老，延华驻彩。欲使体合纁霞，轨偏天海，此其所长。及伪者为之，则忌灾崇，课粗愿，混士女，乱妖正，此其巨蠹也。治心之术，必辞亲偶，闭身性，师净觉，信缘命，所以反壹无生，克成圣业，智邈大明，志狭恒劫，此其所贵。及诡者为之，则藉发落，狎菁华，傍荣声，谋利论，此其甚诬。”（《庭诰》）

颜见远、颜协父子感于事义，不愿事新朝，是遵从儒家道义的典型，但同时他们又信仰道教，并有著作。颜协著作《晋仙传》五篇，见于梁书本传，但未见于此后的目录书记载。就其书名来看，似为传记形式，内容谈晋代诸仙人事迹或凡人求仙经历等，应为道家著述。

再就颜协的人生经历来看，他数辞征辟，宁肯在蕃邸消磨一生，不愿在大众视野里出将入相，这一点也符合道家的教义。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道家的个人主义，要叫人能和光同尘，挫去个性光芒，将个人默化于大众之深渊，混茫一体，而决不是要求个性在群体中自露头角。”^[1]这正是颜协奉道的注脚。

颜幼明曾作《灵棋经注》^[2]。《灵棋经》一书主要阐述灵棋课法，《四库全书》将之归入子部术数类。灵棋课法带有浓烈的道教色彩，道教经书总集《正统道藏》收录有《灵棋本章正经》，可知这是一部道家著作。“从道书记载情形看，《灵棋经》的作者尽管不能确指，但其传闻却具有明显的道门倾向。再说，《正统道藏》所收经书乃是以在道门中流传、代表了道门思想旨趣这一点为基本准则的。所以，灵棋课法早先应该属于道教使用的一种卜筮技艺。”^[3]

道教在颜氏家族的传承还催生了颜氏书法的繁荣局面。陈寅恪早就提出道教与书法的互生关系。其次，道家的修行方式也对讲究屏心静气、修心养性的书法艺术有良性作用。

[1] 钱穆：《国史新论》，第135页

[2] 东方朔撰，颜幼明、何承天注，陈师凯、刘基解：《灵棋经》，见[清]刘晚荣辑：《述古从钞》。

[3] 詹石窗：《灵棋课法的由来及其符号解读》，《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

四、颜氏文人著述与佛教

颜氏家族处在佛教盛行的时代，同样接受了佛教的理论，并弘扬佛教留下了许多著述。主要集中在颜延之与颜之推的著述中。

(一)颜延之是当时佛学论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他与何尚之辩论“均善论”书凡五往返，与何衡阳辩论“达性论”，书信五往返，这些都属佛教论文范畴。均善论与达性论是当时反佛历程中两大论调。颜延之曾参与论争并留下著述，引起了较大反响，《弘明集》中全文收录了颜延之与何承天的往来书信，可以反映当时的影响。另如教子之作《庭诰》也评论了佛教的优劣，对佛教的认识十分深刻，视角辩证，清醒地认识到佛教大兴给人们带来思想界的光明，同时揭示了世俗中人践踏佛教的现实。

(二)颜之推一生三化，乱世中求生存，在人生信仰上较多地转向了虚无、唯心，与佛教旨意相契合。其著作《冤魂志》即佞佛产物，记载佛教因果报应事件，言之凿凿，意在教化，以其故事性强、叙事生动等特点，自产生之日起就流传于世，后不断为目录书所载，在佛教传播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颜氏家训·归心》一篇，亦论内外二教本为一体之理，并由世俗对佛教的五种认识入手，逐一辩驳，以证佛道之不诬。篇末又罗列数条事例，加强因果报应的说服力。《归心》篇主要以论辩文的严密逻辑见长，以理服人，可以看作《冤魂志》的姊妹篇。

颜氏家族的佛教著述来源于其信仰，而其信仰又来源于当时的社会思潮。在佛教日渐兴盛的时代，这些著述反映了颜氏家族学术思想的多元化。

五、颜氏家族的艺术修养

颜氏家族的文化遗产历史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熔铸了魏晋以来家族中的每一位后人。除了在经学、佛学、玄学、经济学等领域的杰出贡献外，在文化艺术修养上也同样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文学、音乐、书法、小学等方面。

(一)文学方面

颜延之为元嘉三大家之一，在诗歌、散文、辞赋、文论各方面留下了许多作品。三大家中因谢灵运去世过早，鲍照尚年轻，而颜延之活跃于元嘉三十年始末，堪称元嘉文坛名符其实的领袖。颜竣亦有文才，因文义取得刘骏的赏识及信任，有文集十四卷，钟惺称：“清思密绪，似欲过其父。”^[1]他所执笔写成的檄文《为世祖檄京邑》，成为刘骏讨伐刘劭的挑战书。颜测为延之次子，继承了父亲颜延之的文才，曾为江夏王义恭司徒录事参军，

[1] 《古诗归》卷十一，见[明]钟惺、谭元春：《诗归-古诗归》，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有《颜测集》十一卷，曾为《太平御览》所引用^[1]，流传至今的作品有《山石榴赋》^[2]《梔子赞》^[3]《大司马江夏王赐绢葛启》等片断。颜测之诗亦为时所重，钟嵘《诗品》加以评论列之于下品，认为“檀、谢七君(指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钟宪、顾则心)，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还引用钟宪语云：“颜诸暨最荷家声。”颜师伯也有文才，曾在孝武帝宴请众臣时参与赋诗^[4]。

因颜竣、颜师伯得罪被杀，子侄辈连诛，大大打击了颜氏家族的势力，各房支子息不旺，至萧齐时，大约只有第九世颜炳之、颜幼明，第十世颜见远等人。颜炳之文才不显于世，颜幼明以经学著称，颜见远则远在蕃国，因而在当时的建康政治中心，当萧子良文学集团活跃之时，颜氏文人却未参与其中，这不能不影响了这一家族的文学发展。在永明体诞生并突飞猛进之时，颜氏反倒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梁代以降，颜氏文学势力重盛。颜之推写道：“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于世。衔酷茹恨，彻于心髓！”(《颜氏家训·文章》)现存于世的颜之推的作品尚有不少，如其家训巨著，小说《冤魂志》，诗歌数首，抒情长赋《观我生赋》以及表等应用文章，显示出颜氏文学成就的不朽魅力。

自刘宋至隋初，一百六十余年间，颜氏传承历经七代，几乎代代有文人，个个有文集，文学之盛在于斯家。

(二) 音乐与小学方面

颜延之有言论或著述谈及乐律器具以及音调之说。钟嵘《诗品》写道：“齐有王元长(融)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惟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颜延之善为郊庙之作，又作有较多乐府诗，可见能辨识律吕音调，所作之歌词可以入乐，其后学多宗之，如谢超宗就很好地学习了这一技艺并发扬光大。据《南齐书·乐志》云：“凡肄业者，普令制立参议。太庙登歌，宜用司徒褚渊，余悉用黄门郎谢超宗辞。超宗所撰，多删颜延之、谢庄辞，以为新曲，备改乐名。”颜延之有关律吕调阳的理论为齐梁之际永明体诗歌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以阴阳分声音高下清浊，是自古以来律吕理论的基本法则，沈约、周顒等人发现四声之说与刘宋出现的律吕理论极有关系，可以说颜延之对于齐梁永明体的诞生亦有贡献。

[1] 《御览》卷八百十九引《颜测集》。

[2] 《艺文类聚》卷八十六。

[3] 《艺文类聚》卷八十九。

[4] 《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

颜竣亦解音律，曾创作乐府诗。有文集十四卷，今存诗二首，其中的《淫思古意》，载《乐府诗集》声情婉转有才情。《宋书·乐志》一记载，孝建二年九月，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作《郊庙乐议》称：“今乐典沦灭，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闻其语。”并提出建议：“六代四夷之舞，金石丝竹之乐，宜备奏宗庙。”可见虽然当时音乐体制大不如前，但颜竣仍能据古论今，音乐造诣非同一般。其他如颜师伯“少孤贫，涉猎书传，颇解声乐”^[1]。居权日久之后，还尽选天下之伎妾声乐，供自己欣赏。

因为精通音乐，因而对语言的音律相当重视。颜氏家族的小学成就卓著与此有关。颜延之对字词的训诂亦有成就，如他对甥姪称谓的解释，可知他有较为深厚的训诂学功底。就连他的外孙范岫在音韵学上亦有建树，曾撰《字书音训》。颜之推更是小学大家。《续四库提要》题《证俗音》一卷，略云：“之推故尝与法言同研音韵，于音理深知其奥，《家训·音辞篇》于当时音韵诸家，皆有辩论，可见其音学之精。”颜之推还有小学类著述《证俗音字》四卷^[2]。这种成就影响及于隋唐，唐代的颜氏家族小学成就尤为突出。

(三) 书学方面

据颜真卿《太宗碑》，颜含长房五世孙颜腾之，即以善草隶书有风格见称，拜治书御史。腾之子炳之，以能书称。颜师伯不仅能赋诗，书法亦为世所称。孝武帝宴请群臣时，被沈庆之点名请为代笔书写^[3]。

颜协“工于草隶飞白”，曾师从于吴郡隶书名家范怀约，“荆楚碑碣，皆协所书”。在湘东王府中，与会稽谢善勋、京兆韦仲书法齐名。据颜真卿《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等记载，颜之推之时迄于唐中叶，颜氏族人擅长篆籀、工于草隶者多达数十人。

六朝时期颜氏家族在艺术上的修养与造诣是先前士人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又是后代修身养性的文人气质的源头。至唐代颜氏家族诞生了书法史上的大家颜真卿，不能不说得益于数百年间士族文化的积淀与熏染。

第五节 志于治平——功业垂成的颜氏家族

自东晋以后，颜氏家族虽不能左右朝政，但亦因参与政权，而对于国家民生有一定的

[1] 《宋书》卷七十四《颜师伯传》。

[2] 佚，《馆阁书目》、《文献通考》、《宋志》、《兖州府志·典籍志》俱著录。《旧唐志》有《证俗音略》二卷，题颜愍楚撰。《新唐志》作颜愍楚《证俗音略》一卷，又张推《证俗音》三卷，《通志略》著录同《新唐志》，张推乃颜之推之讹。或题“颜黄门说文”，或题“颜黄门字说”，均为此书也。又“夏韵”条亦有题“颜黄门记”、“颜黄门说”者，黄锡全先生疑为郭、夏二氏随意标题所致。《古佚书辑本目录》“证俗文”条注云：“唐时《日本国见在书目》载颜愍楚《证俗音字略》一卷，盖约其书为一卷也，后来或并著为一书，或分著为二书，故诸《志》记载歧异”。

[3] 事见《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

发言权。在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颜氏人士总是秉承儒家的修身为政纲领，志于治平，鞠躬尽瘁，功业垂成于后世。

一、颜含父子：舍人孜敏，廊庙之望

颜含率族南迁实现了家族的政治中心化，得以进入到朝政统治圈的视野。他曾任太子中庶子，迁黄门侍郎，后拜侍中，皆为宫中近侍之官，为官勤勉诚信，为世人楷模。得到元帝、明帝、成帝等数代帝王的信任，得以封侯荫子。即使在致仕以后，仍关心时事，运筹帷幄，向当时的武将蔡谟建言，从而保民俟时，保存了实力。颜含之恭孝对三子影响直接而显著，其三子并勤勉有功绩。《颜含别传》称：“颜髦，字君道，含之子也。少慕家业，惇于孝行，仪状严整，风貌端美，大司马桓公叹曰：‘颜侍中，廊庙之望，喉舌机要。’”^[1]颜髦在颜含卒后曾任掌握机要、出纳王命的重臣。颜髦秉承了家族文化中的基本精神，在恭孝之行上尤为突出，保持严整端美的仪状风貌，足以代表当时朝廷最有名望的人，为时人所崇仰。

颜含祖辈便以恭孝传世，他本人又以孝悌知名，三个儿子髦、谦、约并有声誉，体现了这一家族长久以来的文化特征，孝悌之风得以延续下来。颜含一生敬慎不懈，忠于职守，言语谨慎而能切中要害，谥号“靖”是十分妥帖的。颜含死后待葬的情节虽带有较多的美化成分，但由当时的舆论亦见其家族文化的巨大感染力。

二、颜延之父子：安邦定国，奋发有为

颜延之的仕宦生涯几经起伏，虽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但他对当局者的冷嘲热讽表明他还是有自己的政见的。颜竣在宋孝武帝一代突显了他的政治作用。颜竣起家官职为太常博士，“初为太常博士、太子舍人，出为世祖抚军主簿，甚被爱遇，竣亦尽心补益。”^[2]宋世祖刘骏加抚军将军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年）七月，那么颜竣从太子舍人转任刘骏世祖抚军主簿应为公元444年以后事，这个官职一直做到公元453年刘骏即皇帝位，有将近十年之久，作为蕃朝之旧臣，实为刘骏立下汗马功劳。元凶弑立之时，颜竣为当时的武陵王之南中郎谘议参军。刘骏讨伐刘劭，颜竣参定密谋，兼造书檄。《为世祖檄京邑》这篇檄文笔力雄壮，文章气势磅礴，具有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奉三月二十七日檄，圣迹昭然，伏读感庆。”“檄至，辄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颂涂（途）歌，室家相庆，莫不望景耸魂，瞻之伫足。”^[3]以至刘劭弑帝之后质问颜延之，欲追责任。

[1] 《艺文类聚》卷四八，《御览》卷二一九、又三八九引。

[2] 《宋书》卷七十五《颜竣传》。

[3] 《宋书》卷八十五《谢庄传》。

颜竣担任吏部尚书后，“留心选举，自强不息”，为当时的皇帝刘骏选送了大批人才。当时先后有两位吏部尚书，颜竣和谢庄，但其为人与为官却不同。谢庄对职责内事不加用心。时人称：“颜竣嗔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从这两个人的表现中可以看出颜氏、谢氏两大家族不同的文化特征。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二月，江州刺史臧质和南郡王刘义宣起兵反叛朝廷，为了加强对京畿地区的控制，孝武帝任命颜竣为丹阳尹、加散骑常侍。此时孝武帝对颜竣的宠幸达到极点，亲自命名竣子为辟强，以比汉侍中张良之子，自然是以颜竣为汉时张良。“竣藉蕃朝之旧，极陈得失。上自即吉之后，多所兴造，竣谏争恳切，无所回避，上意甚不说，多不见从。”颜竣恪守职责，忠于朝政，不惜犯颜谏争恳切。把家国看成自己的事业，才会有如此举动。

然而颜竣最终是败在谏诤之道上。儒家主张对待不仁之君王“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颜竣忠心事主，但所面对的武帝刘骏不喜“直言忤旨”，才得罪致命。孝武帝诬陷颜竣与刘诞是同谋，窥占国柄，免除颜竣所居官职，大明三年（459年）农历五月，颜竣被抓入狱，死在狱中。颜竣的妻子流放到交州，颜家男子于途中被淹死。刘骏甚至以颜竣为例子教训后人，如对沈怀文的直谏便举颜竣以威胁：“竣若知我杀之，亦当不敢如此！”^[1]

颜竣既为孝武经国之大臣，参与到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其经济才能体现在著述中。元嘉二十余年，北方人请求互市，即南北方进行商品交易。在刘宋时南北对立的形势十分严峻，南北商业往来不便，边境戒备，绝无商旅往来。颜竣在文章中分析利弊，指出敌方的真实目的在于窥探国情，《与虏互市议》：“寇负力玩胜，骄黠已甚，虽云互市，实觐国情，多瞻其求，则桀傲罔已，通而为节，则必生边虞。”实乃深谋远虑，一针见血。

《宋书·颜竣传》记载了颜竣讨论货币问题的两篇文章《铸四铢钱议》和《铸二铢钱议》，文中他详言利弊，分析透彻，言语自信，表明自己赞成开署放钱，反对减低单位货币价值改为三铢钱，并主张设铜署以控制铜的来源及利用。为文语气坚定，条理清楚，思辨力强，显示了应用文体方面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当时经济状况的关注与个人见解。就当时的情况看来，如此建议是有其合理价值的。

颜延之对于其长子颜竣有关切亦有打击。他曾自豪地宣称颜竣继承了自己的“笔”的才能，承认他的大手笔才华，并予以鼓励。然而当他见识到长子为虎作伥，渐生骄态时，他又极尽讽谕之能事，不受颜竣的奉养，甚至路遇而回避。各种举动表明父子二人格格不入，颜竣对父亲的继承是反动的继承，是对父辈文化的反叛，也是对颜延之一生数经起伏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

三、颜邵父子：率军平叛，受诏辅政

[1] 《宋书》卷八十三《沈怀文传》。

颜邵本为谢晦的司马，曾为谢晦谋画废立之事，是谢晦的心腹。但当谢晦有反叛之心时，颜邵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危险，自求外任以避祸。《宋书·颜师伯传》载颜邵：“刚正有局力，为谢晦所知。晦为领军，以为司马，废立之际，与之参谋。晦镇江陵，请为咨议参军，领录事，军府之务悉委焉。邵虑晦将有祸，求为竟陵太守，未之及郡，值晦见讨，晦与邵谋起兵距朝廷，邵饮药死。”谢晦与颜邵明言谋反之事时，颜邵既无力反抗又不愿顺从，只能饮药而死，用一己身躯结束了两难境地，这是对叛乱的无声的反抗。

颜师伯是南北朝时期宋孝武帝的宠臣。大明元年，颜师伯因平定叛乱被封为平都县子，食邑五百户。大明二年，颜师伯起为持节、督青冀二州及徐州的安东、东莞、兖州济北三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是年，索虏拓跋睿率部进犯青口，颜师伯在一个月內四战四捷，大歼众敌。孝武帝下诏褒奖其功，颜师伯进号征虏将军。大明三年(459年)竟陵王刘诞叛乱，颜师伯遣长史嵇玄敬率五千人平定了叛乱。颜师伯的军事才能在内乱外患的战争中得以充分的发挥与展现，所以他以后的升迁更是顺理成章，以至恩宠有加，“群臣莫二”。世祖(孝武帝刘骏)临崩时留下遗诏，命时任尚书仆射的颜师伯与江夏王刘义恭、尚书令柳元景、始兴公沈庆之、领军将军王玄谟一同辅政。

颜师伯的侄子娶臧质女，臧质即因此对颜师伯提携有加。然颜师伯对臧质的知遇之恩并未报答。臧氏家族因刘宋的“武敬臧皇后”而起家，在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臧质为官后，以轻薄无检为文帝所嫌，后参与谋反，密谋败露后被斩。颜师伯不仅没有因与臧质的姻亲关系而相救，反而率军平叛臧质之乱，显示了他刚毅果断的性格，与乃父有极其相似之处。颜师伯凭借其出众的军事才能在内乱外患的战争中表现非凡，在刘宋政权的维护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仕途上备受恩宠，官居显赫之位。但是颜师伯由于居权日久，逐渐迷失了自我，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四、颜见远父子：坚守气节，树立风范

如果说颜竣与颜师伯两大权臣在家族达到鼎盛时期，不知忌盛讳满之前戒，导致家族的衰落，那么三十多年以后，与颜竣、颜师伯同祖颜含的另一支脉颜髦之后人颜见远一支又因绍继家风，节义事君，坚守气节，树立风范，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促成了消歇之后的家族文化复兴。

颜协之父见远，“博学有志行。初，齐和帝之镇荆州也，以见远为录事参军，及即位于江陵，以为治书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禅，见远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1]整个刘宋时代，皇室杀戮不断，高门人人自保，节义廉退早已摒弃，而在齐梁易代之时，仍有人怀抱贞节之义，虽不能以一己之力保全国家，却以身相报，全其名节，可谓难能可贵。

[1] 《梁书》卷五十《文学下·颜协传》。

《资治通鉴》称“齐臣以死殉和帝者仅一颜见远”^[1]。后人评论道：“齐、梁之际，天下始有志节之士。马仙琕之不降也，何胤、何点之召而不赴也，颜见远之死也，梁武能容之，而诸君子者，森森自立于人伦，晋、宋以来顽懦之风，渐衰止矣。”^[2]

颜协深得其父节义之品德，坚持气节，不仕新朝。颜协“又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征辟，游于蕃府而已。”“世祖甚叹惜之，为《怀旧诗》以伤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宾实，鸿渐殊未升，上才淹下秩。”^[3]可见父子相承，绍继家风，为当时人所重。颜协颜之仪父子二人还以文学见称于世，被比作汉代的枚乘、枚皋父子二人及曹魏的应璩应贞父子二人。“梁元帝手敕报曰：‘枚乘二叶，俱得游梁；应贞两世，并称文学。我求才子，鲠慰良深。’”^[4]

文人既以文化持家自立，为文又多发性灵，因而容易招致祸患。颜见远父子二人同为文人，但一个以气节杀身以成仁，一个以游于蕃府全身避祸、卷而怀之，同是实践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政治理想。这在家族发展史上是一次文化复兴，对于之后的家族文化集大成者颜之推有着直接而鲜明的影响。

五、父子相继的家族文化现象考论

父子相继在封建社会里有着天然的条件。首先有血缘关系，这种天生的内在联系早已将父子的本性、气质甚至处事方法打造出来。其次共同相处的家庭背景，日夜相处的生活环境，都使得父子之间的交流影响甚于他人，尤其是父对子的影响更是突出。父亲的行为、思想、处世方略无形中给儿子带来直接影响。在颜氏家族中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只不过父子相继有时表现为积极的相承，有时表现为消极的相悖。第三，家族的发展与个人的仕宦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如颜含与颜髦父子俱曾任本州大中正；颜竣在孝武帝朝势力如日中天，其父颜延之因而赠金紫大夫，又赠特进。因颜延之的关系，颜真为中书侍郎。颜师伯年少孤贫从而起家官职较低；颜协因父亲殉国而不肯出仕新朝。

颜延之曾说：“臣闻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忠教善信，臣实负其前诰，能仕志政。”^[5]这是颜延之对自己作为父亲对儿子教育的一种总结和认识，指出了父子相继的根本意义。东晋南朝二百年间，以上四对父子相继的现象比较明显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家族相对稳定的文化传承。

[1]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五。

[2]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第552页。

[3] 《梁书》卷五十《文学下·颜协传》。

[4] 《周书》卷四十《颜之仪传》。

[5] 《谢子竣封建城侯表》，见严可均《全宋文》卷三十六，第2638页上。

梁陈之际还有一位颜氏人物颜晃，亦有文集^[1]，但因史书对其世系所载不详，后代的颜氏家谱也未载此人，因不作详论。

东晋颜氏家族已有较为鲜明的家族文化。“代传恭孝”，是这个家族悠久的儒学传统亦为实现个人及家族价值的具体途径。恭、孝二字，原本即“仁”的重要内容。仁本身就是一个二元的存在，即有着对内在精神原则的坚持，又要求对外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考量。恭，孝二者，分别从一个人的主体自身和客体世界出发，结构着也是圆满着儒家的核心理论。

琅邪颜氏家族在魏晋时期的兴起既是历史的原因，又是时代的机缘。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或以干政取势，或武功显达，而这个家族在乱世秉承传统文化，虽未能跻身一流世族行列，然亦位居士族，自身具备了一系列独特的家族文化，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钟灵毓秀、山魂海魄赋予这个家族的地域文化色彩；昏君乱世以孝避世的处世之道带给这个家族新的思想文化风貌；文化转型之际这个家族所独有的学术个性，都使得这个家族不同于这个地域的其他士族。

[1] 《陈书》卷三十四《颜晃传》。

第四章 元嘉大家颜延之

《晋书·孝友传》颜含传后附有颜含三子颜畿、颜谦、颜约三人的官职及简单的事迹介绍，但对其后代语焉不详，这三人在正史中也没有专传。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寂，直到南朝宋时颜延之一系又一次载入史册，并成为颜氏家族发展史上一幕辉煌的乐章。《宋书·谢灵运传论》“爰逮宋氏，颜、谢腾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颜、谢重叶以风采。”钟嵘《诗品序》：“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可见颜延之在刘宋文坛的历史地位。

本章以颜延之为中心，通过个案分析探讨颜氏家族在刘宋的仕宦与交游，考察家族的内部发展动因和外部发展环境，考察颜氏家族主要成员的家族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对家族发展的影响；探讨颜延之的文学成就与家族文化的关系。

第一节 颜延之的生平、仕宦与交游

个人的成长由家族决定，而家族的发展则由整个社会所左右。因此考察一个家族的发展环境，必须观察其在当时社会政治中的地位和角色。本节由刘宋时期颜氏家族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入手来进行具体把握。

至南朝宋颜延之诞生之时，琅邪颜氏在建康已经繁衍生活了近八十年了。这八十年间，颜氏家族仕宦不断。颜延之曾祖颜含官至侍中，位列三品。祖父颜约官至零陵太守，父亲颜显官至护军司马。更有同出一个祖源的颜谦、颜髦及其子孙，即颜延之的族叔或族伯等都曾为官。世代冠冕，家世应比较殷实，史书记载颜延之“少孤贫”。这一定位牵扯到颜延之这一历史人物的生活状况和社会背景，同时也是我们认识颜氏家族文化的一个关节点。颜氏家族在两晋时期特别是东晋建立之初，奠定了其文化世族的基本地位，东晋期间仕宦不断，又使其成为士族。士族得以成立，首要因素为其文化根基。陈寅恪先生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它诸姓。”^[1]

一、“孤贫”考

《宋书·颜延之传》：“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

[1] 陈寅恪：《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见氏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之美，冠绝当时。”^[1]《说文解字》卷十四“子部”：孤，无父也。从子瓜声。古乎切。又如“如孤子，衣纯以素”^[2]又“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3]

《说文解字》卷六“贝部”：财分少也。从贝从分，分亦声。“无财谓之贫。”^[4]“贫者，士之常也。”^[5]“分贫振穷。”^[6]“孤贫”二字连用指人早早失去父亲，且家境贫困。从汉代及魏晋时期的一些史料中也可见到这种表述。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语在《元后传》。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7]。

第五访字仲谋，京兆长陵人，司空伦之族孙也。少孤贫，常备佣耕以养兄嫂。有闲暇，则以学文。仕郡为功曹，察孝廉，补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间，邻县归之，户口十倍^[8]。

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9]。

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也。年十六丧父，中表悯其孤贫，咸共赠赙，悉辞不受，称财以送终^[10]。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也。父平，魏渔阳郡守。华少孤贫，自牧羊，同郡卢钦见而器之^[11]。

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侃早孤贫，为县吏^[12]。

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人，汉御史大夫虑之玄孙也。少孤贫，博览经籍，躬耕陇亩，吟咏

[1] 《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

[2] 《礼记·深衣》注：“三十以下无父称孤。”

[3] 《孟子·梁惠王下》。

[4] 《庄子·让王》。

[5] 《说苑·杂言》。

[6] 《左传·昭公十四年》。疏：“贫、穷相类。细言，穷困于贫。”

[7]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

[8]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第五访传》。

[9] 《后汉书》卷八十《文苑下·刘梁》。

[10] 《三国志·魏书》卷一一《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

[11]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12] 《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

不倦。以儒雅著名，不应州命^[1]。

桓彝，字茂伦，谯国龙亢人，汉五更荣之九世孙也。父颢，官至郎中。彝少孤贫，虽箠瓢，处之晏如^[2]。

陈元达，字长宏，后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陈。少而孤贫，常躬耕兼诵书，乐道行咏，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与人交通^[3]。

以上皆魏晋时史书中有关“孤贫”的人物事例。从中可以看出孤贫所指不外两种情形，一是父亲早亡，二是物质贫乏，多被寄养他处，或是亲自劳作以养活自己。自晋以后的史书所记载孤贫之义大致相同。

赵伦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武穆皇后之弟。幼孤贫，事母以孝称。武帝起兵，以军功封阆中县五等侯，累迁雍州刺史^[4]。

刘秀之字道宝，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书都官郎，山阴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补建武参军，与孟昶留守，事定，以为余姚令，卒官。秀之少孤贫，有志操^[5]。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临沂人，宣训卫尉镇之弟也。少孤贫，为外祖征士何准所抚育。从叔献之及太原王恭，并贵重之。晋安帝隆安中，为琅邪王中军参军，迁司徒主簿。家贫，而性好山……^[6]。

孔子祛，会稽山阴人。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7]。

从上述例子可见，魏晋时期一些世家大族的子孙，尽管有着辉煌的家世背景，有的族中有人为高官，有的为皇亲国戚，但仍被称“孤贫”。“孤贫”者缘何不乏贵族，这与当时人看待“贫”“富”与“清”“浊”等概念的观念有关。何启民先生《南朝门第经济之研究》

[1] 《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

[2] 《晋书》卷七十四《桓彝传》。

[3] 《晋书》卷一〇二《陈元达传》。

[4] 《宋书》卷四十六《赵伦之传》。

[5] 《宋书》卷八十一《刘秀之传》。

[6] 《宋书》卷九十三《隐逸·王弘之传》。

[7] 《梁书》卷四十八《儒林·孔子祛传》。

指出：“门第的贫富，与他们的地位无关，不因贫而不成其为门第，亦不因富而地位上升。对于一具有自尊心，而且自重的门第子弟来说，决不贪利，亦不求利，他所求的是社会‘清望’，贫穷可能更有助于‘清望’的提高，与社会地位的上升。这可说是门第精神的内在显现，不了解这点，自然不可能了解中古的门第。”^[1]如上所举诸例，有不少人因孤贫而好学多才而受到殊遇，有的因贫而事母至孝声名鹊起，因而“孤贫”与家族地位无关。颜延之“少孤贫”并不能因此排除他世家大族出身的身份，相反正因“贫而无谄”令他取得更高的声望。士族是历史形成的文化现象，必然带有其历史色彩。自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官人清浊之分日益明显，魏晋以来以至南朝，所任官宦权位高低不重要，以文化学识见长的清官是门第大族追求的目标。激浊扬清的舆论促成了知识阶层的自觉，进一步形成尊重文化的士族风气。故士族一旦获得公认，就成为社会仰慕的对象，成为相对独立于统治意识形态的文化标准。因此士族有的并无富贵，有的破落清贫，但并不因此被排除出土族行列，当一旦时机成熟，自然会有人聘请出山为官。相反，有的家族因为军功或外戚得势，尽管赢得一时荣耀，仍被士族阶层目为寒族。如刘宋皇族因武力取得政权，但在文化内涵上却始终不占优势，这也促使这个家族不断采取措施抑制门阀，打击文化世家。一直到唐朝建立，这种皇族非高门的现实仍令执政的李氏家族甚感尴尬。

田余庆先生在论“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时指出：“士族人物由于际遇的原因、偶有少年家贫而成年以后富者，也有此代贫而下代富者，但不会累世贫穷而犹得称为士族。正因为他们先人已具备各种条件，包括经济条件，使其家族得以栖身士族，所以骤遇逆境，虽可能一时贫困，但是逆境既迁，贫犹得富，与常人毕竟不同。”^[2]田先生指出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可惜未能进一步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在这种境遇下士族人物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以下以颜延之为例试分析之。

颜延之之“孤”指其父亲去世较早。据记载颜延之兄弟三人，他为次子。“贫”，一是因为“孤”。其祖父颜约兄弟三人。长兄颜髦有子六人，但仅长子颜綝有后，生靖之、秉之二子；颜綝从子还有颜邵之，其余无考；次兄颜谦生子颜熙，熙生根、实二子，其后的无考。颜约为零陵太守，为第五品官，居官远在南方，家族势力分散。至颜显时，建康的家族势力已非昔比。与颜显同祖的兄弟仅有三人：颜熙、颜綝、颜显。这三人所任官职都不高，正史中均无记载，仅在颜氏家谱中有记，说明当时家族势力并不显赫。

颜显虽曾官至护军司马，为第六品官^[3]，但去世过早。可能为官时间也并不长。日本学者认为：“颜延之自幼丧父。他的父亲恐怕在被任命为护军将军的司马以后不久的时期里就去世了。当时的护军将军是谁不能确定，但可能性最高的是以‘萤雪之功’而知名的

[1] 何启民：《中古门第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第139页。

[2]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后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0页。

[3] 《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

车胤。车胤在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年)曾一度任过护军将军。如果延之父亲在车胤的府下的话,我们则可以认为‘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苦学的车胤一定给延之伸出过援助之手。”^[1]颜延之为琅邪颜氏第七世传人,当时在世的从兄弟由史书可考共三人:颜延之、颜靖之、颜邵。而颜靖之与颜邵为同一个祖父颜髦,亲族关系更近,颜延之与他们同一个曾祖父,在亲疏关系上略远一些。颜延之有一首诗题为《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由诗可知他当时有一从兄时任散骑常侍,据《文选》李善注知其字为敬宗,结合颜氏家谱《兰山支谱》可知即颜秉之。颜延之还有兄长颜系之,有弟颜坦之。三人既为兄弟,自然都属“孤贫”之辈,生活环境有相同之处。从后来各自的发展来看,也并没有什么较为突出的事迹。颜系之,曾为益州刺史,散骑常侍;颜坦之,曾任东陵太守,官秩第五品,官品都不太高,远称不上显要之位,自然对家族势力起不到太大的帮扶作用。但颜氏毕竟是传统大家族,纵然处于发展上的低谷,其经济生活也不至于沦为最低层,在东晋末年、刘宋初期,颜氏家族凭借祖上的功德,有着自己的田产,如颜延之在元嘉屏居里巷期间,没有俸禄就依靠田产生活,从以下资料可以考知。《重释何衡阳达性论》:“薄岁从事,躬斂山田。田家节隙,野老为俦,言止谷稼,务尽耕牧。”^[2]不仅有田产,还有仆役,如《庭诰》:“蚕温农饱,民生之本,躬稼难就,止以仆役为资。”自颜含率家族随元帝南渡,由琅邪临沂迁至建康长干里,其所居地俗称“颜家巷”,大约就是现在江苏省南京城南的中华门外一带,那附近还有王氏家族、谢氏家族居住,可知颜氏家族所居住的环境位于建康城比较繁华富庶的地域。颜延之就在这里出生并长大,死后葬于白下颜氏墓群,位于今南京城西北部幕府山西的老虎山一带。《宋书》本传称他“居负郭,室巷甚陋”,一方面是指他的家族势力衰落,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这一家族毕竟历尽风雨沧桑,仍保持了古老家族的气息,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而史书所载“孤贫”,有时并非实写其生存状况的贫困程度,而是为表彰名士发奋图强的精神所作出的夸饰。再看一个通例,就是在六朝时期的正史中记载士之“孤贫”或“贫”多同时指出其好学多才或事亲恭孝的特点。前所举第五访、乐广、傅玄、郗鉴、袁宏、陈元达、孔子祛等历史人物多如此。可以说《宋书》本传中言其“孤贫”是为后来叙其特立独行的行为及其任诞不羁的名士作风作铺垫。

琅邪颜氏在刘宋初建时势单力薄,远离中央政权,家族的兴起必须借由新的契机,由自身的文化优势始能取得进展。这一点幸而由颜延之做到了,并且颜氏家族也因为颜延之的非常才华与文化素养得以势力上升,从而维护了家族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长足进步,为后来家族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由“孤贫”之家起而为官,以文化立身世上,重振家业,而以掠夺财富经营家族,这一切集中在颜延之身上,显得多么矛盾,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就是这个人的丰富性所在,

[1] [日]松风荣志,范建明:《关于颜延之的〈陶征士诔〉》,《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6年第4期。

[2] 《全宋文》卷三十七,第2641页上。

也是颜延之矛盾人格的一个表现。

二、宦海沉浮，摧刚为柔

颜延之在青少年时期应是抱有一颗积极奋进的心的。“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家道的衰落，经济的困顿，这些并不足以抹煞一个先秦以来文化传承有素的家族的声誉。颜延之在困顿中坚持读书作文的行为就印证了东晋南朝世族特有的文化气息。他在出仕之际所凭藉的还是传统世族子弟所习见的方式，即以文才被举荐而入仕，并以清显之职作为起家官职。关于颜延之出仕时间，历来多有争论，缪钺先生在《颜延之年谱》中认定义熙十一年（415年），沈玉成、杨晓斌、石磊^[1]等学者认为其出仕当在义熙元年，各自持论详备。除了采用考证与颜延之有着密切关系的刘柳仕历之外，有一条直接材料也十分具有说服力。《宋书·颜延之传》载：“晋恭思皇后葬，应须百官，湛之取义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刘湛之为准备礼仪搜检百官资料，所根据的是义熙元年授官的文书，其中就有颜延之。可证早在义熙元年颜延之就已经入仕。另据《梁书·高帝纪》：“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二十登仕成为不成文的法律。颜延之孝建三年卒，时年七十三，则义熙元年年二十二，此年兼侍中，是符合当时故家世族特别是侨姓世族的权益的。

“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参军，因转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即颜延之离开刘柳之后又在刘义符府中任职。随着刘裕地位的转变，颜延之的身分也几经变化，先是擢升博士，《宋书·颜延之传》载“宋国建，奉常郑鲜之举为博士”，后在高祖受命之后，补太子舍人。与太子关系密切，成了后来颜延之遭到疏离的一个原因。

而当东晋末年，风云换代之际，颜延之才华崭露头角，先以诗才见称世人，又以儒学取得帝王之信。诗才和辩才显示儒家子弟的两大功夫，是为颜延之仕途上的第一次上升。颜延之身处建康，涉足政坛中心，才华出众，自然接触到了当时的文学集团，即以庐陵王刘义真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中心。因刘义真身份的特殊这又是一个政治圈子，形势对于颜延之的晋升及出头仿佛是极为有利的。但世事难料，正当颜延之青云直上时，却又遭逢政治风云，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此为第一次打击。当时的权要傅亮、徐羨之等人为扶持所拥戴的义都王刘义隆，先废庐陵王刘义真为庶人，又废少帝刘义符为营阳王，并先后杀之。连同刘义真的辅翼也一并挫其锐气。以义真为首的势力集团所用功处不在政权而在性情，他们都是喜爱文义、性情纯真、领悟鉴赏、乐于表达的一类文士。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2]

[1] 石磊：《颜延之行实与诗文作年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

[2] 《宋书》卷六十一《武三王传》。

“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少帝即位，以为正员郎，兼中书，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当时的人深识其中缘由，纷纷抱以不平。“领军将军谢晦谓延之曰：‘昔荀勖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今卿又为始安，可谓二始。’”黄门郎殷景仁亦谓之曰：‘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雅。’”关于颜延之何年被贬始安太守，近来学者有不少争论，杨晓斌对此有着十分详尽的辨析，认为时为景元初年，颇为允当^[1]。这一次颜延之被黜，由京都出发，前往僻远的始安郡，心情之寥落可想而知，因而道经汨潭，遇湘州刺史张邵，为之代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抚古怀今，怎能不感慨万分？

随着刘羨之等的被诛，颜延之的第二次仕途上升机会到来。“元嘉三年，羨之等诛，征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顷之，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但此时距离他的第一次受赏遇已有六年之久。朝政的反复，帝王的易位，伦常尽废，君臣之义全无，颜延之这位性情文人自然有满腹不平。由遥远偏僻的始安郡，万里征程赶回京都建康，此为第二次上升。擢升高位，仍见不惯专权者，“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很快便以言语冒犯权要，又遭受到人生的第二次贬谪，出为永嘉太守，后又以光禄勋车仲远代之，而令颜延之“思愆里闾”，此后七年，“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此时官俸全无，仅凭他人接济馈赠，聊以度日。但困窘如此，颜延之亦不愿从俗。只要他稍稍屈从，便会有功名利禄，然他却坚持节操，不肯苟且。如：“晋恭思皇后葬，应须百官，湛之取义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铮铮铁骨，溢于言表，身处困境，仍能持此操守，可谓刚正不阿，颇有气节。

正是这屏居的七年，使颜延之的思想得以沉淀，许多有份量的作品创作于此期间。如总结人生经验教育子孙后代的《庭诰》，与著名无神论者何承天反复论难、辩释达性论的多篇书信等内容复杂、篇幅长大的作品，即作于此时。

第三次上升是在长达七年的屏居里巷之后。先前得罪的权贵刘湛被诛，颜延之才得以起用。“刘湛诛，起延之为始兴王浚后军谘议参军，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百官，而此官职在刘宋时期却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他明辨时局之黑暗，深解政治之腐朽，时世之动荡，权贵之无耻，尽职尽责，却被诬为“横兴讥谤，诋毁朝士”，并“启买人田不肯还直”，以此遭到免官，此为第三次降职。随后虽又一次起用，并官位颇高，但对于一个已年近耄耋的老人来说已无甚政绩可望。因而在元嘉二十九年，上表自陈，表示远离官场，实已厌倦仕路。元凶弑立之后曾为光禄大夫，仅仅是崇礼、优老之职，以安置“年秩隆重者”^[3]。

[1] 杨晓斌：《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始末考—兼谈〈祭屈原文〉等几篇诗文的作时与背景》，《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

[2]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3] 《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

东晋颜含所处的政治环境与颜延之所处大不一样。颜含之时，正值东晋初建，人心所望之时，晋元帝身边的王公大臣都同心协力，辅佐晋朝，虽有王敦、苏峻两次较大的叛乱，但并未动摇司马睿集团的核心力量。含与王导虽在为政之道上有冲突，但大致是同一努力目标，因而颜含的政治倾向是积极的，甚而有些激进。王导也不能不承认颜含手腕的强硬。而颜延之所处时期，形势大大不同。颜延之在任纵容，无所举奏，甚而佯狂，实是消极抵抗。

综观颜延之的一生仕历，可见三起三落的政治遭遇皆是由他个人的言行不拘引起，究其实又是缘自他刚正秉直的性格。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六朝那个专制的时代，几个当权者的势力就足以左右一个文士的命运。如此情况下，如果坚持己见、不肯变通，必然遭到绝杀。颜延之原怀抱热情，然面对现实的摧残，内心充满痛苦，却不再象年轻气盛时那样反抗和愤世嫉俗，而是外表上随俗同化，委曲求全。明代人张溥曾说：“名士在世，动得颠挫。俯循人情，以卑致福。虽能言之，不能行之。即不能行之，未尝不深知之也。”^[1]“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是古代士阶层久经挫折之后衍生出来的生存哲学。沈玉成先生说过：“如果用前人作比，谢灵运的性格近于嵇康，而颜延之则近于阮籍。”^[2]确实，阮籍生当魏晋易代之际，天下动荡不定，名士多死于非命，阮籍保全自身的方式就是不参与世事并以酣饮沉醉为掩护，以掩饰自己不愿苟同的本性，同时借以避祸全身。颜延之在几番沉浮之后亦沉溺于酒杯，隐藏自己的才华和不满，苟求性命于乱世。胡应麟说过：“嗣宗、叔夜，并以放诞名，而阮之识，远非嵇比也。灵运、延年并以纵傲为名，而颜之识，远非谢比也。步兵、光禄，身处危地，使马昭、刘劭信之而不伤。中散、康乐，虽有盛名，非若夏侯玄辈为时所急，徒以口舌获戾。悲夫！”^[3]论者此论虽已在颜延之身后一千余年，然此语道出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哲学，揭示了政治重压下文人的无奈状态和变通之法。

实际上颜延之是清醒的，他自觉认识到自身的境遇，时时在诗文中透露出真性情来。如他在屏居期间所作的《五君咏》就是个人才情与人生遭际的真实写照，是一部自传体的史诗。

三、由《五君咏》看颜延之的个性才情与人生遭际

颜延之曾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改七贤为五君并加以歌咏，剔除掉七贤中不守气节、求荣作官的王戎和山涛，本身就代表着颜

养老疾。”

[1] [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14页。

[2] 沈玉成：《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3] 《诗薮外编》卷二，见[明]胡应麟著：《诗薮》，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38页。

延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体现了其价值观，即推崇清高独立的品格，鄙视世俗的名利欲望。此组诗歌咏的是历史人物，实兼具史传、史论和咏怀性质，由他对历史人物的描写赞叹可见他的个人价值判断。对此后代学者早有人指出：“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可不论，途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1]今以此四端究颜延之之个性才情与人生遭际。

(一)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
立俗连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本诗主要突出了嵇康桀骜不驯的个性和超凡脱俗的形象，表明嵇康本有不凡之气，追求高洁，即使面对当权者的摧残，也绝不会低头屈服。颜延之在诗中称颂嵇康不屑流俗的品质与倔强不屈的性格，代表着他本人的人生态度。他自视颇高，在现实中找不到知己，如何处世成为人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因而颜延之引嵇康为知己，描绘他超凡绝尘的神态和作法，显示了欣赏的态度。但是那个时代早已过去，神仙世界不可追求，连议之人早已被害，这种处世方式不可行了，但这种精神却仍闪耀于世。嵇康为曹氏姻亲，可称鸾翮，龙性即指他不仅具备龙章凤姿，又具有为人的高贵，不与世俗凡人同一姿态。颜延之与嵇康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颜氏家族虽日渐衰落，却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说这个家族比当时江左门阀有着更久远的文化渊源。颜延之就以“洙上道奥，稷下儒渊”为家族荣耀，表达自己对先祖的崇敬与自豪之情。其次，他与嵇康一样不容于世，个性的狂放不羁，文士的廓落豁达，令他无视当权者的权威，即使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也绝不低头。延之“愤薄之性”、“骄放不节”^[2]，同于嵇康“龙性难驯”之风度，因此被时人称作“气高叔夜”^[3]。

(二)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

《阮步兵》：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

[1] 《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论》。

[2] 《尚书左丞荀赤松奏颜延之表》，见于《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

[3] 王僧达《祭颜光禄文》，见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

本诗主要赞赏阮籍为人外坦荡而内淳至的特点，指明他沦迹、沉醉、寓辞、长啸、越礼等举动其实为托酒自遁。阮籍沉醉不醒不过是为掩饰锋芒，越礼举止也不过是韬光养晦，他的处世方式缘于当时的残酷现实。时事不堪细论，真使英雄无用武之地。晋宋之际的时代背景与魏晋之际一样的黑暗。如果说司马氏灭曹建晋带来从朝政到思想领域的巨大混乱，引起了文士们的生死困惑，那么刘氏之代司马氏则更进一步加速了儒家文化的彻底溃败。一出禅代的戏剧上演了，但刘氏自家的凶残杀戮却揭穿了这一温情背后的面纱，仁义廉耻荡然无存。刘宋伊始，天下未安，徐羨之、傅亮等北上长安，操纵着皇帝的人选，当世之时，文人无不人人自危。即使如颜延之，无心朝政，专意文辞，并依附颇爱文艺的庐陵王刘义真，亦未能免去倍受压抑的遭遇。“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少帝即位，以为正员郎，兼中书，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这也说明了时代因缘造成文人的悲哀，黑暗的时代铸就了穷途之哭，《五君咏》对阮籍寄予了深重的同情。颜延之以阮籍式的生存方式解读着这个时代，表明了自己的清醒与痛苦。

身处刘宋初期政治高压之下的文士们有着与阮籍相似的遭遇与命运。是维持现状拥护这个以武力取得帝位的王朝，还是回归正统，坚持司马氏的正宗呢？选择前者，不是这个儒学后人的真实想法；选择后者，意味着牺牲，失去发言权。在这个时代，如陶渊明等年岁稍长的文人们保持了缄默，纪年只属甲子不标年号，以春秋笔法给后世输入了忠君爱国的信息。颜延之与陶渊明为至交，怎能不知其中况味？但他更年轻一些，而当时颜氏家族人丁不旺，家族势力正处于下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稍露不满，招致的不仅是个人的杀身之祸，更有可能的是使家族陷入灭顶之灾。穷途之际，能无恸哭？颜延之在二百年前的阮籍身上找到了共鸣。试看颜延之对阮籍《咏怀诗》的解读：“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猜测。”^[1]颜延之对阮籍极为推崇，正是由于两人境遇的相似和性格的相通，颜延之能从阮籍曲折隐晦，志在刺讥的言辞中体会到文士遭挫、生不逢时的苦闷和寂寞。而我们今天也可以从他对阮籍的态度中看出颜延之所面临的时代悲剧。

（三）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伴随着时代乱世的黑暗，封建纲常已日渐远去，敦厚正义不复存在，因而敦守儒学的颜氏后人必然面临着暗流的冲击，在历史的漩涡中体味人生悲欢。颜延之生逢乱世，仕路艰辛，曾经三起三落，多舛的命运演义着丰富的人生。

《阮始平》：

[1] 《文选》李善注引颜延之注。

仲容青云器，实稟生民秀。达音何用深？识微在金奏。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虚覩。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本诗写阮咸虽有青云之器，稟赋治国生民的高材美质，又深识清浊以清虚寡欲存活于混浊乱世之中，长期沉沦下层，无由伸展志向。阮咸在现实生活中，纵情任达，参与玄谈，纵情酒色享乐，沉浸音律，具备典型的名士风度，有着名士独立的人格和风骨。尽管知者举荐再三，终究不为当朝者所用，即使入了仕途而不懂得迎合权贵，一生志郁难伸，多荒诞抗俗之事。《晋书·阮咸传》写道：“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1]山涛《启事》写阮咸“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世说新语·赏誉》），有意推举阮咸，但是，晋武帝以为阮咸“耽酒浮虚”，不宜任吏部郎。

延之对阮咸天赋异禀却不为重用的一生感到愤恨不平，也以其因酒被黜的遭遇引为同调，同时他还因阮咸与他一样有着任情纵情的性情而更加叹惋。《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2]阮咸“纵情越礼”，是内心感情的一种流露，是对礼法世事的一大反讽，也是纵情自我，无所拘泥的精神表现。而颜延之老年为一爱妾心痛而死，与阮咸的举动可谓相似。任情任真，是这两位相距近二百年的文人引为知己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混噩不堪的世界中，阮咸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坚持着对自由的追求，恪守着人性的独立自觉。阮咸关于荀勖所造音律的评议，后人题名为《律议》：“勖所造声高，高则悲，夫‘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长短所致。然今钟磬是魏时杜夔所造，不与勖律相应，音声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时人为之，不足改易。”^[3]可以看出阮咸据理力争，维护传统清雅之说，而荀勖自视甚高，心怀嫉恨，进谗言于晋世祖，阮咸由此被贬为始平太守。颜延之也曾遭受嫉妒而被贬为始安太守，因此后人称二人为“二始”，即认识到二人的相同之处。

（四）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

《刘参军》：

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鼓钟不足欢，荣色岂能眩？

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

[1] 《晋书》卷四十九《阮咸传》。

[2] 《世说新语·任诞》。

[3] 《世说新语·术解》注引《晋诸公赞》。

这首诗所歌咏的是刘伶之高洁精神与高尚情操，完全绝弃功名利欲。即使钟鼓之乐、美艳女色的感官享受也难以迷惑。留下《酒德颂》一篇虽篇幅短小，但从中体现出刘伶内心隐藏的情志。

刘伶的一生，最为突出的影像即是嗜酒狂放。与刘伶一样，嗜酒也是颜延之韬光养晦的生存方式之一。在痛苦的时代，个人命运的多舛，无不令他以酒消忧，以酒避祸，仅在本传中就多次记载他与酒的不解之缘。

“饮酒不护细行。”

“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

“邑吏送札，延之醉。”

“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

“又好骑马，遨游里巷，遇知旧辄据鞍索酒，得酒必颓然自得。”

然沉饮酒醴不过是一件衣裳，唯以掩饰与当世的龌龊，唯以舒展倍受压抑的性灵。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遽饮，醉者未必真醉也。后世不知此，凡溺于酒者，往往以嵇、阮为例，濡首腐胁，亦何恨于死邪？”^[1]沉醉者才是最清醒者。颜延之在两百年后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诗中深刻地指出了这一事实。

除上述四诗之外，颜延之还有一首《向常侍》，虽未被沈约列入“自序”作品，但也可看出颜延之与向秀的相似之处。

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

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

《向常侍》一首赞颂向秀甘于淡薄、寄心玄学的情怀，诗一开篇就说“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向秀与吕安、嵇康交往密切，及密友被害后以《思旧赋》抒其悲愤之情。颜延之借此诗表达了对世俗名利的淡薄，以及对朋友知己的渴望与珍惜。同时也应看到颜延之在日常生活中居身清约，治学旨趣上渐染玄学，同于向秀“甘淡薄”、“好渊玄”之格调，反应了刘宋时期的玄学风气。

《五君咏》为咏史诗，这不仅是对历史功过的客观论断，更是将自我之抒情主体融入其中，从而寄寓自我之怀抱。这一组诗表明他崇尚一种超凡脱俗的自然生活。诗中人都好酒，不以官场为务，又都任性而为，不媚权贵，不正是颜延之的自画像吗？颜延之以诗来

[1]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

评定魏晋五君之是非功过，实为传达自己的史识和价值观，并寄托个人遭遇的身世之感。

四、由颜延之与当时重要历史人物的交往看其处事原则

颜延之一生交游较广，由交游可考察其喜尚、志趣。他认为人的性情操守与其所相处的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庭诰》：“习之所变亦大矣，岂惟蒸性染身，乃将移智易虑。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芬，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与之变矣。’是以古人慎所与处，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尽而不污尔。”因此考察颜延之与当时重要历史人物的交往可以探知颜延之的为人特点。大致说来，兴趣相投的人他主动结交，相互熏染，进一步培养了他狂放疏荡的个性。与朝中权贵的交往中，他恪守个人秉性，不肯阿谀奉承，甚至口出狂言，以致连连得罪，造成个人命运的坎廛多舛。与当世文士及佛学人士的交往，令他砥砺学行，更加博学多识。以下由三个层面看颜延之的交往圈，借以考察颜延之所受的社会影响。

（一）与同道之人的交往

颜延之性情疏诞，爱好文义，所交往的人多以文义见长。如陶渊明、郑鲜之、王球、何尚之等。颜延之与刘宋朝诗坛著名诗人、辞赋家如谢灵运、鲍照、汤惠休、谢庄等都有交往。这类与自己秉性相合、趣味相尚的人身上往往可以反观颜延之的性格好尚。

1. 陶渊明

《宋书》颜延之本传中并没有关于颜延之与陶渊明的交往记载。《宋书·隐逸传》记载了颜延之与陶渊明的交往。“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关于这两次交往，萧统《陶渊明传》及《南史·隐逸传》也有记载。颜延之与陶渊明的交往还被记载入当时人的著述中。如《文选》卷五十七颜延年《陶征士诔》下李善注引南朝宋人何法盛《晋中兴书》称：“延之为始安郡，道经寻阳夕，常饮渊明舍，自晨达昏。及渊明卒，延之为诔，极其思致。”何法盛所作《晋中兴书》虽有剽窃他人之作之嫌，但其成书时据东晋不远，记载应有所凭，材料甚为可信。由史料所见，颜延之与陶渊明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但相知甚笃，两人都是怀抱不世之才，因家道中落而不能取容于当世，个性廓落不羁，蔑视权贵，不慕荣利，好酒疏狂，可谓情怀投合的同道之人。

以上史料一般认为颜延之与陶渊明交往共有两次。据当今学者杨晓斌先生考证，颜延之初仕刘柳在公元402至405年，为行参军，因转主簿。主簿即掌管文书的佐吏。《文献通考》卷六十三载：“盖古者官府皆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监以至郡

县皆有之。”^[1]功曹一职除掌人事外，还得以参预一郡的政务，其职务在主簿之上，因而任刘柳后军功曹的时间大约在为主簿之后，而在刘柳任尚书仆射之前。“至迟在义熙三年，刘柳任尚书仆射。”“三年(407年)刘柳在尚书仆射任上，并且约在元兴元年至义熙初(402年至405年或406年)之间任吴国内史兼太守，加后将军。那么，颜延之作为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的属官行参军(后转为主簿)的时间也应当在元兴元年至义熙初(402年至405年406年)之间，最迟也不能晚于义熙三年(407年)。”^[2]这样颜延之为后军功曹的时间大约为公元407年之后，时年二十二、三岁。颜延之与陶渊明初结识时，为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而陶渊明始归隐田园，加上为官时也不显于当世，作为隐逸之士也还未见闻于他人，可见颜延之结交陶渊明并非出于慕名，更非出于自高身价，而单纯是因为两人身世相似，又性情投合的缘故。日本学者认为：“祖父之兄颜髦时还是侯爵，本是元勋的门第，而到了延之的一代已贫困而中落了。这一点正与陶渊明极为相似。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大司马，而到了渊明的一代，同样变得‘家贫’了。同时，这又与载于《晋书》文苑传的出身‘寒素’以文笔立身的文士们相似。”^[3]相似的家族文化背景使得二人交往成为可能，也更易成为莫逆之交。

刘柳在任后将军、吴国内史之后，还担任过尚书仆射、江州刺史，直至义熙十一年，期间大多时间活动于江州一带。颜延之最初的仕历即围绕在刘柳身边做其幕僚，大约有十年之久，因而在江州的时间较长，从时间上和地域上提供了结交陶渊明的可能。

2. 谢灵运

谢灵运，出身于陈郡谢氏。谢氏崛起于东晋时期，为江左高门、仕宦世家，早在谢万、谢安兄弟时家族达到鼎盛，此后代有闻人，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都有不凡建树。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4]。谢灵运和颜延之曾同在世子府中任职，后同为庐陵王刘义真的密友，时人有并称“颜谢”之说。刘义真爱好文义，又纵情任真，甚至口无遮拦，说出将来自己为帝之设想的话，也带有明显的率性不羁的文人习气。由于政治斗争的缘故，颜谢二人同因刘义真之故受到牵连遭到外放。二人的经历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但是两个家庭毕竟存在不同，两个人有着各自的特征，因而其思想个性与学术主张当有异处。

现可证两人有密切关系的证据之一便是两人有相互赠答之作。在永初年间的政治斗争中颜延之与谢灵运先后被外放僻地，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诛，两人同被召回京师为官。谢灵运作《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诗》即表明

[1] 《文献通考》卷六十三。

[2] 杨晓斌：《颜延之三十以后初仕质疑》，《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3] [日]松风荣志，范建明译：《关于颜延之的〈陶征士诔〉》，《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12页。

[4] 《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

是回到建康故园写给颜延之、范泰二人的。诗中先表白自己的高洁品行，回顾当年遭政治打击的过程，将自己比作投沙之屈原（《文选》注认为此句用贾谊之典，非），与颜延之作《吊屈原赋》遥遥相应。诗中还称颜、范二人为“欢爱”，知其平时交往之密。颜延之见诗后作《和谢监灵运》以答之。

弱植慕端操，窘步惧先迷。寡立非择方，刻意藉穷栖。
伊昔遘多幸，稟笔侍两闱。虽暂丹雘施，未谓玄素睽。
徒遭良时讫，王道奄昏霾。入神幽明绝，朋好云雨乖。
吊屈汀洲浦，颡帝苍山蹊。倚岩听绪风，攀林结留夷。
跂予间衡岳，曷月瞻秦稽。皇圣昭天德，丰泽振沈泥。
惜无雀雉化，何用克海淮。去国还故里，幽门树蓬藜。
采茨葺昔宇，翳棘开旧畦。物谢时既晏，年往志不偕。
亲仁敷情昵，兴斌究辞栖。芬馥歇兰若，清越夺琳珪。
尽言非报章，聊用布所怀。

其诗谨遵和诗格局，基本内容完全依照谢灵运之诗加以酬和。先申明自己的志向，又回顾不幸的遭遇，称谢灵运为“朋好”，表达朋友隔绝的极度痛苦，还描绘了回到故都之后所见到的寥落景象，进一步表白高尚的情怀。二诗最大的不同在于所持的生活态度不一。谢诗较多使用了道家的典故，所反映出的情绪显得消极无奈更多一些，隐藏了较多的不满与愤懑，虽试图以玄学摆脱烦恼，但仍明显透露出牢骚和不平之意。颜诗就平和得多，其诗用写实笔法，陈述沧桑之感。

颜谢二人尽管在当时诗坛上齐名，亦结有深厚友谊，但二人的差异还是较明显的。谢灵运浪漫，而颜延之质实。这与两人不同的家族背景有关。谢氏家族有着极深的玄学历史熏染，文学创作上较为空灵，思想玄虚，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关注个体命运，较少社会责任感。颜氏家族世代以儒学传家，关注现实问题，文风踏实，不重玄想，尽管颜延之本人在后来的行政过程中表现出对玄学的重视并进行过改良，但他从未放松过儒学信仰，这在他诸多作品中皆可体会得到。也许是由于颜谢二人的差异太多，二人虽同时，又同为文坛领袖，但现存资料所见二人交往情况却并不十分丰富，远不如颜陶友谊更令后人传扬，由此可推测，二人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并无交集，谢灵运家世高高在上，是一个可能的因素。明代人胡应麟认为颜延之较谢灵运有远见卓识，他说：“灵运、延年并以纵傲为名，而颜之识，远非谢比也。”^[1]有关颜谢二人关系，沈玉成先生有过较为精辟的话，他说：“同谢灵运一样，颜延之的性格里有十分傲岸的一面。所不同的是，颜延之门第较低，政治上并不热衷躁进，立身处世则以佯狂掩盖狷介而又有和光同尘的一面。在当权者心目中，他

[1] [明]胡应麟《诗薮》，第139页。

不是一个带有很大危险性的人物，所以虽然屡经蹉跌，却仍然得保天年，富贵以终。”^[1]洞察乱世景象，在夹缝中求生存，这是封建时代士大夫们一直在寻求的求生技巧，也是明哲保身的典范。

3. 王球

王球，琅邪临沂人，为当时第一高门中人，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他曾与颜延之一起为豫章公世子属官，颜延之为世子参军，王球为世子中军功曹。宋国建立后，又同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同为太子中舍人。应该说两人多年共事，有着深厚的友谊。“球公子简贵，素不交游，筵席虚静，门无异客。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刘湛并执重权，倾动内外，球虽通家姻戚，未尝往来。颇好文义，唯与琅邪颜延之相善。”^[2]相比颜延之，王球的仕宦生涯比较通达，官位既高，为人淡泊，时人称“倩玉淡”。与颜延之一样不与权要勾结，为颜延之所慕。两人同爱好文义，性情又接近，因而成为至交。当颜延之屏居里巷七年期间，“延之居常罄匮，球辄贍之。”“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风不坠。’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风尚在。’”^[3]这段话可知颜延之、王球、何尚之三人同气相求，相互品评，颇相吹捧。子夏曾于西河教授生徒，何尚之亦曾“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因而王球称之为西河之风不坠，赞美他传播文化之功绩。而因为王球淡泊的旨趣，独立的个性，何尚之称之为具有正始之风，即肯定了他的名士作风。颜延之与王球交往，或者说王球对颜延之的关注与接济，只是因为两人有着共同的人生追求。王球卒后，颜延之为之作石志以纪念，成为二人友谊的明证。

4. 何尚之

何尚之与颜延之同为刘义真集团成员，两人之间有着较密切的交往。“尚之少颇轻薄，好樗蒲，及长，折节蹈道，以操立见称。”^[4]何尚之曾为庐陵王刘义真车骑谘议参军。因刘义真“与司徒徐羨之、尚书令傅亮等不协，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谏戒，不纳”。刘义真被废后，他并没有象颜、谢一样被外放，而是入为中书侍郎，后来一直做到太子中庶子。何尚之亦好文义，能远离祸患，除了曾谏戒庐陵王之外，另一个原因即是他学问上的造诣。“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5]刘宋时期，玄学官方化，取得了与史学、文学并列的地位，这一形势与何尚之的作用分不开。至元嘉十六年（439），宋文帝又命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玄立文学，

[1] 沈玉成：《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

[2] 《宋书》卷五十八《王球传》。

[3] 《北史》卷三十《何尚之传》。

[4] 《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5] 《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各聚门徒，多就业者^[1]。何尚之佛学造诣也很高，在当时与许多高僧法师交游，著作文章阐述佛理。

何尚之与颜延之交往时间较长。早在义熙十一年前后就同为庐陵王义真的属官，后又同为太子中庶子，旨趣投合，自然较多接触。在以后的为官生涯中二人也常相互笑谑、无所顾忌。

颜延之好读书，无所不览，当包含当时所盛行的玄学书籍，所以本就有玄学修养。官方设立玄学馆，专门研习玄学更加推动了玄学的发展。由何尚之非凡的玄学成就看，颜延之与其交往自然也受到过较多影响。颜、何二人还有大量论及佛理的论争之作，如颜延之《书与何彦德论感果生灭》，二人为论“感果生灭”书信往来五番，其规模和激烈程度甚而过于颜延之与何承天之间的论争。文未存世，大致谈论佛教的因果报应以及神形关系一类问题^[2]。可以想见，颜延之与何尚之的交往使二人在学问上相互启发，影响深远。

5. 郑鲜之

郑鲜之是颜延之的知己，是他提携颜延之作宫廷官职，从而改变了颜延之的人生轨迹。颜延之有诗《直东宫答郑尚书》，抒写了自己对郑鲜之的深厚情谊。

郑鲜之年长于颜延之，两人曾同在豫章公世子刘义符府中任职，因而可以相互了解。两人都好读书。《宋书》本传记载郑鲜之“下帷读书，绝交游之务”，好学使二人有共同谈论学术文义的基础。两人的性情也有相似之处。郑鲜之为人“刚直，不阿强贵，明宪直绳”，颜延之亦不惧强权，性情刚直，对待公私事务上两人一定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可以结下友谊。另外作为年轻人，颜延之的好学、多才，也使郑鲜之乐于相助。义熙十四年，郑鲜之任太常时，推举颜延之为博士。郑鲜之精通儒学、佛学，著有《神不灭论》，其中所论述的形神相分的理论对颜延之产生过深远影响。郑鲜之与颜延之二人之间有诗文酬答，现存二首。

颜延之的《直东宫答郑尚书》写道：

皇居体环极，设险祇天工。两闾阻通轨，对禁限清风。
跂予旅东馆，徒歌属南墉。寝兴郁无已，起观辰汉中。
流云蔼青阙，皓月鉴丹宫。踟蹰清防密，徙倚恒漏穷。
君子吐芳讯，感物恻余衷。惜丘无园秀，景行彼高松。
知言有诚贯，美价难克充。何以铭嘉贶，言树丝与桐。

表达了自己对郑鲜之的思念之情，显得真挚热烈，十分感人。诗的后半部主要赞美郑鲜之的美好品德和高尚人格，表明自己要传扬美德，永远铭记。诗歌感情饱满，真实传达出两

[1] 《宋书》卷九三《隐逸·雷次宗》。

[2] 《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所辑《宋明帝敕中书侍郎陆澄撰法论目录》。

人的深厚友情。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有这样相知相助的朋友，实为颜延之的荣幸。

6. 王僧达

王僧达，琅邪临沂人，为太保王弘之子。他比颜延之年少39岁，与颜延之有着较深厚的友谊。这可以从颜延之与王僧达二人之间的赠答之作中考察出来。颜延之曾写过《赠王太常》一诗，王僧达所写《答颜延年》诗同样深情回顾二人的友情，“结游略年义，笃顾弃浮沉。寒荣共偃曝，春酝时献斟。”其中叙述了两人共事的和谐默契。王僧达还写了《祭颜光禄文》，高度评论了颜延之一生的事迹，赞其气节、品行、才学，表达深长的叹息。这篇祭文也是今天研究颜延之不可多得的一份材料。

颜、王二氏本同为琅邪临沂世族，南迁之后又同定居建康，两家有着许多共同的家族文化基础。尽管王氏家族在西晋之后势力上升，与司马共天下，可谓炙手可热，而颜氏家族则一直处于高门的下沿，但两个家族一直存在着较多联系。见于史载的就有王球、王弘与颜延之交往密切，王僧达也属与颜深交的王氏成员之一。

7. 何承天

何承天是刘宋时期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物，通天文，精史学，又是当时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其中的史学馆即由何承天主持。

何承天与颜延之的交往在史书中没有正面记载，何承天这一人物在颜延之的一生活活动中也并未显示出特别密切的关系，只是何承天的理论在当时有着极大的影响，颜延之曾称道：“足下连国云从，宏论风行。”（《重释何衡阳》）

颜延之与何承天曾为佛教问题书信往来，发生过激烈的争辩，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后来，两人又同在太子府中任执经，有过共事的机会。在博学好读方面，颜延之与何承天可谓知音。在性格秉性上两人亦有相通之处。何承天性格刚烈，《宋书》本传称他“为性刚愎，不能屈意朝右，颇以所长侮同列”^[1]，这与颜延之的直面忤逆，孤傲不羁有着相似之处。另外两人都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自然有着深刻的人生感悟。

史传记载两人的交往最著名的就是两人的佛教论争。六朝时期人们关于神灭与否的争论是人的觉醒的一个标志。神灭与否是佛教能否站得住脚的支点，其争论由来已久。东汉末年哲学家牟融在《牟子理惑论》中认为：“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神与形的关系成为人们思考与讨论的焦点，也是当时佛教弘扬的重要关节点。何承天站在儒家传统维护者的立场上大力反对佛教学说，由神形关系入手加以驳斥。他主张：“生必有死，形毙神散”，针对当时流行的佛教思想加以辩驳。两人的辩难引发了社会对于神形问题的大讨论，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友谊本身，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文献。

颜延之所乐于交往的多是与自己出身相似之士族，这本来就是人的社会性的重要表

[1] 《宋书》卷六十四《何承天传》。

现。其次颜延之之交往多好读书、好文义之人，他身边的文人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可以交流切磋，对于当时的文学创作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再次他所乐于交往的人多性格耿直，为人刚正，不畏强权，这是人格上的保障，唯其如此才保证了颜延之一生个性自由伸张的空间。

（二）与其他士族官僚的交往

除了上述文人士族之外，颜延之还与当时的一些士族官僚有交往，但由于他本人特立独行，自视甚高，与这些官僚的周旋大多敬而远之，并不勾结拉拢，“常语竣曰：‘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众多士族官僚中首要的就是当时的权臣刘穆之。颜延之因妹妹嫁入刘穆之家，颜氏与刘氏便为通家之亲。“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穆之既与延之通家，又闻其美，将仕之。先欲相见，延之不往也。”^[1]义熙九年颜延之三十岁时，刘穆之为中军太尉司马、丹阳尹，权势正如日中天，想要引见有通家之亲的颜延之，是很容易的。但是颜延之却拒绝了，仍然做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的行参军，因转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据杨晓斌先生考证颜延之初仕在二十二岁左右，至三十岁时，做刘柳的属官已有九年之久^[2]。沈玉成先生在《南北朝文学史》中提出：“（颜延之）二十岁以后，出仕为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的行参军、主簿、后军功曹，前后约十年。”^[3]在这样长的时间里，身居低品小官，拒绝接受他人的提拔引见，一方面体现出他不慕荣利的品格，另一方面也可见他不屑于与权贵交往的性格。

如果说他不接受刘穆之的引见只能是消极对待权要人士的话，那么他更多的时候是正面抵触权要，毫不顾及情面，表现了他逸翮独征的不羁姿态。正史中记载他得罪过当时多名权要人士，特别是有些人原本欣赏他、关心他，可堪称朋友的人，颜延之却偏偏冒犯，如傅亮、刘湛、殷景仁、谢晦、释慧琳等。

傅亮和谢晦都十分赏识颜延之的文采。“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庆殊命，参起居，延之与同府王参军俱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而颜延之却并不领情，他自信自己的才华冠绝当时，不肯掩饰自己的锋芒。虽然因为与雁门人周续之辩论儒学而为当时的皇帝宋高祖所称誉，徙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但他对当时的顶头上司也毫不留情。“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既然为尚书令所不容，那么颜延之受到排挤就可想而知了。

殷景仁出身陈郡殷氏，时任黄门郎。他在颜延之被出为始安太守时对颜延之表示了同

[1] 《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

[2] 参见杨晓斌：《颜延之三十以后初仕质疑》，《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第106页。

[3]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67页。

情：“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雅。”他所谓“俗”、“世”实指当时排挤颜延之的当权者，意在讥刺徐羨之、傅亮等宋文帝身边重臣。他所称颂的“俊异”、“文雅”其实指的是颜延之。堪称颜延之的知遇者。刘湛为刘柳之子，当年颜延之初仕就是做刘柳的属官，刘氏对他应有提携之恩。但至元嘉三年，徐羨之被诛之后，颜延之得以返回京都任职，看到刘湛、殷景仁成为当政要人，不免又有了意气文人的脾性。《宋书》本传载：“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两位朝政要人原本曾赏识自己或恩遇自己，他也毫不以为意。“不能斟酌当世”即反映了他刚直、放旷，任由性情的特点。

总之，颜延之对官僚之类人，总是抱有一种主动的战斗性。在与权贵们的挑战中，颜延之显示了一个文人的独立与傲岸。这种行为虽增加了诗人的坎坷历程，却符合诗人的任真本质。

（三）颜延之与佛学人士的交往

佛教在刘宋时期逐渐盛行，在这个家族中也有浸染。颜延之的交游圈中有不少人精通佛学，如何尚之、王球等人，他还直接接触僧人，与当时知名的高僧过从甚密。据《高僧传》记载，延之曾师事天竺(印度)人求那跋陀罗^[1]，从竺道生问道。颜延之直接问道于当时的佛教领袖人物，是属于佛学研究的前驱者，对于佛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颜延之在当时的佛学界比较活跃，与名僧昙无成、慧静、慧严、慧亮等有交往。“昙无成乃憩于淮南中寺，涅盘大品常更互讲说，受业二百余人，与颜延之、何尚之共论实相，往复弥晨。”^[2]颜延之每叹释慧静之风德曰：“荆山之玉唯静是焉。”表达了对佛学及佛界高僧的钦佩。后来他还把儿子颜竣引见给慧静。颜延之真正参与到佛学大辩论中去，成为影响当时佛学走向的重要人物之一。“颜延之著《离识论》及《论检》，帝命严(慧严)辩其同异，往复终日，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许。’”颜延之佛学造诣之深，竟获得了当时皇帝的赞赏，甚而认为他的成就可与东晋名士许询和名僧支遁媲美。

元嘉十年前，慧琳作《白黑论》揭开了抑佛扬儒的论争之幕。何承天作《达性论》进一步反对佛教基本理论，从而引出了颜延之与何承天辩《达性论》之学术论争。何承天主张神灭论、批判轮回转世、因果报应，论证更为集中，思想也较为系统化，是南朝反神不灭思想流派的先驱。颜延之则认为万物“同体二仪”得生之理，皆自阴阳，人与生物察气相同，“施报之道，自然之符”。显然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思维方式更为辩证。元嘉十二年，颜延之和何承天之间就达性论多次辩论反复辩说“三才”、“众生”、“众品”、神

[1] 《高僧传》卷第三。

[2] 《高僧传》卷第七。

灵有无、报应论等相关佛学理论，客观上促进了佛学的影响力。

颜氏家族有多人与佛学人士密切交往。延之之子颜竣，为南中郎记室参军时，在谯阳曾与释僧含“深相器重，造必终日”。颜竣还与僧慧静相见，并师从于他。颜竣的信仰又影响及于子女。颜竣之女法弘尼，曾师从腓宾(今克什米尔一带)高僧昙摩耳肠舍的弟子法度。颜氏家族在秉持儒学的同时并没有排斥佛教思想，而是尝试佛儒二教的融合。这在颜之推身上得到了更明显的表现。颜之推的《冤魂志》就是其佛儒融合的代表作品。

释慧琳与颜延之、谢灵运等并为庐陵王刘义真幕僚，“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但因慧琳后为太祖所赏爱，“每召见，常升独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参乘，袁丝正色。此三台之坐，岂可使刑余居之。’上变色。”颜延之在此完全不念旧情，揭露慧琳的丑恶面目，一方面是看到他原先亲近的是庐陵王义真，现在又亲附宋文帝，实为不义之人；另一方面慧琳为伪僧人，写作《均善论》，指责佛教徒“大其言矣”，“所务之乖”^[1]，这是颜延之所不能忍受的，后来慧琳果以背叛佛教教义而远放广州。颜延之不畏宋文帝之尊，骂慧琳为“刑余”之人，借以讽谏宋文帝，又显示了儒家情怀。

颜延之等人在佛学上的主张深深影响了当时的统治者宋文帝。如宋文帝曾说：“三世因果，未辨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2]接着他又提到范泰、谢灵运、颜延之、宗炳都能出入儒佛，颜延之驳斥《达性论》，宗炳非难《白黑论》，尤足给人以启发。

观其一生的起伏经历，先刚而柔，人生哲学有了较大变化。外表表现和内心主张有着明显不一致的地方。难怪当时就有人指出这种矛盾人生的谬误。“史臣曰：出身事主，虽义在忘私，至于君亲两事，既无同济，为子为臣，各随其时可也。若夫驰文道路，军政恒仪，成败所因，非系乎此。而据笔数罪，陵仇犯逆，余彼慈亲，垂之虎吻，以此为忠，无闻前诰。夫自忍其亲，必将忍人之亲，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断可识矣。”颜延之对待朝政不畏权贵，敢于反叛；但当其子颜竣以代写檄书而面临危境之时，颜延之却冷漠处之，并因此而远离祸患，这也就是史家所深恶痛疾的吧！然而观其《庭诰》一文，却面面俱到写出了父亲对子孙的殷殷期盼，显示出颜延之内心的真实状态，也体现出颜延之强烈的家族意识。下节详述之。

第二节 颜延之对家族文化的贡献

[1] 见《宋书》卷九十七《夷蛮·天竺迦毗黎国传》。

[2] 见《高僧传》卷七《慧严传》，《弘明集》卷十一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

“‘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它的一切。”^[1]探讨颜延之的家庭观念可以由三个层面入手。首先对待远祖、近宗的态度，主要依据为《颜含碑铭》；其次对待当时的家族中人的态度，主要依据为《祭弟文》《除弟服》及他对子弟的评论；第三对待本家族后代子孙的态度。主要依据为《庭诰》。

一、颜延之的尊祖敬宗意识

中国古代社会起自宗法，家族结构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而维系这一单元的意识形态即是尊祖敬宗，这种意识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越明显，越引起全社会的注意。随着家族的确立，家族规模的扩大，自宋代以后这一意识已成为全民意识。而早在六朝时期，颜延之就表现出了比较明确的尊祖敬宗的观念。《颜含碑铭》是颜延之仅存的一篇铭文。今侈录于下：

嵎夷导日，岱方禋春，星离望合，水别浸邻。少阳畜德，苍祗效神，孕仙字圣，诞智息仁。洙上道奥，稷下儒渊，乃昔宗林，倾席曜筵。升门取偶，接室称贤，阖则遯哀，燭亦抗宣。犷彼琅邪，实惟海宇。憬属之罟，邪临潮儻(才)。载济越师，大淹秦旅，谁其来迁，时闻远祖。青州隐秀，爰始贞居。内辟鼎府，外康邦闾。建节中平，分竹黄初，刑清齐右，政偃营区。葛峰明懿，平阳聪理，或荐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双凤千里，华萼之茂，于昭不已。博士渊退，再逡儒聘，贞子七穆，比世称盛。无忝汝阴，有伟安定，舍人孜敏，亦允储命。靖侯潜德，信岂在明，言则测幽，叹实耸灵。仁亲之宝，大孝之荣。官必凝绩，学乃敦经。随难蕃霸，特安闾掖，扶元陟帝，翼成复辟。忌满裁婚，鉴冲贬石，望年静驾，乐恬延麻。三祖连光，众门稟教，于时列孝，克端殊操。洁景衡阴，湮心理奥，任不穷秩，是谓高蹈。山曾木口，胄积菱深，永惟世口，思树辞林。碑表有毁，策素匪任，诵灵坟阿，长寄风音。

铭文首先强调齐鲁之地是整个民族文明的发源地，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同时又是人类祭天的所在，其次又是颜氏文化起源的福地。在这块人杰地灵的热土上，孕育了无数圣贤之人。颜延之此铭言语间洋溢着自豪之情，表白了身为颜氏传人的自尊自爱。“仙”、“智”指道家的至高人物和应具的杰出才能。“圣”指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杰出品德为仁。“洙上”、“稷下”两地名进一步坐实了鲁齐两地，也分别代指鲁之颜回、齐之颜烛。这个家族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才辈出、俊杰济济。特别是由两位历史人物的惊人之举概括了颜氏文化的巨大。颜闾逃避鲁哀公的聘任，逾墙而走，视富贵功名如粪土，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而战国时的颜燭敢于抗争齐宣王，维护了士的人格尊严，强调士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和特殊地

[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1页。

位。颜延之通过对先秦时期颜氏人物事迹的追述，清晰地描绘了这一家族的文化和自身特色。道、儒二家同时在这个家族文化中留下印迹，生命个体内在的精神追求与政治理想的现实实现统一在一体之中。第二部分主要叙述颜氏家族自颜盛率领族人迁居琅邪的过程。至此颜氏最盛的一支集中在琅邪。颜延之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琅邪地域特点及文化，这也寓意家族的文化发展必定深受所居之地文化的影响。由鲁迁琅邪距离虽不遥远，但地域分界实属两地，一为鲁文化发源地，一为齐文化发源地，在鲁国文明中诞生并发展起来的琅邪家族迁到琅邪之后又受到齐文化的熏染与培育，齐鲁文化的交融与激发，在这个家族文化中占有了极重要的位置。颜斐、颜盛兄弟二人及下一代的颜钦、颜默兄弟二人皆具文治武略，政治功勋显著。“建节中平，分竹黄初。”讲述执持符节、受命出使的祖先事迹。最后主要描述颜含的生平作为，既秉儒家之敦经、凝绩之说，辅佐君王，处事中庸，又信奉道家幽灵之说，并奉行功成身退的政治理想，在他身上儒道互补，很好地体现了进退由己的人生哲学。颜含“忌满裁婚”的主张深深影响了这个家族将来的发展，兄弟三人很好地实践了封建家长的训导，家族上下都恭敬地遵守先祖制定的遗教，孝悌永存，葆有高洁。

总之，血缘关系借助姓氏符号得以传承，后世又借姓氏符号反观血缘联系，追求家族的祖始，如此反复积累，层层推进，形成特定的家族祖先崇拜及家族文化价值倾向。颜回的儒道兼修，勤奋入世的儒士形象与出世、坐忘的道家形象，成为家族后人的精神庇护所，在某些时候可以入世为政，由家族伦理的孝悌升发为尊生爱民的德治，在有些时候又反求诸己，在自律中求得自由的生命诉求。

颜延之在这篇作品中体现了他尊祖敬宗的意识，抽绎家族的精神遗泽，即在朝政大事中入世积极，立身清正廉洁，执政纪律严明，可堪称仁人志士；在家族之内则遵循孝悌之道，克己复礼为仁，又能在天下无道时明哲保身，全身而退。这是对先前家族文化的一次大总结。

班固曰：“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为恩情相流凑也。”^[1]颜氏之宗为颜回，是最尊者，颜氏后人共同视为至尊者。颜盛迁琅邪，成为琅邪颜氏的始祖，至颜含振兴家业，制定家规，二者可为宗人所尊。因而铭中所主要追述的是颜氏祖先：始祖颜回，远祖颜盛，近祖颜含。对祖先无比崇敬，极尽膜拜、歌颂之能事。基本是符合历史实际，而不是虚言浮夸，由此可见颜延之对颜氏家族具有鲜明的尊祖敬宗意识。对于族者，亦是感念不忘。铭中提及的颜氏血亲都是族中英杰。颜闾、颜燭分别是出世和入世的典型，代表着古代知识分子高尚的情操和为争取自身价值的实现而做出努力的精神。颜盛之子孙为政清明，都有着卓著的历史功绩，为家族的兴盛做出了贡献。颜含的后代，实践着先祖遗训，开创了新的篇章。颜延之对宗与族的概念划分十分清晰，赞颂宗祖，誉美众族，有着强烈的家族自豪感与荣誉感。

[1] [汉]班固《白虎通义》卷八·宗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总0850册。

二、颜延之的亲情观念

家族亲情基于血缘关系，又在日常生活中养成，长久地共处，互相的交往更加培养出了亲情。家族中亲情主要表现为祖父母之爱、父母之爱、兄弟姊妹之爱、子孙之爱等多方面。

现在文献中没有颜延之对父母的直接评论言语，但由《颜府君碑铭》可见一些态度。“三祖连光”中的三祖指颜髦、谦、约兄弟三人，那么“众门稟教”中的众门就包括颜延之父辈。颜延之对待祖先、父母推崇孝道，称颂颜含为“仁亲之宝，大孝之荣”，对待长辈首讲孝。孝是颜氏家族传承已久的家族亲情观念之一。一方面始终以儒学修身待人，另一方面“任不穷秩，是谓高蹈”，又以道家处世。从他对父辈的评价和描述中，可见他是十分敬仰父辈的，祖父辈奠定家族文化传统，父辈传承家声对颜延之产生了重要影响。

颜延之为琅邪颜氏的第七世，这一世除颜延之外还有颜系之、颜坦之、颜靖之、颜秉之、颜邵、颜根、颜实等。可惜保存下来的史料对他们之间的联系记载不多，但从颜延之的一些作品中略可考察其亲情观念。

由颜延之的诗文可以探知他对待手足亲情的基本态度。如《祖祭弟文》：

阖棺穷野，启殡中荒。灵影凤灭，筵寝虚张。人往运来，自秋徂阳。蕃兰落色，宿草滋长。孰云不痛，辞家去乡。尔之于役，爰适兹邑。上秋告来，方春伫立。如何不吊，吉违凶集。六亲懂心，姻朋浩泣。我虽载奔，伊何云及。永怀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无荣嫔，没望归魂。令龟吉兆，祖衬东旋。灵輶次路，严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终天。

再如《除弟服》：

徂没离二秋，掩泣备三冬。往辰缅难纪，来算忽易穷。
升没淹晷晦，洒扫易礼容。缟衣变余体，长逝归尔躬。

由以上二作可以看出，颜延之有一弟早卒。兄弟之死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同时也令他思考生命的意义。《祖祭弟文》为四言韵文。开头极写死后之荒凉，以白描手法概括弟死之后的仪式、场合。棺材被运到辽远的原野，在荒远之地送亡灵。虽有亲人为亡灵搭造的帐篷，但人事阻隔，无法挽回了。诗的中间部分极写沉痛之情，包含着对兄弟的挂念和哀悼。诗中还写到因兄弟之死亲人的悲痛，提到“六亲”“姻朋”，可见出席这场殡仪的人数众多。“追亡悼存，惟兄及弟”，兄弟手足之情表述得十分鲜明深刻。《除弟服》是一首五言诗，被收录到《艺文类聚》卷第三十四人部十八“哀伤”类，此诗表达了对兄弟之死的哀伤之情。为弟弟服丧期满，诗人感慨往事，叹息岁月，更加留恋兄弟之情，其中对生命的重新审视最为动人。

颜延之有五言诗《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一首，略可考论颜延之的兄弟之情。其诗

曰：

炎天方埃郁，暑晏阒尘纷。独静阙偶坐，临堂对星分。
侧听风薄木，遥睇月开云。夜蝉当夏急，阴虫先秋闻。
岁候初过半，荃蕙岂久芬。屏居恻物变，慕类抱情殷。
九逝非空思，七襄无成文^[1]。

此诗被《文选》选入“赠答”四，表明主要还是一首与亲朋应酬的诗。由诗题可知诗中所写是夏天的夜晚，呈送给从兄颜敬宗和当时的长沙太守二人。颜敬宗之事迹无考。应与颜延之同祖即颜约，现存颜氏谱系载第二十八世颜约仅记其一子颜显，颜显之后为颜延之，据颜延之此诗可知，颜显应有兄弟。本诗为五言十二句。前半首描摹夏日景象细致生动，突出了盛夏之夜的我有意味。诗中有总体感受，在一派燥热纷乱的气氛中展开摹写，诗人却显得异常冷静，独坐、无伴，仰望星空，静观风吹草动，月穿层云，一动一静之间为后文抒情蓄势。既有所风又有所闻，既有动态，又有静态，以夜蝉与阴虫表达了岁月流逝的落寞之感，也呈上启下，由写景转入抒情。抒情最明显的一句是：“岁候初过半，荃蕙岂久芬。”由实写转入虚写，以反问的证据暴露了情绪的迭宕。诗人在担忧，时光易逝，那些美好的事物能否久存？这是作为诗人细腻的情愫，也是六朝诗人常用的笔法，表达的是一种共有的情绪，是诗歌的常态。而“屏居”句却抒发个人性灵，是诗歌的个性。据李善注引《汉书》以窳婴屏居田南山下来解释此句，实有些牵强。其实此句纯是实写个人实情。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屏居时期，颜延之得以回顾往事、思考人生，“恻物变”“抱情殷”，对人生对宇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物类万变而情感独殷，由此可见颜延之是重情的，葆有一个诗人的赤子之情，对亲情对友情无比珍重，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念念不忘。最后两句“九逝非空思，七襄无成文”，用的是《楚辞》与《诗经》的典故，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情感的表述。《抽思》曰：“惟郢路之辽辽兮，魂一夕而九逝。”《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两首作品都是表达思念的典范之作，颜诗用之，一是显示了自己的学力，二是借用前人词句以申个人之情，从而使抒情更加深入。

颜延之对于亲属范围的辨析有一番清晰的认识。如他曾对甥侄之称谓做出过议论。“或问颜延之曰：‘甥侄亦可施于伯叔从母邪？’颜答曰：‘伯叔有父名，则弟兄之子不得称侄。从母有母名，则姊妹之子不得称甥。且甥侄唯施之于舅姑耳。何者？侄之言实也。甥之言生也。女子虽出，情不自绝，故于兄弟之子，称其情实。男子居内，据自我出，故于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内，不得言实，从母俱出，不得言生。然后谓吾伯叔者，吾

[1] 《文选》卷二十六“赠答四”。

谓之兄弟之子。谓吾从母者，吾谓之姊妹之子。’”^[1]颜延之所做的解释符合先秦以来的宗法等级秩序，基本遵循原意。《尔雅·释亲》：“母之姊妹为从母。”《仪礼·丧服》：“从母”疏：“母之姊妹与母一体，从于己母而有此名，故曰从母。”《正韵》：“兄弟之女曰至”；《释名》：“姑谓兄弟之女曰侄是也。故至（侄）字从女旁也。”《左传》所谓侄其从姑。这段文字显示颜延之的辨明名实的用意，唯此方能彻底执行儒家的礼仪规范。

颜延之对后代的期望也很高，正史曾记载他对其它家族后辈的评论，约略可见出他对家风影响、子继父志的看法。如他对朋友张邵之侄的称赞就表达了对家族文化的重视和对后代的殷切期望。他曾专门致信张邵对其兄侄二人的品行予以嘉许来宽慰对方^[2]。又如对朋友之子的赏叹：“彖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孙也。父景俊，宋世为淮南太守，以非罪见诛。廓之终身不听音乐，布衣蔬食，足不出门，示不臣于宋。时人以比晋之王裒。颜延之见其幼时，叹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齐国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3]颜延之所赞赏的子孙辈应以孝为先。颜延之对子孙后代的文化继承抱有极大的期望。如他曾以四子所承自己的四种特质来表达这种看法，“事实上，世族家族内的每一位长辈也都致力于对子侄辈的培育，言传身教，更利用各种机会和可能，不遗余力地揄扬、提拔同族的后辈，使之尽快脱颖而出。”^[4]颜延之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还对自己的外孙垂以青目，《南史·范岫传》：“岫幼而好学，早孤，事母以孝闻。外祖颜延之早相题目，以为中外之宝。”范岫后来的成就与颜延之的栽培不无关系。

三、修德进业，收族强宗

尊祖敬宗进而收族，从宗法制度提升到伦理规范，就成为一系列“修己安人”的道德实践。具体体现在颜延之的《庭诰》一文中^[5]。

“尊祖敬宗的意义，即在凝聚族人的精神意志，以巩固宗法组织，提振族群精神，而深怀天恩、祖德，积极修德进业，这就是‘收族’的意义。”^[6]如果说《颜府君碑铭》是颜延之尊祖敬宗的表白，那么《庭诰》一文则是颜延之意图规范家族伦理、整齐门内，提

[1] 《通典》六十八“甥姪名不可施伯叔从母议”。

[2] 颜延之《吊张茂度书》写道：“贤弟子少履贞规，长怀理要，清风素气，得之天然。言面以来，便申忘年之好，比虽艰隔成阻，而情问无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见慰说，岂谓中年，奄为长往，闻问悼心，有兼恒痛。足下门教敦至，兼实家宝，一旦丧失，何可为怀。”见《宋书》卷六十二《张敷传》。

[3] 《南史》卷二十六《袁淑传》。

[4] 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5] 本节《庭诰》原文均出自严可均辑《全宋文》卷三十六，第2634-2637页。

[6] 张永儒：《中国古代家族伦理观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价值》，见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第七届儒佛会通暨文化哲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第27页。

撕子孙并进而收族强宗的表达。“由于魏晋南北朝期间，五胡入侵，战乱惨烈，政权更移频繁，世族大家，或迁移逃难，或建坞自保，于是家族的凝聚力尤其重要，俾使在世乱流离中，互相扶持，奋斗求存。因而，世族大家的生活方式与观念都有二重性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放旷任性，清言玄虚；一方面家族伦理恪守严格的孝弟为本的宗法规范，出现了许多‘家规’、‘家训’、‘闺训’等。”^[1]这里分析了六朝时期家训类著述出现的背景和原因，颜延之作《庭诰》同样也有这些成分。但除此之外，应还有另外的原因。首先是颜延之屏居里巷期间，有了可以独立思考的机会，对于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前途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而他有能力为子孙留下自己的人生经验，以求家族的延续。其次一个原因就是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一方面在朝中为官，参预社会政治，周旋于险恶的人际环境中，一方面他作为一个家庭的中心人物，处于家族文化的中心位置，对于保存家族的兴旺发展有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感。两方面因素促使他担当两个角色，为人臣、为人父。上节所提到的《宋书》本传末尾“史臣”所论，即是看到这种矛盾而发。但事实上，颜延之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深刻的认识。他的处理方式集中体现在《庭诰》这篇带有私密性质的文章中。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本《序》曰：“《七录》有《诂幼》二卷，颜延之撰；《广诂幼》一卷，荀楷撰。《唐志》复有《诂幼文》三卷，而皆无《庭诰》之目。《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均引颜延之《庭诰》，言心性学品及《诗》《易》《春秋》之要，与颜之推《家训》相似，亦其告诫弟子之书也。又从《释文》《后汉书》注、《广韵》辑得《诂幼文》四条，内一条颜延之、荀楷并引，《广诂幼》之佚说可见者，仅此，不能成卷，亦附着之。”^[2]详述了《庭诰》传播过程中的文献线索。《山东通志》云：“新、旧《唐志》俱作《诂幼文》三卷，‘诂’疑‘诂’。”今传《庭诰》并非全本，而是清代人的辑佚本，颜延之研究专家杨晓斌先生已有详尽论述。他说：“颜延之的《庭诰》，今传各版本《颜延之集》中均为残篇，不及清人辑本全面。清人所辑颜延之《庭诰》有：1、《庭诰》，[清]严可均辑，见《全宋文》卷三十六。2、《庭诰》一卷，[清]马国翰辑，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小学类’。3、《庭诰》一卷，龙璋辑，见《小学搜佚》上编‘经编小学类’。严可均辑本从《宋书》本传录出，又从《初学记》《太平御览》《弘明集》辑出五节，合编为一辑。马国翰辑本从《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辑出五节，合编为一辑。”^[3]本节所论依据严可均辑本。

因为是后代人辑佚而成，现在《庭诰》读上去前后文意有不通处，内容显得零散不完。

[1] 《第七届儒佛会通暨文化哲学研讨会论文集》，第28页。

[2]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 杨晓斌：《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大连图书馆编《典籍文化研究》，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

好在开头与结尾保存完好。通过文本细读，我们略可勾勒一幅生动的慈父教子图。全文内容主要教子弟立身行事之方，多从细微小节入手，这可能由于“立履之方，规鉴之明，已列通人之规，不复续论”。《庭诰》一文当是作者为这一家族内部的子弟叮咛嘱托的处事小节及做人原则。

由现存部分文章看来，原文主要以论家族生存永恒之道为主，以论家族中人立身行事之法则为辅。后者又以“士”为标准，可见颜延之对士文化的自觉追求与归纳总结，企图恢复自先秦以来的士文化传统，亦即颜氏之儒的本性。

（一）树德立义——立家之说

“《庭诰》者，施于闺庭之内，谓不远也。吾年居秋方，虑先草木，故遽以未闻，诰尔在庭。”《庭诰》一文的开头为全文总则，先解释作此诰的目的与意图、方法，又申之以道、情之别，强调以重道轻情为原则。反映出颜延之此时的思想基础即为儒家，重视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轻视自身的情意。

第一，人应追求不朽，收族长家更须如此。而追求不朽首先在于孝慈、悌友的人际关系保证，此两对概念中以孝与悌为先。“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这是人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情感和行为规则。荀子在《子道篇》中亦主张：“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颜氏家族文化不仅强调孝悌，可贵的是主张力行。《孟子·离娄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欲要求整个家庭遵守这一法则，那么自身必须先做到这个法则，带动家族，从而整个社会秩序都有所改观。颜延之实是以此原则来对待整个家庭的，以自身的自律来收族长家。

第二，怎样看待身外之物。孝悌既做到了，那如何看待富厚呢？“富厚贫薄，事之悬也。以富厚之身，亲贫薄之人，非可一时同处。然昔有守之无怨，安之不闷者，盖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贫薄，岂有证然？时乃天道。若人皆富厚，是理无贫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谓富厚在我，则宜贫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义在不可，而横意去就，谬生希幸，以为未达至分。”颜延之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富厚贫薄的差别，但更认识到这并不是维系生活安定决定性的因素。他所说的“守之无怨，安之不闷者”摈弃了物质束缚，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充实，诚如子贡富而知礼，颜回安于贫贱的故事。在此处颜延之使用了辩证法来论述这个道理，指出道与义的矛盾与相辅相成的关系，最后强调无论贫富，皆须遵循自然而不刻意追求。颜延之还善于以精神追求消解现实困境。同样是对待贫、病，他说：“故欲蠲忧患，莫若怀古。怀古之志，当自同古人，见通则忧浅，意远则怨浮，昔有琴歌于编蓬之中者，用此道也。”以历史人物事件参照当今事物，自然目光远大了。他还说：“苟无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繇。能以怀道为念，必存从理之心。道可怀而理可从，则不议贫，议所乐耳。”反映了颜延之达观、狂放的个性特点。其同贫富、均忧乐的看法，实际来自《庄子》的齐物论，用道家的理论应对现实显示了颜延之灵活、圆通的处事方式。

第三,怎样看待他人。《庭诰》一文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建立。与人交往要求相互敬重。“游道虽广,交叉为长。得在可久,失在轻绝。久由相敬,绝由相狎。爱之勿劳,当扶其正;性忠而勿侮,必藏其枉情。辅以艺业,会以文辞,使亲不可亵,疎不可间,每存大德,无挟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终。”把握好与友人的距离,以义相交,保持友谊的长久。因为刘宋时期,国家升平日久,当时人多爱文义,因而此处也强调与人相交重视文义。“辅以艺业,会以文辞”就是指交友要结交富有文化气息的人士。与人交往必存信义,如他说:“夫信不逆彰,义必幽隐,交赖相尽,明有相照。一面见旨,则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则意入渊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托友,金石可弊。岂待充其荣实,乃将议报,厚之筐筐,然后图终?如或与立,茂思无忽。”

与人相交不能没有娱乐。恰好地利用娱乐才能可以帮助建立与他人的良好关系。对待“抃博蒲塞,会众之事”,应注意防止失敬致侮。“酒酌之设,可乐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几。”

文章重视情,多处提到“情”。认为应体查人情,反映了推己及人的儒家思想。纯以仁恕与明周之品德去实践。他说:“至夫愿欲情嗜,宜无间殊,或役人而养给,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奥有灶,齐侯蔑寒;犬马有秩,管燕轻饥。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厌滋旨而识寡嫌之急,仁恕之功。”等级制度是存在的,但需治理有方。上以仁爱治民,下以赏罚分明。

待人宽恕也是文中强调的一个原则。“率下多方,见情为上;立长多术,晦明为懿。虽及仆妾,情见则事通;虽在畎亩,明晦则功博。……是以礼道尚优,法意从刻。优则人自为厚,刻则物相为薄。耕收诚鄙,此用不忒,所为野陋而不以居心也。”以礼道治人,仍是儒家的基本学说。

第四,提倡屏欲明性,生活俭约。“古人耻身以为溪壑者,屏欲之谓也。欲者,性之烦浊,气之蒿蒸。故其为害,则熏心智,耗真情,伤人和,犯天性。虽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犹火含烟而放火,桂怀蠹而残桂,然则火胜则烟灭,蠹壮则桂折。故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昏,去明即昏,难以生矣。是以中外羣圣,建言所黜,儒道众智,发论是除。”这段话调合当时的种种思想理论,儒道兼采,指出生活简约的重要性。颜延之现实中确做到这一点了,《宋书》本传记载:“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

(二)修身——为士之道

《庭诰》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人修身。儒家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每一个人都应当讲究修身。修身也是这个儒学世家的追求之一。《庭诰》文中围绕着儒家的几个概念“君子”、“士”、“深士”、“义士”、“仁人”等展开讨论,见其修身是以儒家为理论根据的。文章提到了三种士:善士、上士和深士,分别代表了修身的三种境界。

第一，对情、道、公、私的辨析，提炼出“善士”一词。

《庭诰》开篇便提到了两对概念，即：道、情；公、私。“道者识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向；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这是欲为士者的基本原则，放在开头来讲，以显示作此诰之目的与意图及方法，其中以道、情之别、重道轻情为善士标准。“道”，是“天理”，是真理的存在，儒家以内在事物为出发点，以形而上的天为标准。“道”是人生和社会的行动规范。人生就处在两种关系中，一种是以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一种是以德性实现自己的人格。作为善士面临选择时宁愿要人格尊严，不要利益享受。这种认识来源于先秦士文化。

《论语》强调了士的文化使命。如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孔子要求弟子“笃信善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这些言论都突出了士对于道的追求，有着鲜明的重道轻性的倾向。

孟子曰：“士志于道。”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孟子谓宋勾践曰：“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按儒家的分类法，人身有欲、情、性之不同，“欲”是逐物外驰的，“性”是循理内含的，“情”则介乎二者之间，“欲”因礼而收敛是为“情”，人之本性感于外物而发乎于外是为“情”。先秦原始儒家并不回避“情”，所谓爱人知人，亲亲尊尊，立人达人，都是围绕或发端于一个“情”字，有了“情”，才能建立理想的人际关系。相对而言，颜延之在本篇中的表达较重视人与外在社会的关系，而轻视自身的情意。儒家修身的目标在于以“仁道”处理人间最重要的“五伦”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修身的方法则是以“好学”的方法学习“仁道”，用“力行”的方法实践“仁道”。处理好了道与情的关系，公私就区别开来了，孝、慈也就易于施行。“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所以这里强调“恩意相生，情理相出”，社会才能安宁，人际才能和谐。“相”字代表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见作者是辩证、理性地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

一般庶人固然应当在其家庭及生活圈子里“行仁”，但承载有文化使命的“士”，施行仁道则有更高一层的道德要求，即“上士”。

第二，对内、外、德、誉的辨析，提炼出“上士”名词。

《庭诰》对士有多层次的论述。其中士之上者也是作者所提倡的一种层次。“夫内居

德本，外夷民誉，言高一世，处之逾默，器重一时，体之滋冲，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渊泰入道，与天为人者，士之上也。”这里指一个人应该对内持守道德的根本，坚持本性，而不邀誉。对待身外之物冲淡平和，不随便干预他人事务，自身汇集众多美德，顺应自然为人处世，此为士这一阶层中较为完美的一个类型。这也是颜延之对家族子孙所做的基本规定。但达不到这一水平的人主要因“言称未达，论问宣茂，而不以居身”，被认为此其亚也，即是这一类型士中稍次的一个层次。最次的一个层次是爱好名誉、妄自尊大，供后人引以为戒。文章引用东汉以来的谚语：“千人所指，无病自死”，此处指修身重在自修，以入世的姿态对待自身的修养，以千人为对照，以高听为评判标准。颜延之对一个人修身由内、外两个视角，德、誉两个层次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而使得后人有章可循。

第三，对夷异、处逼的辨析，提炼出“深士”的名词。

处乱世、临危境，应该怎样对待外事外物，也是修身过程必然遇到的问题。六朝时期，时局动荡，文人命运无常，如何应对紧急事件，又不失文人风度，的确值得人们思考。《庭诰》指出还有一种士的境界即深士，可为修身楷模。“睹惊异之事，或无涉传；遭卒迫之变，反思安顺。若异从己发，将尸谤人，迫而又迁，愈使失度。能夷异如裴楷，处逼如裴遐，可称深士乎。”这种探讨在乱世显得尤其具有指导意义。这里不仅指出了处乱世所可能遭遇的各种结果，又为人找到了借鉴，即历史上的裴楷和裴遐。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通理义”，因钟会的举荐而以清通闻于世人。《晋书·裴楷传》记载裴楷数事，其中最为后人传颂的有三事，如针对武帝卜世数得一而作的应对；对石崇的劝谏；在处理因子女姻亲关系而带来的祸患时所做出的选择等，都体现了他面对危境，机智灵活的处理策略，也突出了他化险为夷的卓越能力。同样是裴氏之后，裴遐在这里被当作善于处理突发事件的典范。《晋书》写道：“(裴遐)尝在平东将军周馥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未即饮。司马醉怒，因曳遐堕地。遐徐起还坐，颜色不变，复棋如故。其性虚和如此。”^[1]裴遐在历史上事迹不多，仅因以上事件被后人传颂不已。士大夫所欣赏的是他对待突然而来的事件所持有的平和态度。处乱不惊，雅量非凡，善于控制喜怒哀乐等情绪，“恬漠为体，宽愉为器，则为美矣。”这是东晋以来士人的理想形象。魏晋时期，时人以为八裴方八王，其中就以裴楷比王衍，以裴遐比王导，实是他们在处事上的相似之处，这也是原始道家所提倡的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观颜延之的一生，特别是经历了屏居生活之后，他原有的那种落拓不羁的性情渐渐有所收敛。虽然第三次回到政治中心圈中，仍不与统治者合作，但在方式上已有改变。“延之为始兴王浚后军谘议参军，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他开始采用一种消极对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甚至改变原本居身清约、不营财利的作风，而大肆掠夺他人财

[1] 《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

产，并因此获罪，史载他“迁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坐启买人田不肯还直”，为当时的尚书左丞荀赤松所奏。以颜延之的见识与主张来看，他的这种行为应非出真意，而是转移视线，以求在一派混乱中避开锋芒，更好地保护自己。而后来元凶弑立，他面对刘劭的逼问，从容作答，承认了颜竣为刘骏“参定密谋，兼造书檄”的事实，并说：“竣尚不顾老父，何能为陛下。”把颜竣推向了既不忠又不孝的审判台，为身处危境的自己赢得了一丝生机。当时万分危机之时，颜延之却表现得自信自如，避免了杀身之祸，这不正是他所称道的“夷异”“处逼”之道吗？

颜延之所提出的深士作派，是六朝文人在特定时代和环境总结出来的处世之道，是既可保命又不失名的最佳状态，也是他对于家族子弟生存之术的独门秘笈。由颜氏家族后来的发展看，这一理论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孝悌观——修养之方

整篇《庭诰》主要从对己对人两个方面进行训诫，总的旨意在于，对己要谨慎，对人要宽仁。文章不仅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还多次使用儒家经典常用的概念，如“孝”、“悌”、“信”、“义”、“德”、“怨”、“礼”、“法”、“仁恕”等，可知全文虽杂有各家学问，但应基本以儒家宗旨为指导。这些概念对于修身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其中又以孝悌二义最重，并且在家族文化传承中占有最重要地位，因而本节选取此二义作一概观。

家族是社会的小单元，孝悌是道德的基础，实施于一家之内，取决于父亲和兄长。文章说：“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颜延之突破了自古以来一味强调子孝弟悌之责任、忽视由己身出发的偏见，提出为父者要先慈，才能培植子女的孝心，为兄者首先应做到对弟弟的友爱，才能期望他人的恭敬。这种以我观物，以物观我的视角，变被动为主动，加强了孝悌力行的可行性。孝不待慈，悌非期友，去除了施事者的功利色彩，使得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单纯朴素，合乎人的自然本性。对颜氏家族而言，忠孝、信义、仁恕使他们摆脱世俗孽障，通向灵性的人生规范。颜延之所持守的孝悌观念，对于儒家修养说是一个大的推进。

《庭诰》大致由立家之本、立身之道、修养之方等方面教育颜氏子弟，念念在于葆全生命，维护家族利益，从中很好地体现了颜延之的家族观念，对于我们研究和认识颜延之的心态及文化构成有宝贵的认识作用。《庭诰》一文所反映出来的爱国爱家的乡土情结，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以孝为本的伦理观念，礼乐相配的文化制度，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形成以颜延之为代表的颜氏家族独特的文化体系，对培育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构建鲜明的民族性格，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节 颜延之在诗歌史上的贡献

刘宋诗坛，颜延之在当世即已为人所知。沈约《宋书》本传称颜延之“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颜延之因作诗“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当时人以颜、谢并称，以之为元嘉诗风最重要的代表。钟嵘《诗品序》：“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尽管有人说颜延之是生前著名，死后寂寞，但他代表刘宋元嘉年间诗歌的基本风调已成定论。

“文章之美，冠绝当时”中的“美”即强调外在形式之美。刘宋时期在文学上是一个重视审美的时期。经历了东晋的玄言诗时代，淡乎寡味的诗歌早已不能满足时人的审美需要，人们寻找着可以更好表达丰富内心世界的方式。当然因为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如对于诗歌的创作，辞藻更加华美、语句更为讲究，用词造句极尽心力，至元嘉年间产生所谓元嘉诗风，就集中反映了这一艺术倾向。在这一文学现象中，颜延之是一个关键人物，也是一个代表人物。

一、文辞藻丽，雕绩满眼

据粗略统计，颜延之现存诗歌包括残句有三十多首。萧统《昭明文选》收录颜延之诗作共计七题二十首(咏史诗六首，《五君咏》计为五首)，可见萧统对延之作品之肯定与重视^[1]。

《诗品》“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条：“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其源出于陆机。故尚巧似，体裁绮密。然情喻渊深，动无虚发；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固是经纶文雅，才减若人，则陷于困蹶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2]此处评论颜延之的诗几个特点：一为语言、体裁等诗歌形式上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体物工巧，用词绮丽；二为思想表达方式上的特点，以诗寓意的用心较深；三为以才学为诗的创作倾向。钟嵘《诗品》多指出诗人的创作源头，有些也不尽合理，但大多有其道理，加上钟嵘本人所生活的年代距所评诗人年代未远，对所处的诗歌风尚及文坛背景亦十分熟悉，所指当不会相差多少。钟嵘认为颜延之诗在源头上与陆机关系密切，我们可以参考。再结合钟嵘对陆机的评价来看，颜延之诗风的特点可以较为清晰地获得。陆机之诗，“其源出于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3]陆机是太康诗风的典型代表。颜延之取源于陆机，在“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何焯指出：“陆机《答贾长渊》‘铺陈整赡，实开颜光禄

[1] 颜延之集散佚较早，《文选》的收录作品是颜延之保存至今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说颜延之作品数目应较多，只是存世较少。

[2]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0页。

[3]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第132页。

之先。钟嵘品第颜诗，以为‘其源出于陆机’是也。”^[1]文采富赡，形式整饬，多用铺陈等特点，颜延之与陆机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就元嘉三大家来说，鲍照年辈稍晚，谢、颜二人更有可比性。刘熙载《艺概·诗概》云：“谢才颜学，谢奇颜法。”^[2]指出谢灵运诗出于天才，其诗歌多有绮丽，创新较多；而颜延之诗歌则出于学问，取法于历代诗人积累的经验，也足可由后人取法。可以说颜延之作为诗人比较保守，坚守着儒家的文学观念，在刘宋那个特定的时代，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特点。

(一) 华美典雅的艺术风格

颜延之诗歌以典重华丽见长，主要由其内容的庄重、取材的特定性质造成，另一方面在言辞动用上喜逞才用事，多用对偶等也是一个原因。

考察颜延之在诗坛上留下重要影响的代表作品来看，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首先以颜延之的两首成名作来分析其诗歌的文辞之美的特点。

“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庆殊命，参起居。延之与同府王参军俱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如其《北使洛》：

改服饬徒旅，首路局险艰。振楫发吴洲，秣马陵楚山。
途出梁宋郊，道由周郑间。前登阳城路，日夕望三川。
在昔辍期运，经始阔圣贤。伊洛绝津济，台馆无尺椽。
宫陛多巢穴，城阙生云烟。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
阴风振凉野，飞云誓穷天。临途未及引，置酒惨无言。
隐悯徒御悲，威迟良马烦。游役去芳时，归来屡徂愆。
蓬心既已矣，飞薄殊亦然。

这首诗在《文选》中被归入“行旅”诗，诗人是在奉命出使的过程中触景生情而作，应该体现了诗人作诗的原生态。诗歌首先感慨故都洛阳残破不已，夹议夹叙，多次运用古典文献中的事物、意象加以渲染，使诗歌罩上了浓重的悲凉气氛。“伊洛绝津济，台馆无尺椽。宫陛多巢穴，城阙生云烟。”写出洛阳的破败情况，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感受。以下部分又反复借用古典文献的事迹加重这种愁苦情绪的抒发。夹杂在叙事之中的几笔写景也配合全诗，色彩凝重，突出了沉重的质感。另一首《还至梁城作》如下：

眇默轨路长，憔悴征戍勤。昔迈先祖师，今来后归军。
振策卷东路，倾侧不及群。息徒顾将夕，极望梁陈分。

[1]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 [清]刘熙载撰：《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丘墟填郭郭，铭志灭无丈。
木石扃幽阒，黍苗延高坟。惟彼雍门子，吁嗟孟尝君。
愚贱同堙灭，尊贵谁独闻。曷为久游客，忧念坐自殷。

前半部分叙述加议论，将诗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中间的写景部分更加直露，仿佛声声血泪，感慨家国今昔的对比，引发人的黍离之悲。后半部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感慨当今，将眼前景化为人生哲理，使全诗意蕴得以升华。本诗不仅描绘了遭劫悲怆的中原景象，而且借此生发沉痛的家国兴亡之感。

此二诗是诗人年轻时期的作品，以此奠定了在元嘉诗坛的重要位置。后人评价说：“观《北使洛》《五君咏》诸篇，大抵心存怨悱，感世而作，文辞藻丽，类同诗史，不愧为大家风度，深得当世文士所赏识。”^[1]作品之所以感人，不仅文辞藻丽，更是因为他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共同心态，言之有物，思想性高。

《应诏宴曲水作诗》也是一首借庄重场合逞才用事的诗歌。李善注引裴子野《宋略》：“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赋诗。”^[2]性质上兼有祖饯与禊饮，又是一次集会即席之作，因此较易见出作者的思维模式。本诗前半部重在颂扬圣德，体现应诏诗歌的本质特点，后半部才涉及到祖饯之事兼有写景，体现春禊性质。全诗以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笔调庄重典雅。另外两首应诏诗作《三月三日诏宴西池诗》和《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诗》，都带有相似的特点。

除了内容上多取重大题材，抒发家国之感从而呈现庄重典雅风格之外，高超的技巧也是形成这一风格的重要因素。首先是辞采华盖，文采富赡。唯其才高才能做到词赡，才高的基础是学问的广博。颜延之出身于世代为官之大家族，祖上学素相承，有着深厚的学问功底。他本人“好读书”，熟知各种经典文献，先后为王及世子幕僚，对于前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十分熟悉，这为他在创作中借鉴吸取文学精华奠定了基础。《诗品序》云：“颜延、谢庄，尤为繁密。”即指颜延之、谢庄二人作诗喜用古事。《礼记·经解》篇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自《春秋》便形成了一种传统，每作文写诗多举先前发生过的事件，在诗中引申发挥，起到以少总多的作用。这些事件用得多了，便成了“典”，即典故。《文心雕龙·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属辞比事的表现手法是颜延之在诗歌中表达思想感情时所使用的特殊组织方式，也是措辞技巧之一。张戒《罗寒堂诗话》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3]好用古事，所谓“铺锦列绣”或“错金镂采”，从而使得诗歌华丽多彩，又因致意颇深

[1] 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12-313页。

[2] 《文选》李善注引裴子野《宋略》。

[3] 张戒：《罗寒堂诗话》。

从而华而不靡。颜延之三十多首诗用典密集。据粗略统计,仅就《洛中作》和《还至梁城作》二诗,参看李善注,其中字句出自《诗经》者有6处,出于《论语》者1处,出于《汉书》者8处,其它还有出自《韩非子》《抱朴子》《尚书》《吕氏春秋》《楚辞》《韩诗》《庄子》等先秦典籍者,也有出于汉赋、曹植赋、郭璞、王充、桓谭、嵇康、陆机等人的诗文作品多种。何焯云:“颜诗大抵长于铺陈。”^[1]正是看到了这一特点。这种表达方式突出反映了当时的文人趣味。当时的知识人相对集中在某一个社会阶层中,有着大致相近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积累,言及某一知识点可以立即引起阅读者的熟悉感,并加以联想体验,比较容易地集会到作者的旨意。使用这种方式比直接描述事物本身还要有表达效率,而在审美上因此获得更多的愉悦感。这种表达方式走向极端便是同类事物或用意的连用,动辄用三、五个事说明同一个意思,展示的是个人驾驭知识的才华,但负面影响是用事太多且密,往往遮蔽了所要表达的本意。

典重华美的风格另一表现就是诗歌多偶句。诗歌讲究对偶,由来已久,但至刘宋初年这一传统愈加自觉,是人们对美的追求的表现之一。精炼匀称的偶句不仅在形式上给人以对称之美,而且也确能产生意蕴深厚、生动优美的表达效果。由其诗歌的对偶类型看,颜延之诗中对偶句以名对为多。如“春江壮风涛,兰野茂黄英”(《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选取春江、原野两种景物展开一个阔大的境界。又如“阴风振凉野,飞云翳穷天”,“木石扃幽閤,黍苗延高坟”。运用对偶过多容易造成语意重复、情感滞重的审美感受,如:“秋飈冬未至,春液夏不涓。”“峻节贯秋霜,明艳侔朝日。”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对偶,着意于词汇的选择和出新,必然会累及思想的表达和情感的传述。但刘宋元嘉诗坛正流行着这种风气,是对东晋百年玄言诗的拨乱反正,也是对诗歌规律的新探索,颜延之是这种探索的积极推进者。

诗歌还注重炼字从而显得古奥典重,但同时也因此造成意象不够鲜明的弊端。方东树评曰:“颜诗全在用字密,典见楷式,其实短浅,其所长在此,病亦在此。”^[2]

颜延之的诗歌还善于使用一些虚词以造成典重中有活泼、整饬中有变化的艺术效果。如,“凄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阮始平》)“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向常侍》)这些诗句对偶工整,又恰当使用了“矣、哉、似、类、既、亦”等副词,在描绘诗歌形象的同时,勾勒出人与物之间的内在关系,丰富了诗歌的寓意内涵,诗的韵味更加浓郁。刘熙载《艺概·诗概》论颜延之诗云:“以其字字称量而出,无一苟下也。”^[3]

(二) 以诗见志的作诗用意

[1]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

[2] 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3] 刘熙载:《艺概·诗概》,见[清]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无论属辞还是比事，颜延之诗歌中都有着极深的寓意，诗人总是意图在诗中表达深刻的含意。也就是钟嵘所说的：“情喻渊深，动无虚发；一句一字，皆致意焉。”^[1]不仅是那些应诏侍宴诗如此，那些取材于日常生活，用于人际交往或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歌亦如此。如《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由亲情友情而感慨“岁候初过半，荃蕙岂久芬”，将一时的感叹生发为对人生美好事物的留恋。《为织女赠牵牛》一诗更是如此：

婺女俪经星，姮娥栖飞月。惭无二媛灵，托身侍天阙。
 阍阖殊未晖，咸池岂沐发。汉阴不夕张，长河为谁越。
 虽有促燕期，方须凉风发。虚计双曜周，空迟三星没。
 非怨杼轴劳，但念芳菲歇。

全诗以织女的口吻申述被疏之人内心的感叹，其实是运用了自屈原以来以男女寄托情思的传统方式，以织女自喻，以牵牛比帝王，以婺女、姮娥比那些得势的小人。以一个神话传说描述自己不能托身朝堂、常伴帝王的苦境，“非怨”“但念”二词一波三折地表达了年华易逝而已无所成的惶恐心情，意蕴近于《离骚》。从其所使用的大量词汇来看，亦可感受此诗所受《离骚》的影响。

其它再如《归鸿》，以鸿雁的孤高自喻，但终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以悲剧结束。“长怀河朔路，缅与湘汉违。”点明了自己心向朝廷，有志难酬的幽怨。“永怀交在昔，有愿馨瑟琴。”（《辞难潮沟》）“怀”字和“愿”字暴露了内心的激烈情结。“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即使登高观景，也不忘发千秋万代兴亡之感。

颜延之的诗歌主要运用了托物言志、写景抒情、叙事抒情、直抒胸臆等类型。无论何种性质的诗歌，其主旨多在于表达心志，试图由一己之感推至天下家国，突显了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才学为诗后继有人

颜延之首先是一位学者，其次才作为诗人传承于后世。他生长于儒学家族深厚的文化氛围中，他从小“好读书，无所不览”，王僧达《祭颜光禄文》赞之为“义穷机象，文蔽班杨”“才通汉魏，誉浹龟沙”。刘熙载《艺概·诗概》论颜延之诗“体近方幅”“长于廊庙之体”^[2]，他不只是留下了较多精深的学术著作，治学的严谨之风与学问的渊博造诣在其诗作中留下了深深印迹。首先其诗用典密集，出处遍及先秦两汉魏晋以来的经典、诸子、史传及文人著述等各类文献。有时为陈说一件事不惜反复使用同类事迹多次渲染。其

[1]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次，学者气质在诗歌中的沉淀使得诗歌感情厚实，意蕴深长，须反复琢磨方能参透其中意味。再者，诗歌语言典雅，语气凝重，格调高雅，属大手笔。这些特点都与他的学者身份密切相关。^[1]

颜延之以才学为诗的能力在当时首屈一指，就连同为元嘉三大家的谢灵运也无法企及。李延寿《南史》说：“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县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作为元嘉诗坛引领一时风尚的大诗人，身前身后有一批追随者受其影响。《诗品》下卷：“齐黄门谢超宗，齐浔阳太守丘灵鞠，齐给事中郎刘祥，齐司徒长史檀超，齐正员郎钟宪，齐诸暨令颜恻〔则〕，齐秀才顾则心，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2]所列七人仅钟宪、顾则心有少量诗作流传下来，通过这少量诗研究发现多用语雕琢，过于穿凿，与延之诗的“繁密”遗风确有渊源关系，因称“祖袭颜延”。谢超宗本为谢灵运之孙，出身高门，却师从颜延之，可见其才学之深厚。另有一则材料也可证其对后世影响之深。《南齐书·乐志》云：“凡肄业者，普令制立参议。太庙登歌，宜用司徒褚渊，余悉用黄门郎谢超宗辞。超宗所撰，多删颜延之、谢庄辞，以为新曲，备改乐名。”^[3]可以说颜延之所创制的太庙登歌，已成为后世典范。

以才学为诗令颜延之赢得盛名，但在刘宋以后，颜延之的诗歌招致许多非议。现代学者沈玉成先生曾认为颜延之才不胜学，所以颜诗中用典往往显得拘束，滞塞。并举《赠王太常》一诗为例证明^[4]。沈玉成先生所谓的“才”指诗才、才情，“学”之学问，即指颜延之学问大，但写诗的才华却逊色一些。这种说法有失公允。本来文学与学术在两晋时期还没有截然分开，在刘宋时期也仅仅有四馆分立，标志着文学的独立。用后人的文学观念去衡量古人的创作倾向，本来就不客观，再加上文学尚未独立的特殊背景，这种批评更加偏颇。才学为诗可以代表当时文学创作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主要与刘宋时人好博学有关。无论生来是高门、贵戚或是寒素、小姓，无论是生来富贵还是孤贫，一个人只要通过艰苦的学习不断充实自己，就可以做到博学。而当时社会崇尚读书、文义，一般说好读书而致博学，再爱好文义，即可有名于世，所以以才学为诗是时人的选择。颜、谢二人均有才学为诗的因素，因而受到当时人推崇。“宋临川内史谢灵运诗，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学多才博，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5]所论谢灵运，实也可见颜延之。

[1] 陈桥生：《刘宋诗歌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2] 《诗品》下卷。

[3] 《南齐书》卷十一《乐志》。

[4] 沈玉成：《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5]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二、元嘉之辅，五言为先

颜诗是五言诗进程的重要一步。钟嵘《诗品》：“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1]特别强调了颜延之在五言诗方面的成就。今天看来颜延之在诗歌史上的成就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对咏史诗的改造、对叙事诗的贡献和廊庙之作的成就。

（一）咏史开新篇

因“咏史”的创作意向亦不免蕴含“个人身世之感”，此与“咏怀”之抒发个人情志感怀相通。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颜延年一君一咏，每君似成一小传。”《五君咏》是颜延之五言诗杰作，从内容上看这是咏史诗的发展；咏史诗自产生以来，多咏历史事件或人物，由单纯述史到以史抒怀，咏史诗经历了一个质的飞跃，而为古代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支。左思咏史始以组诗面貌出现，八首诗各有侧重抒发诗人的有志难酬、抑郁不平之情，但对于所咏之人、事未作具体描述。陶渊明《咏史》揭示了静穆诗人的金刚怒目的一面，触及到诗人心灵深处的闪光点。与陶渊明同时而稍后的颜延之的《五君咏》以具体可指的五个人入诗，已开拓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又以七贤去二表达己意，加重了咏史诗的意蕴。五首诗对五位历史人物情怀作为、品行的描述与评论又无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映射着诗人本身的影子，极大拓展了咏史诗的内涵，对后人的创作有深远的启发。清代人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颜延之《五君咏》，盖忿其出守永嘉，托以自寓也。词旨矜练，千载绝调。”^[2]

从形式上看，这五首诗都是五言八句，句数相对固定；中间四句，排偶相对。从章法安排上看，每首诗都是以人名开篇，用两句概括传主的一生事迹，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人物的思想本质。中间四句，抓住人物的主要行为特征，以叙述语气进一步描画传主的形神。最后两句以议论语气发表感慨，扣咏史之题旨。这种章法上的鲜明意图是对格律规范的探索。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五君咏》说：“五篇别为新裁，其声坚苍，其旨超越，每于结句凄婉壮激，馀音隤然，千秋乃有此体。”^[3]即看到此组诗的创新价值。

（二）叙事增色彩

《秋胡诗》在《文选》中归为咏史诗。同为咏史，《五君咏》虽传及五人，但评多于传，并未展开叙事，而《秋胡诗》则叙多于议，代表了颜延之在叙事诗方面的贡献。《秋

[1]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第28页。

[2]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

[3] [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胡诗》所写为一传统题材，历史上叙及秋胡桑园戏妻的记载及创作有多种。“嵇康《秋胡》，东京遗调也。讪露促急，殊伤渊雅。”^[1]颜延之所作《秋胡诗》为一叙事长篇，共九章，依时间顺序，叙述了秋胡与其妻的团聚、分离又相聚的过程，结构清晰，情节完整，人物形象鲜明，故事发展有起源、发展、高潮、结局各个环节。并且结合着夸张的戏剧性冲突，显示出全诗所寓有的教化意味。全诗章法谨严，详略有致，叙事风格在严肃中显出婉转文风。在唐以前为数不多的文人叙事诗中，《秋胡诗》堪称佳作。《秋胡诗》的本事与汉乐府《陌上桑》有关，齐梁之后渐被混为一事，被当作常用的诗歌题材，如稍后于颜延之的丘巨源所作《秋胡诗》，讥刺齐明帝萧鸾为吴兴太守时事。例如王筠《陌上桑》：“秋胡始停马，罗敷未满筐。”但这时更多以此题材为诗的情况是语带寄托。这种文学被称为谐隐之文^[2]，指以通俗的事件入诗，以讽刺的文笔表达对世事弊端的感叹。在系列秋胡诗中，颜延之此作感情细腻委婉，流露出浓郁的文人气息。

（三）公宴大手笔

对廊庙之作的贡献。钟嵘曰：“谢灵运‘初日芙蓉’，颜延之‘镂金错采’，颜终身病之。”^[3]钟嵘肯定了颜延之对咏史诗、叙事诗的贡献，并把这类诗排除在“镂金错采”之诗以外，这种说法确有其理。观此二诗确实是直咏其事，有感而发，在辞采形式上也并没有过多的修饰，所用典故也是切合原作，没有堆砌之感，但我们对颜延之的评价不可能“独标此数首”，甚至可以说占颜诗更大比重的其它类诗如其应制、应诏、侍宴等廊庙之作却更能代表颜诗成就，我们应看到颜延之对这一类诗歌的贡献。毛先舒早就对钟嵘之评提出异议，他说：“此论非也。盖《秋胡》《五君》，虽是颜佳作，然若《蒜山》《曲阿》^[4]诸篇，典飭端丽，自非小家所办。且上人评虽当，不知‘初日芙蓉’，微开唐制，‘缕金错采’，犹留晋骨。此关诗运升降，钟殆未知之。”^[5]他举出《蒜山》《曲阿》等诗为例，认为这类诗为大手笔所作。并且他认为恰恰是这类诗在诗歌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实钟嵘也并没有完全忽略颜延之在应制、应诏、侍游、侍宴方面诗歌上的成就，他所评论“经纶文雅才”，即看到了廊庙之作的独到之处。萧统《文选》诗“公宴”类独录颜延之两首，体现了颜延之在“公宴”一类“廊庙”之作中的地位。清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延年长于廊庙之体。”这类题材本就具有庄重典雅的风格。梁武帝曾说：“郊庙歌词，应须典诰大语。”^[6]所以说颜延之此类诗作堆砌繁缛正是适应了郊庙歌词的体裁特点，

[1] [清]毛先舒撰：《诗辨坻》卷二，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90页。

[2]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 页。

[3]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第308页。

[4] 即《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

[5] 毛先舒：《诗辨坻》卷四。

[6] 《梁书》卷三十五《萧子云传》。

其所创制的典重渊深、雍容舒缓之格成为后世廊庙之作的范本。

颜延之既为元嘉三大家之一，自然有其历史原因，并不能因为后世评价不高而全盘否定其诗歌地位。钟嵘称其为元嘉之辅，再次确认其诗歌影响之大，明代许学夷曰：“太康五言，再流而为元嘉。然太康体虽渐入俳偶，语虽渐入雕刻，其古体犹有存者。至谢灵运诸公，则风气益漓，其习尽移，故其体尽俳偶，语尽雕刻，而古体遂亡矣。此五言之三变也。……钟嵘《诗品》，言陈思为建安之杰，至颜延年为辅，乃当时众论所同，非一人私见也。”^[1]

三、开创诗歌声律理论

颜延之精通声律说，并有专门论及律吕音调的文章。“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造《知音论》，未就。”^[2]王融是当时声律说的首创者之一，他创制了四声八病之说，王融对声律的贡献于史有征，他对颜延之在声律方面的成就赞许有加，可以说明颜延之对声律理论的开创之功。如《庭诰》认识到诗歌语言的声韵规律，认为古诗中不见九言，是“声度阐诞，不协金石”，九言诗歌的缺失是因为难以协和音律，明确把诗歌在形式上的存废与声律是否合乎规律联系在一起，见解十分独到。还说：“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把声律学运用到文献辨伪的学术研究中，发人深省。颜延之的诗之所以缕金错采，也是因为做到了雅声之音律与弘丽之文词相配合的结果。在他之前尚没有人认识到文学中的声律问题。沈约等人甚而称声律学为“秘”，说到“此秘未发”，更可见颜延之对声律学的认识可谓空谷足音，震耳发聩。当然也有人认为颜延之的诗作并没有声律的运用，如《南史》四十八陆厥传：“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欲宫商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3]此论不免笼统，并未各自分析，尚有不服人的地方。颜延之之后不久的齐、梁二代，诗歌声律渐备，沈约等人发现“四声八病”说，促成了文学渐重词藻和声律的时代特色。这一文学的进步也有颜延之的脚印。

第四节 颜延之的文学成就与其家族文化之关系

除了颜延之在诗坛上的辉煌成就外，他在其他文学体式上亦有卓著成就，表现在散文、辞赋、文论诸方面，而文学成就的取得与其家族所赋予的文化背景分不开。

[1] 许学夷著：《诗源辨体》卷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2]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

[3] 《南史》卷四十八《陆厥传》。

一、典重富丽的散文

颜延之散文作品早在唐代已散佚不全，明代张溥所辑《颜光禄集》收录作品较多，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录最全，除赋4篇，七1篇外，还有散文33篇，依顺序分别为：诏2篇，文2篇，表5篇，书6篇，诗序1篇，颂2篇，赞2篇，论1篇，连珠1篇，箴1篇，铭1篇，诔2篇，哀策文1篇，状1篇，祭文3篇，谥议1篇，不明文体1篇^[1]。

可以看出，这些作品都有极鲜明的实用目的。大致可分为三类：公务文书、讲论文章、私人交际类文章。其中应帝王之命而作的有诏、颂、赞、哀策、谥议等类型，属于公务文体，一般遵循公文的模式。当时这类公务文书，内容多称颂太平、表彰国主，不易见出个人主观感情，多由当朝文官或富有文名的人制作，后世称“大手笔”。参考《颜延之年谱》，一一比照现存公务类散文，可知多为颜延之任职文官时所做。

刘师培将宋齐梁陈文学之特点归结为四端，其二为：“士崇讲论，而语悉成章也。晋、宋之际，宗炳之伦，承其流风，兼以施于讲学。宋则谢灵运、瞻之属，并以才辩辞义相高，王惠精言清理。”^[2]自晋代以来的清言、清谈注重词藻之美，这些言论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为文章。这类文章因其辩论的性质，往往自成条贯，形成为讲疏、口义、笔对等形式。重在“辨析名理，既极精微，而属词有序，质而有文，为魏、晋以来所未有”^[3]。颜延之有不少这类性质的文章，存在形式为书信，具备讲论文章的特点。辩论性的文章善于抓住对方矛盾，一一加以辩驳。如颜延之与何承天的多篇论辩文章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足下论挾姬释，吾亦答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谓福及高门，吾伸彼抑此，云庆周兆物。足下据此所见，谓祚止公侯，吾信彼所闻，云尊冠百神。”（《又释何衡阳书》）先列举对方论点，指出对方论证方式，再给以针锋相对的驳斥，从而论述问题有的放矢，说服力强。

《又释何衡阳书》“依答条释”，共分16个层次，第一层次先罗列何衡阳书中对自己问题的解答进行剖析，找出对方的纰漏、矛盾之处，或针对对方所提概念，一一辨析，言必有据，逻辑十分清晰严密，实为论辩文章的一大发展。《答或问侄甥》设为问答，主旨在于辨析亲属称谓的概念，礼别尊卑，亦可见其辩才^[4]。

私人交际类文章，重在情字。如《与王昙生书》现存片断，意在申述自己对王弘之的钦慕，对自己文采不足以记叙其事迹而惭愧。《吊张茂度书》名为书信，实为吊文。除了称颂逝者的洁行之外，重点在于慰问生者，情意深长，细腻动人。

总的看来，颜延之散文多形式整齐、庄重典雅，有渐近诗歌的趋势。除公务文书在形制上自然有句式整饬、文采富赡的要求外，就连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一些散文也具有骈偶

[1] 谌东飏：《颜延之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2]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91页。

[3]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91页。

[4] 《全宋文》卷三十七《答或问甥姪》，又见《通典》六十八“甥姪名不可施伯叔从母议”。

多见的形式之美。如《祭屈原文》全文33句，其中有20句对偶句，更有22句用典。《祭弟文》全为四言，几可作四言诗读。《庭诰》一文，全文831句，其中170句偶句。其它如箴、铭、颂等文体，本身就有合韵的要求，因而也具有诗歌化的趋势。

散文作品录入《文选》的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阳给事诔》《陶征士诔》《宋文皇帝元皇后哀册文》《祭屈原文》等多篇，被认为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反映了颜延之在当时的文坛地位。另外钟嵘《诗品》认为颜延之作品其源出于陆机，虽主要论其五言诗，但在散文方面，两人之作也有渊源关系，而萧统《文选》特重陆机作品，收录作品数量较多，收录的文体种类也较全面，从另一个侧面看出齐梁人对这一类创作的重视。

二、织词繁縟的辞赋

散文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体，其产生之初是为了一个实在的目的而作，因而尽管名目繁多，其实用性却是一致的。但辞赋的实用目的不强，并且辞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早在汉代即已成形，因此在颜延之的多篇文章中，辞赋应单独讨论。颜延之作品中题名为赋的有四篇，《赭白马赋》《白鹦鹉赋》《寒蝉赋》《行殓赋》，另一篇为“七”体，实际亦为赋的分支。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多为抒情小赋，一般以抒写个人的情怀为主，较少铺陈和堆砌的习气。文笔一般比较流利通畅，到了南朝，更因为受骈文和诗歌的影响，进一步注意对仗和声律，趋向于诗化、骈文化，因称骈赋，颜延之的赋作就显示了这一趋势。

《赭白马赋》作于元嘉十八年。通篇除序文之外，主体部分多用四字句、六字句，占全文的80%，个别段落用三字句，增强节奏感。在赋的内容上谨守自汉大赋以来的基本传统，即围绕所赋对象多侧面多角度地铺陈叙述，不乏夸饰之语，最后在结尾处点明文章主旨。“乱曰：惟德动天，神物仪兮。于时驂骏，充阶街兮。禀灵月驷，祖云螭兮。雄志倜傥，精权奇兮。既刚且淑，服轡羈兮。效足中黄，殉驱驰兮。愿终惠养，荫本枝兮。竟先朝露，长委离兮。”其实是借马来推销自己，表明自己为国为朝廷效命的决心，又惟恐年华早逝，不及效命。从辞采来看，本赋确呈现了作者的不凡才华。“附筋树骨，垂梢植发，双瞳夹镜，两权协月，异体峰生，殊相逸发。超摅绝夫尘辙，驱骛疾于灭没。简伟塞门，献状绛阙。旦刷幽燕，昼秣荆越。……睨影高鸣，将超中折，分驰回场，角壮永埏。别辈越群，绚练夔绝。”“旦刷”两句，通过早晚马所在地点的变化，显示出骏马一日之间的行程，极写其速度之快。钱钟书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按前人写马之迅疾，辄揣称其驰骤之状，追风绝尘。（《全宋文》）卷三四谢庄《舞马赋》：“朝送曰于西版，夕归风于北都”，亦仍旧贯，增“朝”、“夕”为衬托。颜氏之“旦”、“昼”，犹“朝”、“夕”也，而一破窠臼，不写马之行路，祇写马之在厩，顾其历块过都，万里一息，不言可喻。文思新巧，宜李白、杜甫见而心喜。李《天马歌》：“鸡鸣刷燕晡秣越”，直取颜语；

杜《骢马行》“昼洗须腾泾渭深，夕趋可刷幽并夜”，稍加点缀，而道出“趋”字，便落迹着相^[1]。

本赋在文词的运用上也极尽修饰之能事，李兆洛《骈体文钞》评颜延之云：“织词之缛，始于延之。”^[2]其它各赋亦有此特点。

三、垂范后昆的文体

《宋书·谢灵运传论》：“爰待宋世，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此论断指出了颜延之在文学体裁上的卓著贡献。

如前文所述，颜延之有赋4篇，七1篇外，还有散文33篇，包含了诏、文、表、书、诗序、颂、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策文、状、祭文、谥议等类型。《文选》将所选作品分为三十七种文体，如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这些文体，颜延之所涉笔的就有18种，除诗之处，又有17种，较有代表性的反映了刘宋时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文选分类略显繁，其中多种文体用途较窄，有些区别甚微，有些甚至可以合并到其它类型文体中去。因而颜延之对文体的运用应该是十分广泛的，几乎可以说无所不能。另外他对于新文体的开拓有较大贡献。

仅就实用文体而言，颜延之就在文体上有诸多拓展。如诔文，此时文风尚骈辞丽句，《陶征士诔》语言形式却较为朴素平实。诔文以叙述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为主线，又重点突出陶渊明的气节之贵，寄托深长的哀思和无限敬仰之情。再如祭文本由祝文发展而来。后由祭告而兼赞德行，是祭文发展中的变异。刘勰：“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佩，盖引伸而作也。”^[3]祭文目的在于使逝者灵魂享用祭供，主要功用在于飨神。六朝祭文发展还不成熟，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体式，语言以四言韵语居多。刘勰：“祭奠之楷，宜恭且哀。”《祭弟文》全用四字句，完全可以当作诗来读。“宋文帝袁皇后薨，诏颜延之为哀策文，甚丽，帝自增‘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4]

再如序，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小序”条说：

按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对大序而名之也。汉班固云：‘孔子纂书凡百篇而为之序，

[1] 钱钟书：《管锥篇》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35页。

[2] [清]李兆洛选辑：《骈体文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

[3] [梁]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

[4] [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言其作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然今书序具存，决非孔子所作，盖由后人妄探作者之意而为之，故多穿凿附会，依阿简略，甚或与经相戾，而鲜有发明。独司马迁以下诸儒，着书自为之序，然后已意了然而无误耳^[1]。

颜延之所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是应诏而作。《文选》注引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楔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这篇序主要说明作品的创作缘起和作品主旨，为作品的主体展开奠定基础，便于接受者的理解，加强了作品价值实现的可能。

再如对表文写作。颜延之有表文五篇，分别是《谢子竣封建城侯表》《自陈表》《请立浑天仪表》《为刘竟陵王世子临会稽表》《拜永嘉太守辞东宫表》。《文选》卷三十七《表》李善注：“表者，明也，标也。如物之标表，言标着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2]“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忌深僻，造语忌纤巧，铺叙忌繁冗。”^[3]颜延之表文基本上遵循了表的写作规范。

四、承上启下的文论

钟嵘说：“颜延论文，精而难晓。”^[4]说明颜延之有专门的文学理论文章，但已失传。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颜延之作品中寻找出不少有意义的文学理论片断，对于此期文学研究有着特殊价值。颜延之比较集中论及文学理论的就是《庭诰》，主要从声韵、文笔方面进行评说，其贡献之大可以说上变晋宋，下启隋唐。

（一）首倡文笔之辨

颜延之对于文与笔的概念辨析起着重要作用。“（文）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莫~~得臣义，躍得臣酒。”^[5]此语尽管有游戏的成分，但以文与笔对举，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概念，但在文学理论史上属首倡之功。现代文学理论家郭绍虞先生认为颜延之的这段话是“文笔二字对立分用的开始”。而在此之后文笔之争成为南朝时期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学论争，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进步。南朝齐、梁之际，文、笔之分盛行。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刘勰

[1]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35-136页。

[2]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15页。

[3] [明]吴纳[明]徐师曾著；于北山，罗根泽校点：《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8页。

[4]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5] 《宋书》卷七十五《颜竣传》。

《文心雕龙·总术》论南朝文、笔之分，肇自“近代”，“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他还辩证地看待文与笔的关系，指出笔与言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文与笔的对立扩大到了文、笔、言三者的对立，分类进一步细化，对于文学的独立起到了催化作用。

（二）文学功用独具慧眼

文学在经历了魏晋时期的蜕变之后渐趋独立，至刘宋时，又分立文学馆，使文学得以与儒学、史学、玄学分庭抗礼，在文化史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随着这一趋势的确立，人们对文学的功用也不断有所认识，特别是文学家本人对文学功用的肯定尤其可以说明文学独立之势。颜延之在相关著述中多次提出文学的功用，在对他人作品的批评中也重视文学功用，不能不说这是他的独到之处。

《庭诰》在论及贫富态度时认为：“贫之病也，不唯形色粗廩，或亦神心沮废；岂但交友疏弃，必有家人诮让。非廉深识远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忧患，莫若怀古。怀古之志，当自同古人，见通则忧浅，意远则怨浮，昔有琴歌于编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对待贫之境遇，唯有廉深识远，怎样去除忧患，进行文学创作是最佳途径。“欲蠲忧患，莫若怀古”，而怀古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象古人学习，有了通透的见识、长远的眼光，才会忽略当前的忧患怨愤。在贫苦的境遇中坚持操守，将心思赋诸琴歌等艺术创造中云，才可以领略古人的智慧。所以文学创作是消解内心忧虑的唯一途径。

在颜延之的一些作品中对作家的评价也可见到其对诗歌功能的认识。如他写阮籍“寓辞类讥讽”，写刘伶“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写向秀“恻怆山阳赋”，对这些人的评价都具体结合到各自的文学作品，知人论世，以文见人，充分重视文学与人性的互动关系。

（三）注重文学取材

颜延之对当世一些作家有不少评论，如傅亮、袁淑等，多见贬抑之说，这当然与文人相轻的习气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看到当时文坛的一些不谐和声音，大胆加以评说。特别是他对文学的取材十分关注，时时维护他的儒学立场。如他对鲍照、惠休等人的评价主要从题材上加以批评，颜延之“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1]反对淫艳哀音，倡导和平正统，在齐梁诗风苗头渐起之时给以迎面痛击。颜延之的作品雅正繁缛，休、鲍二人作品清新流利，在“诗运转关”之际，颜偏于保守，休、鲍意在创新。以“委巷中歌谣”鄙薄汤惠休作品，表明了他对民间文艺的轻视，但另一方面对即将到来的齐梁文风起到了匡正作用。

[1] 《诗品》“齐惠休上人”条。

裴子野指出：“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仪，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1]裴子野此论是较为偏执的，意在恢复经学正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东晋南朝的文学风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六朝人对文学这一领域表现出的热情，并可以推衍出宋朝时期的文学风尚。颜延之何以当选元嘉三大家，原因之一就是他的诗歌适应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当时文风矜言数典，以富博为长。“自宋代颜延之以下，侈言用事，学者浸以成俗。齐、梁之际，任昉用事，尤多以数典为工。因是各体文章，亦以用事为贵。”^[2]当时讲论之学为盛，谐隐之文多嘲讽之语，颜延之都有代表作品并影响甚大。张溥《颜光禄集题辞》曰：“两京风雅，光并日月，一字获留，寿且亿万。魏虽改元，承流未远；晋尚清微，宋矜新巧，南齐雅丽擅长，萧梁英华迈俗；总言其概，椎轮大路，不废雕几，月露风云，无伤骨气，江左名流，得与汉朝大手同立天地者，未有不先质后文、吐花含实者也。”^[3]

（四）文学批评发人深省

颜延之所处的元嘉时期是一个文学上相对繁荣的时期，文人作家众多。颜延之多有评价，从中可以看到其文学批评的独特价值。历来学界多认为他与陶渊明交情虽深，颜延之对陶渊明的评价只集中在人品上，而忽视了对其文学的评价，其实不然。现在也有学者对此做出了反驳，“颜《陶渊明诔》虽然未对渊明的文学成就做出直接评价，实际则是以妙用渊明诗文大量今典的特殊方式，对渊明的文学成就作出了评价。只有对渊明诗文爱之至深，寝馈至深，才能妙用渊明诗文大量今典如此娴熟、贴切，如数家珍。此实际是延之对渊明文学成就之极高评价。”^[4]应该说颜延之除了《陶征士诔》为后人留下了研究陶渊明的资料之外，还是第一个研究陶渊明文学的批评家。颜延之还对当时一些活跃的文人对谢庄、袁淑、谢惠连等进行了评价。

颜延之对后世文学发展的意义，首先表现在他对子孙的影响直接而鲜明。他说“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即指出二子对自己文学才能的继承与学习。“文”“笔”对称指文学的两种发展途径。“笔”，泛指符、檄、笺、奏、表、启、书、札等应用文体，指作文讲对偶而无韵者。颜竣善作应用文类，如其《讨元凶檄》写得有理有据，战斗力极强。颜测之

[1] [清]严可均辑：《全梁文》卷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262页。

[2]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91页。

[3] 张溥、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314页。

[4] 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作流传不多，但从残存的数首诗赋来看，应在抒情达意的文类上更有建树。《诗品》下论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等七人，说他们“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如，“济阴王晖业尝云：‘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1]可见当时颜延之作品已传播到了遥远的北方，并对北方文学产生影响。李白《春日陪王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延年献佳作，邈与佳人俱。”可知直到唐代影响犹在。

五、颜延之文学成就所受家族文化的影响

刘师培在论及南朝文学时曾言：“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指出文学家的出身以及文学的家族性特点。^[2]颜氏家族世代以孝悌传家，先祖重视训诫子孙后辈，后人注重谨遵祖训，因此家族文化传承有着良好的基础。颜延之十分重视祖先风教于家门兴旺的关系，他说：“三祖连光，众门禀教，于时列孝，克端殊操。”浓郁的家族文化气息、优良的家风家教哺育了颜延之思想性格的成长，对其著述与文学创作有着直接影响。

（一）“幼植慕端操”

也许是巧合，颜氏家族在南渡之后定居建康长干里之颜家巷，时至东晋末年仍简陋有名。《宋书》称：“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颜延之确也继承了先祖颜渊箪食瓢饮，不改其乐，好学敏求等优良品质。美好高洁的情操是一个作家创作杰出作品的前提条件，优良的家世文化促成了颜延之端正不阿的节操，为将来文学上取得大成就打好了基础。

（二）早岁读书有助文学

近代国学大师刘师培先生在论到琅邪王氏一门的文学之盛时特别强调了家世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并说道：“惟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此亦秦、汉以来之特色。”^[3]指出那里世族之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早在幼年时期就奠定了基础。这主要因为世族中人有着重文化传播的传统，多重视读书作文。如颜延之就是“好读书，无所不览”，有了良好的知识储备，后来在创作中运用的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所以在遣词造句时，可以精心锤炼。现代学者即认为：“延之诗文，多半以学力功夫为胜，因此举凡一切形构，如排偶奇散，造形写物等修

[1] 《魏书》卷八十五《温子升传》。

[2] 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3]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89页。

辞技巧及语言的运用，皆十分巧妙。”^[1]

在诗歌中运典用事，至宋齐间成为风尚。读书多，有着良好的家族传统，使得颜延之一类文学家可以自如地运用典故史事表情达意。然至钟嵘时，认识到诗歌的独特之处，并将写作之功用分为三类：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吟咏情性。他认为前二者作为文体有自己的功用，可以较多引用先前的古事、典故。而吟咏情性之时，则不必用事。“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因而钟嵘所认定的诗歌之上者，多指直接触发现实而生发的感情。因此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2]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钟嵘对好用典并以典致意的颜延之的诗评价不高，列之入中品。颜延之诗，做到了使事多而遣辞妙的佳境。

(三)文思敏捷

文思敏捷亦是世族子弟从事文学创作的特点之一。如《南史》王僧孺传称：“齐竟陵王，集学士为诗四韵，刻烛一寸。”徐勉“下笔不休”朱异“不暂停笔”。颜延之亦属文思敏捷之才。《宋书·谢灵运传》曰：“颜延之与陈郡谢灵运共以词采齐名，而迟速悬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

文名与家声相连，家声高尚，则易获文名；文名广延则易于被征辟。因而家族与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息息相关。颜氏家族不仅是一个渊源有自的古老文化世家，而且在文化传承上也后继有人。《宋书·颜竣传》：“太祖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真~~得臣义，躍得臣酒。’”颜竣是继颜延之后的又一位大手笔，对朝廷诏诰写作较多，如著名的《讨刘劭檄文》即其所作。同时颜竣还是一位学问家，他在刘宋时积极编撰诗歌总集，《新唐书·艺文志》记载颜竣所编《诗集》一百卷、《妇人诗集》二卷。颜恻得乃父延之的诗风，《诗品》论颜恻诗“颜诸暨最荷家声。”颜诸暨，指诸暨令颜恻，最能担当家风之盛名。颜恻为延之次子，其诗“祖袭颜延”“体用固执不移”，故云最荷家声。学有家传，遗韵犹存，家声继振。刘宋初构“文、笔”之分兴起，颜延之“文、笔”兼善，二子则各得文、笔，是颜氏家族文学积累深厚的绝好体现。

第五节 颜延之的经学、佛学与玄学成就

在刘宋初中期出现的短暂的政局稳定时期，经济复苏之时，也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景象。文学方面的所谓元嘉三大家之称，其中就包含颜延之的思想方面，儒学复兴、玄学式微，释教盛行，思想界体现百舸争流的局面，颜延之以其博学敏行在思想界也占有一席之地，

[1] 黄水云：《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2]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第174页。

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主要体现在经学、玄学和佛学等领域。

一、颜延之的经学著述

颜氏家族在先秦时期有所谓颜氏之儒，汉代颜氏亦有大儒，如颜安乐之公羊学，晋代因儒学的衰微，整个晋代经学成就不高，未见颜氏经学著作流传，自东晋末年，儒学有复苏之兆。刘裕建宋后，“制规作训，阐校修经，礼乐已甄，云雨未弘。”^[1]颜延之经学贡献尤著。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颜延之《论语颜氏说》《庭诰》《纂要》《逆降义》《诂幼》，任大椿《小学钩沉》辑有《纂要》，黄奭《黄氏逸书考》辑有《幼诰》《纂要》，曹元忠《南菁札记》辑有《纂要解》，龙璋《小学搜佚》辑有《诂幼》《庭诰》《纂要》，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辑有《纂要》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研究颜延之的宝贵资料。

《逆降义》三卷，《隋志·经部·礼类》有著录，注，“三礼杂大义”条下注云：“《逆降义》三卷，宋特进颜延之撰，亡”。《旧唐志》著录作《礼论降议》；《新唐志》作《礼逆降议》，归入礼类。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本》辑为一卷，其《序》曰：“书名《逆降义》者，盖明礼制升降之义。《七录》三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录，今佚，无称述者。唯杜佑《通典》引颜延之问答一节，辨侄甥之名义，亦关礼服，当是此书佚文。”^[2]马国翰所据为《通典》卷六十八，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补遗·经编·通礼类》。《续四库提要》提要：“是编所辑只辨侄甥名义一条，而书名《逆降义》，则逆降云者，女子子成人而未嫁者，于礼有逆降旁亲之例，似与之不相涉，国翰《序》云：‘明礼制升降之义’。此望文为说，未足凭信。又云：‘侄甥名义，亦关礼服’，此说良是。”^[3]又云：“然则颜氏此说（马氏所辑佚文），既关人治之大，抑亦见字学之精矣。若夫雷次宗云：‘侄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见不及从母。’失之太凿，未足与颜并论也。”

《诂幼》二卷，《隋志·经部·小学类》著录，“证俗音字略”条下注云：“梁有《诂幼》二卷，颜延之撰；《广诂幼》一卷，宋给事中荀楷撰。亡。”两《唐志》《通志略》著录《诂幼文》三卷入子部。

《隋志》载《纂要》一卷，入子部杂家类，其注曰：“戴安道撰，或云颜延之撰，亡”。《日本国见在书目·杂家》亦载：“《纂要》一（卷），戴安道撰，又云颜延之撰”^[4]。而两《唐志》《通志略》《山东通志》《兖州府志·典籍志》俱着录《纂要》六卷，题颜延之撰。而《宋志》未尝著录，盖此书是时已佚。

[1] 谢灵运：《武帝诔》。

[2] 《山东通志》，第3510页。

[3]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612页。

[4] [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一卷。

《宋书·颜延之传》曰：“延之闲居无事，为《庭诰》之文。今删其繁辞，存其正，着于篇。”《南史·颜延之传》亦云：“延之闲居无事，为《庭诰》之文以训子弟。”据杨晓斌《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一文考证，此书当作于元嘉十一年至十七年之间。《古佚书辑本目录》注云：“《隋志》《唐志》载《幼诰》而不载《庭诰》，本传则载《庭诰》而不载《幼诰》，姚氏《考证》以为一书而异名。按：据马、严所辑，《庭诰》言心性学品，马氏谓与颜之推《家训》相似，是也。其书与《幼诰》专举诰训者不同科，恐非一书而异名。疑《幼诰》乃《庭诰》之一篇，犹之《颜氏家训》有《书证》《音辞》篇，亦涉诰训、字音者。”^[1]此说有其道理。无论《幼诰》还是《庭诰》都是以儒学教育子弟为主旨，这当不必怀疑。

《宋书》本传记载了本文的部分篇幅，另有《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弘明集》等引其片段，现在可大致观其概要，后代有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小学类》、龙璋《小学搜佚·上编·经编小学类》，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亦收录此文。

《国史经籍志·杂家》《兖州府志·典籍志·子部》着录颜延之《启疑记》三卷。《隋志》《通志略》经部小学类着录此书，题撰者为顾恺之，疑为“颜延之”之误。关于这一问题，东北师范大学的李广龙同学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辨析。他认为：“《隋志》不仅著录《启疑记》三卷，亦着录《启蒙记》三卷，均题顾恺之所撰，而《晋书·顾恺之传》谓：“年六十，卒于官，所著《文集》及《启蒙记》行于世”，只提及《启蒙记》，而未兼及《启疑记》，疑《隋志》所载《启疑记》乃颜延之所撰。”^[2]

距刘宋时间不远的梁代经学家皇侃编辑有《论语义疏》，采集了颜延之对《论语》的阐释言论，《玉函山房辑佚书》从中辑出十五条，合订一卷，称之为《论语颜氏注》，这是颜延之对儒学贡献的一大成就。也有学者认为这些言论是《庭诰》中的部分，则更可说明《庭诰》一书的儒学性质^[3]。

二、颜延之的经学修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由上述著述可知，颜延之具备深厚的儒家修养，留下了丰富的经学著述。这种学术功夫与他的文学创作是分不开的。首先，擅长谈辩，表明了颜延之作为南朝士人具有相当文

[1] 孙启治，陈建华编撰：《中国古佚书辑本目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2] 李广龙：《颜氏家族著述考》，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大历史系，2007年。

[3] 杨晓斌认为：“今存《庭诰》部分有论及《诗》、《易》、《春秋》、孝（礼学）的，而独不见《论语》，《论语说》也有可能是《庭诰》中的部分，本末单独分篇，而是融于全篇的其他文字中。梁皇侃从《庭诰》中择出，采来义疏，于是便有了《论语集解义疏》中所引的颜延之说《论语》。”见前揭《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

化素养^[1]。如他在早年与周续之的经学论辩，震惊人主。在屏居时期与何尚之、何承天等人关于佛学的论辩显示了非凡的功夫。

其次，经学著述本身就是一种创作。怎样将自己对儒学的体会和感情表述出来，并传扬于世上，要求一种有效率的表达方式。颜延之有着丰富的经学著述，文章所显示的雄辩色彩、鲜明的逻辑结构代表了六朝散文的一个发展阶段。

由颜延之的诗文来看，从对《诗》《书》《礼》《易》《春秋》《论语》等儒学经典的注解与引用上可见其文学所受儒学影响之深。以才学为诗的特点决定了其诗歌必定大量出于对所读之书的引用，用典密集、织词之缛亦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经学修养。

文章可以体现文人的品行，颜延之的文章显示了作者的正直耿介的品行。即使其应制类文章写得感情饱满，通古博今，逻辑鲜明。诗序、赋序等文章气魄宏大、语言壮美。论理类文章有理有据，论点突出，论据充分，思辨力强。这些都表明作者强大充实的文学修养。唐代理论家王通就此评论说：“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2]认为颜延之有君子之心，因而文章写得简约而有原则，指出了其经学修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三、颜延之的佛学著述

陆澄《目录》收录了颜延之多篇褒赞佛教的著论，它们是：《通佛影迹》《通佛顶齿爪》《通佛衣钵》《通佛二迭不燃》《离识观》《妄书禅慧宣诸弘信》《书与何彦德论感果生灭》《论检》《答或人问》《颜延年释何》《广何》《颜重与何书》等^[3]。

当时有关佛教的论争在士大夫之间开展得十分激烈，颜延之与何承天、何尚之的论争书信是现在留下来的重要佛教著述。颜延之是刘宋初年佛教论争的重要参与者。他曾与何尚之就感果生灭论争作书五往返，《书与何彦德论感果生灭》影响甚大。《颜延年释何衡阳达性论》《又释何衡阳书》《颜重与何书》四篇是颜延之于元嘉十二年与何承天辩“达性论”时所作的论难之文。在何承天与慧琳《白黑论》之争后，颜延之曾与何承天辩论佛理，二者争论的焦点是报应说和形神关系。何承天以为：没有报应说，形灭神灭。颜以为有报应说，且形灭神不灭。在形神观上，颜延之的观点较为合理。神指的是人的最后“一口气”，而非神仙之类。其旨虽在神不灭义，但对报应之义也有涉及，《又释何衡阳》认为‘施报之道必然之符’，推崇‘乐施忘报’的宗教体验^[4]。颜延之主张神不灭论，认为“神”为因果轮回理论的载体，他说：“长美遏恶，反民大顺，济有生之类，入无死之地，

[1] 参考余英时：《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3年第3期，第173-196页。

[2] [隋]王通：《文中子·事君篇》第三。

[3] 以上均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

[4] 《弘明集》卷四，见四部丛刊初编本子部弘明集十四卷。

令庆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极子胤，福限卿相而已？”（《重释何衡阳》）何承天对形神关系的表述：“至于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达性论》）以薪火之喻解释形神关系：“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答宋居士书释均善难》）

四、颜延之作品所受佛教的影响

据《广弘明集》记载，颜延之佛学著作主要有《通佛影迹》《通佛顶齿爪》《通佛衣钵》等，已佚。现存颜延之三释《达性论》较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佛学理论，也是最直接体现其论辩文章艺术的创作。因为是驳论文，特别强调有的放矢，针锋相对。因而从文章结构上看，大多抓住对方的语言关键点分层次集中地加以辨析，有理有据地给以批驳，一一对应，目的性非常明确。如三释《达性论》共分了十六个层次分别驳斥对方论点，增强了说服力。另一方面，在文章的逻辑结构和思维方式上，颜延之的文章也胜人一筹。如何承天强调人体仁义，不能与其它生物相提并论，论证杀生与报应无关；颜延之则认为万物“同体二仪”得生之理，皆自阴阳，人与生物察气相同，“施报之道，自然之符”。显然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思维方式更为辩证。颜延之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有着鲜明的颂佛倾向，主张帝王之位由神赐予，神高于人等思想。如“大人长物，继天接圣”（《皇太子释奠会作》）还说：“岂伊人和，实灵所赋”（《应诏宴曲水作》）他认为神灵主宰着自然万物，人类自应朝拜神灵，并以诗歌描绘了不少祭神颂佛的场面。如“于赫有皇，升中纳禅”（《三月三日诏宴西池诗》）“堂设象筵，庭宿金悬”（《皇太子释奠会作》）

颜延之对佛教的颂扬及与反佛者激烈的论争赢得了当时的统治者的称扬，“永嘉太守颜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检驳二论，各万余言。琳等始亦往还，未抵迹乃止。炳因着明佛论，从广其宗。帝善之，谓侍中何尚之曰：‘颜延年之折达性，宗少文之难白黑论，明佛法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1]

颜延之在佛学上的成就促进了散文的进步，不仅内容得以拓展，而且在散文的哲学探求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从而加强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夫清谈既与实际生活无关，自难维持发展，而有渐次衰歇之势，何况东晋、刘宋之际天竺佛教大乘玄义先后经道安、慧远之整理，鸠摩罗什师弟之介绍，开震旦思想史从来未有之胜境，实于纷乱之大世界，烦闷之心情具指迷救苦之功用，宜乎当时士大夫对于此新学说惊服欢迎之不暇。回顾旧日之清谈，实为无味之鸡肋，已陈之刍狗，遂捐弃之而不惜也。”^[2]

[1] 《弘明集》卷第十一。

[2] 高华平：《佛理擅变与文风趋新一兼论晋宋间山水文学兴盛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五、颜延之的玄学贡献

刘宋初年作为颜氏家族文化的重要传承者之一的颜延之在由儒入玄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颜延之与玄学家的密切交往及清谈轶事显示出了玄学色彩。他还以自己的职事对易学进行了玄学改造。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关涉天地万物之道，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但自魏王弼阐述易学顿废前儒，遂产生玄学并统治中国思想界百余年之久。东晋的时局即由玄化的高门王氏、庾氏执掌，未完成玄化的家族人士自然受到压抑。据南齐陆澄《与王俭书》所载：“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谓宜并存，所以合无体之义。且弼于注经中已举系辞，故不复别注。今若专取弼易，则系说无注。”^[1]郑玄、王肃之注经是传统章句训诂经学，而王弼注经属玄学经学，“其特征是用老庄思想解释儒经，并且只把儒经作为一种凭借，重点不在疏通经义，而在发挥注释者自身的见解。”^[2]颜延之在任职祭酒之时，黜郑置王，是对东晋太常荀崧所立郑注的反叛，也是适应时局变迁的一种妥协姿态。但从颜延之增加《谷梁》范宁注来看，他又是抵制玄学的过度义理化。“谷梁太元旧有麋信注，颜益以范宁，麋犹如故。颜论闰分范注，当以同我者亲。”这说明了颜延之对玄学的新贡献。

刘宋伊始，乃至齐梁时期，颜氏家族世代冠冕，拥有一时之荣耀。从其代表人物颜延之的著述、言论看来，其家族人物具有较强的祖先崇拜观念，家族观念基本是一贯之，坚持儒道并存的家族修身理论，取得了丰富的思想成果。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趋玄学，就佛学，从其家族的选择上，反映出颜氏家族质实朴素的文化基础，又由于颜延之本人率性任真的个性，又使得他在刘宋时代显得旁逸斜出，宛如一只傲世的鹏鸟奋翅飞翔。宋王僧达《祭颜延之文》曰：“气高叔夜，严方仲举。逸翮独征，孤风绝侣。”^[3]十分传神地概括了颜延之的为人及个性特点，说他高尚的气节、方正的性格可与历史上的嵇康、陈蕃等名士相比。

[1] 《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

[2]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28页。

[3] 《艺文类聚》卷第三十八。力之认为：王僧远为王僧达之误，见《〈艺文类聚〉刊误（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2期。又，“方严”，《四库全书》本与《文选》均作“严方”。见氏著《〈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429页。

第五章 北返中原——北朝颜氏家族

第一节 颜氏家族在北朝时期的发展概况

自颜之仪、颜之推兄弟来到西魏开始算起，至隋代初年颜之推逝世止，颜氏家族在北朝共约三十五年，时间不长，在颜氏家族的发展史上却是极为重要的一段。颜氏兄弟二人一在北周，一在北齐，对于北朝的文化事业皆有卓著贡献。二人的家族影响亦十分明显。

一、颜氏家族在齐梁间的生活面貌

颜氏家族在南迁之后定居于建康，生活了近二百年。至萧齐一代，在刘宋时活跃于政坛的颜延之一系与颜师伯一系至宋明帝时已经被杀戮殆尽。见于史书记载的只有长久以来较为沉默的颜綝一系。颜綝生子颜靖之，靖之生子腾之，腾之生炳之，炳之生见远。这一房支的发展在后世颜氏族谱中记载比较清楚。自颜盛以来颜见远为颜氏第十世，他在颜氏家族发展史上留下的印迹有两点最为突出。首先是他率族又一次南迁至江陵，从此颜氏家族的主体家庭生活于这一地区半个世纪，这一次迁徙对于家族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家族文化的转型起了一定作用。其次是他耻闻禅代，绝食殉国，以其志行闻名于世，对颜氏子孙后代在气节上的影响极为重大。据记载，颜见远博学有志行，“初，齐和帝之镇荆州也，以见远为录事参军，及即位于江陵，以为治书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禅，见远乃不食，发愤数日而卒。”^[1]萧宝融于499年被封为南康王，并任荆州刺史，驻守江陵，以颜见远为录事参军。大约就在这时候颜氏家族的主体迁到江陵。公元501年3月，萧宝融被立为皇帝，从此萧宝融被萧衍操纵于掌股之上，于502年萧宝融禅位与萧衍，南齐灭亡，不久萧宝融被萧衍所杀。

短短几年间所发生的朝政更替，人主被玩弄于权臣之手，这一场场闹剧冲击着士人的忠孝信念。颜见远的殉国，既标识了那个伦理尽废的时代的道德至高点，又标志着颜氏家族道德信仰的转折点。经历了这一事件之后，颜氏后人在行为、道德、价值判断上有了一些新的特点，随着佛教、道教文化冲击而来，颜氏家族文化更加包容多元文化，形成外表如杂家的新文化体系。

颜氏家族由建康至江陵的迁徙，乃因形势所逼。建康之故地有颜氏七代人的祖莹。陈寅恪先生在《论李栖筠自赵迁卫事》一文中论及古世族的田产与墓葬关系时说：“吾国中士人其祖坟住宅与田产皆有连带关系，观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详载其祖先之

[1] 《梁书》卷五十《文学传》。

坟墓住宅所在，是其例证……其家非万不得已，决无舍弃其祖莹旧宅并与旧宅有关之田产而他徙之理。”^[1]自颜见远随萧宝融来到江陵，这个家族再不能长居建康了。颜氏家族成为由建康迁居江陵政权中心较早的侨姓士族之一。经侯景之乱后，江陵由于萧绎而渐成政治中心。“建康沦陷后，地居长江上游的荆州，凭借其‘分陕’体制框架内的权利资源走上历史前台，并成为建康士族子遗者的栖息地。……承圣三年十一月的‘江陵之陷’，导致了集聚江陵士族的全数北迁，标志着江左二百余年士族政治的终结。”^[2]

江陵政权短暂的历史呈现，实质是南朝士族政治趋于末路的悲凉一幕。梁季江陵政权中的大部士族来自于沦陷后的建康。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回顾了建康沦陷后建康士族西上荆州的一幕：“谓荆、衡之杞梓，庶江、汉之可恃。”^[3]新野庾氏为中原南渡文化高门，亦在建康陷落之后投奔江陵。“台城陷没，信奔于江陵”^[4]。萧绎本来就与建康士族多有联系，在江陵立稳脚跟后便对建康士族发出邀请，如琅邪王氏后裔王褒，“（萧绎）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时犹在郡，敕王僧辩以礼发遣。褒乃将家西上。”^[5]有学者对江陵政权中士族的成分作过专门研究，“江陵朝廷中建康士族之数抑过其半。总上，建康士族望归江陵而相续西上，表明江陵政权无论在法统上抑或在精神衣钵上均为建康士族政权之后嗣。”^[6]

相对于这些来自建康政治中心的士族子弟而言，颜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文化知名度较为落后。颜协“幼孤，养于舅氏”，家族中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政治资本。“又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征辟，游于蕃府而已。”在梁武帝执政时期不愿出仕，直到“梁元帝为湘东王，引协为其府记室参军。协不得已，乃应命”。“释褐湘东王国常侍，又兼府记室。世祖出镇荆州，转正记室”^[7]，可见起家官职亦不高，加上历任蕃国文官，远离中央政府，自然阻碍了家族政治地位的上升。另一个原因是颜协本人寿命不长，只活到四十二岁，死时长子颜之仪十六岁，尚未入仕，颜之推年仅八岁，只能靠“慈兄鞠养”，这使得颜氏兄弟长成后的政治前途渺茫不通。再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颜氏兄弟正值学成入仕之时，遭遇家国之难，梁代全面覆亡，江陵政权所有的知识阶层被迫迁至北方统治圈下，也令刚刚展现才华的颜氏兄弟大受打击。颜之推在梁代的仕历较为清楚，“年十二，值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页。

[2] 王光照：《梁季江陵政权始末及江左士族社会变迁》，《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6-11页。

[3] 《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庾信传》。

[4] 《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庾信传》。

[5] 《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庾信传》。

[6] 见前揭王光照：《梁季江陵政权始末及江左士族社会变迁》。

[7] 《周书》卷四十《颜之仪传》。

西府所称。绎以为其国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1]这时颜之仪二十岁，应该也在世子府中任职。颜之推的起家官职应为湘东王国左常侍，与其父起家官职相似，这也印证了起家官参考父辈资历的说法。不久颜之推迁中抚军外兵参军，掌管记。颜之推因为深知萧绎世子萧方诸的年幼无知，又加萧绎用人不当，对这次任职明示不满，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虽形就而心和，匪余怀之所说。”^[2]赋中还说：“摄绛衣以奏言，忝黄散于官谤，或校石渠之文，时参柏梁之唱。”^[3]参之自注可知颜之推在梁元帝即位一事上发生过作用，萧绎称帝后，官任散骑侍郎，作为正员外郎参与校书。颜之推还曾参与元帝君臣赋诗之集会，表明他确实进入到了梁元帝文学集团内部。

综合看来，颜氏兄弟二人早年皆以文采为世子所称赏，如果没有侯景之乱和江陵之陷，凭借颜氏家族的文化基础和政治势力，兄弟二人的政治前途也会有较大改观。

二、颜氏家族北上后的乱世生涯

萧梁在侯景之乱爆发后，时局混乱不堪，建康的士族纷纷西上来到江陵。萧绎建立的江陵政权成为士族的庇护所。但这一稳定局面是短暂的。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的“江陵之陷”，令士族命运陡转。西魏军队“尽俘(江陵)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驱归长安，小弱者皆杀之。得免者三百馀家，而人马所践及冻死者什二三”^[4]。“尚书王褒以下，并为俘以归长安”^[5]，“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没为贱。”^[6]同由建康转江陵的士族如庾信、庾季才、王褒、王克、刘焷、沈炯、宗懔、殷不害等文士，连同原本即在江陵做官的荆楚士人如颜氏兄弟等，被俘迁至长安。江陵诸士的北迁，标志着江左士族门阀政治局面的终结。

颜之仪、颜之推两兄弟的主要政治活动集中在北朝，二人经历不同，仕于不同的帝王，二人的直接交往未见于史册。

颜之仪在梁代仅以文学见称。“江陵平，之仪随例迁长安。世宗以为麟趾学士，稍迁司书上士。”^[7]在北周因文才受到重用，先后为北周宣帝、隋文帝所用。颜之仪为官敢于坚持正义，恪守职责，以劝谏为己任，是那个时代正直尽责的文官典范。

颜之推在郢州为世子方诸掌管记，侯景之乱中被囚送建邺。后还江陵，不久又被周军所俘，他寻机由西魏逃往北齐，欲由北齐返梁但其时梁已覆亡。颜之推在北齐度过了20年，

[1] 《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

[2] 《观我生赋》，见《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

[3] 《观我生赋》，见《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

[4]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梁纪二十一》。

[5] 《资治通鉴》卷八《梁本纪下》第八。

[6] 《隋书》卷七十八《艺术传》。

[7] 《周书》卷四十《颜之仪传》。

先后担任赵州功曹参军、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等职，主持文林馆并编撰了《修文殿御览》。但颜之推时常处在一种遭人陷害的境遇，有性命之虞，本传载：“为勋要者所嫉，常欲害之。”也许正因他艰难的人生历程，他的人生观呈现出两面性，详见第六章。

颜之仪自入北后，人生较为平顺，相对而言没有大的波澜，或者总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而颜之推由江陵北上便伴随着艰难苦恨，一生的颠沛流离从此开始。似乎兄弟二人的命运昭示了家族的两种走向：在人生坦途中则尽职尽责，最大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在人生遭遇困苦磨难时，则不断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壤，不断地思索生命的价值，最终在思想上更为丰富，同时为后人积累更多的经验。

三、北朝颜氏家族的婚姻与交游

颜之推、之仪兄弟，自幼成长于江陵，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与文化熏染必不同于建康士族子弟。即使是同在江陵成长的颜氏兄弟，因为在青壮年时遭遇了国破家亡的变故，各自分散逃难，命运也不尽相同

（一）颜氏兄弟的婚姻圈

自刘宋末年以来颜氏家族的势力遭受到了极大打击，史书所载颜氏婚姻情况较少，现在可以考察的是颜见远与陈郡谢氏的联姻。“协幼孤，养于舅氏。……舅陈郡谢暕卒，协以有鞠养恩，居丧如伯叔之礼，议者重焉。”^[1]颜见远死时颜协年仅五岁，由其舅陈郡谢暕养育长大。

陈郡谢氏为东晋新出门户，其在东晋初期的门户地位并不高，不受旧出门户的尊重。如谢鲲死后葬在建康城南原属乱葬之所的石子罡，说明谢氏当时还不具备择地族葬的条件。谢鲲之弟谢裒在朝廷任吏部尚书，求婚于琅邪诸葛氏遭到拒绝。在淝水之战中谢氏立下大功之后，谢氏始与当时的大族联姻，如琅邪王氏、诸葛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陈郡殷氏等^[2]，说明谢氏到了东晋末年，门户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唐代柳芳《氏族论》所述侨姓王、谢、袁、萧为大的情形，主要是指此时^[3]。但自谢安、谢尚、谢玄、谢石等重要人物去世后，谢氏家族势力下降，至刘宋时期由于寒族当政，东晋以来的门阀遭到打击，

[1] 《梁书》卷五十《文学传》下。

[2] 见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文化局报告：《南京司家山东晋、南朝谢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1986年5月，南京市博物馆发掘了一座六朝砖室墓，出土有砖墓志《谢球墓志》，详细记载了谢氏与颍川庾氏、河南卫氏、陈留阮氏、琅琊王氏这些当时著名的大族互婚的情况。

[3] 唐代柳芳《氏族论》分述南北朝士族集团分布及地位，云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见《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儒学柳冲传》。

谢晦造反，不久便兵败被俘，与弟弟、侄子及其他谢氏子弟多人被杀。谢安的玄孙谢庄及其五子分别在宋及齐梁任显职，但在萧梁时，陈郡谢氏势力已大不如前，谢朓与兵家子王敬则联姻，谢超宗之子娶商人女，都说明了这一点。

颜氏家族的势力变化并没有谢氏那样大的起伏。早在东晋初年，颜含就为本族立下家规，婚姻勿贪势家，因而颜氏所联姻的要么是初崛起的寒族，如颜延之妹与东莞莒刘穆之子的婚姻^[1]；要么是儒学世家，如颜延之女嫁济阳范氏，生范岫^[2]；要么是新出门户，如颜师伯弟与臧质女的婚姻等。萧梁时期，颜氏与谢氏的联姻说明二家地位相当。陈郡谢氏家族地位虽呈下降趋势，但多年来的文化积累仍有极大影响，即使是在刘宋、萧齐时期，谢氏也有高官，有学者，更有文人留名青史。颜协之舅谢朓，虽不见于史传，但出身于谢氏家族自然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素养。颜协在其外祖父家成长，自幼的文化教育受到了谢氏的滋养，在文学上的精进更为明显。由颜协对待谢朓之死的礼节上可见颜协对谢氏是抱有极大的尊重的。

颜协本人的婚姻状况，不见于史书，但可以推知其姻亲不显。因为颜协死后，其子颜之推年幼，未依舅氏。在六朝无父或丧母的孤子年幼时由舅氏抚养的情况在皇室或宗室中很常见，大族中也有许多。

宋武帝居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于墓树。皇考以高祖生有奇异，名为奇奴。皇妣既殂，养于舅氏，改为寄奴焉^[3]。

炀帝萧皇后，梁明帝岿之女也。江南风俗，二月生子者不举。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岿收而养之。未几，岿夫妻俱死，转养舅氏张軻家^[4]。

新吴侯景先，高帝从子也。祖爰之，员外郎。父敬宗，始兴王国中军。景先少孤，有至性。随母孔氏为舅氏鞠养。高帝嘉之，常相提携^[5]。

王元规字正范，太原晋阳人也。祖道宝，齐员外散骑常侍、晋安郡守。父玮，梁武陵王府中记室参军。元规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6]。

[1] “(刘穆之)尝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负公。’”参见《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

[2] 《南史》卷六〇《范岫传》：“岫幼而好学，早孤，事母以孝闻。外祖颜延之早相题目，以为中外之宝。”

[3] 《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

[4] 《隋书》卷三十六《后妃》。

[5] 《南史》卷四十一《齐宗室》。

[6] 《陈书》卷三十三《儒林传》。

刘宋时期，颜竣与谢庄先后为吏部尚书，有过共事的经历。两家的气节操守也有一致处。颜见远殉国而死，谢氏亦有此类义士。如，“谢朓字敬冲，宋末为侍中。及齐受禅之日，朓在直，百僚陪位。侍中当解帝玺，朓佯不知。传诏曰：‘解玺授齐王。’朓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使称疾，朓曰：‘我无疾，何可道！’遂朝服步出门，得车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齐高祖曰：‘我若诛之，令遂成名。’乃废于家。永明中，复为侍中。至梁，亦为侍中。”^[1]可知颜氏谢氏二家有着相似的政治地位和信仰。

颜、谢二氏有着较相似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背景，数代联姻成为可能。颜氏先是与王氏、桓氏等大族通婚，后与刘氏、范氏等正在崛起的小族通婚，最后又与谢氏等正在衰落的家族通婚，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颜氏家族的治家之本与家族势力的发展趋势。

（二）颜氏兄弟的交游网络

自梁篡齐以来，颜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就更加稀疏了。颜见远，曾任齐御史治书，能够正色立朝，其为官之气节赢得时人赞誉。梁武帝执政，遂以疾辞。齐和帝暴崩，见远恸哭而绝。梁武帝深恨之，谓朝臣曰：“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人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2]颜协，以父亲颜见远蹈义忤时，遂不仕进。后来也只是在藩国任职。到了颜协之子一辈，颜氏兄弟的交游圈也受到影响，他们仕历的曲折，交游的狭窄，妨碍了他们在这一时代的文化建树。但即使如此，他们在家族由南入北的历史转折期所作的贡献不可忽略。

颜之推任世子萧方诸中抚军外兵参军，掌管记，随同到了江夏^[3]。因郢州陷落而被俘，赖侯景的行台郎中王则相救。王则死于武定七年春，时年四十八岁，颜之推十九岁。当时功高身重的大将王则为梁朝一个年轻人说情使他免于被杀，应该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出身及姻亲关系。出身于琅邪望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祖上的英烈事迹得到过梁武帝的慨叹，这些足以感动异族武将；颜之推联姻陈郡谢氏，与梁湘东王之家有着良好关系，也令异族入侵者慎重考虑处理方式；第三个原因就是颜之推本人早年显现的文化才能在当时已经有不小的影响，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人才怜惜珍重，才手下留情，未杀颜之推。后来北周大将军李穆对他的特殊待遇亦大致因此三点原因^[4]。

颜之推兄弟在早年大约跟随父亲颜协在湘东王府中，与萧绎有所交往。颜之推自述曾随萧绎学习《老子》《庄子》。颜之仪也曾因献《神州颂》，得到萧绎的称赏。

江陵沦陷以后，颜之推被俘来到北周，又逃到北齐，“齐亡，入周，大象末，为御史

[1] 《通典》卷第二十一“职官三”。

[2] 《梁书》卷五十《颜协传》。

[3] 《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

[4] “景平，还江陵。时绎已自立，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后为周军所破，大将军李穆重之，荐往弘农，令掌其兄阳平公远书翰。”见《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

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甚见礼重。”^[1]颜之推历经梁元帝、北齐宣帝、北周武帝宣帝静帝、隋文帝四朝皇帝，真可谓一生三化，命运叵测。所交往的人大都集中在宗王或朝廷周围，权势较大，但他谨小慎微，守真志满，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人生哲学。

颜之仪与梁元帝的交往实因文采。“尝献《神州颂》，辞致雅贍。”与父亲颜协一起被梁元帝比为汉之“枚乘二叶”，魏之“应贞两世”。江陵政权灭后，颜之仪随例迁长安，得到北周明帝宇文毓的重用，用为麟趾殿学士，稍迁司书上士。北周武帝宇文邕初建储宫，以之仪为侍读。颜之仪做太子师傅经常劝谏匡弼，认真行使职责，立下了功劳。北周宣帝宇文赟即位后，“迁上仪同大将军、御正中大夫，进爵为公，增邑一千户。”^[2]颜之仪在北周执政的二十年间，仕途通达，倍受重用。帝后昏纵之时，之仪每每犯颜骤谏，谅直无私，因其正直人格得到帝后的赦免。

颜之仪还敢于维持正义。自554年至579年北周宣帝崩，颜之仪在北周已生活了25年，梁朝故国沦亡，归国无望，便为新朝竭忠尽智，万死不辞，一生以北周为安身立命之地，当北周政权发生危难的时候，颜之仪仍以忠臣的作为示人，即使面对强权威胁也从不畏惧。在北周末年的政治漩涡中，与图谋不轨的刘昉、郑译等人横眉冷对，而与薛道衡等北方士族形成一道捍卫北周政权的防线。

隋代伊始，颜之仪应诏还京师，进爵新野郡公。进入隋朝的十年间，他为政清明，不苟仕进，被隋文帝称道：“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何以加卿。”^[3]观之仪一生，虽几经播迁，颠沛流离，然能忠于事主，尽职本分，乱世中尤能自保，实为特具生存智慧的表现。

从颜氏兄弟二人的婚姻和交往看，梁亡以后至北朝生活期间，颜氏的家族势力仍处于中央统治圈以内，但从未达到过如日中天的势头。

第二节 颜氏家族家风的新变

家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渊源于古代宗法制，之所以能历经千年而不散者只为其自有的一套独特而善于自保的家族文化传统并由此而形成相对的家族意识，即家风。家风的传承与发展令家族生息不绝。正如何启民先生所说：“‘门第’的维系，经济虽重要，家风与家学、婚姻与交往，尤其重要。”^[4]

综观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凡政绩显赫，仕途通达者，其家族自然势位富贵，盛极一

[1] 《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

[2] 《周书》卷四十《颜之仪传》。

[3] 《周书》卷四十《颜之仪传》。

[4] 何启民著：《中古门第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第3页。

时。政治的黑暗、残酷的杀戮，同样也使一个个家族遭受灭顶之灾。而自汉或更早时期以来，家门文化积累有年，重视家族文化传承的一些家族，大多在政治上亦能左右逢源，仕宦不绝。究其实，即因为文化根基深厚的家族，家中子孙人才济济，家族内部结构完善，家风为当时的社会所容，因而得以长盛不衰。即使有短暂的沉寂，数代之后亦能重振家业。在这样的家族里颜氏家族又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家族。

重视训诫是这一家族突出的家族文化，如颜含、颜延之、颜之推均有训诫之作，表达着对家族延续的热望和对子弟利益的维护。三者有无共性？差异或演进在哪里？

一、颜氏家风的新变化

南朝社会风气浇薄，士风日下，人心波动，士人各自保全，所言与所行常有相悖处。而训诫则是家族内部长辈教导子弟的文字，往往语重心长，无所遮掩。透过颜氏家族的历代训诫，可以探知颜氏家族内部较为真实的面貌。由颜含的行为及训诫、颜延之的言论及《庭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考察其家风的主要特点，有不少学者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有许多成果，如程时用、刘福英的《六朝时期颜氏家族的家风与文化》^[1]，马凤岗的《论颜氏家族的家风与学风》^[2]等。本文综合了前修时贤的观念并进行了总结，认为颜氏家族的家风新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由忌盛讳满到处世中庸

颜含早在东晋时期就为本家族的发展立下规矩，主要从婚姻和仕宦上指导子孙不可贪图势位富贵，显示了忌盛讳满的家族文化心理。至刘宋颜延之同样如此主张，虽然他本人“饮酒不护细行”、“辞甚激杨，每犯权要”，以佯狂的姿态示人，但他仍教训子孙对于酒酌、赌博等娱乐“可乐而不可嗜”，生活上拒绝奢侈浮华，谨守“质”、“素”之本。如他看待贫与富的态度，在《庭诰》中说：“贫之病也，不唯形色粗黧，或亦神心沮废；岂但交友疎弃，必有家人诮让。非廉深识远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忧患，莫若怀古。怀古之志，当自同古人，见通则忧浅，意远则怨浮，昔有琴歌于编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很好地继承了先秦颜子对贫富的理解，认识到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影响。他自己在现实中亦实践了自己的观念。“居身俭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

忌盛讳满是止足，而处世中庸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与提炼，也是封建家族应对乱世的方式。《梁书·止足》序：“鱼豢魏略有止足传，谢灵运晋书有适中传，宋书亦有适中传，

[1] 程时用，刘福英：《六朝时期颜氏家族的家风与文化》《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 马凤岗：《论颜氏家族的家风与学风》，《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故梁书亦存此门。”^[1]止足乃齐梁间士人的认识,如江淹,何胤,沈约等皆有议论。就连萧绎也说过:“或出或处,并以全身为贵,优之游之,咸以忘怀自逸。”^[2]颜之推强调“执两用中”的处世原则,在《颜氏家训》中以具体细致的言语叮嘱后人,“省事省言”,即“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是一种保守求稳的人生态度。“守道崇德,蓄价待时”,“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对一个人的生存尤其重要。在仕宦追求上也要求做到适可而止,“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即使是对于必学的艺术技能,也是仅用以修养身心而不可过于精通。他主张以琴艺抒情,但说:“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整个《止足》篇内容是对其祖颜含之家规的继承。

处世中庸的家风为颜氏家族在南北朝及隋唐之际的混乱世风中赢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在南朝曾经风光无限的高门大族到隋唐时渐渐沉寂下来,以致于代无闻人,家族的辉煌成为断代史,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东海徐氏等。而独有琅邪颜氏家族在唐代仍旧延续文化、代出名人。

(二) 由理想主义到实用主义

对于家族内部而言怎样更好地保持生命力,是这个家族一直在思考的命题。自汉代以来代传恭孝成为这个家族的文化标签,也为这个家族蒙上了理想主义的外衣。“孝”原本是儒家最为核心的概念,如何做到孝是儒学传人必须探讨的实际问题。颜延之《庭诰》展示了一幅理想的家族生活画面:“身行不足,遗之后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看待孝与慈的朴素关系十分辩证,强调了自身的道德感召力,以自身的实践先行去要求对方,这一点远超古人。

南朝颜氏家风的理想主义精神还体现在对个人修养的追求上。如《庭诰》曰:“寻尺之身,而以天地为心;数纪之寿,常以金石为量。观夫古先垂戒,长老馀论,虽用细制,每以不朽见铭;缮筑末迹,咸以可久承志。”人生苦短,但若能遵循古训人生也是可以不朽的,此种乐观的论调给人一种直接的激励。《庭诰》还对“士、君子、深士、义士、仁人”等概念进行了分析与阐述,赋予了原始儒家的道德观念。对待交友遵循基本的伦理秩序,讲究礼节,“故望尘请友,则义士轻身;一遇拜亲,则仁人投分。此伦序通允,礼俗平一,上获其用,下得其和。”在对待贫富概念上,也有理想主义的倾向。“故欲蠲忧患,莫若怀古。怀古之志,当自同古人,见通则忧浅,意远则怨浮。昔琴歌于编蓬之中者,用此道也。”描绘了一幅唯美的生活画面。颜见远以殉国表明其清白的人生追求,成为六朝

[1] 《梁书》卷第五十二《止足传》。

[2] 萧绎《全德志论》,见严可均校辑:《全梁文》卷十七,第3049页下。

忠贞第一人。颜协“少以器局见称”，自幼显示了器量的宏大和见识的深刻。“协家虽贫素，而修饰边幅，非车马未尝出游。”^[1]他们的追求和实践属于非功利的充满道德化的传统文化范畴。

而经过了北朝乱世文化的洗礼后，颜氏家族的家风呈现出较多的实用色彩。颜之推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父母因自己的德行才智而树立威严，令子女生发孝心。这与儒家所提倡的天经地义之孝有区别。“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同样是讲孝慈二义，《颜氏家训·治家》载：“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2]这简直是《庭诰》“孝”、“慈”论的翻版。另如《颜氏家训·教子》：“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3]揭示了慈孝的有条件性。此处否定式的表述，揭示了儒家教义在实践上的悖论。甚至将慈、友、义的对立面逆、傲、陵归为天性的品质，只能使用刑戮方式来制裁，彻底摧毁了儒家原本温情脉脉的表象，将治世理论推向赤裸裸的现实境地。

出于对家族的保护和对后代的叮嘱，《颜氏家训》一书基本是基于保存自身实力而作的一部书。因而书中有重要一篇即《养生》。“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前贤所戒也。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而以贪溺取祸，往世之所迷也。”^[4]此篇展示了作者的现实主义目的。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有时也尽显实用观念。如他对扬雄的评价：“其遗言余行，孙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圣之清尘？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酱瓿而已。”^[5]言语间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意味，显示出一位原本抱有报国理想信念的文士被现实摧残之后那种沮丧失望的心态。所以在这一代便不再有捐躯报国的义勇和率性任真的淡泊，相反处世圆滑、随遇而安成为他们嘱托后代的生活态度。

颜之推认为权势富贵难以长久，在乱世中人有一技之长总能触地而安，“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6]又如说到书法艺术虽然重要但仍不赞成子孙书艺过于精湛。他说：“然而此艺不须过精。

[1] 《南史》卷七十二《颜协传》。

[2]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41页。

[3]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15页。

[4]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361页。

[5]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260页。

[6]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148页、第157页。

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1]可见颜氏家族对经学、佛学、道家、玄学、艺术等各项文化修养的追求不仅是精神上的升华，更成为现实中的庇护所。

（三）由仁义济世到开放趋世

颜氏的祖先有仁义济世的传统。汉魏时期的颜斐、颜盛自不必说，东晋的颜含也有非常清楚的表述。如他在致仕多年后，向蔡谟建议：“羯逆方炽，当保国养民，以俟事会。想爱人以礼，宜寝此（此阙字，阙一字）言。”^[2]颜延之在《庭诰》中也表达了朴素的民本思想和儒家的仁爱之心。“含生之氓，同祖一气，等级相倾，遂成差品，遂使业习移其天职，世服没其性灵。至夫愿欲情嗜，宜无间殊，或役人而养给，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当施其情愿，庀其衣食，定其当治，递其优剧，出之休飨，後之捶责，难有劝恤之勤，而无沾曝之苦。”以仁义对待家族中人及下属、长子、仆妾等各种类型的人。《庭诰》对于济世并没有明显的表态，但颜延之的现实生活中还是表现出了济世的热情。如他对时政的评论，又如他遭到他人诬蔑之后不顾自身危机，仍对宋文帝宠幸慧琳一事进行劝谏，“肆意直言，曾无遏隐”^[3]，应该说还是有济世热忱的。

自从齐梁之际颜见远殉国，颜协拒仕之后，至梁代，颜氏兄弟对于世事的看法发生了一些转变，特别是颜之推学问渊博而有志难酬，经历坎坷，倍受摧残，晚年的为人处事与其理论主张呈现出开放性特点，往往能避其锋芒，以求自全，引起后人的非议。《颜氏家训》虽解忠节之可贵，但他更强调个体生命的重要性，如他说：“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4]他对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加以批判，得出君命不得自专的结论，将济世的积极态度转化为趋世的消极心态。只要能够保存实力，维持个体生命与家族血脉的发展，有时也不能不随时变迁。随时变迁，这原本是六朝时期大多数高门世族曾经信奉的生命宝典，直到这时才为颜氏家族的家长首肯，而这种转变更多带有的是为时所迫的意味。

二、家风的转变及其原因和文化意义

颜氏家族家风在北朝的转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这种转变首先与当时的时代动乱

[1]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567页。

[2] 李闳《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碑》，见《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三，第2225页。

[3] 《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

[4]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256页。

有关。政局的动荡、战争的频发使得士人命运无法由自己把握，象蓬草一样任人驱迁。如欲保全家族并保证家族以后的长远发展，自然要保证家族中人的生命，因而在考虑家族发展的时候对生命的珍重居于首要地位。其次与此时的文化多元化有关。颜氏家族本自建康文化中心迁至江陵，接受了蕃郢文化的历练。建康沦陷后，士族大量西迁江陵，使得江陵成为一个大熔炉，短短五年间江陵政权有过一个相对平稳、文化繁荣的时期，但很快就被西魏所灭。士人又迁至长安，由江南到江北，文化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北朝的文化政策促使南来士族的社会风气迅速改变，因而形成以儒雅为业同时儒佛兼采的多样化家风特征。所以北朝颜氏家族家风的转变较好地适应了时局与社会的变化，令整个家族得到稳定发展。再次，颜氏家族家风的趋实变化与北方务实摒虚的俗尚有关。清儒皮锡瑞指出：“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1]颜氏家族本来由儒转玄发生的时间较晚，程度也较不彻底，颜之推年轻时曾对玄谈表现出排斥态度。到北朝以后，这种由来已久的实学风尚得到北方旧有士族风习的浸染，从而家风和实践趋于务实。

诚然颜氏家族的家风有一定的稳定性。诸如恭孝传家、勤俭淡泊、好学博物、克尽职守等各方面仍然传承有致，但由于时代的变化、现实的逼迫，家风的主导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子孙有所侧重，是一时之计，特别是在北朝三十余年的过渡阶段里，家风的转变并不能代表颜氏自先秦以来文化积累的最终发展方向，其转变只能代表那个特殊的时代。至于后来《颜氏家训》最被奉为家训之祖，令后代读书人朝夕膜拜，以至变味，成为圆滑、投机的代名词，这并非是《颜氏家训》的实质，更不是那个一生三化的士大夫的初衷。

第三节 颜氏家族的丰富家学

六朝时期，家学对于世族门第的维护举足轻重。钱穆先生就曾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其相互间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实就当当时门第背景为中心而贯串说之，始可获得其实情与真相……当时一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又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一分之功绩。”^[2]六朝的文化家族在学术文化上都有着相当的造诣，正因为有学术文化上的家传才保持家族的文化地位与政治优势。研究家族自然要重视本家族文化学术的特点与传承。一个家族以父子相传的形式传承的学术文化，可称为家学。颜氏家族自汉代就有着鲜明的家学特征，延续至北朝，由于家国、时代发生的巨变，这个家族的学术文化仍然成就卓著并呈现出了新的变化趋势。

[1]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80页。

[2]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见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第206-276页。

一、家学之多面形态

中古各大家族往往有着各自的家学，有的侧重儒学，有的侧重玄学，有的侧重武学，有的侧重佛学等，也有的融合各类学术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就颜氏而言，其家传文化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经、史、子、文等领域。

（一）立家之本为经学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累世经学”条云：“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也乎。”^[1]颜氏的立家之本即为经学，第三章第四节论述了东晋至南朝宋、齐、梁代经学传承情况，可参看。北迁后，颜氏二兄弟的经学修养建于深厚的经学传承家业高台之上，有着较高的成就。

颜氏“世善《周官》《左氏》学”^[2]，礼学的功用在于维持人伦秩序，对于家族内部乃至国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极有效用，因而对礼的探索与研究成为高门大族的必修课^[3]。颜氏早传家业，对于礼学、春秋之学有着家传的便利，对当时的朝政有着突出贡献。

颜之推的仕宦生涯有大部分时间是处于文化官员的位置上，校刊图书，编撰类书，都密切接触到经学。主持文林馆时带领众学士所编《修文殿御览》被后人评价为体例严谨。宋代编纂《太平御览》体例及分部数目即依照《修文殿御览》，这些成绩反映了颜之推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4]。此外，颜之仪及颜之推的子孙如之善、思鲁、扬庭、颐、昭甫分别作过太子或宗王侍读，可以说明家族的经典世代相承的传统。

颜之仪也是受到家学的熏染，早读经书。《孝经》本是颜氏家学之一，汉初废挟书律，经学兴，《孝经》由颜氏先祖颜芝、颜贞父子传出，即今文本《孝经》。“之仪幼颖悟，三岁能读《孝经》。及长，博涉群书，好为词赋。尝献《神州颂》，辞致雅贍。”^[5]颜之仪先以学问渊博被选为北周麟趾学士，后为北周储宫侍读，时常讲授经义，侍奉皇帝或太子“释奠”讲论经义，赢得了皇帝和太子的敬重

颜氏还精于文字、声韵、训诂等小学，此学问为究明经书之义的基础，因而一般列入经部。《颜氏家训·勉学》说：“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徐、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

[1] [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五，第100页。

[2] 《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

[3] 吴先宁：《南北经学异同与社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4期。

[4]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9页。

[5] 《周书》卷四十《颜之仪传》。

悦应、苏而略苍、雅。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1]颜氏家族历来注重小学的教育，因为这关系到对经书的解读大事。《音辞》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2]书籍之校定也是治经学者的功夫之一。《勉学》曰：“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3]

如果说颜氏北迁后至隋统一天下所历仅三十余年，还没有充分显示出家族经学的丰硕成就来，那么到隋唐以下，颜氏家族在经学上的长足发展非常有说服力地表现了这一家族在经学上非同寻常的造诣。如颜思鲁以儒显，颜相时以学闻，颜师古刊正经籍，颜育德校定经史，更如颜勤礼、强学、益期、康成皆曾为学士。这些人或讲论经义，或校定经史。更有甚者颜师古在颜之推《颜氏家训》的基础上考定五经，颁行天下，为学者通习。隋唐颜氏经学的全面开花与此时颜氏兄弟二人的传承不无关系。

（二）史学为新兴之家学

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立总明观，分玄、儒、文、史四科置学士各十人，令史学与文学、经学等学问分化独立出来。但颜氏在史学方面的传承却较晚。颜氏在史学方面的著述不见记载，于史学的理论所谈亦不多见。至颜之推颜之仪二兄弟时，始有史学成就。

《观我生赋》记载了颜之推校书之事，“或校石渠之文，时参柏梁之唱。”自注：“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校，部分为正御、副御、重杂三本。左民尚书周弘正、黄门郎彭僧朗、直省学士王珪、戴陵校经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书宗怀正、员外郎颜之推、直学士刘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纯、中书郎邓苒、金部郎中徐报校子部，右卫将军庾信、中书郎王固、晋安王文学宗菩善、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也。”^[4]

《观我生赋》也以文学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的许多重要历史事实。如侯景之乱的残象，萧绎组军平定侯景叛乱的史实、梁末及北齐的政治制度等，其史学价值可以与正史相发明，或者足补正史之缺。有学者专门考察了赋中一些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史料并进行了考释，认为该赋，“包括南渡高门谱牒数目的史料、萧绎焚书数目的史料、西魏掳掠江陵人民数目的史料、江陵朝廷人员构成的史料等。”^[5]这些都反映了赋作的史学价值。

《颜氏家训》虽是一部以训诫子孙为主旨的教育类书籍，但其中有些材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民间习俗、文化制度、士族的衰落等，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社会画面反映了当时最真实的历史现象，具有相当的史学意义，同时书中还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加以细致生动

[1]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220页。

[2]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530页。

[3]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235页。

[4]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80页注七。

[5] 杜志强：《颜之推〈观我生赋〉的史料价值释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4期，第8-13页。

的批判,也可看作具有史家眼光的言论。

颜之推曾以史家的态度著《冤魂志》一书,因其叙事方式、作史态度,而长期被后代的目录学著作收到史部中去。正是由于多年来从事史学著述,有着敏锐的史家意识,颜之推由周入隋后于开皇间与著作郎魏澹、辛德源更撰《魏书》,以纠正魏收原书之失。

除此之外,颜氏之精于史学者,还有颜之推之子颜游秦,曾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为颜师古注《汉书》所取用。贞观初,颜师古与孔颖达共撰《隋书》五十五卷^[1],更注班固《汉书》,深为学者所重。颜勤礼、育德、乔卿、幼舆诸人亦有史学贡献。这些史学成就都是受到该期家族史学传统的影响而促成。

(三) 家学中的文学思想与艺术理论

家族文学成就,既包括家族成员创作的文集,同时也包括在文集中体现的文学理论。

颜延之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号称元嘉三大家之一,为元嘉文学之代表作家。《宋书》本传记载有《文集》三十卷(《隋书·经籍志》作二十五卷、《诗集》三卷)。颜延之还有独到的文学思想和批评理论,他提出:“笔之为体,言之为文也。”这一观点被刘勰《文心雕龙·总述》引述过,对随后兴起的文笔之争有着发端的作用。颜竣及弟测,并解属文。颜竣有《文集》十三卷(《隋书·经籍志》作十四卷)、《诗集》一百卷。颜测有《文集》十一卷。颜之推称其“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2]。颜协有《文集》二十卷。宋齐二世,颜氏家族几乎人人有集。至北朝颜之推文学成就也比较突出,有《文集》三十卷,入传《北齐书·文苑传》^[3]。兄之仪,亦好为词赋^[4],《文集》十卷,入《北史·文苑传》中。可谓代有文集,盖有家传之故。

颜氏家族不仅在文学实践上有大量作品传世,在文学与艺术理论上亦建树甚巨。如在关于文学功能的问题上,颜之推有着清醒的认识。《颜氏家训·杂艺》引江南俗谚“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虽主要谈的是尺牍书疏的表现形式美,但也强调了内容所传达的作家本性问题,充分认识到文学反映作家气质品格体现作者性情的作用。《颜氏家训》还有大量论及文学的言论,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容后论。

颜之推对时人书艺认识颇深,明确指出:“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羲之之体,故是书之渊源。萧晚节所变,乃是右军年少时法也。”^[5]对书法的批评实出于观千剑而识器。颜之推论画时说:“若官未通显,每被公私使令,亦为猥役。吴县顾士端出身湘东王国侍郎,后为镇南府刑狱参军,有子曰庭,西朝中书舍人,父子并有琴书之艺,

[1] 《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

[2]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269页。

[3] 《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

[4] 《周书》卷四十《颜之仪传》。

[5]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572页。

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彭城刘岳，橐之子也，仕为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才学快士，而画绝伦。后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直运素业，岂见此耻乎？”^[1]指出了艺术境界处于物质基础之上的普遍规律，对当时的时局是一种辛辣的讽刺。他对于音乐也有深刻的见解。“然而此乐悒悒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2]深刻认识到音乐所具备的教育价值和抒情价值。

（四）无意求精而书艺精研

书艺精研是六朝士人文化素质的一大指标。六朝人在学习经史百家知识之外，还学习各种杂艺，如书、画、琴、棋、数、医、射、投等。《颜氏家训·杂艺》：“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书法与为人有着相对应的表达关系，观书品可以想见书家之性情风格。书写作为实用形式，发源久远，伴随着魏晋名士的品评与鉴赏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也得到人们的重视，讲究点线结构、飞白布局之美，连同音乐、清谈、长啸、弹琴、坐谈等形式一起成为表现人物个性才情的一种方式。此期士族多有书法的追求。颜之推认为可以学习书艺，但不可精于此艺。“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嘱托子孙“慎勿以书自命”，强调“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以免于“见役勋贵，处于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

虽然有如此认识，对于书艺无意求精，但在实际上此时颜氏书法亦有成就。南朝颜氏书法艺术成就亦见前述，自梁陈以下，颜氏一族在书法上渐有上升趋势，世擅此道。颜之推“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3]。他家中所藏法书十分丰富，自称“见二王真草多矣”，这是家族书法艺术发达的物质基础。他还主张：“真草书迹，微须留意。”^[4]嘱托子孙后代在这方面要有所承继。颜之推还著有《笔墨法》一卷，此书虽佚，但大致应为总结书法理论之书。颜之推对于绘画有着全面的认识，《颜氏家训·杂艺》篇前半部可谓一部简短的书画发展史。

自隋以后至于唐中叶，颜氏家族后人多擅书艺，至颜真卿成为一代书法楷模，代表唐代书法的最高成就，也应是家族文化历代积累的成果。颜氏的姻亲中以书法著名的也有很多。颜之推子颜思鲁娶书画兼擅的名士殷英童之子，不能不说是同气相求的影响。

二、家学的新特点

[1]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578页。

[2]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589页。

[3]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567页。

[4]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567页。

（一）家学由重儒敦经到兼收并蓄

六朝以来的颜氏家学是一个经学世家，家族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不仅自幼饱读经书，好学博物，而且在经书的注解及阐述上也多有创获。如颜延之早年对《论语》一书的注疏，与大儒周续之的辩论都显示了在经学上的造诣不凡。“世善周官、左氏传”的说法不是没有依据的。

但随着时代的推迁，家学也吸收了当时社会流行的各种学术流派、社会思潮，并加以融合消化，到北朝时期已呈现出兼收并蓄之势。

颜协父子三人俱曾在湘东王萧绎府中任职。萧绎本人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物，不仅在儒学上卓有建树，而且在老、庄思想、玄学、佛学上造诣很深。这种学风对颜氏父子不能没有影响。颜协撰著《晋仙传》五卷，《阴阳灾异图》等书籍，可知在他身上已经表现出多元化的学术方向。颜之推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儒家，但其学问广博，表现出不专为一家之言的杂家倾向。特别是《颜氏家训》一书，被《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子部杂家类，“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杂家，从其类焉。”^[1]《颜氏家训》的杂家色彩标志着颜之推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也代表了天下学问南北交融的一个趋势。

颜之推在北朝主持文化机构文林馆较长时间，文林馆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编书、校书。这更培养了颜之推在文字、训诂、声韵、校勘等多门学术上的功力，从而使得这类功夫成为本家族的传世之学问。

（二）由文转史，因史求变

自刘宋以来颜氏家族文人在文学方面的才华得到施展，成就较为突出，除了颜延之作为元嘉三大家影响深远之外，其四子具有文学传世。虽然颜氏在齐梁间政治地位大大降低，但其以文学起家作官的传统仍有相当程度的保持。如颜见远、颜协以文采得到当世统治者的赏识。颜协之文集二十卷毁于战火，影响了后世对他的文学评价。颜之推、颜之仪兄弟二人俱因文才得到梁帝的称赏。但颜氏兄弟迁到北朝之后，原本资以生存的文学才能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颜之仪在梁时被称为“辞致雅赡”，到北周乃凭借其博览群书的才能，“世宗以为麟趾学士，稍迁司书上士。高祖初建储宫，盛选师傅，以之仪为侍读。”以后的仕历也多以匡谏为主，后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颜之推在梁时有“词情典丽”之称，到北齐后，不再着意为文，而是参与到文化事业中去，文化建树甚巨。尤其是他在史学上所做的贡献代表了颜氏家族在史学上的新成就。萧梁曾校书史部，北齐执掌文林馆，入隋后参撰新《魏史》，留下了卓著的史学功绩，为

[1] 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09-1010页。

家族后来史学上的成就奠定基础。

三、治学重点的转移及其原因和文化意义

对比东晋及南朝时期，此时的颜氏家学在治学重点上有了较为明显的转移。经学仍为传家之学问，而史学与文学又更加发达了，在书学上则有所抑制。发生这种转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原因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嬗变、文化交流的冲击和宗教信仰的浸润等因素，主观原因主要表现在作者本身的博学深思和对前人思想遗产的积极开拓上。

（一）北朝社会文化背景对颜氏家族治学的影响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不久，东魏为北齐所替代，西魏为北周所替代。颜氏兄弟在江陵陷落后分别迁徙到这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人文变迁带动了治学风气和求学宗旨上的变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迹。东魏与北齐政权以邺都为中心，占据的是北魏时代文化最为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文荟萃，北齐后主高纬立文林馆为一时文化盛事。活跃于北齐文坛的文士中，有一部分来自南方，其中以颜之推、萧悫最著名。颜之推因西魏攻陷江陵而被掳至关中，后历砥柱之险东奔北齐，其直接动机是寄希望于北齐处理南北关系的政策而能返梁，但他因梁亡而滞留北齐后，大部分时间里他对北齐这个高层次文化区域又充满依恋。西魏与北周在文化上的发展稍显逊色，但因北周皇权重视汉化，积极施行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各项政策而迸发新的活力。颜之仪作为北来的南朝文化士族，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受到重用，有时被帝王另眼相看，数次赦免了他的冒犯。这种待遇无疑令颜之仪得以安心辅佐北周政权，并忠诚效命于北周王朝。

（二）文化交流的冲击

史学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四部之一。颜氏对史学的重视，丰富了古代文化。《梁书·儒林传序》中说：“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1]南朝史学在文儒玄史四馆中位于末学，齐永明三年（485年）国学再建，废四馆，史学意识衰弱。北朝少数民族政权史学基础非常薄弱，在兼并江南政权时特别注意学习南方的历史经验。北朝统治者注重修史，重用南来的文化士人，并较多借鉴南朝史学成就，如魏收撰《魏书》时，袭用沈约所撰《宋书》材料实多，周一良先生于此辨析甚明。^[2]北朝统治者还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如北周麟趾殿学士的设置，北齐文林馆的设置等

[1] 《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

[2] 周一良论“魏收袭用南朝史书”条，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4-385页。

就是典型的例子。颜氏兄弟分处这两个文化部门，与众多文化官员一起切磋揣摩，在巨大的文化交流漩涡中受到极大的冲击，促使他们的文化认知得以转变。

（三）宗教信仰的深层探究

南北朝对峙时期，儒、释、道思潮交融在南北朝的表现有所不同。南朝士人对于宗教的研究多为义理上的挖掘与辨析。北朝的佛、道信仰趋向于民众化，在表现形式上多见译经、造像、建塔、立寺、广修福田等实际行动。就颜氏家族内部而言，南朝时颜氏人士多探究佛教义理，并有极大贡献，如颜延之、颜竣父子的佛学造诣较高。而至梁，随着梁武帝、元帝的佞佛，士大夫对佛学的探讨日益增多，士人北迁后又受到北方佛教的影响，由原本探求佛理的倾向转向弘佛之实践。颜之推也有佛学理论，如《颜氏家训》归心篇催人向佛，其《冤魂志》更是说教之作。

（四）家学多样化

颜之推对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都有着极高的成就^[1]，这些成就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务实的开拓。他善于融合各类知识于一炉，所以南北朝文化交融的成果汇聚一身成为可能。表现在颜氏家族内部的学术特点上就是家学更为广泛，多样化。这同时也是当时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一个缩影。

在儒学衰微的背景下，颜氏家族早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就注重耕读传家、诗书立业，保持着封建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自由。这与这个家族家风、家学的相对独立与稳定以及及时的调整与适应不无关系。

第四节 文明使者颜之仪

江陵之陷后，西魏统治者劫掠了江南的大量人才回到长安，妄图借他人之力提升本土文化。令狐德棻赞叹道：“尔其荆衡杞梓，东南竹箭，备器用于庙堂者众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2]同为杞梓竹箭为北周政权所用，王褒、庾信等文学成就高者后世治学者论述极多，对颜之仪的文化成就则论者较少，尤其是当今研究关注不多。实际上颜之仪对北周的政坛及文化事业贡献极大，其政治气节影响了隋唐以降的许多文人。

一、颜之仪兄弟考

[1] 参考缪钺：《颜之推的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读史存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95-103页。

[2] 《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庾信传》。

颜之推与颜之仪是我们研究北朝颜氏家族时最重要的两位人物，也是颜氏家族在北朝时期为史传所载仅见的两位人物。关于此二人的兄弟关系，史传存在一些矛盾。史记载：“颜协二子：之仪、之推，并早知名。”^[1]由史家所叙顺序上看，则之仪为长，推为次。颜之仪，事迹记载于《周书》卷四十。《北齐书》颜之推传未及颜之仪事，《周书》颜之仪传未及颜之推之事。而《北史·文苑传》在颜之推传后附颜之仪传：“颜之推竟从齐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颜之仪既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周书》与《北史》所记颜氏二兄弟之次序有矛盾之处^[2]。《周书》成书于636年，而《北史》成书于659年。唐李延寿所著《北史》是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的，成书稍晚于《周书》，其材料当有采自《周书》者，但《周书》及《魏书》《齐书》等在唐以后残缺不全，后人多取《北史》文字以补足，因而有些材料又以《北史》所记为早。单就有关颜之仪的传记来看，当以《周书》卷四十所记为较早。从文字上看，《周书》颜之仪传篇幅长于《北史》所传，传文开头对于颜之仪的籍贯、祖先、祖父、父辈作了简短介绍，正文与《北史》所记大致相同。可以推知，《北史》颜之仪传材料采自《周书》，《周书·颜之仪传》事迹更为可靠。

由史传所记颜之推与颜之仪二人的生卒年比较也可推测二人长幼关系。《周书·颜之仪传》载：“（开皇）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为公元591年，则颜之仪生年为522年。颜协“大同五年，卒，时年四十二”（《梁书·文学传》），梁武帝大同五年即公元539年。颜之推说自己“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涂离散，百口索然”（《颜氏家训·序致》），即公元539年颜之推九岁，上推九年，即531年颜之推生。这样看来颜之推比颜之仪年少8岁。颜之推明确表示：“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每从两兄，晓夕温清。”（《颜氏家训·序致》）可见是有兄长的。因而可证之仪为兄，之推为弟。

依据颜真卿《颜含大宗碑》记载颜协还有一子名颜之善，曾为国左常侍，后为隋叶令，侍读。只可惜在《梁书》《周书》《北齐书》《北史》《南史》等各正史中没有相关记载。颜之善究竟是颜之推兄，还是弟，无法确知，姑存疑。

二、颜之仪的仕宦历程与政治操守

颜之仪在萧梁时的入仕时间和起家官职不详。“吾兄弟始在草土，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于世。”（《颜氏家训·文章》）颜之推所叙父亲死后文集尚未整理便遭遇侯景之乱，时间大约在公元539至544年之间。那时颜氏二人年尚幼，尚未入仕。由其父颜协的仕历来看，颜之仪的起家官职应不会很高。颜协历任蕃国文官，官至湘东王国常侍

[1] 《梁书》卷五十《文学下·颜协传》

[2] 缪钺《颜之推年谱》早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初步辨析，但论之甚略，见氏著《读史存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209-210页。

兼府记室。蕃王国常侍为清显官职,要求具备深厚的经史诗文素养。据高门士族入仕时资品与官品相差四级的制度,颜之仪入仕时官品应为三班,在当时是比较低的。颜之仪尽管起家官不高,但他清正廉洁,有着高尚的政治操守,这在服膺儒家思想的北朝政权中受到尊崇。颜之仪的政治操守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

(一)恪尽职守、谅直无私

到北周以后,“世宗以为麟趾学士,稍迁司书上士。”“高祖初建储宫,盛选师傅,以之仪为侍读。”这两个官职标志着颜之仪在北周最初的仕途之路。北周麟趾学士的设立是在世宗明帝即位之初(公元557年~558年)。明帝“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可见麟趾学士官位的基本要求是具备文学才能。《旧唐书》载:“北齐有文林馆学士,后周有麟趾殿学士,皆掌著述。”^[1]麟趾学士的主要职能就是刊校经史即专门整理和编辑国家书籍。北朝自北魏时就重视文化建设,可惜缺乏人才和文献的支撑。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2]西魏破江陵后,劫掠大量萧梁藏书,辗转运往长安的这批藏书成为北周赖以恢复文化的宝藏。因此依靠北来之士整理刊布典籍成为重要的文化举措。

颜之仪因文学才华被辟为麟趾殿学士,之后不久被选为太子侍读,成为日后为官的政治资本之一。南朝侍读之设始于萧齐世祖永明年间,现存最早的有关侍读的材料见于《南齐书》,“侍读虞云自宜恒应侍接。(谢)朓可还都。”^[3]高慧斌在谈到南朝侍读制度时认为:“侍从皇帝、太子、皇子读书者,必是精习儒学、情操高尚之人。统治者的目的就在于不仅让诸王习学经典,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品行兼优之人侍从、陪伴太子及诸皇子左右,使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谓用心良苦。”^[4]颜之仪为北朝太子侍读,其职责与地位与南朝大致相似。侍读身份既是师又是臣,大多德高望重,太子需屈礼相待,敬问经义,因而颇受时人礼遇和重视。太子侍读的职责除了侍奉太子、讲授或讲论经义之外,还有一个职责就是劝谏匡弼,以助太子之行。当时围绕在太子身边的人多奸佞,风气极端不正,而颜之仪却顶风而上,恪守职责,毫不畏惧邪恶势力。“太子后征吐谷浑,在军有过行,郑译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谴,唯之仪以累谏获赏。即拜小宫尹,封平阳县男,邑二百户。”(《周书·颜之仪传》)这件事发生在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诏皇太子赉抚巡西土”,因当时的太子宫尹郑译没能及时匡正太子,致使太子有过遭到处罚。相反作为太子侍读的颜之仪因为曾经累谏得以获赏,并官拜小宫尹,即东宫官属之长。太子赉即皇帝位(即宣帝)后,颜之仪“迁上仪同大将军、御正中大夫,进爵为公,增邑一千户”(《周书·颜之仪传》)。

[1]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三》。

[2]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二》。

[3] 《南齐书》卷四十七《谢朓传》。

[4] 高慧斌:《南北朝侍从讲读制度的发展与变迁》,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第95-98页。

后周建德四年，“改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又置上开府、上仪同官。”（《周书·武帝纪下》）颜之仪在任御正中大夫期间，不仅起草诏令、参与决策，还行使监察劝谏的职责。“宣帝嗣位，政刑日乱，义上疏谏。时郑译、刘昉以恩幸当权，谓义不利于己，先恶之于帝。帝览表色动，谓侍臣曰：‘于义谤讪朝廷也。’御正大夫颜之仪进曰：‘古先哲王立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犹惧不闻过。于义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隋书·于义传》）在郑译、刘昉等人操纵朝廷的危机时刻，颜之仪却时时坚持正义，毫不屈服于权势，成为捍卫北周王朝的忠臣义士。

北周武帝是一个贤明果敢的皇帝。他赏罚分明，克己励精，善于用人。武帝为贤君，颜之仪则为忠臣，其表现就在于他敢谏并且坚持己见，毫不畏惧。武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明察秋毫，不仅不怪罪他的骤谏固谏，反而予以赞赏，并给以高官厚爵。及宣帝即位，“帝后刑政乖辟，昏纵日甚，之仪犯颜骤谏，虽不见纳，终亦不止。深为帝所忌。然以恩旧，每优容之。及帝杀王轨，之仪固谏。帝怒，欲并致之于法。后以其谅直无私，乃舍之。”

（《周书·颜之仪传》）颜之仪几番以直谏触怒宣帝，除了“谅直无私”的高尚品格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当是其高贵的家族及王朝出身。北魏以来北朝诸帝对于南来文士多十分优待，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过，“刘芳、崔光皆南朝俘虏，其所以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摹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拨起俘囚，致身通显也。”^[1]颜之仪身为梁朝贵戚，世代为官，对于南朝之典章文物十分熟悉，所以即使昏纵残暴如周宣帝者亦不敢轻易加害。颜之仪不仅自己正直无畏，还为其他立朝忠恕之人呐喊助威，并竭力相救。《北史》卷六二《王轨传》载：“大象元年，帝使内史杜虔信就徐州杀轨。御正大夫颜之仪切谏，帝不纳，遂诛之。轨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无罪被戮，天下知与不知皆伤惜。”如前引《隋书·于义传》知于义上疏谏宣帝而获罪即因颜之仪得救。

颜之仪的直言劝谏得到了北周宣帝的敬重，并在临死时将身后之事相托，颜之仪也尽心守护，与当权奸佞刘昉政见存在分歧，形成北周末年两大对峙势力^[2]。《北史·颜之仪传》即因京兆郡丞乐运直言数谏与颜之仪相类而将之与颜之仪并列入同一篇中，并在史论中称：“士有不因学艺而重，不待爵禄而贵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亲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节也。……颜之仪风烈懔然，正辞以明节，崎岖雷电之下，仅而获济。”

（二）尽忠报国、无愧民望

南朝士人“忠”的观念并不明显，但“孝”的观念一直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如梁武

[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页。

[2] 《隋书》卷三十八《刘昉传》。

帝就十分重视《孝经》，他曾亲撰《孝经讲疏》和《制旨孝经义》，并向朝臣学“自讲《孝经》”^[1]。他曾专设《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研习《孝经》。《孝经》是当时文化士族教育子弟的必读书，如庾子舆，五岁读《孝经》^[2]，颜之仪三岁能读《孝经》。

颜之仪的直言敢谏是建立在尽忠报国的思想基础上的。当国家权力遭受威胁时，颜之仪必然会为捍卫朝廷利益而战。“宣帝崩，刘昉、郑译等矫遗诏，以隋文帝为丞相，辅少主。之仪知非帝旨，拒而弗从。昉等草诏署记，逼之仪连署。之仪厉声谓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于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仪署而行之。隋文帝后索符玺，之仪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于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将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为西疆郡守。”（《周书·颜之仪传》）隋开国皇帝隋文帝评价北周的几个大臣很有见地，他称刘昉、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人为“反覆子”，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宗王辅政，此辈行诈，顾命于我。我将为治，又欲乱之。故昉谋大逆于前，译为巫蛊于后。如贲之徒，皆不满志。任之则不逊，致之则怨，自难信也，非我弃之。众人见此，或有窃议，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3]这里深刻地指出北周末年的权力对峙，一方是由北朝大族当头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其在周也，靡忠贞之节，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诚。”一方是由南来士族文人颜之仪为代表的保皇派，尽管势力悬殊，但仍尽心扶持，就连窃国的隋文帝也由衷服膺。隋文帝再次见到他时称叹道：“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何以加卿。”（《周书·颜之仪传》）

面对强权势力的冲击，颜之仪不为所动，其忠诚报国的决心昭然纸上，不愧为当时最有声望的人。

（三）社稷之臣、赢得敬重

入隋以后，颜之仪作集州刺史，“在州清静，夷夏悦之”，可见他作地方官同样关怀民生，大有政治作为。早在隋文帝杨广夺位之前，颜之仪曾经明确反对，杨广当上皇帝之后，虽被后人讥为“薄于功臣”，但对颜之仪却赞叹有加。《周书·颜之仪传论》曰：“隋文之将登庸，人怀去就。颜之仪风烈懔然，正辞以明节，崎岖雷电之下，仅而获济。斯数子者，岂非社稷之臣与？或人以为不忠，则天下莫之信也。”颜之仪这种仗义执言、精忠报国的信念和力量，不仅得到当时人的称道，更为后来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澎湃的血液。百年之后颜氏家族涌现的如颜真卿、颜杲卿等颜氏忠臣烈士，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

[2] 《南史》卷五十六《庾域传》。

[3] 《隋书》卷三十八《卢贲传》。

反过来也证明了颜之仪的血性气节也不可能仅止于当世一代，必将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长久流传下去。

三、秉持儒家家国观念

六朝本是一个建立在儒家伦理尽废、忠孝观念瓦解的时代。政权更迭交替频繁，个人的命运变幻莫测，使得社会背景、舆论人心俨然不同于儒学独尊的汉代，那个大一统的家国同构的文化环境一去不返。在南朝政权更迭、皇亲杀戮的混乱中，高门大族失掉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他们更关心的是家族内部的伦理，如孝、友、悌，因而父兄之诫子弟更拳拳，长辈之称赏晚辈更切切。乱世中个人如何生存，如何保命，家族如何发展，才是这一时代文人士大夫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儒家经历了玄学、佛学、道教等多元文化的冲击，其移孝于忠的价值内核遭到怀疑，修齐治平的入世途径被迫改道。由汉魏的文化积累而形成的各世家大族几经波折，有的北上固守儒学，有的南下，在战火与风雨中砥砺消长，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家族文化模式。江南第一高门琅邪王氏，因其与琅邪颜氏同生于琅邪地域，又同兴于汉魏之际，又同时迁到江南，并居于建康，江陵之陷后，各自的主干家庭随例迁入长安。在六朝诸多家族中，颜氏、王氏二者家族文化发展最具有可比性。琅邪王氏的家族文化以“随世而迁”最为显著，学者论之早有定论。王羲之“今四郊多垒，而人人自效”，强调自我生命的价值并主张保全自身之重要。王导在东晋以愤愤之政治国，亦以保守为上。梁代王褒“昔曾祖仲宝，刘宋国戚，叛附萧齐，士林交贬，子渊委蛇，乃其门风”^[1]，被后人评为文人无骨，世族堕节。王氏子弟的政治态度大多是进取的、机变的，在朝代更迭之际，他们更关心权力更替中的既得利益。处于南朝这样一种动荡难测的社会政治背景中，琅邪王氏常常选择家族生存，牺牲君王朝廷，仕于诸朝未觉可耻。家族门风对琅邪王氏后人人格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明显。

颜氏较多地秉持了原始儒家的家国观念。颜含施政的果敢积极，颜延之的直言敢谏，颜见远颜协的义烈之举，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就北朝而言，颜之仪在迁入北周后，虽没有光复故朝之举，但面对新朝，他看到了武帝励精图治、虑远谋深，为雄图远略之君，便选择了留下来，并尽心扶持，鞠躬尽瘁。他不畏强权，接连进谏，亦可看出他对待国家的尽忠心态。忠孝是这一家族的文化特征之一，在家则竭力以奉其亲，在外则致身以事其君，谨守人臣之节，相比王氏之所为气节更加高尚。当然北周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客观上也吸引了他的瞩目。如林怡先生认为：“麟趾殿校书使得在江陵祸后由南入北的汉族士大夫从心理上开始靠拢并认同北周政权，因为故朝虽丧，但斯文在新朝并不坠，虽有亡国之痛，但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仍在，差可慰藉人心，这是南北朝易代频仍之际士大夫能够安

[1] 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93页。

然地易仕多朝的原因之一。”^[1]留在北周之士固然多见，但如颜之仪一样忠心耿耿，视北周如故国的人不多。“时陈氏与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周书·庾信传》）许多士人趁此机会返回江南，但对颜之仪来说，江南的陈政权已非故国，不再有吸引力了。

四、颜之仪在北朝的文化贡献

颜之仪在北周整理研究儒家经典，传播文明，又遵守儒家之纲纪，寻找实现美政理想的途径，真正做到了儒学之知、儒者之行的结合，为北周输送了文明的种子。

北周政治中心关中一带文化比较落后。“中原则兵乱积年，文意道尽。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2]鲜卑族统治者积极提倡汉化，从北魏孝文帝时就施行汉化政策，尊重优待汉族士人，从语言、礼制等方面采取措施进一步汉化。到北周时宇文氏父子继续推选汉化政策，吸引了许多文士。“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之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3]颜之仪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对文明的传播主要由文献整理、坚持正义、致力忠孝、以文取名等几个方面实现。

（一）文献整理

北周统治者加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对现存文献的整理，麟趾殿学士的设置是一个标志。麟趾殿原本是西魏以来藏书之所，由萧梁劫掠的文献也汇集在这里。热爱文艺的明帝即位后，“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4]时间约在公元560年前后，参与校书的成员称为麟趾学士。经现代学者考证麟趾学士大部分属南来文士^[5]，这些人在文化层次上占据着上游^[6]。这是因为南来文士博涉群书，熟悉典章文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南朝梁时就曾参与过秘阁图书的校刊活动。如颜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记载了周弘正、彭僧朗、王珪、戴陵、王褒、宗怀正、刘仁英、殷不害、王孝纯、邓荃、徐报、庾信、王固、宗善善、周确等人。校书活动持续了两年多，西魏攻破江陵才被迫中断。因而北周请南来文士校刊书籍，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南来文士多长于文学，擅长著述，对于激活北周的文坛气氛起到了关键作用。麟趾学士大多来自南朝、北朝的文

[1] 林怡：《庾信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

[2]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四》。

[3] 《周书》卷四十五《儒林传》。

[4] 《周书》卷四《明帝纪》。

[5] 任冬善：《北周麟趾殿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社科纵横》，2007年第6期，第197页。

[6] 宋燕鹏，张素格：《北周麟趾学士的设置、学术活动及其意义》，《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78页。

化世家，今列举数人如下：

韦孝宽，“明帝初，参麟趾殿学士，考校图籍。”^[1]

元伟“受诏于麟趾殿刊正经籍。”^[2]

萧撝、王褒，“世宗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乃至萧撝、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3]

萧大圜，“俄而开麟趾殿，招集学士，大圜预焉。”^[4]

宗懌，“世宗即位，又与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书。”^[5]

庾季才，“武定二年，与王褒、庾信同补麟趾学士。”^[6]

麟趾学士进行“刊校经史”的具体成果未见于记载，现存史料明确的说法见于《周书·明帝纪》：“摭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有学者认为，北周学士在麟趾殿校书，其规模和性质与北齐之编《修文殿御览》相似，都是北朝统治者恢复文化而作的重要的文献整理工作。^[7]颜之仪于世宗朝为麟趾学士，参与了校书事业，完备了北周的图书文献，并因为杰出的成就官职逐渐得到提升，后来升为司书上士。北周官制原本借鉴《周礼》六官之制，司书一职隶属天官，在先秦官制中地位十分重要。《周礼·天官·司书》：“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财，受其币，使入于职币。”^[8]颜之仪所执掌的属书记文官之责，对北周的文化重建贡献卓著。

（二）匡弼太子、坚持正义

颜之仪在北朝第二个重要的角色是为太子侍读。“高祖初建储宫，盛选师傅，以之仪为侍读。”太子侍读的职责不仅是讨论文史、供太子顾问，还有一个职责即匡弼太子。颜

[1] 《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

[2] 《周书》卷三十八《元伟传》。

[3] 《周书》卷三十《于翼传》。

[4] 《周书》卷四十二《萧大圜传》。

[5] 《周书》卷四十二《宗懌传》。

[6] 《隋书》卷七十八《艺术传》。

[7] 曹道衡：《西魏北周时代的关陇学术与文化》，见氏著《中古文史丛稿》，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

[8]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之仪在任期间严格按照要求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当时其他太子侍从官如刘昉、郑译、卢贲之流却并非如此。

北周宣帝崩后，刘昉、郑译等人将先帝所托置之脑后，以杨坚为丞相，名为辅佐少主，实为以后篡位做准备。刘昉等人草诏署记，逼迫颜之仪署名，在剑拔弩张之际，颜之仪义正辞严，厉声斥责刘昉等人：“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周书·颜之仪传》）他认为辅弼大臣理应由皇室中有杰出才能的人担任，认为在宗室中以赵王最有资格担任丞相，从亲情和品行两个方面都符合要求。面对邪恶势力，颜之仪不畏强权，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当面指责对方不能尽忠报国的可耻行径，实在是大义凛然，英雄气概。

（三）秉持儒学致力于忠孝

沈约《宋书·臧焘传论》曰：“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六朝四百年间，朝代更迭频繁，而怀抱气节殉国而死的义士有几个？推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冲击下，主张忠君孝亲的礼教生活的儒学则衰弱殆尽。正如有学者所称：“儒学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儒学必须走向社会，普及于社会，必须发用于修己安人。这是儒学的内圣外王的逻辑决定了的。”^[1]颜之仪虽离梁赴周，但一旦为北周大臣，便尽心扶持，致力忠孝，既维护了朝廷利益，又保证了稳定的社会秩序，捍卫了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即忠孝。在南北混战、道德失衡的大背景下，颜之仪能够以忠孝卫士自居，捍卫儒学，实为可贵。《周书》因颜之仪之忠孝行为把他与尉迟运、王轨、宇文神举、宇文孝伯等北周宗室、忠臣志士列入同一传中，可谓有深意存焉。

（四）文学才华泽及北朝

“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于世。衔酷茹恨，彻于心髓！操行见于《梁史》文士传及孝元《怀旧志》。”^[2]说的是其父颜协的文章操行等，可见家传作文之风，即文风典雅正统，与当时绮靡文风的流俗不同。颜之仪“尝献《神州颂》，辞致雅贍”^[3]，有其家族文学传统的特点。颜之仪所献之颂，《周书·颜之仪传》作《神州颂》，《北史·颜之仪传》作《荆州颂》，缪钺先生认为：“梁元帝都江陵，应以《荆州颂》为合理。”^[4]此观

[1] 王钧林：《儒家的定位定义与功用》，《孔子研究》，2008年第5期，第86页。

[2]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269页。

[3] 《周书》卷四十《颜之仪传》。

[4] 缪钺：《颜之推年谱》，见《读史存稿》，第213页。

念似可再商榷。萧绎《怀旧志序》称：“吾自北守琅台，东探禹穴，观涛广陵，面金汤之设险，方舟宛委；眺玉笋之干霄，临水登山。命俦啸侣，中年承乏，摄牧神州，戚里英贤，南冠髦俊，……”^[1]便以神州为领土代称，可见并不一定以荆州坐实，献颂命名神州也不是不可能的。颂，作为一种文体见于《诗经》。《诗大序》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挚虞《文章流别论》说：“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2]颂体的对象应为王者，后来有的颂也写给非王者。萧统认为颂“游扬德业，褒赞成功”^[3]。因而颜之仪所献颂虽不传于今，其内容不出赞颂湘东王功业事，理应为其出仕之前或出仕不久而作。当时还是湘东王的萧绎虽对颜协、颜之仪父子文学才华赞叹有加，但并未委以重任，一个可能就是他们的创作风格不合时宜。萧绎作为蕃王，有机会回到建康，与活跃在东宫太子周围的作家群体接触，回到蕃邸又与当时的太子萧纲有着密切的书信来往，时常谈论文学，因而萧绎的文学创作与理念主张当受到当时方兴未艾的宫体诗风的影响。《隋书·文学传序》认为：“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4]而颜氏文学历来典雅端正，父子二代在创作上风格有其一致性，所以未真正取得湘东王的信任。

西魏势力南下，迫使江南才士入北，对于关中地域的文风影响重大。周明帝本人爱好文学，史称“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5]。颜之仪迁往长安后也因文才受到重用，以文学之士被选为麟趾殿学士。当时一同随例迁长安的文士有多人。“褒与王克、刘彧、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周文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6]他们也有着丰富的创作，其中庾信、宗懔都曾创作过有关麟趾殿的诗作。可以推测麟趾殿的学士们在校书之余亦有集体文学创作活动，或者相互之间酬答唱和，在当时繁荣了北朝文化。

南朝文士将娴熟的文学技巧、精致的审美趣味、华丽的诗文风格带到北周。在公元6世纪中后期，将南朝孕育的文才甘露洒向北周这一片文化沙漠，不能不说有颜氏的功劳。当然对北朝文明的传播，颜之仪所用之力仅及于北周，即北朝之西北区域，而论及颜氏家族对北朝文化的贡献，还有活跃于北朝之东北区域的颜之推。梁季江陵之陷改变了南朝文士的命运，给颜之仪、颜之推兄弟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冲击，甚而引起颜氏家风的渐变，促成了家学的多元化发展。

[1] 见[清]严可均校辑《全梁文》卷十七，第3050页上。

[2] [梁]挚虞：《文章流别论》，见[清]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七十七，第1905页上。

[3] [梁]萧统：《文选序》，见《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页。

[4] 《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上。

[5] 《周书》卷四《明帝纪》。

[6] 《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庾信传》。

第六章 南北学术集大成者颜之推

第一节 颜之推的人生与心灵历程

北朝颜氏家族中对家族文化起关键作用的核心人物即颜之推。颜之推作为历史文化名人，他所承载的家族文化变迁对于理解这个家族的繁衍生存意义重大，同时对他的研究可以拓展文化思想史内涵，对于考察隋唐以来士大夫文人思想的流变亦有重要意义。

六朝四百年风霜雨雪中，恐怕没有哪一个人能象颜之推的人生一样具有戏剧性，没有哪一个人能象他一样经过千锤百炼，万般况味融入一炉，化为滴血的文字，传唱着人性的光辉。《古意》其一：

十五好诗书，二十弹冠仕。楚王赐颜色，出入章华里。
作赋凌屈原，读书夸左史。数从明月燕，或侍朝云祀。
登山摘紫芝，泛江采绿芷。歌舞未终曲，风尘暗天起。
吴师破九龙，秦兵割千里。狐兔穴宗庙，霜露沾朝市。
璧入邯郸宫，剑去襄城水。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
悯悯思旧都，惻惻怀君子。白发窥明镜，忧伤没余齿。

颜之推五十八岁的短暂人生，起伏迭宕，颠沛流离，他创作的《古意》其一以诗歌的语言记述了自己的一生经历，其中四句诗大致可以概括他人生历程中的四个阶段：“十五好诗书”的少年岁月、“出入章华里”的青年时期、“独生良足耻”的壮年时期、“悯悯思旧都”的暮年生涯。这四句诗分别概括了他读书积累、为官为政、流离奔波最后老来反思的一生经历。本节第一、二部分主要侧重探讨颜之推的知识背景和仕宦历程；第三、四部分主要侧重挖掘颜之推的忏悔心态和南朝情结，即探讨其心灵历程。

一、十五好诗书：颜之推所读书考

自祖父颜见远开始至颜之推三代主要仕于蕃王府。颜协与颜之推集中活动在湘东王政权周围。颜氏一家因文才为梁元帝所称，先是颜协“博涉群书，工于草隶”与吴郡顾协，才学相亚，并称“二协”，后入《梁书·文学传》《北史·文苑传》。兄颜之仪三岁能读

《孝经》，“博涉群书，好为词赋。尝献《神州颂》，辞致雅贍。”^[1]颜之推在这样文学氛围浓郁的家族中成长，有条件饱读诗书、锻炼文采，为后来的博学多识奠定了基础。

（一）“诗书”辨

《古意》二首，是颜之推入北之后所作的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诗，“十五好诗书，二十弹冠仕”一句，分别叙述自己在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和入仕情况。十五、二十当是约数，仿《论语》：“吾十五而治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诗书”一词，有学者认为是文学，从他少年爱好文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当然有其道理，但这个词在这里更应当作经书知识理解。诗书，本来就有经史文化代称的意思，以《诗经》与《尚书》二种指代西汉以来的五经典籍，习用之后又以此二字泛指古代书籍。以“诗书”二字代称诗作和书法两种技艺，则是很晚的一种用法。如《宋书·谢灵运传》：“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但这一般有其特殊语境，在六朝的使用远不如原来的意义频率高。“十五”一词为虚指，源自《论语》“吾年十五而志于学”的说法，并非好学的起始点，而是有志于此，奠定一生的努力方向。梁元帝萧绎就是自十二岁有志于学，“梁元帝尝为吾说：‘昔在会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学。’”^[2]因而“十五好诗书”实指作者从青少年时期就爱好古代的文化学术，尤其精于经学。而经学本身就是史，可知颜之推自幼精于经史，为后来成为通儒大师打下了基础。从他后来以文采为湘东王所赏可见他的早年有着较好的文学基础。颜之推七岁能诵《鲁灵光殿赋》，就是家长对其文学才能的培育。颜之仪作为长兄，也有文学才华，兄弟之间的切磋砥砺自然不少，颜之推九岁便跟随兄长生活更是接受了直接的文学教育。十二岁时他得以跟随湘东王讲《庄》《老》，同时用心家学《礼》《传》，并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总之，博通经史，文采典丽，是颜之推早年生活的主要特征。

（二）颜之推所读书考

《北齐书》文苑传称颜之推“博览群书，无不该洽”。颜之推所读之书有哪些呢？现在只能就颜之推著述中所依据的典籍或者对典籍所作的评论来推测颜之推所读书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种情况进行考察：一是颜之推在著述中自己提到的所读书目；二是在颜之推传记或与其有关的历史记载中所明确写到的所读书目；三是前两者没有明确提到，但在意义和主张上可以看出有明显的某种典籍的痕迹的情况。当然三种情况中前两种情况可作引用书目来考察，引用书即所见书。第三种情况需要进行论证。

第一种情况中以儒家原典、史部著作及诸子百家为多见。

[1] 《周书》卷四十《颜之仪传》。

[2]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197页。

“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此指萧梁末年魏攻破江陵之事。知在南朝《论语》《孝经》二书为必读书，以二书为启蒙书。

《颜氏家训·序致》：“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文中所称圣贤之书，从内容上看大约属于儒家经典，自然在颜之推所读书中。除此之外还应有先秦诸子及魏晋以来的多种子书。可惜这里没有具体书目，但大致可知颜之推读书的基本范围。

本传称颜之推早传家业，“世善周官、左氏学”，《颜氏家训·序致》亦称：“虽读礼传，微爱属文。”因而颜之推对于周官与左氏之学必然早有传承。《周官》记叙描述《诗》《书》所载先王之政，展示的是周代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既尊礼君王，又强调行政法律，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统治秩序理想设计，成为后代仁人志士实现美政的理论基础。“《仪礼》与安上治民有关。《周礼》则经国家、定社稷之书也。《周礼》初出曰《周官经》，刘歆始改称《周礼》，然《七略》犹曰《周官》，《汉书·艺文志》仍之。马融训释之作，亦称《周官传》，至郑康成以《周礼》名之，合《仪礼》《小戴记》为三礼。”^[1]颜之推不仅家传周官，对三礼都十分重视，他在著述中多次讲到自己所读礼经。如《颜氏家训·风操》“吾观礼经，圣人之教”，又直接引用《礼》中的言论多处，如，“礼曰：‘见似目瞿，闻名心瞿。’”引自《礼记·杂记》。礼云：“忌日不乐。”又：“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君所无私讳。”引自《礼记·曲礼上》。其他文中所引还有的出自《礼记·内则》《仪礼·丧服》《礼记·闲传》《礼记·祭义》等。至于对《左传》的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更是不计其数。

当时的士族子弟，早在幼年时就接受儒家教育，学习经典。《勉学》：“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颜氏家族对子弟的教育除《诗》《论》之外更有《礼》《传》，在当时是较为重视儒学传家的士族之一。颜之推的著述中引用这四种典籍之处比比皆是。如“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出《论语·子路》，“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治家》）出《左传·昭公二十年》。直接引出书名的如，“《左传》曰：‘齐侯痄，遂疟。’《说文》云：‘痄，二日一发之疟。疟，有热疟也。’”“诗云：‘有杕之杜。’江南本并木傍施大，传曰：‘杕，独貌也。’”“《周礼·圉人职》：‘良马，匹一人。驂马，丽一人。’圉人所养，亦非驂也；颂人举其强骏者言之，于义为得也。《易》曰：‘良马逐逐。’《左传》云：‘以其良马二。’”直接引出书名的多为六朝以来常用经书。

以下以《颜氏家训》“勉学”篇引《论语》为例来分析颜之推著述对典籍的引用。引用《论语》者分三种情况。其一是直接引用。如《勉学》篇引“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来自《论语·述而》。又引“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出

[1] 章太炎《经学略说》，见氏著《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自《论语·卫灵公》。其二是间接引用或化用。如：“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语本《论语·宪问》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三是由于《论语》一书的广泛传播，许多语意常为人引用，而成人所共知的比喻。如“光阴可惜，譬诸逝水”，以水喻光阴，以《论语·子罕》为较早。对诗、礼、传诸经书的引用大致同此。

儒家原典的注本及不同版本也常为颜之推文章所引用，以《颜氏家训·书证》为例试论。如《书证》：“《诗》云：‘谁谓荼苦？’《尔雅》《毛诗传》并以荼，苦菜也。又《礼》云：‘苦菜秀。’案：《易统通卦验玄图》曰：‘苦菜生于寒秋，更冬历春，得夏乃成。’”本段提到一些古今注本，如郭璞注《尔雅》、梁世讲《礼》、高诱注《吕氏春秋》等。在《颜氏家训·书证》中还提到了周续之《毛诗注》^[1]刘昌宗《诗注》^[2]孙炎、郭璞注《尔雅》，曹大家注《列女传》蜀才注《易》。其他常用的注本还有刘芳《毛诗笺音义证》^[3]，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考证字音、字形，指出徐邈《春秋左氏传音》《礼记音》^[4]，裴驷《史记注》、徐广《史记音义》、邹诞生《史记音》^[5]等注本的谬误。对字义、字音的辨析还借鉴过张揖的训诂学著作数种^[6]，孟康《汉书古文注》^[7]皇甫谧的著述数种^[8]，延笃《战国策音义》^[9]顾野王《玉篇》等，同类其他还有徐仙民《毛诗音》^[10]，徐爱礼《记音》^[11]，萧该《汉书音义》《文选音义》^[12]。颜之推还表现了对版本的重视，

[1] 《宋书·隐逸传》：“周续之，字道祖，鴈门广武人。年十二，诣豫章太守范宁受业，通五经并纬候。高祖践阼，为开馆东郊外，招集生徒。素患风痹，不复堪讲，乃移病钟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说明：本节在注释中涉及较多古籍，为避繁缛，引号内略去书名号。

[2] 卢文弨曰：“刘昌宗，经典释文载之于李轨、徐邈之间，当是晋人，有周礼、仪礼音各一卷，礼记音五卷。其毛诗音、匡谬正俗引两条：一，鹊巢笺‘冬至加功’，刘、周等音加为架；一，采芣传‘山夹水曰涧’，刘、周又音夹为颊。集韵又引其尚书音、左传音，而隋书经籍志皆不载。”

[3] 《魏书·刘芳传》：“芳撰毛诗笺音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

[4] 《隋书·经籍志》：“春秋左氏传音三卷，礼记音三卷，并徐邈撰。”

[5] 《隋书·经籍志》：“史记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驷注。史记音义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史记音三卷，梁轻车录事参军邹诞生撰。”

[6] 颜师古《汉书序例》：“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魏太中博士。”两《唐志》：“广雅四卷，埤苍三卷，三苍训诂三卷，杂字一卷，古文字训三卷。”

[7] 《隋书·经籍志》：“梁有汉书孟康音九卷。”

[8] 《晋书·皇甫谧传》：“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所著诗赋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

[9] 《隋书·经籍志》：“战国策论一卷，汉京兆尹延笃撰。”

[10] 徐仙民，名邈，参见《晋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毛诗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诗音二卷，徐邈撰。”

[11] 《隋书·经籍志》：“礼记音二卷，宋中散大夫徐爱撰。”

[12] 《隋书·儒林何妥传》附：“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

如他分别比较过北齐河北《毛诗本》，江南旧本《毛诗》，指出过河北经传废阙文字所造成的缪误。《书证》篇引《诗经》，“诗云：‘駟駟牡马。’江南书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为放牧之牧。”用江南本《汉书》，江北本《汉书》及刘显家藏《汉书》比较辨析“宵”与“肯”字的使用。《书证》：“吾所见数本，并无作黑者。”此指《晋中兴书》的数种版本，也非常重视河北家藏本《通俗文》的利用价值。还曾用俗本《论语》《孟子》来论述道理。蔡邕《月令章句》是礼类著述^[1]，也曾为颜之推所参考。

颜之推还重视书目文献的考证。著述中明确提到的书目文献著作包括：刘歆《七略》王俭《四部目录》及《七志》，荀勖《晋中经簿》。他注意吸收书目文献学家的成就，如提到萧绎、谢灵、夏侯该，并读数千卷书。其他如，“沛国刘显，博览经籍。”“简宪是湘州刺史张纘谥也，江南号为硕学。”“顾虽博物，犹出简宪、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边。”（《书证》）对古今博学之士学术成就的重视和引用同时也表现了颜之推本人在学术上的观念，即博通经史，考查源流，广泛比较，追求精准，治学态度相当严谨。

除了基本的儒家经典，颜之推还接触到了大量子书和文学作品。如对《老》《庄》等著作的阅读。梁代的帝王皇子大都喜爱谈玄，热衷于宣讲三玄，自都邑至诸王蕃所，蔚然成风。《勉学》载：“洎于梁世，兹风复扇，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与本传所述相一致，“年十二，值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2]之推年十二时，为大同八年，当时萧绎在江、荆间，颜之推随父游宦，亦在此地，因有听取萧绎释讲《庄》《老》的机会。《庄》《老》《周易》虽非家传，但亦属颜之推在早年间的所读书，虽说虚谈非其所好，但因早年的教育亦在颜之推心中留下了记忆，对其后来的著述特别是文学创作亦有影响。

对前世文学作品的阅读就更多见了。“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故谢朓诗曰：‘鹄起登吴台。’”由此二处知读《王粲集》《谢朓集》。《文章》篇在论及“自古文人，多陷轻薄”时，提到诸位作家文集，如屈原、宋玉、东方曼倩、司马长卿、王褒、扬雄、李陵、刘歆、傅毅、班固、赵元叔、冯敬通、马季长、蔡伯喈、吴质、曹植、杜笃、路粹、陈琳、繁钦、刘楨、王粲、孔融、祢衡、杨修、丁廙、阮籍、嵇康、傅玄、孙楚、陆机、潘岳、颜延年、谢灵运、王元长、谢玄晖等文集，以及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等人之作品，又如潘尼诗、袁三公颂、吴均集、梁世费旭诗、殷琰诗、简文诗、何逊诗、子朗、思澄诗、武烈太子萧方

[1] 《隋书·经籍志》“经部礼类”著录：“月令章句十二卷，汉左中郎将蔡邕撰。”

[2] 《北齐书》卷四十《文苑·颜之推传》。

等诗等。此外还列举了许多具体篇目,如梁简文《雁门太守行》^[1]萧子晖《陇头水》王籍《入若耶溪诗》萧悫《秋诗》刘孝绰《诗苑》。另如历代帝王之作亦有所关注,所列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等人著作必当研习。因颜之推后半生在北朝渡过,北朝重要作家的文集亦当读过,由他对邢子才、魏收与南朝沈约、任昉的评论可知。颜之推还当注重文学理论著述,如《诗格》^[2]。总之,举凡先秦以来至于宋齐间文学家概貌于此可见,知颜之推在文学领域积累之厚。

除正史及作家文集外,一些野史小说类也成为颜之推所关注的文献,时常引用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张敞《东宫旧事》^[3]应劭《风俗通》^[4]魏武《四时食制》^[5]、《续汉书》《搜神记》^[6]、《韩非》《说苑》^[7]《太公六韬》^[8]等。“《谷梁传》称公子友与莒挈相搏,左右呼曰‘孟劳’。‘孟劳’者,鲁之宝刀名,亦见《广雅》。”此段明确提到所读书有《谷梁传》《广雅》。如此例者还有《穆天子传》、赵岐撰摯虞注《三辅决录》^[9]、《蜀都赋》陈思王《鹞赋》《鹞雀赋》、《异物志》、阮孝绪撰《正史削繁》^[10],还有司马相如《封禅书》、王褒《童约》、苏竟《与刘龚书》、班固《灵台诗》《西都赋》、潘岳《射雉赋》及《蒋济上书》^[11]吕忱《字林》^[12]《晋中兴书》^[13]。可贵的是颜之推并不忽略民间文学形式,如他引用过古乐府歌词《相逢行》古乐府歌《百里奚词》等,这些都是他由民间文学汲取营养的证明。

纠正他人所读书之误解时所引称的书亦可列入颜之推所读书之目。如江南权贵所读之《史记音》《礼乐志》,羊肃所读之《潘岳赋》^[14]《世本》等,颜之推可以轻而易举地指

[1] 王利器认为:“此乃梁褚翔诗,非简文诗也。梁简文从军行:‘先平小月阵,却灭大宛城,善马还长乐,黄金付水衡。’见乐府诗集卷三十二,此盖相涉而误。又乐府诗集卷三十九载褚翔雁门太守行云:‘戎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

[2] 王利器认为:“唐书·艺文志丁部著录诗格、诗式,自元兢以下凡七家。据此,则诗格、诗式,虽自唐人始撰辑成书,而其说则六朝固已发之矣。”

[3] 《隋书·经籍志》:“东宫旧事,十卷。”《唐书·经籍志》:“东宫旧事,十卷,张敞撰。”

[4] 《隋书·经籍志》:“风俗通义三十一卷,录一卷,应劭撰,梁三十卷。”

[5] 卢文弨曰:“魏武食制,唐人类书多引之,而隋、唐志皆不载;唐志有赵武四时食法一卷,非此书。”

[6] 《隋书·经籍志》:“续汉书八十三卷,晋秘书监司马彪撰。搜神记三十卷,晋干宝撰。”

[7] 《隋书·经籍志》:“说苑二十卷,汉刘向撰。”

[8] 《隋书·经籍志》:“太公六韬五卷,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

[9] 《隋书·经籍志》:“三辅决录七卷,汉太仆赵岐撰,摯虞注。”

[10] 《隋书·经籍志》:“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绪撰。”

[11] 《魏志·蒋济传》:“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务宫室,而年谷饥俭,济上疏曰:‘今虽有十二州,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农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当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边之民,饶有水旱,百万之众,不为国用。’”

[12] 《隋书·经籍志》:“字林七卷,晋弦令吕忱撰。”

[13] 《隋书·经籍志》:“晋中兴书七十八卷,起东晋,宋湘东太守何法盛撰。”

[14] 《隋书·经籍志》:“史记音三卷,梁轻车都尉参军邹诞生撰。”

出其纰漏所在，对此类文本自当极为熟悉，对这些当事人的著述亦当经眼。

颜之推对当时的各种知识无不涉猎，对养生、医学、占卜、书法、小学、目录等各个领域均有研究。“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而以贪溺取祸，往世之所迷也。”明确提到嵇康之《养生论》并进行评价。“譬犹本草神农所述”^[1]，知读《神农本草》。还曾引《参同契》下篇魏伯阳自叙，知对道教内丹气功亦有研究。在《颜氏家训·杂艺》篇中也提到他对五行类书籍的收藏：“吾尝学六壬式，亦值世间好匠，聚得龙首、金匱、玉曆变、玉历十许种书，讨求无验，寻亦悔罢。”虽然最后放弃，但这代表着他对多种学术的尝试与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引用过《风角》书曰：“庶人风者，拂地扬尘转削。”^[2]引用过《道经》：“合口诵经声璅璅，眼中泪出珠子磔”^[3]对这类书籍的熟知表明颜之推学习圣人推其终始的思维方式，试图通神明之变，考究事物吉凶，观察万物得失。但由于“小数者才得其十粗，便以细事相乱，以惑于世”，这门学问在当时已失其本真意义，从而颜之推果断放弃。

颜之推收藏有历代法书，其中就有王羲之的法帖。“王羲之书，称彼之母与自称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说明他对王羲之法帖的阅读与欣赏除了艺术学的认识之外，还有着训诂学的考察。“后读城西门徐整碑云：‘汨流东指。’众皆不识。吾案《说文》，此字古‘魄’字也。汨，浅水貌。此水汉来本无名矣，直以浅貌目之，或当即以汨为名乎？”“东门有子贱碑，汉世所立，乃曰：‘济南伏生，即子贱之后。’是知虚之与伏，古来通字，误以为宀，较可知矣。”可知颜之推对于当时的碑文材料也有所涉猎。“余尝为赵州佐，共太原王邵读柏人城西门内碑。碑是汉桓帝时柏人县民为县令徐整所立。”（《书证》）颜之推还运用田间考察的方式推究学问，如他对“豆逼”一词的考察便深入民间进行调查，再结合字书加以总结。^[4]又如，“柏人城东北有一孤山，古书无载者。唯阡驷《十三州志》以为舜纳于大麓，即谓此山，其上今犹有尧祠焉；世俗或呼为宣务山，或呼为虚无山，莫知所出。”颜之推对当时的出土文献也十分重视。如他利用隋开皇年间出土的秦时铁权所刻铭文校正传世本《史记·始皇本纪》所记人名的缪误之处，认为“隗林”^[5]当为“隗状”。

[1] 《隋书·经籍志》：“神农本草八卷，又四卷，雷公集注。”

[2] 《隋书·经籍志》：“风角要占十二卷。”

[3] 刘盼遂曰：“按敦煌出土唐写本老子化胡经载老子十六变词云：‘一变之时，生在南方亦如火，出胎堕地独能坐，合口诵经声璅璅，眼中泪出珠子磔 父母世间惊怪我，复畏寒冻来结果，身着天衣谨知我。’黄门所云道经，斥老子化胡经而言也。”

[4] “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日晃，见地上小光，问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竖就视，答云：‘是豆逼耳。’相顾愕然，不知所谓。命取将来，乃小豆也。穷访蜀士，呼粒为逼，时莫之解。吾云：‘三苍、说文，此字白下为匕，皆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众皆欢悟。”见《颜氏家训·勉学》。

[5] 《史记·始皇本纪》所记人名：“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等，议于海上。”诸本皆作山林之“林”。

文中还多处引用北魏地理学家阚骃的《十三州志》^[1]，亦显示了颜之推宽广的学术视野。

引用成句的书籍，主要涉及到先秦以来的重要子书和史书。如“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引自《吕氏春秋·荡兵篇》；“树之风声”引自《尚书·毕命》；“千年一圣，犹旦暮也”引自《孟子·外书性善辨》；“庄生有乘时鹄起之说”^[2]据《庄子》。王子晋云：“佐饗得尝，佐斗得伤。”引自《国语·周语下》：“佐雝者尝焉，佐斗者伤焉。”同类引用还有《魏氏春秋》《阴阳说》王充《论衡》《道书》等典籍。在诗文中明确提到的还有萧绎的《金楼子》吕尚《玉铃》等^[3]。

纬书是由西汉末年诸儒依附六经伪造而成^[4]。“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此处批评俗儒只重经纬，读书面狭窄。那么说颜之推对于经纬之书必当熟悉。如“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引《春秋说》《诗说》，皆为纬书。

颜之推强调小学功夫，指出：“夫文字者，坟籍根本。”对当世之学徒的浮躁风气提出批评：“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徐、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至见服虔、张揖音义则贵之，得《通俗》《广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况异代各人乎？”他十分重视古籍的研究著述，文中所提到的为他人轻视的典籍他也必认真读过。其他常引用的字书还有《字林》《韵集》《说文》、葛洪《字苑》、魏李登撰《声类》^[5]、顾野王《玉篇》^[6]、苍颉《训诂》^[7]等，他如《广雅》^[8]、《通俗文》^[9]、《易统通卦验玄图》等。深入评论了《苍雅》《方言》，“苍、雅及近世字书，皆无别字；唯王羲之小学章，独阜傍作车，纵复俗行，不宜追改六韬、论语、左传也。”还评论了周续之《毛诗注》与刘昌宗《诗注》两种著述。另如郭璞注《尔雅》，李巡注《尔

[1] 阚骃《十三州志》，《隋书·经籍志》载十卷。

[2] 《太平御览》九百二十一引《庄子》云：“鹄上高城之垓，而巢于高榆之颠，城坏巢折，陵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时则蚁行，失时则鹄起也。”

[3] 《文苑英华》二二五引颜之推《神仙》诗：“愿得金楼要，思逢玉铃篇。”

[4] 《后汉书·方术樊英传》注：“七纬者，易纬：稽览图，干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璇机铃，考灵曜，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泛历枢，含神雾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协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干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

[5] 《隋书·经籍志》：“声类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

[6] 《隋书·经籍志》：“玉篇三十一卷，陈左将军顾野王撰。”

[7] [后汉]杜林撰，见《旧唐书·经籍志》。

[8] 《隋书·经籍志》：“广雅三卷，魏博士张揖撰。”

[9] 《隋书·经籍志》：“通俗文一卷，服虔撰。”

雅》^[1]，曹大家注《列女传》，蜀才注《周易》^[2]，又如李登《声类》^[3]《通俗文》，世间题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4]。扬雄《方言》、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殷仲堪常用《字训》，《说文音隐》^[5]，吴郡陆机撰《毛诗草木虫鱼疏》^[6]郭璞注《三苍》。潘岳、陆机《离合诗赋》《栳卜》《破字经》^[7]，及鲍照谜字^[8]、晋灼《汉书集注》《汉书音义》^[9]。

“吾初读《庄子》‘蠅二首’，《韩非子》曰：‘虫有蠅者，一身两口，争食相齧，遂相杀也’，茫然不识此字何音，逢人辄问，了无解者。案：《尔雅》诸书，蚕蛹名蠅，又非二首两口贪害之物。后见《古今字诂》，此亦古之𧈧字，积年凝滞，豁然雾解。”此段文字提到所读书有《庄子》《韩非子》《尔雅》《古今字诂》。

《书证》篇记录了夏禹及益所记《山海经》神农《本草》^[10]，周公所作《尔雅》、仲尼《春秋》左丘明《世本》《汲冢琐语》^[11]李斯所作《秦望碑》^[12]刘向《列仙传》《列女传》刘歆作《列女传颂》^[13]。颜之推还当读过萧绎命人所编《西府新文》，在《文章》篇中曾评论过。还记述曾祖颜协事迹在陈许亨所著之《梁史·文士传》^[14]及萧绎著《怀旧志》中。

颜之推对佛教典籍也十分熟悉。《颜氏家训·归心》载：“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其间妙旨，具诸经论，不复于此，少能赞述。”知颜之推对当时的佛教典籍经、律、论三藏亦涉猎颇广，足以领悟其间妙旨，因而对内典五禁与外典五常进行了详细的辨析。

[1] 《经典释文》叙录：“尔雅，李巡注三卷，汝南人，后汉中黄门。”《隋书·经籍志》：“梁有汉中黄门李巡尔雅注三卷，亡。”

[2] 《隋书·经籍志》：“周易十卷，蜀才注。”

[3] 《隋书·经籍志》：“声类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

[4] 《晋中经簿》及七志，并无其目。《隋书·经籍志》：“通俗文一卷，服虔撰。”

[5] 《隋书·经籍志》：“说文音隐四卷。”

[6] 《隋书·经籍志》：“毛诗草木虫鱼疏二卷，乌程令吴郡陆机撰。”

[7] 《隋书·经籍志》有《破字要诀》一卷，又有《式经》一卷，《栳卜破字经》未详。

[8] [宋]鲍照《集字谜》三首云：‘二形一体，四支八头，四八二八，飞泉仰流。’乃‘井’字。‘头如刀，尾如钩，中央横广，四角六抽，右面负两刃，左边双属牛。’乃‘龟’字。‘干之一九，只立无偶，坤之二六，宛然双宿。’乃‘士’字。”郝懿行曰：“潘岳离合诗及鲍照谜字，并见艺文类聚。”

[9] 《新唐书·艺文志》有晋灼《汉书集注》十四卷，又音义十七卷。今汉书谊本传颜注未引晋灼。颜师古《汉书注》叙例：“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10] 《隋书·经籍志》：“神农本草八卷，又四卷，雷公集注。”

[11] 《隋书·经籍志》：“古文璅语四卷，汲冢书。”

[12] 李斯书《秦望纪功石》云：“吾死后五百三十年间，当有一人，替吾迹焉。”

[13] 《隋书·经籍志》：“列女传十五卷，刘向撰，曹大家注。列女传颂一卷，刘歆撰。”

[14] 刘盼遂曰：“此云梁史，盖谓陈领军大著作郎许亨所著之梁史五十三卷（见《隋书·经籍志》），颜不见姚思廉梁史也。此处殊宜分辨。”

第二种情况：

在颜之推传记或与其有关的历史记载中有关材料，可以间接证明颜之推所读过的史料也有很多。有的是对人物事迹的记载、议论，多出自先前的史书。今据《北齐书》《北史》颜之推传及《颜氏家训》《冤魂志》等著述，参考后人的注释如《颜氏家训集解》，分析统计，检索得出如下书目。

明确写到的所读书目有：《梁书·羊侃传》《史记·伍子胥传》《汉书·金日磾传》《三国志·吴书孙贲传》《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史记·高祖本纪》等，多属常见的史部典籍。

有的引证事例有着具体而明确的出处，也可考知颜之推所见书。“孔子力翹门关，不以力闻，此圣证也。”其说来自《列子·说符》篇^[1]。“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其说来自释法琳《辨正论》所引^[2]。

书仪是古代士大夫行为规范的具体体现，也是士族文化特征的重要代表形式。“江南轻重，各有谓号，具诸书仪。”此“书仪”应指隋以前所能见的书籍。据《隋书·经籍志》：“《内外书仪》四卷，谢元撰；《书仪》二卷，蔡超撰；又十卷，王宏撰；又十卷，唐瑾撰；又《书仪疏》一卷，周舍撰。”据王利器案：“唐瑾，《周书》有传，不当阑入江南之列。《唐志》又有《王俭吊答书仪》十卷，《皇室书仪》七卷，《鲍衡卿皇室书仪》十三卷。”因而此处颜之推所见书仪应为谢元、蔡超或王宏、周舍所撰，或为《唐志》所提到的诸书。

台湾学者对《冤魂志》一书的引书情况作过统计，这些所引书自然是颜之推所读书。“《冤魂志》（《还冤志》）引书，可考者有：《春秋》《左氏传》《史记》《后汉书》《三国志》《越绝书》《吴越春秋》《十六国春秋》《三辅决录》《洛阳伽蓝记》《高僧传》《墨子》《说苑》《论衡》《列异传》《搜神记》《异苑》《述异记》《鬼神列传》等约二十种。”^[3]这个数字还只是可以由书中明确查验到的书籍数目，内容范围广泛。正如这位学者所说：“举凡五经、四史、先秦两汉诸子与杂史、地志、小说等，皆为取材之对象，真是无所不包了。”^[4]同样说明了颜之推阅读领域的宽广和视野的开阔。

由颜之推现存不多的数篇诗歌作品中，也可考察所据原典。如魏文帝《蔡伯喈女赋序》《陈思王集》（可以体现出作品内容的有《宝刀赋》《叙愁赋》《释思赋》）

第三种情况：

从颜之推的著述中寻找其阅读线索，也可推测颜之推的阅读范围。文中所用到的人物

[1] 《列子·说符》：“孔子之劲，能招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

[2] 《广弘明集》十三释法琳《辨正论》引此文作：“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费，颇为虚放。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不劝汝曹学之。”

[3] 王国良：《六朝志怪小说简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第7页。

[4] 王国良：《六朝志怪小说简论》，第7页。

事迹或历史事件,甚至典章制度等方面,取材于哪种典籍,某一故实来源于哪种作品,或者某一词语的使用本于何种文献等,大致可以判断出来。如有关先秦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大致应由《史记》中得到。而汉武帝之后至西汉末年时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大致应由《汉书》获得。《三国志》和《后汉书》因成书都较颜之推年代为早,有关后汉与三国时期的人物及事件应来源于这两部书。当然除了后代意义上的正史之外,颜之推对这些人物事件的认识或许还有其他的途径,但这类史书当不难得。有关晋代的事实则主要来自晋代及南朝人所作的晋代史书,无法一一落实。“反风灭火”的典故来自《后汉书·儒林传》刘昆的故事。“化鸱为凤”来自《后汉书·循吏传》仇览的故事。“不知同辕观罪,分剑追财,假言而奸露,不问而情得之察也。”由所惯用的词语出处可知分别涉及以下篇目:《左传·成公十七年》《风俗通》《魏书·李崇传》《晋书·陆云传》^[1]。“若见古人之讥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则不发此言也。”本事出自《淮南子·说山训》^[2]。“挽歌辞者,或云古者虞殡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分别见于《左传·哀公十一年》及崔豹《古今注》^[3]。汉武不信弦胶,来自《东方朔十洲记》^[4],魏文不信火布之事见于《魏志·三少帝纪》《抱朴子内篇·论仙》《列子·汤问》等多种典籍;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玄中记》《金楼子·志怪篇》^[5]皆有记载。“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书证》)的说法出自卫宏《汉旧仪》。

“世有祝师及诸幻术,犹能履火蹈刃,种瓜移井,倏忽之间,十变五化。”各种神奇故事在《列子·周穆王》篇中早有记载^[6]。“九流百氏”的说法来自《汉书》所载范宁《谷梁传序》^[7]。“项橐、颜回之短折,伯夷、原宪之冻馁,盗跖、庄跻之福寿,齐景、桓魋之富强,若引之先业,冀以后生,更为通耳。”^[8]此段文字记载历史人物事迹来自《战国

[1] 《魏书》《晋书》成书较晚,颜之推所据资料应来自其它途径。

[2] 《淮南子·说山训》:“东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归谓其母曰:‘社何爱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虽死亦不能悲哭矣。”

[3] 《左传·哀公十一年》:“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并丧歌也。田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故有二章。至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

[4] 东方朔《十洲记》:“凤麟洲在北海中央。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为续弦胶,能续弓弩断弦;刀剑断折之金,以胶连续之,使力士掣之,他处乃断,所续之际,终无断也。”

[5] 《玄中记》:“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三斤,明日痊愈。汉人入国,示之,以为珍异。汉人曰:‘吾国有虫,大如小指,名曰蚕,食桑叶,为人吐丝。’外国复不信有之。”

[6] 《列子·周穆王》篇:“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石不坏。”

[7] 范宁《谷梁传序》:“九流分而微言隐。”《汉书·叙传》:“总百氏,赞篇章。”

[8] 《战国策·秦策》:“甘罗曰:‘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论语·弟子解》:“颜回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一早死。”《韩诗外传》一:“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蒿莱,蓬户瓮牖,桷桑而无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子贡往见之。原宪楮冠黎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原宪仰而应之曰:‘宪贫也,非病也。’”《史记·伯夷传》:“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

策·秦策》《淮南子·修务训》《家语·弟子解》《抱朴子内篇·塞难》《弘明集·正诬论》《韩诗外传》《史记·伯夷传》《淮南子·主术训》《礼记·檀弓上》。

“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勉学》）此段论勤学事列举历史人物所据史料有《战国策·秦策》《庐江七贤传》^[1]、宋《齐语》《汉书·兒宽传》鱼豢《魏略》《汉书·路温舒传》等。另有晋代的车胤事迹应见于晋以后隋以前人所作的晋史。“《帝王世纪》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长流之山，于祀主秋’。”（《书证》）事本出《山海经》，《月令》。

从其文字的使用或主观情况的意义和主张上有时也可以看出有明显的某种典籍的痕迹的情况，如“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教子》），《后汉书·杨终传》：“终以书戒马廖云：‘上智下愚，谓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即此文所本。另《论语·阳货》也有称上智下愚的语句。再如“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提到古代的胎教方法，较为通行的典籍即《大戴礼·保傅篇》，可知颜之推应熟知《大戴礼》。“沃焦之石，何气所然”语本《玄中记》^[2]。引萧子恪之叹：“吾着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知读萧子恪《齐书》^[3]。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谈到俭与吝之辨时说：“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其旨意与曹魏时太原王昶之《诫子书》相近^[4]，似有借鉴。

再如：“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为灵龟明鉴也。”（《教子》）这段文字中写到共叔、赵王、刘表、袁绍等历史人物，记载这些人物事迹最常见也是最传统的典籍为《左传》《史记·吕后纪》《后汉书·刘表传》《后汉书·袁绍传》，因此这类书亦为颜之推所必读。再如：“吉甫，贤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贤父御孝子，合得终于天性，而后妻间之，伯奇遂放。”所述之事见于《琴操·履霜操》，可知颜之推读过《琴操》。又如：“曾参妇死，谓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有关于此事的详细记载，可知颜之推读过《孔子家语》。“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语本《家语·六本》：“忠言逆耳，而利于行。”“素暴悍者，欲其观古人之小心黜己，齿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贤容众，茶然沮丧，若不

[1] 《北堂书钞》九七、《御览》六一一引。

[2] 《玄中记》：“天下之强者，东海之沃焦焉。沃焦者，山名也，在东南三万里，海水灌之而即消。”

[3] 《梁书·萧子恪传》：“子恪第八弟子显，著齐书六十卷。”

[4] 《王昶家诫》：“治家亦有患焉：积而不能散，则有鄙吝之累；积而好奢，则有骄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胜衣也。”来自《说苑·敬慎》^[1]。这种暗引的情况再如宋明帝《文章志》、张衡《东京赋》、曹植《乐府歌》《责躬诗》、《高士传》、《庄子·天道篇》、蔡邕《饮马长城窟行》、桓谭《新论》、《淮南子·兵略训》等。类似情况还有《荀子·议兵篇》《周礼·春官》《春秋繁露·竹林篇》《幽明录》《西京杂记》《礼记·玉藻》《释名·释疾病》《尔雅·释亲》《白虎通》、左思《魏都赋》、孔安国《尚书序》等。

有的文章段落所述人物事迹亦可判断文献来源。“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网也；辅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也；山巨源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无支离拥肿之鉴也；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谢幼舆赃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其余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者，岂可备言乎！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此段文字所涉书籍及篇章有：《魏志·曹真传》《魏志·钟会传》《礼记·曲礼上》《礼记·中庸》《齐书·王僧虔传》《说苑·君道》《魏志·曹真传》何劭《王弼传》《家语·观周》《世说新语》的“俭嗇”“赏誉”品藻”“文学”“惑溺”“排调”等篇，另有王隐《晋书》《魏志·夏侯尚传》《庄子·人间世》《列子·力命》郑注《周礼·大司寇》徐陵《与杨仆射书》《梁书·儒林传》《梁书·武帝纪》《梁书·元帝纪》《宋书·武帝纪》《史记·屈原传》。晋代的一些人物如王戎、山涛、嵇康、郭象、阮籍、谢鲲、裴秀等事迹，应出自唐以前的晋史著作。

颜之推自幼接受文学教育，会背楚辞体的《鲁灵光殿赋》，还十分推崇楚辞体，对楚辞体创始人屈原之作品必揣摩反复，不仅喜读屈原作品还在创作上加以模拟。现存作品《稽圣赋》格调古雅，规模宏大，发问的形式与语气与《天问》十分接近。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十六就指出这一点：“《稽圣赋》三卷，北齐黄门侍郎琅邪颜之推撰，其孙师古注。盖拟《天问》而作。《中兴书目》称李淳风注。”《昭明文选》成书至颜之推《颜氏家训》成书时已有近百年历史，颜之推对《文选》也十分熟悉，有许多用语出自《文选》。“别易会难，古人所重”语本陆士衡《答贾谧诗》：“分索则易，携手实难。”

由《颜氏家训》中可见，颜之推对佛经亦当熟知，《归心》篇文中多见佛教用语。“千里宝幢，百由旬座，化成净土，踊出妙塔乎”，用语来自释玄应注《放光般若经》及注《涅槃

[1] 《说苑·敬慎》篇：“常旻有疾，老子往问焉，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曰：‘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旻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旻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无以复语子哉！’”

盘经》^[1]。“精诚不深，业缘未感”，用语来自《维摩经》^[2]。“四尘五荫”说法来自《楞严经》《心经》^[3]。“恒沙世界、微尘数劫”来自《金刚经》《法华经》^[4]。“大觉”之语出自《阿育王经》^[5]；“妙乐之世”^[6]见于《观无量寿经》；“襁佉之国”源于《佛说弥勒成佛经》^[7]；“自然稻米”来自《大楼炭经郁华曰品》^[8]；“无尽宝藏”出自《维摩诘经佛道品》^[9]。“若有天眼”概念来自《金刚经》或《涅槃经》。^[10]颜之推文章著述中还可考察出的其他佛经还有《须达经》《中阿含须达多经》《金光明经》《四十二章经》《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等等。

必须考虑到利用本逻辑方法检索书目的过程也有许多不严密之处。如由某一引文或典故使用来判断其所出书目，就有不确定因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周公吐哺之典故见于多种典籍。《颜氏家训·风操》篇：“昔者，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见者七十余人。”其所依据的材料来源不易确定。赵曦明认为此段文字来源不明：“见《荀子》，而文小异，《说苑》亦载之。”卢文弨也提出过怀疑：“《荀子·尧问》篇、《说苑·尊贤》篇及《尚书大传》，唯载见士；其握发吐哺，见《史记·鲁世家》。”《韩诗外传》八、《说苑·尊贤》篇云：“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由于周公见士之举随着战国时期诸国对士的重视而广为流传，期间加入了纵横策士的夸张修饰，周公成为箭镞式人物，所以战国以来的记载多见。《吕氏春秋·谨听篇》《淮南子·泛论篇》也记载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事，但主角为夏禹而非周公。六朝文人写作在引用时有的只重一点，有的则照实引用。《金楼子·说蕃》篇：“周公旦则读书一百篇，夕则见士七十人也。”同样是讲周公礼贤下士之举，但未及握发吐餐之细节。所以《颜氏家训》此段文字并不能表明颜之推借鉴了其中某一部典籍。再如《勉学》：“爰及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此段文字出现多处用典，但在六朝使用十分常见，不必拘于某一部书所记。如赵曦明曰：“古圣贤如舜、

[1] 释玄应注《放光般若经》：“由旬，正言踰缮那，此译云合也应也，计合应尔许度量，同此方驿遯也。又注《涅槃经》云：‘缮那亦有大小，或八俱卢舍，一俱卢舍，谓大牛鸣音，其声五里。昔来俱取八俱卢舍，即四十里也。’”

[2] 《维摩经》：“如影从身，业缘生见。”僧肇曰：“身，众缘所成，缘合则起，缘散则离。”

[3] 《楞严经》：“我今观此，浮根四尘，只在我面，如是识心，实居身内。”五荫即五阴，亦名五蕴。《心经》：“照见五蕴皆空。”

[4] 《金刚经》：“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宁为多不？”《法华经》：“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土，复尽末为尘，一尘为一劫，如此诸微尘数，其劫复过是。”

[5] 《阿育王经》：“如来大觉于菩提树下觉诸法。”佛地论：“佛者，觉也，觉一切种智，复能开觉有情。”

[6] 《观无量寿经》：“见彼国土，极妙乐事。”

[7] 《佛说弥勒成佛经》：“其先转轮圣王名襁佉，有四种兵，不以威武，治四天下。”

[8] 《大楼炭经郁华曰品》：“有净洁粳米，不耕种自然生出一切味，欲食者取净洁粳米炊之。有珠名焰珠，着釜下，光出热饭。四方人来悉共食之，食未竟，亦不尽。”

[9] 《维摩诘经佛道品》：“以佑利众生，诸有贫穷者，现作无尽藏。”

[10] 《金刚经》：“如来有天眼者。”《涅槃经》：“天眼通非碍，肉眼碍非通。”

伊尹皆起于耕，后世贤而躬耕者多，不能以遍举。尸子曰：‘子贡，卫之贾人。’《左传》载郑商人弦高及贾人之谋出苟莹而不以为德者，皆贤达也。工如齐之斫轮及东郭牙；厮役仆隶如倪宽为诸生都养，王象为人仆隶而私读书；钓鱼屠牛，皆齐太公事；饭牛，宁戚事；卜式、路温舒、张华，皆尝牧羊；史传所载，如此者非一。”另外，有的典故或成语为当时人习用，无论是否读过典故原文都有可能用到，用以推断所读书亦不够科学。如“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的说法虽经《荀子·劝学篇》使用而成为典故，但后人用此句并不足以说明是来源于《荀子》一书，亦见《大戴礼记》引曾子制言上：“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又见《说苑》谈丛篇及《论衡》程材、率性篇。只不过因《荀子》一书为儒家经典，六朝每一个有着儒学传承的家族子弟都必读此书，而不必去找论据证明。

以上分三种情况罗列了颜之推所读书目^[1]。以颜之推之博学，其所读书不可能止于此数，这不过是管中窥豹的研究路径。仅就此数目我们可推知颜之推的基本知识结构与理论层次。

琅邪颜氏自汉代以来就有着治经敦儒的传统，魏晋时期虽偏在一隅，在玄风冲击之下仍保持着儒学传家、代传恭孝的家族文化根基，特别是文化士族南渡之后纷纷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颜氏家族的主要人物仍奉儒为业，从其读书的梯度上可以看出，儒家经典是童蒙必读书，由诗书礼传入手，探索社会伦理核心价值，父慈子孝、忠君保国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家族中人的心中。所以无论社会动乱、时代变迁，这个家族总是葆有参与社会政治的热忱，为维护家国利益甚至不惜献出生命，如南齐之颜见远，及唐代的颜真卿、颜皋卿等忠义之士更是如此。

阅读的广泛与其博学的观念有关。儒家强调博学，如孔子说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孔子还强调广识，如他评价诗の利用价值时说：“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早就讲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也是自古以来士的生存原则。“游于艺”指以各项技艺生存于社会。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先秦以来士的基本素质。这本身就要求博学多识。颜之推是一个博学的人，在《北齐书》本传中早有记载。《颜氏家训》引《诗》约五十处，明引或暗引《论语》十五处，引《礼记》数十处。不只儒家经典引用得多，其他百家学说也多引用。不胜枚举的史实运用可证其对史书的熟知，字书的广泛引用可证其学问的扎实严谨，散见于全书的子集诸部的引用可证其文化根基的儒学性质。

原始察终是传统士人的思维习惯。博学方能追根究底，探求事物的本原，从而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颜之推说：“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

[1] 书中还引用了大量的谚语民谣，因多属口头流传性质，不在所见书考范围内。但这种引用也表明颜之推对所处社会现实的关注及对相关资料的积极参考，显示了广博的视角和灵活的思维方式。

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颜氏家训·勉学》）从《颜氏家训》的篇章结构即可发现他的这种理论思维，全书二十篇，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主体部分包括家族内部治理、社会风尚与个人修养、思想教育、生命教育和生存技能教育等。这种组织结构体现了由内及外，由表及里观照社会与人生的理论方式，比较全面地告知子孙后代应注意的各种事项。具体来看每一篇文章都是一种由表象及本质的推究过程，这种推究本身需要的就是博学。例如《书证》《音辞》等篇，引经据典，左右逢源，论证面面俱到，没有广博的知识是无法做到的。

颜之推的博学与其家族传统有关。颜氏家族本是一个经学世家，家学渊源，代有传人，绵延数百年，文化历久弥新。九世祖颜含以博学任侍中，五世祖颜延之经史无所不览，颜竣、颜测都是一代学术名家，颜见远、颜协各以才学见用于时。《北齐书》载：“（颜之推）世善周官、左氏学。之推早传家业。”家业的世代相传是一种巨大的无形力量，家族中人的相互熏习造就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颜氏家族还重视藏书。颜延之遍览经史，已初见规模，颜竣、颜测等又著作等身，增加了藏书的数量。当颜氏西入湘东王府，在萧绎好藏书的影响之下，必有藏书之盛况。颜之推家藏丰富，曾收藏有萧绎的画、王羲之的法帖以及当代人的书法作品。家业和藏书都有利于造成颜之推的博学之实。

二、出入章华里：颜之推的仕宦交游

“章华”用的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典故。《左传》昭公七年：“楚子成章华之台。”杜预注曰：“章华台，在今华容城内。”“章华”即指章华台，又称章华宫，修建于楚灵王六年（公元前535年）。唐代余知古的《渚宫旧事》三注：“章华台，在江陵东百余里，台形三角，高十丈余，亦名三休台是也。”^[1]因此这座极尽奢华的园林宫殿又是指代江陵地域的绝好称谓。江陵，在颜之推的记忆里是一个特殊的符号。齐永元三年（501年），萧宝融即位于江陵，即齐和帝。当时颜之推的祖父颜见远为齐和帝的治书侍御史兼中丞，负责百官监察，为颜氏在南齐仅有的辉煌记忆。萧宝融禅位于萧梁后，颜见远殉于先帝绝食而死。颜协终生仕于蕃邸，一生也没有离开过荆州。颜之推生于江陵，成年后在江陵湘东王府中做官，梁承圣元年（552年），萧绎称帝建都之后，颜之推又在江陵朝廷中任显职。江陵一地承载着颜氏一家的热血忠诚、精神气魄，也期待着家族复兴的荣耀。到被迫离开迁往长安为止颜之推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余年。因此颜之推与江陵乃至荆州的感情是极为深厚的。但在这句诗里所表达的不只是在江陵任职的经历，而应指诗人的整个仕途。颜之推的仕宦历程可谓曲折，但无论在哪个朝廷，他又总是不离中央政权，扮演着一个文化士人的角色。他的交游因其生活的动荡而更为广泛，颜之推与梁、北齐、北周、隋诸帝有过接

[1] [唐]余知古原著；袁华忠译注：《渚宫旧事译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触，与当朝的高官名人有过交往。研究他的交游情况，有助于了解他生平经历的细节，了解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挖掘其内在的心理变化和思想状况。

“十五好诗书，二十弹冠仕”，讲为仕的基础。颜之推约于公元549年入仕，起家官为湘东国右常侍，据《观我生赋》自注：“时年十九，释褐湘东国右常侍，以军功加镇西墨曹参军。”因而颜之推入仕时间最早为公元549年，诗中取整数为二十。梁元帝于554年即皇帝位后建都江陵。原诗是借楚王任用贤臣之事喻自己仕于梁元帝朝，从此出入宫禁，成为一时权重人物。萧绎长子萧方等（528-549年）死于讨伐萧誉的战役，随后其弟萧方诸继为世子，因拜中抚军将军，出为郢州刺史，颜之推任世子掌管记。“绎遣世子方诸出镇郢州，以之推掌管记。”时为梁武帝太清三年，从此开始颜之推得以随梁湘东王及世子出入皇廷，在梁朝有五年的为官岁月。梁时管记为舍人之一，掌文记^[1]，多选良家子孙任职，轮番宿卫。萧方诸被立为世子，萧绎选颜之推为世子管记，是对他的高度信任，《观我生赋》说：“非社稷之能卫，□□□□□□，仅书记于阶闼，罕羽翼于风云。”此段文字大约记叙此事。颜之推因为早就了解世子萧方诸的年幼无知，又加萧绎用人不当，因此表示这次任职并非情愿，“虽形就而心和，匪余怀之所说。”这次任职时间不长，爆发了侯景之乱，世子萧方诸死于战乱，颜之推被俘至建康，“景平，还江陵。时绎已自立，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2]“之推，承圣中仕至正员郎、中书舍人”^[3]“（齐）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旧为显职，与侍中通官。……梁谓之散骑省，天监六年，诏又革之。”^[4]中书舍人为梁代官名，掌起草诏令，参预机密。《隋书·百官志》：“中书省通事舍人，旧入直阁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其后除通事，直曰中书舍人。”颜之推任职黄散，令他得以“数从明月宴，或侍朝云祀”，成为围绕在梁元帝身边的宠臣，也成为颜之推数遭亡国之痛后最值得回忆的辉煌岁月。颜之推任中书舍人，是他取得梁元帝信任的一个表现，也标志着他在梁朝的发展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然这个上升的趋势被江陵之陷打破了。西魏军队攻入江陵，梁朝大部世族子弟多被俘虏，被强迫离开故都北上，颜之仪随同大部俘虏迁至长安，颜之推则受到大将军李穆的看重，荐往弘农，令掌其兄阳平公李远书翰。颜之推遂带病北上，路途艰苦，内心又深感耻辱，这次经历成为他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点。

颜之推任职李远手下时间约一年，资料阙如，未知详情。不久他听说北齐可以放梁使返朝，便抱着一丝希望奔往北齐，渴望选择时机回到梁朝，但事与愿违，梁朝已彻底覆灭。他在《观我生赋》自注中说：“至邺，便值陈兴而梁灭，故不得还南。”

[1] 《通典》卷第三十“职官十二”。

[2] 《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

[3] 《梁书》卷五《元帝纪》。

[4] 《通典》卷第二十一“职官三”。

北齐文宣帝“见而悦之，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河清末，被举为赵州功曹参军，寻待诏文林馆。”^[1]由于文宣帝的赏识，颜之推在北齐的一系列文化政策中起到了一些作用，对于北朝的文化建设卓有建树。颜之推到北齐后先任职奉朝请，“显祖见而悦之，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颇被顾眄。”经过数年的观察，北齐文宣帝对颜之推更加信任，欲以为中书舍人，但因颜之推营外饮酒，行为任纵，而未能上任。又过了大约五年，至河清末，颜之推“被举为赵州功曹参军，寻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录事参军为北齐司徒的属员，掌总录众曹文簿，举弹善恶，比较有权势。“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寻迁通直散骑常侍，俄领中书舍人。”^[2]此时是颜之推在政坛上达到巅峰的时候。颜之推掌知馆事，“之推禀承宣告，馆中皆受进止；所进文章，皆是其封署，于进贤门奏之，待报方出。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帝甚加恩接，顾遇逾厚，为勋要者所嫉，常欲害之。”这期间颜之推曾主持过大型的校书活动。颜之推主持文林馆期间，一方面自己得以发挥文学才华与书法才能，另一方面他称职勤敏，这引来了权要之人的嫉妒与迫害。也许正是这段时间使得颜之推在现实生活中变得处事圆滑起来，而这也是他为后人诟病的主要方面。

颜之推不久后担任黄门侍郎。黄门侍郎为皇帝侍从官，黄散是南朝门阀贵族子弟期望的清显官职。自齐、梁以后，黄门侍郎因执掌诏令，备皇帝顾问，拥有实权，地位更高了。北齐黄门侍郎的情形亦如此，官品属第四品，这表明颜之推已经进入到北齐的政治中心中来，但他所念念不忘的仍是返回南朝故地。周建德六年（557年），周兵陷晋阳，渐逼齐都邺城，颜之推进奔陈之策。“及周兵陷晋阳，帝轻骑还邺，窘急，计无所从。之推因宦者侍中邓长颺进奔陈之策，仍劝募吴士千余人，以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陈国。帝甚纳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愿入陈，乃云：‘吴士难信，不须募之。’劝帝送珍宝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齐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虽不从之推计策，犹以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北齐书》卷八帝纪也记载了这件事。“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时八岁，改元为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帝为太上皇帝，后为太上皇后。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为经略，若不济，南投陈国，从之。”北齐政权在濒临危机的最后关头颜之推以自己高瞻远瞩的见识提出了相对合理的保国建议，就是招募吴士，取道青徐二路，投奔当时南朝政权陈国，这个策略既可以暂且避难，又可以保存实力以期反攻。当时的太上皇听从了这一

[1] 《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

[2] “散骑常侍掌规谏，不典事。貂珥插右，骑而散从。又有员外者，因曰员外散骑常侍。晋泰始中，令员外散骑常侍二人与散骑常侍通员直，因曰通直散骑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蝉，绛朝服，佩水苍玉。”见《通典》卷第二十一“职官三”。《通典》卷三十八“北齐官品”以散骑常侍为从三品。

建议,可见他对颜之推是相当信任的。最后破坏这一筹划的还是北齐宰相高阿那肱,他引狼入室,导致北齐彻底覆亡。在这场政治势力的较量中,一边是当政的鲜卑贵族“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因恩幸而甚嚣尘上;一边是汉族中原文化士人颜之推、薛道衡,为北齐前途和命运出谋划策,他们还只能借助陈德信、邓长颙、何洪珍等宦官,较量在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胜负。台湾学者吕春盛认为,这场关于北齐命运的斗争是北齐后期统治集团的胡汉冲突激化的表现,反映了北齐核心权贵的反汉化政治及文化倾向^[1]。反言之,以颜之推为代表的士族阶层一直在为坚持汉文化中心而作努力。

颜之推在周期间并未得到重用,周静帝大象二年(581年)才用为御史。“齐亡,入周,大象末,为御史上士。”但正是在此年隋代周立,颜之推的御史官职做了不足一年。至隋开皇中期(约590年)的大约十年间颜之推事迹正史未载。陆法言《切韵》序言载开皇初年包括颜之推在内的八人讨论制定统一正音的规范,称颜之推为“内史”,但其它材料未载。李德林在北齐时与颜之推同判文林馆事,有较多的接触。齐灭后二人同从驾至长安,李德林授内史上士,“自此以后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开皇元年,勅令与太尉任国公于翼、高颎等同修律令,事讫奏闻。”^[2]李德林既然有用人权,推荐颜之推为内史也有可能。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有关颜之推的记载也只记到北齐黄门侍郎的官职,而未记内史一职。《北齐书》本传记载:“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甚见礼重。”而学士非官职,可知先前并未授官。在太子府中为学士时间亦不长,开皇十一年,颜之推卒,结束了他历尽沧桑的一生。

颜之推历经梁元帝、北齐宣帝、北周武帝宣帝静帝、隋文帝四朝六位皇帝,真可谓一生三化,命运叵测。正是这种特殊的境遇令他重新建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原本耿直随性的文人气质一变而为谨小慎微,夹缝中求生存。

颜之推亦对北齐的财政经济留下了功绩。北齐连年来建造宫殿园林,并大修佛寺,而又多遭自然灾害,财政面临危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后主大悦。于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豫焉。”^[3]设立市门之税大大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困难。

三、独生良足耻:颜之推的忏悔心理

以一人而仕六朝,历史上大概只有颜之推一人。先为梁人,降于西魏、后入北周又奔齐,后降周,入隋,先后经历了六个政权的更迭。颠沛流离,播越他乡,居住过的帝都就

[1] 吕春盛:《北齐政治史研究——北齐衰亡原因之考察》,《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七十五,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7年,第189-264页。

[2] 《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

[3]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有江陵、建邺、邺都、长安等四处，游宦之地更不必说，改朝换代的亡国之痛无法消除，屈辱事君的无奈之举诚与愿违。颜氏家族数百年来不仅有着忠孝的传统，更有着节义的先例，那么该怎样理解作为儒学世家传人的颜之推更仕新朝之举呢？历来研究颜之推的学者多以此非议颜之推，认为他表里不一，主张与实践不能统一。如王利器作于1955年的《颜氏家训集解》叙录所言：“他掌握了一套庸俗的处世秘诀，说起来好象头头是道，面面俱圆，而内心实则无比空虚，极端矛盾。”^[1]这一评论实不能令人信服，如果不是王利器先生真的出于查考文本得出结论，那么只能说王利器先生的这一篇叙录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不实之作，是有悖于科学事实的伪论。我们在阅读《颜氏家训》时不能无视作者的忏悔之情，当然亦不能因此而断定他虚伪庸俗。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论述颜之推的忏悔心理。首先是从其著述中寻找他有关“耻”的言论，观其深刻的心灵反思；其次借助与他同时代人对忠节之看法推测他的真实心理。

由颜之推留存至今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在北朝所遭受的心理伤害以及他对自己改仕他朝的忏悔心理。

颜之推的第一次亡国经历给予他的打击最大。尽管他的祖父颜见远殉齐，父亲颜协终生不以萧梁为国，但在颜之推来说，他生长在江陵，又得湘东王的眷顾，在《古意》一诗中称：“数从明月燕，或侍朝云祀。登山摘紫芝，泛江采绿芷。”对于一个才学之士来说已是极尽荣耀了，以萧梁为故国实为自然之情。然经历了侯景之乱后，梁朝的气数已尽，西魏军攻破江陵，元帝萧绎被残酷杀害。“歌舞未终曲，风尘暗天起。吴师破九龙，秦兵割千里。狐兔穴宗庙，霜露沾朝市。璧入邯郸宫，剑去襄城水。”颜之推正值青年气盛之时，却无力拯救故国，被俘至魏军，充当一名小小的书记官，此可谓至耻，“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多年后他在自传体长赋《观我生赋》中亦沉痛地写道：“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遂留滞于漳滨，私自怜其何已。谢黄鹄之回集，惭翠凤之高峙。”由一个热血青年至垂垂暮年，他仍如此耿耿于亡国之耻，不可不谓有忠心。

后来他随驾入关，入于北周，无心仕宦，但求传承家业。“邺平之后，见徙入关。思鲁尝谓吾曰：‘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每被课笃，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教。使汝弃学徇财，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缁褐，我自欲之。’”及北周为隋所代，他也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确因周非故国，见惯了朝代更迭的乱象而波澜不惊。他对节义二字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璋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因而有人若说

[1]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5页。

他历仕多朝而无愧颜，却无视他时时纠结于心的梁亡之耻，实不合于史实。黄永年先生认为《颜氏家训》一书“题署偏要曰‘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者（“齐”上的“北”字自是后人所加俾和南齐区别），未必如有人推测：‘之推历官南北朝，宦海浮沉，当以黄门侍郎最为清显’，署上了可以‘自炫其‘人门兼美’。而应是以齐朝遗老自居，和《观我生赋》之言‘三化’是同一立场、同一态度。”^[1]

六朝时伦理丧尽，世族无忠节之心，似乎已成定论。南朝世族文人多以勿豫人事自高身价，如沈约为吏部尚书，“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2]江总“官陈以来，未尝逢迎一物，干预一事”^[3]。周弘让标榜：“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两泰，夫复奚言。但愿沐浴尧风、遨游舜日，安服饱食，以送余齿。”^[4]身已仕而不尽职，当朝政覆亡之时又怎能以身相报，又怎能以之为耻呢？在这些南人名士眼中改朝换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褚渊、王俭等并为宋时公卿，“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褚渊唯为禅诏文，使俭参治之。”^[5]正如《南齐书》史臣之论所言：“夫汤、武之迹，异乎尧、舜，伊、吕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风规，未足为证也。自金、张世族，袁、杨鼎贵，委质服义，皆由汉氏，膏腴见重，事起于斯。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6]此段文字描述了士人名节观的演变过程，赫然为世族变节作辩护。

但观北方诸士仍有忠于故朝的观念存在。颜之推虽为南朝士人，但播越北迁，受到北方文化的熏染，亡国之耻始终萦绕心间。“卢谿、崔悦、荀绰、裴宪、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7]除了正史中的记载，在当时的碑文墓志中也有记载北方文士耻事新朝的节义之举的。牟发松根据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记载列举了彭城郑子信，弘农杨秀、口堕、洛阳皇甫深、颍川许昌陈常、赵郡李元、太原王仲等人，又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列举刘粲、马志道、王惠等。牟发松认为：“这些志主在齐亡以后隐居不仕，多因忠于故国，耻臣新朝。”^[8]颜之推本就出身于世奉儒学的家族，忠君报国之志未泯，青壮年又长期生活在北方，家国观念亦发坚定。“今虽混一，家道罄穷，何由办此奉营资费？且扬都污毁，无复孑遗，还被下湿，未为得计。自咎自责，贯心刻髓。”

[1] 黄永年：《论北齐的文化》，《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4期，第30-34页。

[2] 《梁书》卷十三《沈约传》。

[3] 《陈书》卷二十七《江总传》。

[4] 周弘让《与徐陵书荐方圆》，见《文苑英华》卷六百七十七。

[5] 《南齐书》卷二十三《褚渊王俭传》。

[6] 《南齐书》卷二十三《褚渊王俭传》。

[7] 《晋书》卷四四《卢钦传附卢谿传》。

[8] 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文史》2003年第1辑，第87-101页。

（《终制》）未能为亲人迁厝之咎与故国沦亡之责昭示了他内心的敦厚与忠诚，兹可以解释他并未特意掩饰仕于新朝的屈节行为。与北方士人犹能以忠节仕国相比，当时被俘北上或滞留北朝的南方士人却不以忠字为意。如庾信虽以乡关之思著诗，但其赋《哀江南赋》却以抱怨抒愤为主，与之相比，颜之推《观我生赋》之郁郁在心的耻辱感更能感动他人。

“北齐黄门侍郎颜公，以坚正之士，生秽浊之朝，播迁南北，他不暇念，唯绳祖诒孙之是切，爰运贯穿古今之识，发为布帛菽粟之文，著家训二十篇。”^[1]

另外颜之推对汉末扬雄的批评表白了他的家国观念。“著《剧秦美新》，妄投于阁，周章怖慑，不达天命，童子之为耳。桓谭以胜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叹息。此人直以晓算术，解阴阳，故着太玄经，数子为所惑耳；其遗言余行，孙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圣之清尘？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瓿而已。”王莽篡汉自立后扬雄著《剧秦美新》一文指斥秦朝，美化新朝，对王莽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既有此苟且之行，又著《太玄经》，言论与行为不一致，最终必遭到后人唾弃。因而颜之推是极力反对言行不一致的虚伪做法的，又怎能说他表里不一，处世庸俗呢？

再看王利器先生在《颜氏家训集解》叙录中所批评的段落：“颂扬‘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一方面又强调‘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一方面宣称‘生不可惜’，‘见危授命’；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难得’，‘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因之，他虽‘播越他乡’，还是‘膺冒人间，不敢坠失’‘一手之中，向背如此’，终于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三为亡国之人’。然而，他还在向他的子弟强聒：‘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甚至还大颂特颂梁鄱阳王世子谢夫人之骂贼而死，北齐宦者田敬宣之‘学以成忠’，而痛心‘侯景之难，……贤智操行，若此之难’；大骂特骂‘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当其兴酣落笔之时，面对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往来宾主如邮传’者，吾不知其将自居何等？如此训家，难道像他那样，摆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说两句‘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就可以‘为汝曹后车’吗？”其中所列举的言论恰恰说明颜之推对家国之忠义，若当真认为此是王利器批评颜之推伪善之力证，就显得太肤浅了。

四、惘惘思旧都：颜之推的乡土情结

颜之推生遭多劫，流离失所，播越他乡，然在他远离故国后他无时不在思念故土。以下由三点谈论颜之推的思乡情结。

（一）对祖先所居之地的执著

[1] 赵曦明《颜氏家训跋》，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32页。

颜之推对自己的先祖所居之地的变迁十分清楚，他在《观我生赋》中描述了先祖随晋南渡之事：“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传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离开琅邪，定居建康，颜含有才德而被人尊重，身处高位，为家族树立了楷模，后来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代一代优秀人才。家族传承清白家风从来没有中断过，遵守家族法度成就了一个世族高门独特的文化系统。这使得金陵这个地方成为颜氏家族文化的第二个发祥地。后来由于家族遭受打击，颜氏人在朝政中的地位受到影响，从而到蕃国任职。南齐末年，颜见远殉齐而死，颜协守父志而终身事蕃，颜氏的发展迁移到了江陵。颜之推生长在江陵，但他对金陵充满深情。侯景之乱中他被俘至建康，见到家族全盛时的故地，倍生感慨。“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深燕雀之余思，感桑梓之遗虔；得此心于尼甫，信兹言乎仲宣。”此段分别于“长干”“白下”二词下自注“长干旧颜家巷”；“靖侯以下七世坟莹皆在白下”。长干有颜氏故宅，白下有颜氏祖先之坟墓，面对故乡，内心充满恭敬，感叹故乡壅隔，无法回归。

即使在他播迁江北时，所牵挂的仍是死去的双亲未能归葬祖莹，迁厝之事从未忘却。“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已启求扬都，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郊北地烧砖，便值本朝沦没，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于还望。”（《终制》）国难造成了家族的悲剧，使得家国命运共生共存。对家的留恋与对国的怀思统一起来，成为颜之推南朝情结的关键。

（二）对梁国故都的眷恋

颜之推在湘东王府邸及梁元帝江陵政权之时是最遂心意的时期。他自幼得以跟随湘东王读书听讲，“数从明月燕，或侍朝云祀。登山摘紫芝，泛江采绿芷。”倍受恩遇，经历人间繁华。侯景之乱后又得到元帝重用，“摄绛衣以奏言，忝黄散于官谤（时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也），或校石渠之文，时参柏梁之唱。”（《观我生赋》）黄散一职在六朝须人门兼美才可任用，这是令颜之推感到荣耀的职位。他本为南人，故以东国、南荆珠玉自比，“宝珠出东国，美玉产南荆。随侯曜我色，卞氏飞吾声。已加明称物，复饰夜光名。”（《古意》）言语间充满了自豪感。因而可以说江陵旧都寄托了颜之推的豪情与壮志，未及施展抱负便遭受重创，故都便成为一个符号，成为诗人心中永远不停追求的标的。颜之推《古意》诗所谓：“狐兔穴宗庙，霜露沾朝市。”表达的就是这种对故朝的眷恋之情。被迫迁离之后，他便开始了追寻故都的行程。

《观我生赋》叙述了北齐与梁的对峙，听说齐有释放梁使的消息，也归心似箭，试图取道齐而返梁。他写道：“返季子之观乐，释鍾仪之鼓琴。窃闻风而清耳，倾见日之归心，试拂蓍以贞筮，遇交泰之吉林。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于东寻，乘龙门之一曲，历砥柱之双岑。冰夷风薄而雷响，阳侯山载而谷沉。侔挈龟以凭淩，类斩蛟而赴深。昏扬舲于分陕，曙结缆于河阴。追风飙之逸气，从忠信以行吟。遭厄命而事旋，旧国从于采芑；先废君而诛相，讫变朝而易市。”自注：“齐遣上党王涣率兵数万，纳梁贞阳侯明为主。”“梁武

聘使谢挺、徐陵始得还南；凡厥梁臣，皆以礼遣。”“之推闻梁人返国，故有奔齐之心。……”

“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至邺，便值陈兴而梁灭，故不得还南。”^[1]《北齐书》本传也记载了这一事件，“值河水暴涨，具船将妻子来奔，经砥柱之险，时人称其勇决。”

^[2]冒着生命危险，携妻将子渡河奔齐，是回归梁朝的信念使然！即将看到希望时魂牵梦绕的梁王朝却一时覆灭，他不能不陷入巨大的绝望之中。所以他在《颜氏家训》中痛切地说：

“然则君子应世行道，亦有不守坟墓之时，况为事际所逼也！吾今羁旅，身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唯当气绝便埋之耳。汝曹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以取堙没也。”（《终制》）这是在乱世流离无奈的嘱托，其中所蕴含的真意仍是对故土家族先祖的眷恋之情。原本有着勇决之称的义烈之士，竟主张“气绝便埋”，实是表达了无力回天的绝望之感。

辗转入隋之后，颜之推尽管官位不显，但仍汲汲于梁国旧事。在《颜氏家训·终制》中称梁为“本朝”。顾炎武认为：“古人称所事之国为本朝。之推历仕梁、齐、周、隋，而犹称梁为本朝，盖臣子之辞，无可移易，而当时上下亦不以为嫌也。”^[3]这种说法并不全面，颜之推为什么不称所仕之齐、周、隋为“本朝”呢？说到底还是因为在他意识只有梁才是他终身服膺的故朝。他还上书隋帝以梁国礼乐制度来补救已遭颓废的礼乐文化。《隋书·音乐志》中：“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云云，高祖不从。”^[4]颜之推一生对于梁朝的深厚感情可见一斑。

（三）望回南朝的決心

漂泊一生，无处容身，颜之推经历了一个世族身世由高峰到低谷的巨变。他把自己比作失林之鸟，无水之鱼：“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铄羽，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虽在北齐为官二十载仍无法释怀。在北齐即将为周所灭时他想到的还是返回南方。“及周兵陷晋阳，帝轻骑还邺，窘急，计无所从。之推因宦者侍中邓长颺进奔陈之策，仍劝募吴士千余人，以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陈国。帝甚纳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愿入陈，乃云：‘吴士难信，不须募之。’劝帝送珍宝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齐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北齐书·幼主纪》：“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太上皇往河外募兵，更为经略；若不济，南投陈国。从之。”文中所说“吴士”指早年由南朝迁居代北的受过南朝文化影响

[1] 《观我生赋》自注，分别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90页注七，第691页注九、注二，第695页注三。

[2] 《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第623页。

[3]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93页。

[4] 颜之推《上言用梁乐》：“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见《隋书》卷十四《音乐志》。

的南人。齐青地区在刘宋时被北魏征服（469年），许多士人被俘虏并被强行迁至代北^[1]。他们在文化上是最接近南朝的一个群体，颜之推之计策有其合理性，也是他梦回南朝的一个体现，可惜奸臣当道未能如愿。之后北齐主除之推为平原郡，据河津。颜之推可以据守山东，也算是部分地完成了他南归的心愿。

明代人于慎行在总结颜之推的一生时感慨道：“然余窃又以悲其不遇焉。以彼其材，毋论得游圣人之门，借令遭统一之主，深谋朝廷，矩范当世，即汉世诸儒，何多让焉。然而播越戎马，羁旅秦、吴，朝馆一绂，夕更一绂，其志何悲也！夫河自龙门、砥柱而下，天下之水皆河也，济独以一苇之流，横贯其中，清浊可望而辨。”^[2]肯定他的治国才能、同情他的羁旅遭遇，称颂他的南朝情结，这真是颜之推千载之后的知音之论。

第二节 颜之推的文化贡献

颜之推一生经历坎坷，颠沛流离，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仅就史书所记可知他先后去过江陵、郢州、建邺、弘农、邺都、天池、赵州、平原、长安等地，遭遇固然凄惨，也因此而见识广博。颜之推本以文学之才入仕，又多为文化官职，所交游的对象也多为学术之士。特别是他在北齐政权期间，更是如此。以下以两个文化中心、三个时间段来叙述颜之推的文化贡献。两个文化中心即湘东王文学中心和北齐文林馆；三个时间段指梁、北齐与周、隋三个时段。

一、湘东王文学集团与颜之推

萧绎原为丹阳尹时就喜爱召集文士^[3]，后来为湘东王时在荆州城内建造了园林“湘东苑”，时常召集文人在此进行诗文活动，文人创作相对集中，以湘东王萧绎为中心，堪称为湘东王文学集团。大同初年湘东王府僚萧淑编诗集《西府新文》，就是这一集团的成果之一。颜之推是梁元帝萧绎的近臣，又以文才出众而受到赏识，他是否是湘东王文学集团的成员？湘东王文学集团对他有没有明显的影响？这一问题值得推究。

萧绎是给予颜之推青少年成长以重要影响的人物。颜之推随父亲颜协在湘东王府中，十二岁时便跟随萧绎学习《老子》《庄子》。同时传习家学礼传，以词情典丽，得到萧绎的称赏，为他参与到江陵政权奠定了基础。颜氏与谢氏、萧氏在南朝时期同为文化士族，处于荆州一隅时，关系更为密切，后世的族谱如《上虞东山谢氏族谱》记录了颜氏与谢氏

[1] 《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明言：“猷祖平青齐，徙其望族于代”。

[2] [明]于慎行《颜氏家训序后》，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附录一《序跋》，第618页。

[3] 《梁书》卷四十一《王规传》：“湘东王时为京尹，与朝士宴集，属规为酒令。规从容对曰：‘自江左以来，未有此举。’特进萧琛、金紫傅昭在坐，并谓为知言。”

的婚姻关系^[1]。《颜氏家训》中《书证》《音辞》诸篇都记载过萧绎的事迹，称叹了他天资之杰出、学问之广博。梁元帝带给颜之推仕宦上的美好开端，同时也带给他及所有梁末士人命运上的陡转。因为梁的覆亡彻底摧毁了这些南朝高门士人的文化美梦，把他们带入了生存的险境，也促使他们完成了心灵的拷问和文化的融合。

萧绎“聪悟俊朗，天才英发”，“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他“盛集文学”招聚了大批文学之士。胡大雷先生认为，湘东王萧绎文学集团与萧纲文学集团遥相呼应，是当时重要的文学集团形式。曾在湘东王文学集团中的文学家如下：鲍泉，萧子云，萧介、到溉、颜之推、刘孺、刘孝先、刘孝胜、刘孝绰、庾肩吾、刘缓、王籍、刘杳、顾协、颜协、庾曼倩、刘之遴、萧乾、徐陵、徐君倩、周弘直、宗懔、张讥、龚孟舒、王元规、阴铿、孔奂、孔子祛、沈洙、江德藻、陆云公、贸革、沈众，另如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与萧绎为布衣之交。另外，还有一些如王褒一样入北朝的人，年轻时亦在湘东王门下，如：明克让，裴政、鲍宏、何妥^[2]。

围绕着湘东王活动开展的诗歌创作当时比较丰富，但现存数量不多，现存作品见于《玉台新咏》，多属应制奉和、同题共赋、酬答互赠之作，题材不过描摹宫廷苑囿、府第气象、声色男女等，在审美趣味、创作模式上有趋同性，相反表达个人性情、真实怀抱的作品反不被重视。由《玉台新咏》所收作品看，与湘东王有关的文学活动有两类情况，一是当时东宫太子文学集团与湘东王的唱和；二是湘东王周围的文人创作。当时与萧绎唱和的诗人有萧纲，武陵王萧纪，庾肩吾，刘孝威，鲍泉等。湘东王府中作品被收录到《玉台新咏》中的诗人还有徐君倩、鲍泉、刘缓等人。大致说来湘东王文学集团的创作倾向多样，有部分属宫体诗的性质，在诗歌形式上有永明体的典型特征。

萧绎本人十分博学，围绕在他身边的文人大多以博学见称于世。如为萧绎所称道并引为知己的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等四人^[3]，均以博学著称。颜之推与这些都有过交往。裴子野“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4]特别是裴子野齐末所著《宋略》明确批评了淫文破典的诗风，这种理论主张与颜之推比较接近。刘显以博学闻名于时，尤精于《汉书》，有“《汉》圣”之名。萧子云勤学有文，撰《晋书》一百一十卷，二人著述曾为颜之推所参考引用。此可见颜之推与萧绎身边文人交往密切。

颜之推在江陵期间曾参与校书，并时常与湘东王文学集团唱和诗赋。他说：“或校石渠之文，时参柏梁之唱。”自注：“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校部分，为

[1] 此条材料见于网络上虞论坛 <http://www.0575bbs.com>。颜氏与谢氏、萧氏之间存在较亲近的姻亲关系，说明颜氏与谢氏、萧氏是交往密切的，三大家族的文化相互影响，促进了各自的发展。

[2] 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9-176页。

[3] 《金楼子·序》：“裴几原（子野）、刘嗣芳（显）、萧光侯（子云）、张简宪（缵），余之知己也。”

[4] 《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

正御、副御、重杂三本。左民尚书周弘正、黄门侍郎彭僧郎、直省学士王珪、戴陵校经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书宗怀正、员外郎颜之推、直学士刘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纯、中书郎邓粦、金部郎中徐报校子部，右卫将军庾信、中书郎王固、晋安王文学宗善、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也。”^[1]校书活动持续了两年多，多次参与梁元帝的文学活动。“数从明月燕，或侍朝云祀。登山摘紫芝，泛江采绿芷”，写的就是这段时间的文学宴集活动。颜之推虽没有当时流行的宫体诗作流传，但现存不多的数首诗歌可以看出有永明体诗歌的基本范式，应该说受到了当时齐梁诗风在辞藻、句式、用典、声律上的影响。正是有了南朝绮丽文风的修饰，颜之推来到北方后，又融入了北方文学的刚健之气，形成了既有质实内容又有华美文采的诗歌作品。

二、颜之推与北齐文林馆

颜之推在邺都的交游，显示出浓厚的学术色彩。“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所交往的多为山东世族，文学之士，以博学见长。还说：“赵郡士族有李穆叔、季节兄弟、李普济，亦为学问。”^[2]在《颜氏家训》中多次引用这些士人的学说，称道他们的学问。颜之推与学术机构文林馆的关系更能显示出他的文化成就之卓著。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设置的文林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机构。颜之推对于这个机构的建立及发展、完善起了关键作用。

据《北齐书·文苑传》载：“武平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文林馆虽正式设立于武平三年(572)，然在此前早就有类似设置，并且与颜之推关系密切。

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咏诗，幼时尝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后复追齐州录事参军萧悫、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同入撰录，犹依霸朝，谓之馆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广其事，又因祖珽辅政，爱重之推，又托邓长颙渐说后主，属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珽又奏撰《御览》，诏珽及特进魏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散骑常侍张绾、中书监阳休之监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骑侍郎韦道逊、陆义、太子舍人王劼、卫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刘仲威、袁爽、国子博士朱才、奉车都尉眭道闲、考功郎

[1]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80页注七。

[2] 《北史·李公绪传》：“公绪，字穆叔，性聪敏，博通经传，……雅好著书，撰典言十卷、礼质疑五卷、丧服章句一卷、古今略纪二十卷、赵纪八卷、赵语十二卷，并行于世。……公绪弟概，字季节，少好学，……撰战国春秋及音谱，并行于世。”《北史·李雄传》：“映子普济，学涉有名，性和韵，位济北太守，时人语曰：‘入麤入细李普济。’”

中崔子枢、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卢思道、司空东阁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参军崔儼、太学博士诸葛汉、奉朝请郑公超、殿中侍御史郑子信等入馆撰书，并敕放、恽、之推等同入撰例。

[1]

萧恽与颜之推等人以文学事北齐后主，有意设置专门机构从事文化事业，在此基础上才有祖珽之奏立。颜之推直接参与了奏立之事，“及邓长颙、颜之推奏立文林馆，之推本意不欲令耆旧贵人居之，休之便相附会，与少年朝请、参军之徒同入待诏。”因而文林馆之设立实有颜之推首倡之功。颜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因执掌文林馆，对其正常运作竭尽心力，“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2]因而颜之推对文林馆事业贡献巨大。

其实文林馆的设立并非北齐独创，在当时有许多政权设立此类文化机构，如《唐六典》卷八：“宋太始至齐永明有总明馆，梁有士林馆，北齐有文林馆，后周有崇文馆，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训生徒。”唐杜佑：“北齐有文林馆学士，后周有麟趾殿学士，皆掌著述。”^[3]这一类机构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北齐书·后主纪》：“帝幼而令善，及长，颇学缀文，置文林馆，引诸文士焉。”文林馆聚集了大量汉族文人士大夫集中专职从事文化事业，其主要功能为整理校对古今图书，撰写著作，训导后学，培养人才。

颜之推在文林馆的文化贡献首先在于校定图书。颜之推笃学洽闻，早在江陵政权中就曾参与梁元帝的秘阁藏书的整理与校正，且精于文字音训，实为负责此机构的最佳人选。“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颜氏家训·勉学》）颜之推对于图书校定的态度十分谨慎的，他还擅长依据出土文献来校定古籍，这在他的《颜氏家训》中就有例证，如：

《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等，议于海上。”诸本皆作山林之“林”。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口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灭，见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书兼为古隶。余被敕写读之，与内史令李德林对，见此称权，今在官库；其‘丞相状’字，乃为状貌之‘状’，丩旁作犬；则知俗作‘隗林’，非也，当为‘隗状’耳。

[1] 《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

[2] 《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

[3] 杜佑《通典》，第567页。

颜之推的校书成就得到历代帝王的称赞，并以此才能倍受重用。薛道衡曾待诏文林馆，在北齐武平初年应诏修定五礼^[1]，说明修定五礼也是当时文林馆的一大文化任务。颜之推当时执掌文林馆，又家传礼学，当对此事有贡献。《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篇：“至隋开皇，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校正收失。”魏澹为魏收之族弟，在北齐后主时，亦曾待诏文林馆，参与编撰《御览》事，可知当年的文林馆虽存世不久，但其所培养的人才却贡献甚巨。

第二点贡献在于著述。《观我生赋》“曾微令思之对，空窃彦先之仕；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下自注曰：“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预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

《修文殿御览》一书《隋志》未著录。《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著录“《圣寿堂御览》三百六十卷”，即《修文殿御览》之别名^[2]。《修文殿御览》以梁徐勉主编《华林遍略》为蓝本编纂而成，全书共三百六十卷，编成后藏于史阁。今虽不存，但其影响深远。首先该书内容繁富，保存了大量资料，唐代人崔融认为此书：“包括宏远，卒难详悉。”^[3]其次，该书撰例谨严，为后世类书所效，这与主编者的眼光与学识分不开。

《文章流别集》编辑前人作品精华，旨意如同《文选》，又重在辨析文体。《隋志》称：“以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摅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4]可见《续文章流别集》是在此基础上加以续作。今虽不见原书，但大致可以考知其对文体辨析及保存文献所作的努力。

《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记载有《文林馆诗府》一书，已佚。由其书名可知亦为北齐文林馆的著述成果，因其入总集类，则其性质应为文林馆成员的诗作合集。这表明了这一机构不仅进行重要的学术活动，还组织过大型的文学创作活动，这对于北齐文坛是一幸事。

第三点贡献在于培养后学。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讲述了一个故事，“齐有宦者内参田鹏鸾，本蛮人也。年十四五，初为阉寺，便知好学，怀袖握书，晓夕讽诵。所居卑末，使彼苦辛，时伺闲隙，周章询请。每至文林馆，气喘汗流，问书之外，不暇他语。及睹古人节义之事，未尝不感激沈吟久之。吾甚怜爱，倍加开奖。后被赏遇，赐名敬宣，位至侍中开府。后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参伺动静，为周军所获。问齐主何在，给云：

[1] 《北史》卷三六《薛辩传》：“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五礼，除尚书左外兵郎。陈使傅縡聘齐，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縡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魏收曰：‘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待诏文林馆，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齐名友善。”

[2] 待诏文林馆编撰《玄洲苑御览》，后改为《圣寿堂御览》，又改为《修文殿御览》。

[3] 崔融：《代皇太子请修书表》，见《文苑英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6年，第441-447页。

[4] 《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

‘已去，计当出境。’疑其不信，欧捶服之，每折一支，辞色愈厉，竟断四体而卒。蛮夷童叟，犹能以学成忠，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具体生动地描述了文林馆对后学生徒的思想与学术的训导成果。文林馆待诏有不少后来对北齐及隋代文化事业有贡献，如前举魏澹等人原为北齐待诏文林馆，后参与隋代修史及定五礼。

文林馆也为颜之推的学问积累打下了良好基础。颜之推执掌文林馆与机构中成员的交往是其一生交际的重要部分。首先文林馆成员多为文学之士，“祖珽奏置文林馆，多引文学之士以充之，谓之待诏。”^[1]据《北齐书·文苑传》：“复命特进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刘逖、散骑常侍李孝贞、中书侍郎李德林续入待诏。”颜之推在主持文林馆期间与祖珽、阳休之等同仁讨论文章。祖珽是颜之推在北齐的知遇者。“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寻迁通直散骑常侍，俄领中书舍人。”魏收与邢劭是北齐文坛两大领袖。“自武定二年(544)已后，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收所作。”^[2]颜之推对魏收的博学多才十分称赞，并引述其博学事迹以证“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之事理。当时待诏文林馆的文人有六十余人，多为博学好文之士。其中有部分是南来文士，如萧慨，《北齐书·萧退传》：“子慨，深沉有体表，好学攻草隶书，南士中称为长者，历著作佐郎，待诏文林馆，卒于司徒从事中郎。”再如兰陵萧放，《北齐书·萧放传》：“性好文咏，颇善丹青，因此在宫中披览书史及近世诗赋，监画工作屏风等杂物见知，遂被眷待，累迁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由南入北的文人还有诸葛颖、江旰、荀仲举、朱才等人。另有部分北土人士亦多为博通经史之士。如阳休之，“休之好学不倦，博综经史，文章虽不华靡，亦为典正。邢、魏殂后，以先达见推。位望虽高，虚怀接物，为搢绅所爱重。”^[3]如齐秀才待诏文林馆清河崔儵，“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4]与颜之推共同执掌文林馆的还有李德林。《北史》卷七十二本传载：“时齐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馆，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同判文林馆事。”与南方北方士人的密切交往促成了颜之推对南北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也可以说文林馆本身为南北文化的交融提供了一个平台。

然而北齐最终如大厦一日而倾，颜之推又一次沦为俘虏，随同其他十七位文人迁往北周都城长安。“周武帝平齐，命尚书左仆射阳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随驾入关”^[5]，“周武平齐，与吏部尚书袁聿修、卫尉卿李祖钦、度支尚书元修伯、大理卿司马幼之、司农卿崔达拏、秘书监源文宗、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若、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李孝贞、给事黄门侍郎卢思道、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骑常侍

[1]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一“宣帝太建五年”。

[2] 《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

[3] 《周书》卷四十二《阳休之传》。

[4] 《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

[5] 《北齐书》卷二十四《孙搴陈元康杜弼传》。

兼中书舍人陆义、中书侍郎薛道衡、中书舍人高行恭、辛德源、王劼、陆开明十八人同征，令随驾后赴长安。”^[1]“入关后的山东士人往往仕途坎坷。以随驾入关的十八文士而言，他们中间，除了李德林外，不是罢免，就是除名，或者任非所好，不是他们理想中的清显之职。”^[2]十八人中河东薛道衡、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李孝贞、陆义、王劼、陆开明等人曾待诏文林馆。这些文人都与颜之推有过密切交往。

“邺平之后，见徙入关。思鲁尝谓吾曰：‘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每被课笃，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此言可证颜之推在入周的最初时期里不被任用，处于生存危机之中，亦可佐证北周对北齐入周士人的政策。特别是颜之推本由梁至魏，又为北周将军李远所用，逃离北周入于北齐，二十年后作为俘虏迁至长安，与十八文士中其他诸位相比又是极为特殊的情况。周王朝的统治者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状况。二年之后，朝廷才起用颜之推为御史官。“齐亡，入周，大象末，为御史上士。”同时与颜之推同为御史一职的北齐文人还有薛道衡。

三、入隋之后颜之推的文化贡献

隋代周之后，原北周的文臣大多遭遇坎坷。后来太子杨宽对文化事业的重视，才又一次为帝王所用。“隋开皇中，太子召(颜之推)为学士，甚见礼重。”学士在唐宋以前不属官职，仅为有文学才能的士人称号。“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3]学士以才华见用，其职责多为修书撰著。正如有学者所论：“南朝学士，作为一特定的社群，无论朝廷殿、省、宫、观学士，抑或王府府、苑、邸、第学士，大抵均属于一种合文化、士族于一身的社会阶层。”^[4]颜之推约卒于开皇十一年^[5]，因此为学士时间不可能太长，合理的推理就是不足一年而卒。《切韵》序言载颜之推在隋为内史事，余嘉锡辨析甚详^[6]，仍以正史所记为准。入隋之后，颜之推的文化贡献主要在于编撰著作。

首先是公私著述。颜之推受隋文帝之命，与魏澹、章德源等重修魏收《魏书》一百卷，改以西魏为正统，叙事又比原书更为简略。《史通》正史篇云：“齐天保二年敕秘书监魏

[1] 《北齐书》卷四十二《阳休之传》。

[2] 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文史》，2003年第1辑，第87—101页。

[3]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炀帝大业十一年”。

[4] 王光照：《隋杨广晋邸王府学士及其与政治文化之关系》，《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

[5] 参见钱大昕《疑年录》卷一：“颜之推，六十余，生梁中大通三年辛亥，卒隋开皇中。自注云：‘本传不书卒年。’据家训《序致》篇云：‘年始九岁，便丁荼蓼。’以梁书颜协卒年证之，得其生年。又《终制》篇云：‘吾已六十余。’则其卒盖在开皇十一年以后矣。”

[6]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曰：“《北齐书·文苑传》有之推传，云：‘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甚见礼重。寻以疾终。’《北史文苑传》同。《陈书》文学阮卓传云：‘至德元年，聘隋。隋主夙闻其名，遣河东薛道衡、琅琊颜之推等，与卓谈宴赋诗。’”见氏著《四库提要辨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收勒成一史，成魏书百三十卷，世薄其书，号为秽史。至隋开皇，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矫正收失，总九十二篇。”开皇九年，隋灭陈，天下大同，一生沦落天涯的颜之推，暂得安宁，痛定思痛，他回顾一生经历，留下了告诫子孙的《颜氏家训》。

第二，参与隋初韵书《切韵》的编撰。《切韵》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创作诗文的用韵，为了语音的审音、正音。《切韵序》：“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咨议德源、薛吏部道衡、委著作彦渊等八人同谐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以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要，博问英辩，殆得精华。”^[1]隋统一天下之后颜之推与刘臻等人对各地主要方言进行对比研究，即长安论韵，时在隋文帝开皇（581-600年）初年，撰成《切韵》一书则在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王力先生指出：“这种韵书，在唐代，和口语还是基本一致的；依照韵书押韵，也是比较合理的。”^[2]《切韵》音系以当时金陵音为标准，不仅为隋唐正音，而且为后人作诗用韵制定了语言标准，对唐代诗歌的空前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奉敕制历。开皇四年（584年），张宾奏新历，所制历法错误实多。颜之推曾参加历法讨论，长达十余年，支持“山东学士”刘孝孙、刘焯、张胄玄等所主张的新历，显示了自己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和卓绝的见识。

第四，修撰五礼。开皇元年（581年）六月五日，隋文帝诏郊庙冕服必依《礼经》，摒弃北周旧制，采用东齐之法。颜之推家传《周官》曾执掌北齐文化机构文林馆，又曾为北周御史，因而对隋代之官制改革必有贡献。

“《隋书》贰《高祖纪下》仁寿二年十月己丑诏书所命修撰五礼之薛道衡、王劼及与制礼有关之人如裴矩、刘焯、刘炫、李百药等，其本身或家世皆出自北齐，以广义言，俱可谓之齐人也。”^[3]参与的这些人俱为北齐旧吏，多数曾待诏文林馆，处于颜之推的执掌之下，有的入隋后与颜之推有过密切交往，受到过颜之推在礼学方面的教诲与指导。

薛道衡，字玄卿，河东汾阴人也。……待诏文林馆，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齐名友善。

王劼，太原晋阳人也。父松年齐通直散骑侍郎。齐尚书仆射魏收辟（劼）参开府军事，累迁

[1] 陆法言《〈切韵〉序》，《四部备要·广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2页B面。

[2] 王力著：《诗词格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9页。

太子舍人，待诏文林馆。后迁中书舍人。齐灭入周，不得调，高祖受禅，授著作佐郎^[1]。

李德林，博陵安平人也。……齐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馆，又令与黄门侍郎颜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馆事。……道和引之入内，遣内史宇文昂访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即留内省，三宿乃归，仍遣从驾，至长安，授内史上士，自此以后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2]。

李百药，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开皇初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或嫉其才而毁之者，乃谢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寿宫令袭父爵。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雅爱其才，奏授礼部员外郎。皇太子勇又召为东宫学士。诏令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唐太宗）贞观元年召拜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撰齐书^[3]。

现在还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证明颜之推参与修撰五礼之事，但观其与修撰者的关系，可知颜之推与此事亦有密切联系。此事一直持续到唐太宗贞观年间，知对隋唐制度有着深远影响。

四、颜之推与其他羁留北方人士的对比

南朝特别是梁亡之后，南士入北者多见。较著者如庾信，江陵陷后又有大批士人北迁长安，包括琅邪王氏、兰陵萧氏等南朝高门卷入到相对落后的北方荒蛮之地。其中与颜之推最有可比性的有庾信和王褒。

（一）庾信

庾信的青年时代在梁宫廷中度过。“起家湘东国常侍，转安南府参军。……摘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周书庾信传》）宇文邕《庾子山集序》叙庾信生平言：“（庾信）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4]他所生长的环境决定了他身上带有典型的南朝贵族特有的优游自任的气质。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南方士族早有地位，故不愿再经心世务，乃相尚为庄老玄虚。……故南方士族不期而与王室立于对抗之地位，其对国事政务之心理，多半为消极的。”^[5]他在侯景之乱中弃城逃走江陵，被梁元帝任命为右卫将军，袭父爵为武康县侯，加散骑侍郎。后来出使西魏，被羁留于北方至老死。在长安期间，庾信虽倍受优遇，但他仍愁思满怀，如《枯树》《小园》《竹

[1] 《隋书》卷六十九《王劼传》。

[2] 《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

[3] 《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4] 倪璠：《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6页。

[5] 钱穆：《国史大纲》，第307页。

杖》《邛竹杖》《伤心》《象戏》《哀江南》等赋，情思哀怨，充满绝望与忧伤。“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小园赋》）“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枯树赋》）《哀江南赋序》：“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1]因而可以说他更多抒发的是心中的幽怨，怨天尤人，而将个人置于社会政治之外，完全抛开个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颜之推虽同成长于南朝世族家门，但由于这个家族从未沾染玄风，讲究的是务实的经术治世之学，随时把个人命运与家国前程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故国沦亡，个人的耻辱之感尤其深刻。

如清沈豫《秋阴杂记》八：“有说《哀江南赋》，情词悱恻，子山独步一时。然云：‘宰相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全是责人，而致命遂志之语，一无流露。读颜之推《观我生赋》，其哀音苦节，与子山同遭侯景之难，而其词则曰：‘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较信颇为惻款。”^[2]颜之推《观我生赋》回顾诸夷与华夏势力消长的全过程，始终将个人命运的明暗维系于中原文明的兴衰之中。这种境界是何等高尚，完全超出于同时代人之上。

（二）王褒

王褒出身琅邪王氏，在梁朝为一流高门，侯景之乱后，王褒乃将家西上归萧绎，“拜侍中，累迁吏部尚书左仆射”，“旬月之间，位升端右，宠遇日隆”彻底加入到元帝阵营中来，并作《燕歌行》，从中可明显看到所受萧绎文学主张的影响。江陵陷后与王克、刘穀、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被俘至长安，西魏宇文泰授王褒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其羁旅焉。”（《北史》本传）。556年，宇文觉代魏而建周，再封王褒为右泉县子，邑三百户。557年，宇文毓为皇帝，寻加王褒开府仪同三司。张溥认为：“昔曾祖仲宝，刘宋国戚，叛附萧齐，士林交贬；子渊委蛇，乃其门风，幸不至卖国耳。”^[3]这与颜之推北迁后一心南归的热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人之间处世作风的差异实则代表了同出琅邪的王氏与颜氏历经二百余年发展之后家族文化的异途。王氏家族至此陷于低谷，基本结束了辉煌历史，颜氏家族却绵延至隋唐仍蓬勃兴旺，甚至宋元明清一脉相承，代不乏人，其中滋味于兹可见一斑。

第三节 有破有立，成一家之言：《颜氏家训》的子书性质

[1] 倪璠：《庾子山集注》，第95页。

[2] 转引自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58页。

[3] [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93页。

今人范文澜先生评论颜之推说：“他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颜氏家训》二十篇就是这些见解的记录。”^[1]今天对于《颜氏家训》的研究很多。截止到2010年12月初，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检索题名为《颜氏家训》的文章共178种，题名为颜之推的有88篇。但在研究中将该书的子书性质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多。研究该书何以成为一部子书，并进而研究颜之推以该书为工具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主张，对于认清这个家族中这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是一个关键问题。

一、《颜氏家训》在历代书目中的著录情况

学校制度自汉以降渐趋衰弱，文化的传承渐由家族教育取代，这也是自汉魏至南北朝家族内部训诫子孙类著述多见的原因之一。钱穆先生指出：“就现存此时代人教诲子弟子侄之篇章，论其数量之多，殆已超前绝后。”^[2]据家训研究学者统计，仅文献家训两汉不下三十篇^[3]，魏晋六朝有八十篇以上^[4]，数量可谓多矣！自帝王至士族，训诫类著述的出现传达了父祖辈对后代的期许与热望，是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形式，如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刘向的《戒子歆书》，王昶的《诫子书》，疏广的《诫侄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曹操的《戒子植》《诸儿令》《遗令》，嵇康的《家诫》，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羊祜的《诫子书》，颜延之的《庭诰》，王僧虔《诫子书》、徐勉《为书戒子崧》、杨椿《诫子孙》等等。这些著述篇幅大都不长，内容比较单一。北齐颜之推所作《颜氏家训》是一部规模空前的训诫文书，它不仅具有训诫子孙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承载了一代文人颜之推对社会、政治、人生、风俗等的观察和体悟，作者在书里表达了个人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人生的全面思考，有明确的处世主张，围绕着这个主张建立了一整套比较系统的价值体系，代表了一代世族的生命体验，因而名为家训，实为理论撰著。

刘勰在论述子书性质时说：“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5]《颜氏家训》在内容上包容万物，洞察事理，就某一具体篇章而言又能围绕一上议题辨析推究，穷尽其理，完全符合子书的相关特征。《颜氏家训》的子书性质在历代著录中经历了一个由隐至显的过程。

[1]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第525页。

[2]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见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46页。

[3] 朱明勋：《中国传统家训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4年。

[4] 李必友：《魏晋南北朝家族教育的特点》，《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5] [梁]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222页。

该书大约写于颜之推居北齐时期，完成于隋开皇年间。因为作者的撰写目的本是为告诫子孙，因而成书之后并未面世，因而《隋书·经籍志》未收。至五代后晋官修《旧唐书·经籍志》将其列入子部儒家，此时据该书问世已近三百五十年。宋人所编《崇文总目》将之列入子部小说类^[1]。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分为十七类，“一曰儒家类，二曰道家类，三曰法家类，四曰名家类，五曰墨家类，六曰纵横家类，七曰杂家类，……”^[2]列《颜氏家训》入子部儒家。

《通志·艺文略》列入“诸子类第六”儒术小类^[3]。《直斋书录解題》卷十“杂家类”著录：“《颜氏家训》七卷，北齐黄门侍郎琅邪颜之推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而其书崇尚释氏，故不列於儒家。”稍后的《郡斋读书志》卷十子部列入儒家：“《家训》七卷，右北齐颜之推撰。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诸子孙。”^[4]《文献通考·经籍志》卷二百九经籍考三十六“子”部本晁公武说。其他如《宋史·艺文志》《百川书志》《古今图书集成》均将该书列入子部儒家类。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认为：“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5]卷一百十七“子部二十七”杂家类一著录“《颜氏家训》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6]。

由以上目录看，《颜氏家训》属于子书为人所公认。但在属儒家、杂家还是小说家的问题上仍有分歧。将《颜氏家训》列入子部小说类的目录只有《崇文总目》，并没有说明理由，缺乏说服力，姑且不论。归入儒家或杂家的分歧却较为明显，有必要分辨之。

先看人们对“儒家”的概括。《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隋书·经籍志》：“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咸由此则。”两部重要的目录书都将儒家列为子部第一大类，其认识也一致，即儒家作为一种主流思想体系，以本于仁义，助人君明教化为基本特征。观《颜氏家训》的思想主张及理论宗旨亦不出此论。首先，伦理规范上强调爱有差等，如“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其次，在维系基本的社会秩序上强调孝慈恭顺。“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再次对立身处世强调事功。如：“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另外在忠君事国方面也多合乎儒家教义。

[1] [宋]王尧臣等编次：《崇文总目》上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50页。

[2] 《新唐书》卷六十五《艺文志》三。

[3]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659页。

[4] [宋]晁公武编；孙猛校：《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69页上。

[6]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010页下。

再看后代目录学家对杂家的概括。《汉书·艺文志》：“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羨而无所归心。”《隋书·经籍志》：“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羨，而无所指归。”观《颜氏家训》一书所涉及的学问确为博通，但其著述目的非出于议官；其书为颜之推一人之力完成，非众家之作，有一人之见，基本的价值指向明确，并非“无所归心”“无所指归”之伦。因而将之归于子部杂家类并不足以服人。

《颜氏家训》总的来说属“明六经之旨，涉百家之书”，是在儒家教义的基础上又杂之以百家学问，但不是取百家学说，这才是区别杂家与儒家的根本。宋本沈跋称：“颜黄门学殊精博。此书虽辞质义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至辨析援证，咸有根据。”^[1]

产生这种认识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该书缺乏明确的政治方略的讨论，并且首篇就声明非以此“轨物范世”，主动压缩了著书的宏大意图，全书重点谈论家族存亡之道与个人修养之学，弱化了其宣圣人之教的目的。明颜嗣慎所说，“迨夫王路陵夷，礼教残阙，悖德覆行者，接踵于世；于是为之亲者，恐恐然虑教敕之亡素，其后人或纳于邪也，始丁宁饬诫，而家训所由作矣。”^[2]此即申明了该书的真实旨意，也足以判定该书的儒学立场。

二、形式上的子书特点

子书在形式上有较为明显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子书的形式——也即以《某子》为题、包括一系列探讨社会、道德、政治等方面新问题的章节、每一章均有独立的主题和标题——在整个早期中古时代一直延续不绝。”^[3]《颜氏家训》并非以《某子》为题，但书名中有颜氏，表明其作者的一家之言的性质。全书分为二十篇，每一篇有独立的主题，并以标题表明，全篇围绕这一标题来组织材料，论述严密，有着独特的观点。全书内容涉及个人、家族、社会、政治、道德等各个领域，基本囊括了人与社会的各项重要指标。以下分析其形式上的子书性质。

（一）书名颜氏

自上古以来，功成身退或难达己志之后转而著书立说的学术传统始终存在于士人的心灵深处。以姓名自书的子书传统由来已久。曹魏时的徐干《中论》序言中说：“予以荀卿

[1] 沈揆《颜氏家训跋》，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12页。

[2] 《明万历甲戌颜嗣慎刻本序跋》，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15页。

[3] 田晓菲：《诸子的黄昏——中国中古时代的子书》，《中国文化》第27期，第64页。

子、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继明圣人之业，皆以姓名自书。”^[1]刘勰《文心雕龙》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2]子书名之以姓氏成为古来撰著一家之言的惯例。颜之推所作家训，最初只在家族内部传承，《颜氏家训》的定名情况无考，但其首次被著录于史书便以“颜氏”命名，即因其一家之言的鲜明特性决定。

颜之推身历数劫，辗转南北，无法如愿实现济世理想时只能转而著书，用私家著述的形式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传达出来并以家传的途径传之后世。因而这部著作不当作杂家观，而实为作者观察世间万物的精华所聚。

(二) 结构上的完整体系

《颜氏家训》规模宏大，有始有终，每一篇都是一个有着具体核心内容并围绕主题进行论说的文章，全书有着完善的篇章结构，实为一部体大思精的子部著作。内容论及立身处世、治家教子、社会风习、养生技艺等多方面领域，既有说教又有实例，既有前人经验又有亲身体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整体与精微的理论体系。

篇数取二十，应仿《论语》二十篇之规模。首篇《序致》言明作书主旨，末篇《终制》作为遗嘱，一首一尾，前收后拢，体现精心的结构观念。主体部分十八篇，每一篇标题可以显示出主题，独立成篇，是一篇完整的议论文。十八篇中《教子》《兄弟》《后娶》和《治家》为卷之一，主要谈论家庭内部的事务与关系的处理；《风操》《慕贤》为卷之二，谈论家庭外部的处世要略；卷之三的《勉学》和卷之四的《文章》《名实》《涉务》及卷之五的《省事》《止足》《诫兵》《归心》谈论人生要旨；卷之六《书证》及卷之七的《音辞》和《杂艺》则从具体的技艺指点子孙。全书有面有点，具备了较明确的可执行性。

(三) 书中的自我意识

1. 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呈现拳拳之意

《颜氏家训》一书的成书过程虽历时颇长，约有十余年之久，然其书为颜之推之私著，本不欲宣之于世。书中多用第二人称行文即是一种说明。“汝曹”“尔曹”“尔”等代词为第二人称代词，指代子孙辈，在《颜氏家训》全书中使用了十余次，分别见于《序致》《教子》《治家》《养生》《归心》《音辞》《杂艺》《终制》等篇，可见十余年间颜之推对子孙的叮嘱极其用心。“此书的著作过程同作者的生平经历相关联，比较复杂：既有作于北齐的，亦有作于齐亡不久的，还有作于入隋的。”^[3]历时如此之久，朝政如此纷乱，

[1] 见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十五，第1360页。

[2] [梁]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第213页。

[3] 朱明勋：《〈颜氏家训〉成书年代论析》，《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

然仍念念对子孙作此殷切叮咛，愈见其父爱之切。

正因为该书是写给自家人看的，因而行文自然平实真切。文中多见“不可”“切记”“勿使”“不可不”等祈使语气，也体现了阅读对象的特定性。这种用自家话说自家事的行文风格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平实稳妥的文章效果。以往的诫子类散文也有用第二人称言说方式的情况，但因为篇幅多短小，应用性又较强，形式为书信，在时间的要求上显得应急性多一些。而《颜氏家训》作为一部书，写作历时十数年，在如此长久的时间里持续有意识地使用第二人称进行著述，表明了作者强烈的主观能动作用。也因为主观上不求显名于世，又以务为实用为目的，因而颜之推较好地改造了南朝浮华的文风，吸收了北朝平实的叙事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散文风貌，被归为“北地三书”之一种。

2. 不足为外人道的私语式作文

多处谈及个人生活细节，细致描绘不可告人的内心活动。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颜之推对这类士大夫的教育方式很不赞同，但不便当面指斥，内心活动却暴露了他的个人观点。这种内心活动表明他是不屑于让自己的子孙屈己事人的，他保持了起码的人格尊严，不肯为一时的富贵荣华而破坏道德底线。顾炎武《日知录》十三曰：“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媿哉！”^[1]身虽仕，而心却俨然持守君子的为人姿态，在著作中又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坦诚言说，都提升了该书的文化品格。

总之，第二人称的叙述角度及私语式的作文态度，突显了该书的自我意识。书中自我的存在使该书直接切入到作者的心灵深处，使一部子书的感情容量增大，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屏障被打破，易有的隔膜被破除，著作感染能力更强。与同时期其他大部分子书来比，该书在叙述方式上的变化显示了鲜明的独特性，这标志着子书面貌的新开拓。

三、内容上的子书性质

宋代晁公武称《颜氏家训》“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子孙”。一树立，一辩驳，有破有立，撰成一家之言，显示出子家的著述之道。

（一）著书立说的主观信念

[1]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038页。

首篇《序致》就表明自己是在魏晋所著诸子的基础上再作子书的,“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作子书,但目的仅在于家族内部的规整。《汉书·艺文志》在归纳诸子文章的形成背景时说:“(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1]前半段说的是先秦诸子兴起的原因,后半段讲的是当今有才之士根据自身的优势推究事理,来阐明某一方面事物的本质,可以看作六经之支脉。这一类作者就其能力来说都是辅佐之器,多因不遇明主转而撰著。历来子家或因有着参与社会的热诚而不得其位,或因怀抱独到的见解而不得推行,转而著述形成文字,以传之后世。颜之推本出身儒学世家,有着济世热忱,可叹所遇非时,满腹的辛酸况味不能倾吐,只能面对子孙作一番人生总结,希冀自己的家族内部可以传承宏愿。明代张一桂说:“迨夫王路陵夷,礼教残阙,悖德覆行者接踵于世;于是为之亲者,恐恐然虑教敕之亡素,其后人或纳于邪也,始丁宁饬诫,而家训所由作矣。”^[2]此话只说对了一半,即当时君王之政趋向衰颓,传统礼教失去了原有的位置,社会充斥的是违反道德基准的恶行,在这正不压邪、乱象无边的时代,有识之士遂著书立说,以求部分地实现个人之价值。但如果只理解为士人以此叮嘱后人加以戒备,则是看低了颜之推的胸襟。

(二)破:敏锐的社会批评思想

子书必有破,才有立,这是由于子家作者必有所感才著书写作的。《颜氏家训》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的社会万象,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明代于慎行评曰:“其撮南北风土,俊俗具陈,是考世之资也。”^[3]对书中的描写批判多于肯定,特别是对于当时的世俗之鄙与士风之衰加以浓墨重彩的描摹,以其犀利的眼光对当时各种丑恶现象进行了批评与揭露,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传统士人的社会良心。

首先是对本社会阶层之士族子弟堕落无知的嘲讽与批判。如《勉学》《涉务》《诫兵》所描绘的群象,诸如文中提到的“梁朝贵游子弟”、“江南闾里间士大夫”、“梁初衣冠子孙”、“北齐士大夫”、“当今士大夫”等,所举例尊者如齐孝昭帝侍妾太后疾事,近者如作者之亲表,往者如谢朓,今者如“邳之人”,全为耳闻目睹之事实,以此告诫子孙更具备说服力。这些人依靠族上庇荫,坐致公卿,却是对社会毫无益处的社会毒瘤。作者对他们的批评和嘲讽毫不留情,指出其不学无术、奢侈浮糜、虚伪坠落等恶习,作为世族

[1]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2] 张一桂《重刻颜氏家训序》,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15页。

[3] 于慎行《颜氏家训后叙》,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18页。

一员，显然他认为世族整体道德水准和文化品格的下降是南朝特别是梁代覆亡的深层原因。

其次他还批判了时人道德沦丧、少廉寡耻的可悲局面。“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桷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对末俗以来文风顿废的现实予以考量。“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这些评论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尤其是当今之世众多士人不能尽守职责，甚而导致国亡兵败。“今世所睹，怀瑾瑜而握兰桂者，悉耻为之。国之兴亡，兵之胜败，博学所至，幸讨论之。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不能为主尽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批评虽然有些片面，但反映了当时社会乱离、朝政更迭的真相。

他对于当今学风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极其犀利。“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他还指出过诸多不良世风，“世人多蔽，贵耳贱目”“但能言之，不能行之”“以学自损”，种种现象阻碍正常的学术进展，将社会风气引向歧途。

（三）立：树立修身治家的应世目标

从家庭内部出发寻找经世致用的途径，就是《大学》八目所讲的修身、齐家，在百年乱世之中，这两步是最具备可执行性的目标，也是实现由个人到社会、国家最重要的两个阶段。颜之推在无情揭露社会风俗之敝、士族堕落之耻的现象层面之后，并不是束手无策，也并没有高蹈遁世，而是积极应对，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可行的措施，由自家子弟入手，寻求社会弊端的解决办法，体现了儒家的应世情怀。

1. 鲜明的治家理念

首先，重视家庭教育。书中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教育理论与原则，包括“早教”、“勤学”、“自力”、“务实”等。注重家庭教育环境的作用，“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教子的具体方式，如，“父子之严，不可以狎；肉之爱，不可以简。”明确提出家庭教育的要求，如“重农事”、“勤俭”，并在“婚姻”、“仕宦”等方面做出具体要求。家风一旦形成了，就有着比较稳定的传播可能，同时良好的家风又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变化，子弟可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其次，注重家族文化学术的传承，即家学的丰富与发展。六朝颜氏家族本有着十分丰厚的家学传统，在文学、经学、史学及书学等各领域均有大家。《颜氏家训》曾论及素有家学传承的江南士族有：兰陵萧氏、赵郡崔氏、赵郡李氏、弘农杨氏、河东裴氏等，这些家族的家学至渊至深而令家族得以长盛不衰。数百年计的积累，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颜

之推的强调与训诫又强化了家学的基本特色。如在书学方面,颜协“博涉群书,工于草隶。”^[1]“颜协……为湘东王记室。少博涉群书,工草隶飞白。”^[2]颜氏家中藏有多种法书,他还善于鉴别,如他曾留意当世书家,指出陶宏景、阮研、萧子兰等人书法莫不得羲之之体。颜之推所谓“吾幼承门业”即指在书法方面的家学传统。在音乐学方面,颜氏也有着深远的传统,如前所论颜延之、颜师伯、颜竣等人就精通音律,颜之推在音乐上也有极高造诣。如他在北朝曾上书北齐帝,建议用梁乐以改革礼乐之教^[3]。

再次,重视家风的清白相传。《观我生赋》称:“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传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此概括的是东晋以至于南朝宋齐时期颜氏家族在建康发展的历史,家风清白,无论为官还是为学都清廉纯洁,从未沾染当时甚为流行的奢侈之风和浮华之气。“守法度”指遵循传统礼法、礼义,从未逾越。家族世传《周官》之学,颜延之曾任国子祭酒,颜协、颜之推都曾任蕃国常侍,皆与家传礼学有关。颜之推在入隋以后还曾参与过校定五礼的工程,实受益于醇厚之家风。

颜之推家族理论上的建树在封建社会里独树一帜,宋代人陈振孙称其书为“家训之祖”,直到明朝仍为人称道,明袁衷在其《庭帷杂录》中说:“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4]

2. 明确的修身理论

颜之推对于个人的修养尤其重视,全书即是对子孙修养的谆谆教诲,而他理想中的人格标准即为“君子”。该书多次写到君子的境界,所谓“士君子”、“学达君子”、“不世明达君子”即为所应仰慕的人格榜样。颜之推所树立的修身理论遵循了儒家的基本要求,即孝悌、仁义、守职、济世,这是古代君子的立身之道。沈揆说:“颜黄门学殊精博,此书虽辞质义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至辨析援证,咸有根据。”以下略析之。

首先,强调恭行孝悌仁义。

《孝经》是颜氏家族家传之教,其所主张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必为颜之推所信服,全书开篇首句:“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即申明《孝经》的旨意。《教子》篇:“生子咳提,师保固明,孝仁礼义,导习之矣。”孝仁礼义等品德理应在一个人出生之后不久就加以教导,《孝经》之类的儒家经典也应尽早教授,这样才能保证人的基本道德观念。有了基本的道德观念还应坚持执行恭孝,就要从家族内部做起。如他认为:“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

[1] 《梁书》卷五十《颜协传》。

[2] 陈思:《书小史》卷六,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总0814册。

[3] 即《上言用梁乐》:“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见《隋书·音乐志》。

[4] [明]袁衷,袁襄录:《庭帷杂录》二卷,见《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2006年,第975册。

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则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节量亲厚之恩，犹方底而圆盖，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为旁人之所移者，免夫！”兄弟应该相互爱护，兄友弟悌之情不能受到外人的干扰，更不能产生兄弟之仇（《后娶》）、兄弟之怨（《治家》）。家族内做到恭孝须由上而下，上行下效。如《治家》：“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后娶》篇亦曰：“吉甫，贤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贤父御孝子，合得终于天性。”“仁义”也是为人的基本准则。他说：“然而穷鸟入怀，仁人所悯，况死士归我，当弃之乎？”（《省事》）

其次，信守职责，忠于职守。

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士自先秦时期就有着鲜明的职业特征，即对职事的尽责。《说文》曰：“士者，事也。”颜氏家族是六朝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代表，颜之推以儒家积极参与世事的态度，规劝子孙学以致用，勇于尽职。他说：“谏诤之徒，以正人君之失尔，必在得言之地，当尽匡赞之规，不容苟免偷安，垂头塞耳；至于就养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则罪人。”他还认为士人读书学问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事君，而事君就要守职：“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勉学》）在《勉学》篇中所述敬宣的故事，除了褒奖他的好学以致用的精神外，另一个意义在于称扬他尽职护主的义勇。当齐将被灭，“后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参伺动静，为周军所获。问齐主何在，给云：‘已去，计当出境。’疑其不信，欧捶服之，每折一支，辞色愈厉，竟断四体而卒。”面对重刑拷问，敬宣毫不屈服，这种义勇又来自书中“古人节义之事”。

生命固然可贵，但当面对生命与士之职责相冲突时，则舍生以取义。“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颜之推身经世事乱离，如飘蓬般辗转南北，心中依然葆有炽热的儒家情怀，诚为可贵。

再者，重视气节。

颜之推教导子孙自重自强，免除耻辱。如他认为可以学习音乐，但不可以乐事人。“今世曲解，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杂艺》）他所举人教其子学鲜卑语以事权贵、气节全无就是一个反面例子，“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教子》）不守气节往往和受辱相联系。“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懣。”（《养生》）气节比生命更重要，所以在文章中他极其赞赏守节之士，“吴郡太守张嵎，建义不

捷，为贼所害，辞色不挠；及鄱阳王世子谢夫人，登屋诟怒，见射而毙。”（《养生》）这种耻辱观与气节观都与先秦以来的士文化密切相关。

在维护儒家对于士人的基本要求之外，颜之推还有更多的个人创见。如他强调反求诸己的力量，读书学习贵勤学博闻等。他说：“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勉学》）又如：“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风操》）博学与功业是相互为条件的。学识广博是为了尽其用，“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氏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至于文字，忽不经怀，己身姓名，或多乖舛，纵得不误，亦未知所由。”（《勉学》）“国之兴亡，兵之胜败，博学所至，幸讨论之，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不能为主尽规以谋社稷，君子所耻也。”（《诫兵》）

与士之尽职守责的要求相适应，颜之推提出了士所修养的目的在于应世经务，济世成俗，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与原始儒家的价值观念相一致。所以他反对玄虚，“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所以他勉励进取，“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闲焉。”这种激励进取，是对士文化的一大贡献。

3. 圆融变通的思维方式

颜之推作家训目的在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面对儒家消歇的时局，一方面坚守内心的信念，另一方面兼以释家寻求解脱，寻找内外二教的相通和合之处，是颜之推所作的有益探索。梁武帝早就论述过儒、释、道三教同源论，为梁朝的政治统治寻找出路。王褒亦有儒、道、释兼顾的表述，其《幼训》：“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风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颜之推亦有熏染，在《颜氏家训》一书中多处显现了作者的圆融变通的思维方式。《归心》篇目的在于寻求儒释二家的契合点，强调二教合一，显示了儒家对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功能。“其内典功德，随力所至，勿刳竭生资，使冻馁也。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调和儒、佛二教不只是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也与颜之推个人的复杂多难的经历有关。一个秉持儒学的世家子弟从青年时期三次被俘虏，由南入北，历经多种政权，社会风俗的变易，所见人心忠奸的表现，反映在思想上形成了自我保护的模式，即深信因果报应，寄希望于未来。

借助玄学、佛学理论，消解人生苦闷，是六朝士人的选择。但对颜氏士人而言，玄学从未成为信仰的重点。颜之推虽自幼接触玄学，但并未信服。原因一在于这个家族坚实的儒学基础，二在于颜之推清醒地认识到玄虚之学对社会正统演进的消极影响。“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他还多次声称自己不好三玄，“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勉学》）由此

可知他在本书中没有掩饰自己的好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

对于道教他也提出了见解，《养生》篇就借助了道家的理论。他说“神仙之事，未可全诬”，对于“禁忌食饮，将饵药物”的养生方式予以肯定。但在《养生》篇的末尾，将生与义的矛盾仍加以儒家化的解释，以义高于生表明作家的儒家立场。可见作家调和儒、道二家仍以儒为主的思想倾向。

当然，颜之推有关人情世故的理论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如他谨小慎微的为人风格，“吾自南及北，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分也，不能通达，亦无尤焉。”（《省事》）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关，这只能是他自我保护的方式。至于他所主张的天命论，竟未能超越其九世祖颜含的见解。“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省事》）“神仙之事，未可全诬；但性命在天，或难钟值”（《养生》）这些言论实陷入了消极的天命论中，与全书力主的济世成俗理论有矛盾处，大致与该书成书历时较长，写作背景复杂多变有关。

颜之推处在文学、文化学术南北交汇、融合的漩涡中，善于调合儒、道、释各种思想，加以变通、融汇，取长补短，生发出新的处世方略，不能简单地扣之以“庸俗人生论”的帽子。也正因为颜之推思维模式上的变通性，他对子孙的教育还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处世思路，即谙习世故，练达政事。这一点对后世文人士大夫影响至深。“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1]卢文弨在《颜氏家训序》中说：“若夫《六经》尚矣，而委曲近情，纤悉周备，立身之要，处世之宜，为学之方，盖莫善于是书。”^[2]

四、颜之推作子书的深刻用意与影响

颜之推作家训用意在于加强家族的内部联系，发展家族的文化，鼓舞子弟“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用作子书的规模和态度写作一部家训，是空前的创举，体现了颜之推对家族发展的重视。晁公武云：“之推本梁人，所着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世人。”^[3]即针对该书的子书性质而论。

《颜氏家训》虽仅用之于家族内部，但在唐代就被广泛传抄，传播开来，宋代流传更加广泛，出现了两个流传系统。一是五代宫传和凝本，后有宋天台郡故参知政事谢公家藏蜀本。宋人沈揆考校之版为元明清几代共同遵循的本子。另一个流传系统为《续家训》本系统，即宋董正功撰《续家训》八卷本和三卷本^[4]。后来又有人续作，刊刻，影响更大。

[1] [唐]杜佑撰，王文锦、王兴业、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卷第十四“选举二”，中华书局，1982年。

[2] [清]卢文弨刻抱经堂丛书本《注颜氏家训序》，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28页。

[3] [宋]晁公武，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42页。

[4] 孙丽萍：《〈颜氏家训〉版本概述》，《科技致富向导》，2010年第5期。

张运,“刻《续颜氏家训》《四时纂要》等书,散之民间,使之修德而务本。”^[1]明代冯惟健子子咸,“治家宗《颜氏家训》”。明末清初的王钺在其《读书蕞残》中说:“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2]后代人认为颜氏家族之所以绵延不衰,是因为家训为其家族的传统。如,“昔孔子布席杏坛之上,无论三千,即身通六艺者,颜氏有八人焉。无论八人,即杞国、兖国父子,相率而从之游,数亩之田不暇耕,先人之庐不暇守,赢粮于齐、楚、宋、卫、陈、蔡之郊,艰难险阻,终其身而未尝舍。意其家庭之所教诏,父子之所告语,必有至训焉,而今不及闻矣。不然,何其家之同心慕谊如此邪?嗣后渊源所渐,代有名德,是知家训虽成于公,而颜氏之有训,则非自公始也。”^[3]在《颜氏家训》成书之后,整个家族中同心慕谊的表现就更多见了,颜氏文化也更加发扬光大。《颜氏家训》对后代的影响延续到隋唐时期,在唐代科举考试中,后人凭学识入仕,进入到官僚集团中。“侍郎子若孙,则思鲁、师古,并以文雅著名;其后真卿、杲卿兄弟,大节皎皎如日星,至今在人耳,斯又圣贤之泽也。然谓非垂训之力,乌乎可哉?”^[4]颜之推子孙中有的以学术成就闻名于世,有的则以政绩取得显赫声名,在道德、学术上都卓有贡献,可谓德艺并举,形成士大夫文人终极追求的两大高峰,至明清时期其影响仍不绝于世。颜之推所作《颜氏家训》作为琅邪颜氏的一大部巨著,实为齐鲁家族文化积累的硕果。王志民先生提出“诸子大半出齐鲁”的论断^[5],虽主要指先秦诸子,放在《颜氏家训》这部子书上亦合情理。

第四节 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颜之推家族观念

《颜氏家训》煌煌数万言,二十篇的规模训诫子弟,其目的不仅在于于乱世中保全家族中人的生命与资本,更重要的是教导子弟怎样践行儒家理论、遵守正道,进而齐家,将先祖传承下来的家族之业继承和发展下去,即“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

先王之道指尧舜周孔传承下来的人生与社会发展之法则,家世之业指家族中一脉相承的家风、家学及家族中人的繁衍兴盛。具体到颜氏而言,“家世之业”为颜氏家族延续千年的家族生存之道。颜之推十分注重家世之业的发展,写作《颜氏家训》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观念,主要表现在他对先祖文化的自觉继承,他自己对亲情的理解,他对本家族内部前两部家训类作品的批判继承。

[1] 《宋史》卷四十四《张运传》。

[2] [清]王钺撰:《读书蕞残》清康熙61年世德堂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77,齐鲁书社,2006年,第842页。

[3] 张一桂《重刻颜氏家训序》,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15页。

[4] 于慎行《颜氏家训后叙》,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18-619页。

[5] 王志民:《齐鲁文化概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

一、对先祖文化的继承

颜之推有着强烈的家族自豪感，他曾列举家族中的杰出人士教训子孙。“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诫兵》）他对自己家族的传承线索十分清楚，应该有文献的依据，如他说：“秦、汉、魏、晋，下逮齐、梁，未有用兵以取达者。”“颜忠以党楚王受诛，颜俊以据武威见杀，得姓已来，无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祸败。”（《诫兵》）可以说他对家族的“清操”看得很重，认为这就是先祖文化的精华。

颜之推对自家的家风家学有着清醒的认识，是一种自觉的接受与继承。颜之推认识到家族所存在的传统家风，认为“吾家风教，素为整密”。上至九世祖颜含的遗训仍为家族所奉，家训中的一些基本治家理念与颜延之的《庭诰》有一致处，这些都是家族文化长期积累的结果。他还说“传清白其未替”，珍惜自家清白相传的家族传统。他本自幼接受了严格的家族教育，说自己“幼承家业”，在礼仪、文学、史学上都有着很好的素质。在书学方面他深受熏陶，他家藏有梁元帝的书画、王羲之的法书及当代书法家的作品，他的品鉴也高出世人，足见其造诣之高。音乐学素有家传，他对梁乐尤其擅长，到北齐后还曾上书齐帝用梁乐改良礼制。

二、颜之推的亲情观念

颜之推的亲情观念建立在以血缘为中心的传统宗法关系之上，他认为一个家庭基本的结构关系即夫妇、父子、兄弟。“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则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节量亲厚之恩，犹方底而圆盖，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为旁人之所移者，免夫！”颜之推在亲情关系上注重亲疏、等级，基本出于古礼范畴。他由南朝入北朝，将南朝的小家庭制加以扩大，受到了北朝大家庭制的影响，注意了家族中人的团结协作。

颜之推不只与同族内各家庭保持联系，还与妻族联系密切，如他曾与思鲁的姨夫彭城刘灵论学，同时教育妻党子弟。

邺平之后，见徙入关。思鲁尝谓吾曰：“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每被课笃，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教。使汝弃学徇财，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藜羹缊褐，我自欲之。”在封建宗法社会中，血缘是联络家族与社会的根本纽带，因而以称谓为标志的血缘亲疏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各种相联系的方式。儒家十分重视名物，对亲属名

称也有着诸多明确的规定。颜之推对称谓也十分看重，他说：“凡亲属名称，皆须粉墨，不可滥也。无风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与祖父母同，使人为其不喜闻也。虽质于面，皆当加外以别之；父母之世叔父，皆当加其次第以别之；父母之世叔母，皆当加其姓以别之；父母之群从世叔父母及从祖父母，皆当加其爵位若姓以别之。”不只是名称，次第也是区别亲疏的重要标准，反映了儒家等级差别观念的深远影响。颜之推还批评了北方人在这一习俗上的失衡。他说：“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为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间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识。”他注意了北方士人与南方田里间人在称谓上的相似，反映了南方士人对称谓的保守性，而北方士人则偏离了正统的亲属称谓，作法不拘。由他对亲属名称的判断看，他所坚持的亲情观念比较符合原始儒家以血缘为中心的规则，强调内外之分，重视远近差别，是其服膺儒家的表现。

三、《颜氏家训》在家族发展中的作用

颜氏是一个重视家族文化继承的家族。首先整个家族十分重视子弟的训诫教育。仅六朝正史中就先后记载了颜含遗训，颜延之的《庭诰》及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三种。这三种文献相距二百余年，成书时间分别为东晋初期、刘宋元嘉年间、北周及隋初，三个时间正处于本家族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上。作者又同时作为当朝文官，有着较显著的功绩，其政事、德行足以为本家族后人树立典范。而这三种家训文献又可以明显看出后者对前者的继承，显示出家族文化的一致性和持续性。

（一）《颜氏家训》对靖侯遗训的继承

颜含是颜氏家族在魏晋之际一位指引家族发展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带领家族随元帝南渡，参与到东晋王朝中央政权中去，实现了家族由地方到中央的权力过渡，他还以个人的德行和功业令家族在东晋站稳了脚跟，保证了家族发展的物质基础。他在家族中的地位还与他所遗留下来的家族训诫有关。他曾告诫子孙：“尔家书生为门，世无富贵，终不为汝树祸。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嫁不须贪世位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称之为靖侯遗训，在《治家》篇中说“婚姻素对，靖侯成规”，将之看作重要的治家格言。在《止足》篇中又引用了靖侯遗训，并说“吾终身服膺，以为名言也”。因此颜之推对九世祖颜含治家理论与止足理论完全接受并以此再次训诫后人。从颜之推自身的经历看，他在实践中也是遵循了这一训导的。他所结婚的陈郡谢氏，在萧梁时期虽尚属文化世家，但势力已不再如东晋时炙手可热。在仕宦上他历仕多朝，所仕多为文化事务官职，既不辱世家之尊，又不致位高权重，秉承了儒家主张的中庸原则。颜含论江南诸士强调“正”“清”“节”三点，也反映到《颜氏家训》中来，即强调清白、廉政、节操，具体讲就是忠于职责，保证个人操守。这些对于家族的长足发展及生命力的培养有重要作用。

（二）《颜氏家训》对《庭诰》的继承

颜延之的《庭诰》约成书于刘宋元嘉八年至十五年之间，距离《颜氏家训》成书约一百五十年。这期间颜氏家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高峰到低谷，又渐渐崛起的过程。颜之推在著述《颜氏家训》时吸收借鉴了《庭诰》的治家经验，主要表现在写法和思想两方面。

在写法上，两种家训虽然一文一书，规模上有大小之分，但两者杂陈事理的结构方式、告诫子孙的写作目的是相似的。在材料的来源上，主要结合作者的人生经验和个人体悟表达个人感想，总结人与人相处的方法和看待人生的哲理。在语言表达上比较平易，有技巧但不炫技，时尔因语气的急切而讽刺入里，体现出父辈的殷切之情。卢文弨《论学札说》曰：“颜延之云：‘尊朋临坐，稠览博论，而言不入于高听，人见弃于众视，则慌若迷涂失偶，廕如深夜撤烛，衔声茹气，暝嘿而归。’颜之推云：‘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噫，二颜之语，其形容不学之人，致为刻酷。夫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若夫不知耻者，又安望其能免耻哉！”两种家训都在开篇就声明力避重复，而针对本家族内部进行个人的总结和发挥。《庭诰》：“若立履之方，规览之明，已列通人之规，不复续论。今所载咸其素畜，本乎性灵，而致之心用。”

《颜氏家训》：“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着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因为书写目的为告诫子孙，所以内容较为驳杂，

《庭诰》或许由于所载不全，这个特点更明显。《颜氏家训》内容重点在于修身、治家，兼及治学、信仰等，因其驳杂被收录子部杂家类中。当然后者在写法上有了大大的进步。如前者也有举例，但较为简单，后者大量举例说理，且神形毕肖，感染力强。《颜氏家训》在举例论述时使用了多种手法，比如多重列举就是一个加强论述力度的有效途径。《勉学》篇“师心自是”之弊时，连举姜仲岳、一才士、一权贵、一才学重臣、一俊士、向学士、太山羊肃七个人之谬误；在论述“古人勤学”之理时，先列举古来好学者事迹，又举当代人刘绮、朱詹、臧逢世三人苦学之状终致功成名就；又举蛮人田鹏鸾事加深论述，又举自家事重申子孙要务。如此举一反三，必求讲深讲透，一方面反映了论说文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颜之推对后代的期望之深。

在思想上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对儒家教义的共同认识上。如安贫乐道的治家理念在两著中都有强调。

能以怀道为念，必存从理之心。道可怀而理可从，则不议贫，议所乐耳。或云：贫何繇乐？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贵同贫贱，理固得而齐。自我丧之，未为通议；苟议不丧，夫何不乐？（《庭诰》）

邺平之后，见徙入关。思鲁尝谓吾曰：“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每被课笃，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教。使汝弃

学徇财，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缊褐，我自欲之。”（《颜氏家训·勉学》）

以上两段讲的是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都继承了自颜回以来安贫乐道的传统，闪耀着精神至上的理想光辉。颜之推在颜延之“屏欲”的基础上又加以发挥，《颜氏家训》中有《省事》《止足》篇，充分论证了个人修养、为人处世的基本尺度。

由家而国，仁厚爱民的人道主义倾向在两著中都有体现。颜延之认为：“含生之氓，同祖一气，等级相倾，遂成差品，遂使业习移其天职，世服没其性灵。至夫愿欲情嗜，宜无间殊，或役人而养给，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奥有灶，齐侯蔑寒；犬马有秩，管、燕轻饥。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厌滋旨而识寡嫌之急，仁恕之功。”这是一种朴素的平等意识，在世族门阀政治背景下显得尤其可贵。《颜氏家训》中这种人本主义的色彩更为明显。颜之推清醒地认识到各阶层的人都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只是存在社会分工的不同，他说：“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颜之推还反对歧视女性，他说：“女之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传体，其如之何？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治家》）正是因为对人的生命的尊重，颜氏家族有着强烈的贵生意识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在治家上做到勤俭持家，与南朝世家好奢侈浮华的作风迥异。“生民之本，要当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也正由于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持，颜之推在由南入北的经历中极端同情下层的百姓，表现出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家族内部，则主要强调孝悌观念。颜延之认为：“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对于这种由上及下的孝悌作风，颜之推完全赞同并施之于其家。《治家》：“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这是对儒家教义的具体实施，具备了可执行性。

南朝是一个重视知识的时代^[1]，文学创作、玄学请谈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体现，在朝政用人上也有着反映。世族间的舆论也无不以博学为指向，这促使了士人好学勤学的风气。因此在一些世族家族中往往以此勉励后辈。颜延之在晋宋之际以博学闻名于世，他除了文学贡献外也有许多礼学、小学著作。有学者认为：“《颜氏家训》中有《风操》《书证》《音辞》等分篇，同理，《逆降义》《诂幼》《纂要》等也应当是《庭诰》中的分篇。”

[1] 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文史》，2009年第4期。

^[1]这种观点看到了二书对于子孙进行知识训诫的共同性。

《颜氏家训》一书在靖侯遗训和《庭诰》基础上给予家族影响最大的是对由孝及忠的强调。书中多处论述个人与君王、国家的关系，提到“孝亲”、“事君”的理念。如他说：“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文章》）试图探讨士人对君王的责任意识。他在论说信仰与造寺的问题时说：“求道者，身计也；惜费者，国谋也。身计国谋，不可两遂。”（《归心》）试图调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还说：“诚臣徇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归心》）尽管没有主张一定要作忠诚之臣，但承认忠臣与孝子各有所行，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就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了。关心国家与社会，就要关注人才。《颜氏家训》对人才的选拔十分关注，《涉务》篇主张人生在世要有益于社会，并重点谈论了“国之用材”的六种情形，辨析区分了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藩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等的职责与功能。颜之推还表现出独特的政治见识，他不仅对大江南北之士人的风气有所评价，还对朝政得失进行了大胆的议论。如他抨击了江南文义之士迁诞浮华之气，认为从人所批评的“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之说并不以为然。他还尖锐地指出南朝败亡之根本在于士族阶层太过优闲。《勉学》篇还谈论了为将、为相、治民、平狱之道这些社会政治话题，体现出相当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由一家之治转而关心社会政治，进而要求忠诚于国家、帝王，这在当时那种复杂艰难的政治环境中是十分可贵的，表明颜氏家族四百年以来始终没有放弃儒家追求，始终以入世的积极的心态生存于世。

《颜氏家训》一书强调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经世治务。颜之推不仅不屑于玄虚之说，他还极力批判社会上高谈虚论的风气，表现出扎实严谨的理论作风。这种务实的精神品格远远高出于家族中的两位祖先。东晋的颜含本人就有玄谈的言论，在生活作风上也有放诞行为；颜延之为国子祭酒时曾废周易郑注立王注，表现所受玄学风气的熏染。而颜之推身处梁季玄风犹炽的背景下能如此认识玄风，体现了对社会实务的关注。

总之，颜之推身处乱世，既然无法施展个人对国家复兴的壮举，便转而加强家族内部的文化繁衍，承上启下，对于颜氏家族乃至唐以后的士族文化及士大夫文化发展发生了深远影响。明代的赵曦明说：“北齐黄门侍郎颜公，以坚正之士，生秽浊之朝，播迁南北，他不暇念，唯绳祖诒孙之是切，爰运贯穿古今之识，发为布帛菽粟之文，著《家训》二十篇。”^[2]可以说《颜氏家训》一书的贡献不仅在于家门之内，更走向了整个士族阶层，甚而对全社会阶层的道德修养及学术仕进都有促进。

[1] 杨晓斌：《关于颜延之〈庭诰〉的几个问题》，http://www.dl-library.net.cn/publication/pub_content.php?id=204&flag=10

[2] 赵曦明：《颜氏家训跋》，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32页。

第五节 复杂的内心世界成就厚重的文学遗产

颜之推“一生三化”的传奇经历，倍尝“荼苦”“蓼辛”的痛苦滋味，目睹家国沦亡，洞察其中兴衰的原因却无法左右，将心中的感想与对国家、家族的命运探索述诸文字，留下了丰厚的著述，成就了厚重的文学遗产。据《北齐书》本传，颜之推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今佚，有《观我生赋》存世。考察历代的目录文献，经后代辑佚，现可见其存诗有《从周入齐夜度砥柱》《古意》等五首。现存《颜氏家训》二卷二十篇，志怪小说《冤魂志》三卷，《集灵记》二十卷，已佚。与陆法言等讨论音韵学，参与编撰《切韵》。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如下：

《训俗文字略》一卷，后齐黄门郎颜之推撰。

《集灵记》二十卷颜之推撰。《冤魂志》三卷颜之推撰。

《七悟》一卷颜之推撰。梁有《吊文集》六卷，录一卷；《吊文》二卷。亡。

计有经部小学类一种、史部杂传类两种、集部总集类一种。除此之外，两《唐志》还著录《急就章注》一卷颜之推撰；《新唐书·艺文志》录《笔墨法》一卷，颜之推撰^[1]。《法苑珠林·传记》录《承天达性论》，《法苑珠林》录《诫杀训》一卷，《遂初堂书目》录其《八代谈藪》，令狐峒《颜鲁公神道碑铭》录有《稽圣赋》。可见颜之推涉猎之广，学问之大。

这些著述除了部分音韵、训诂等学术著作外，大部分著作述史或抒情，反映了浓厚的文学意味，从文体上看包括了散文、赋、诗歌、小说等四大类，各有成就，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对散文体的充分利用——《颜氏家训》

王琳先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则多为文人，作品对社会现实治乱兴衰问题的关注逊于前代，流露的老庄思想及道教、佛教思想则渐趋浓重，许多作品博录名物、轶事、琐语，形似杂钞、笔记、类书，追求文采的风气日益高涨。”^[2]《颜氏家训》是这个时期之末出现的子书代表。颜之推的散文现存数量不多，《颜氏家训》是其最有代表性的散文著作，从内容到写作方法上，都有其独到之处。范文澜评论说：“平而

[1] [后晋]刘昫，[宋]欧阳修等著：《唐书经籍艺文合志》，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58页。

[2] 王琳：《试论魏晋南北朝子书撰作风貌的阶段差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作风，自成一家之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1]《颜氏家训》在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充分利用了散文体的写作功能，将散文的说理叙事特点发扬光大。

（一）写人入木三分

《颜氏家训》一书善于以活生生的例证来说明道理，因而书中有大量描摹刻画人物的片段，涉及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奴仆，类型繁多，但无不神形毕肖，精彩生动。如其对梁贵游子弟的描写，属群像塑造，列举了不学无术的种种丑态，极尽夸张挖苦之能事，取得了鲜明的揭露效果。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适，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

此段写众人之窘态，酣畅淋漓，入木三分。卢文弨《论学札说》曰：“颜延之云：‘尊朋临坐，稠览博论，而言不入于高听，人见弃于众视，则慌若迷涂失偶，廪如深夜撤烛，衔声茹气，眊眊而归。’颜之推云：‘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侮辱哉！’噫，二颜之语，其形容不学之人，致为刻酷。夫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若夫不知耻者，又安望其能免耻哉！”^[2]吴从先《小窗自纪》一曰：“颜之推勉学一篇，危语动人，录置案头，当令神骨竦惕，无时敢离书卷。”^[3]

《颜氏家训》描写人物的杰出成就，甚至可以超越此前写人杰作《世说新语》。主要体现在写人所用的手法多样，注重细节等方面。写人时流露的或赞美或讥讽等鲜明倾向也是此前写人作品所不多见的。宋代人就说该书：“破疑遣惑，在广雅之右；镜贤烛愚，出世说之左！”^[4]就注意到了此书对人物贤愚的判别。

（二）叙事生动多彩

[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 卢文弨：《论学札说》，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147页。

[3] [明]吴从先：《小窗自纪》，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4] 宋本《颜氏家训序》，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09页。

《颜氏家训》擅长叙事，在叙事中加强论述力度，是该书的写作特点之一。叙事成分较多的见于《勉学》《养生》《书证》《音辞》等篇幅较长的篇目。有的侧重讲故事，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有的侧重讲明事物的来龙去脉，为证一事之真实面目，显得证据确凿。其叙事的材料来源有三：一是经典史著所载；一是口头流传之事例；一是亲身经历之事。无论何种情况，叙事总是注意时间、地点的周详，人物形神兼备，体现了刻画人物、注重趣味的主观意识，这是小说成熟过程的阶段特征，因而宋代目录学著作将之归入子部小说类，可能即因为叙事上的成就比较突出。

（三）说理透彻严密

文章虽属训诫性质但也并非以上压下的语气来强迫人服从，而是有很高超的说理技巧，以理服人。关于举例就是一个技巧。举例往往能变换多种方式，有时仅举一例，有时连举三到五例，有时古今内外赋法举例，有时所举例一反一正对照而出，道理不言自明。使用尽人皆知的典故是举例的另一种形式，往往用寥寥数字就可举出有代表性的事例。在论述“老而好学”之理时，连用历史上诸多史实论证，甚至有的不惜故为误用。如《勉学》篇：“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学，便称迟暮，因循面墙，亦为愚耳。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这样的“误读”早在秦汉时期就在议论文中常见，如李斯《过秦论》司马迁《报任安书》等一些著名的片断皆用此法。颜之推说：“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从意，何况书写流传耶？”（《书证》）

说理透彻的另一技巧就是生动的比喻、犀利的笔法。如形容不学之人，“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也。”（《勉学》）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说理的严密表现在借用赋法来组织文字，善于多角度、多侧面地描摹事物、列举事例来反复讲述一个道理。如《慕贤》篇列举丁蛄、羊侃、杨遵彦、耶律明月、张延隼等人物，分别从书法、将才、良臣等角度论述人才之难得。

（四）运用多种修辞

书中文字之腾挪转移，变幻多端，与其熟练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有关。

首先，比喻的运用尤为精到。“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勉学》）“金玉之磨莹，自美其鑿璞，木石之段块，自丑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胜金玉之鑿璞哉？”（《勉学》）“不师古之踪迹，犹蒙被而卧耳。”（《勉学》）诸如此类的比喻比比皆是，将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发人深省。

其次，排比句的使用大大加强了语势，给人以排山倒海的冲击力。《勉学》在论述今

之人不知学古的弊端时用了四个排比句,“世人但见跨马被甲,长槊强弓,便云我能为将;不知明乎天道,辩乎地利,比量逆顺,鉴达兴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积财聚谷,便云我能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风易俗,调节阴阳,荐举贤圣之至也。但知私财不入,公事夙办,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诚己刑物,执辔如组,反风灭火,化鸱为凤之术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狱;不知同辕观罪,分剑追财,假言而奸露,不问而情得之察也。”(《勉学》)对“将”“相”“治民”“平狱”之术的古今对比勾勒出来了,痛批当今之人的浅浮风习,可谓酣畅淋漓。另如,《勉学》连用六个“某某者,欲其观古人之某”的句子,排比成文,全面列举各种类型的人所应学习的对象,并表明学习的效果。

再者,在举例时,往往自觉运用一正一反的形式,取得鲜明的对比效果,加强说服力。如《教子》篇论及教子之严时举了王大司马母魏夫人和梁学士之父一严一宠两个例子,一反一正强调宽严之教的效果。《治家》篇中在论述治家之度的把握时便连举两正两反四个例子,其态度寓于叙事中。

(五) 文风洒脱灵活,语言冷峻果断

文风洒脱、灵动,忽而如脱缰野马纵横恣肆,忽而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有时如老吏断狱老辣犀利,有时如慈父叮咛语重心长。荡开笔墨描述社会万象,展望古今评点政教得失,其意气如同战场之将帅,稳操胜券,缓急有序。在行文上,把握各种叙述、抒情方式,挥洒自如,无所羁绊。因其家训的私密性,显得收放自如,无所顾忌,形成独具特色的文风。

(六) 文体的活用

全书虽为散文体,但散文中套用赋体十分常见。除了前述举例常用赋法之外,有的地方直接使用赋体文,如《勉学》篇中“有客难主人”至“修身利行,秋实也”^[1],利用问答体结构成篇,在主体中较多使用排比、铺陈句式,多方位全面充分地论述一个道理,全文一气呵成,极富气势。另有《书证》篇中多次使用“或问”“有人访吾曰”“客有难主人曰”等形式切入正题,由主人所答敷衍成文,亦是多用赋法。

该书还使用了寓言小品的形式,取得了精彩效果。

明代于慎行将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与屈原之作相类比,即看到了这部作品与作家心迹的关系。“昔虞卿去赵,困于梁,不得意,乃著书以自见。故虞卿非羁旅,其言不传。侍郎倘亦其指与?抑以察察之迹,而浮游世之汶汶,固将有三闾大夫之愤而莫之宣耶!”

^[2]总之,《颜氏家训》一书完全突破了原有的散文概念,广泛借鉴、灵活运用多种文体,

[1] 王利器于此段“主人对曰”之后只标上引号,未标下引号。

[2] 于慎行:《〈颜氏家训〉后叙》,见于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18页。

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大大加强了该书的传播力度，增强了该书的抒愤效果。

二、作为赋家的骄傲——《观我生赋》

颜氏家族在文学上素有传承。如颜之仪年少时曾上《神州颂》大抵似辞赋一类文章。颜之推七岁能诵《鲁灵光殿赋》，他还喜爱屈原的辞赋作品，曾模仿《天问》写过《稽圣赋》^[1]，《颜氏家训》中《归心》篇中的片段也具有《天问》的效果。另在《勉学》《书证》等篇中也有片段用赋法，可视作赋体文。在可考的目录书中可查考颜之推的作品还有《七悟》一卷，在集部总集类中，当属七体作品。关于七体有人认为是辞赋的一种^[2]，有人认为是与赋并列的一种文体。仅从现存目录来看，颜之推应十分擅长赋的创作。

颜之推最杰出的赋作为《观我生赋》。颜之推作《古意》一诗时盖在北齐，其时大概已完成《观我生赋》了。所以他才意气昂扬地声称“作赋凌屈原”。如此自比于屈原有两个理由，一是写作才能堪与屈原相比，二是所作辞赋旨意有屈原赋作的影响。

从赋的写作才能上看，颜之推确实是在先前赋家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对赋这种文体的特征完全掌握并熟练运用。如果说《稽圣赋》及《颜氏家训》中的赋体文片段较多秉承了楚辞体及两汉赋的特点，那么可以说《观我生赋》对赋的各种表现手法加以开拓和升华，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首先，以时间顺序展开叙事，以巨大的时空统摄全局，境界高远，视野宽广，是一般抒情叙事赋作所不能比拟的。其次，文采富丽、辞藻丰富。特别是典故的使用十分娴熟而贴切。再次，在用韵和语言上亦有特色，韵散相间，韵句显示感情之饱满，语气之流畅；散句则显得气势磅礴，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句式以六言为主，叙述史实，间以评论，感情深沉凝重，杂以四言，体现哽咽难吐之气。在作品的节奏韵律上亦有《离骚》纵横开阖的艺术特征。感情大起大落，伴随着华夏文明与夷狄势力的形势变化，时而精神振奋，时而沉痛哀伤，始终将个人情绪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在一波三折式的节奏中展示了一颗赤子之心的真挚热诚，与《离骚》上天入地寻求真理的意韵一致。赋作加自注的形式有继承有创新。作赋加自注始于谢灵运的《山居赋》，其后还有北魏张渊的《观象赋》，颜赋为第三篇。前两篇自注多解释用字意义或注明出典，颜赋自注多引申叙事，补充史实，以弥补赋体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显示的不足。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说：“颜之推在赋的本文中详加自注以说明成为背景的事态，似也显示出要郑重记录自己经历的历史状况的态度。”^[3]因而作赋之意图十分明确，主观倾向性鲜明，赋作对时事的记述与对事件的积极思考表明了作者的现实关怀。

[1] 《直斋书录解題》十六：“《稽圣赋》三卷，北齐黄门侍郎琅邪颜之推撰，其孙师古注。盖拟《天问》而作。”

[2] 如程章灿：《先唐赋存目考》认为：“赋包括七体、连珠以及对问。”文中收录颜之推《七悟》一目。见于《文献》1989年第3期，第197页。

[3] [日]川合康三著，蒋寅译：《中国诗歌中的自传》，《咸宁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23-28页。

从赋的命意上看亦有屈原之赋的印迹。《观我生赋》之篇题依据《周易·卦辞》九五爻而命名,题目表明作赋旨意在于考察家族和自己一生的经历,结合一生中所遭遇的政治事件,对历史进行反思以寻求借鉴。这与屈原作《离骚》《桔颂》及《九章》中如《涉江》《哀郢》等命题的深意一致。

内容上不只记叙个人的成长背景和艰难历程,更记载了所亲历的重要历史事件,如侯景之乱、江陵之陷、士人北迁、北齐之亡等。以赋的形式描写亲历重要历史事件在当时形成了许多不朽杰作,如李谐《述身赋》、李骞《释情赋》、萧纲《围城赋》《述羁赋》残篇、萧誉《愍时赋》、沈炯《归魂赋》和庾信《哀江南赋》及颜之推《观我生赋》。沈炯《归魂赋》和庾信《哀江南赋》中的史实与《观我生赋》比较接近,有学者曾加以研究,对其中的民族精神与主体意识进行了挖掘^[1]。《周书》庾信传:“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其《哀江南赋》至迟当作于北周武帝建德元年(572)^[2]。沈炯《归魂赋》序云:“余自长安反,乃作《归魂赋》。”颜之推作《观我生赋》并没有说明作意,《北齐书》本传说:“曾撰观我生赋,文致清远。”饶宗颐先生曾考证该赋作于齐亡入周之时^[3],学者秦元又考证该赋完成下限当在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之前^[4]。现考察赋中论及梁亡、北齐之亡而未论及周代隋之事,完成之时定在周亡之前是比较合理的。颜之推在经历了侯景之乱、梁朝灭亡、周代北齐之后,痛定思痛,对历史事件加以反思,所关注的不再是个人一己之得失,而是采取宏大视角,将个人的命运起伏、艰辛历程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相连,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加以推导,甚至对宇宙人生都做出深沉思考。这样的境界在庾、沈二赋之上。

相比庾沈二赋,《观我生赋》的态度更为激烈,其对梁朝之爱最深,之恨亦最切,对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的描述,更为具体,触目惊心。庾作与沈作都汲汲于个人的感伤,《归魂赋》说:“思我亲戚之颜貌,寄梦寐而魂求。察故乡之安否,但望斗而观牛。”《哀江南》云:“日暮途穷,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壁睨柱,受连城而见欺……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与此二赋相同的是,《观我生赋》对梁亡表达了深沉的悲悼,与二赋不同的是该赋更加关注的是探讨梁亡的根本所在,深入剖析了诸夷与华夏的力量对比与最终的胜负结局,对于华夏文明一再被摧残无比愤懑,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上述被目为自传的作品,另一个共同点是虽然回想自己遭时代播弄的不幸,但可以看到在笼罩自己的时代的大背景中把握的自己与时代的深刻关系。庾信的《哀江南赋》流露出丧失故乡者的悲哀这种抒情性的作品,

[1] 于浴贤:《叙梁亡述身世赋作价值的再认识》,《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66-72页。

[2] 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92页。

[3] 饶宗颐:《澄心论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4] 秦元:《述国事变迁 观人生沉浮——颜之推〈观我生赋〉初探》,《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第14页。

但直接吐露自己个人的望乡之情处意外地少，支配整个这篇大赋的是梁朝灭亡的历史事实。”^[1]

《观我生赋》体现了作为士人的精英意识。余英时先生认为“儒家精英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文化的统一”^[2]。该赋一开篇便洋溢着浓郁的华夷分别的感情色彩。他说自天地生民以来“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古代大一统理论的实践过程，汉董仲舒说：“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3]而夷狄入侵中原，则是违反了自然法则，更令人绝望的是，这一违背原则的史实竟持续下去，恢复故国的理想成空。赋中所记述的华夏衰亡的历史表征之一写到晋都东运，也正是在这次变迁中，颜氏家族渡江南下，开始了漂泊的命运。因而赋始终将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联系，体现出难分难舍的骨肉深情，由国而家，由家而国，显示了作者的宏观视野与真挚感情。但赋作并没有提及东晋至刘宋再至齐梁的政权更迭，也就是说在作者眼中，南朝的政权更迭是华夏文化内部的纷争，而不属于夏夷之争。颜之推在赋中念念不忘的是华夏文化的礼乐文明，而视诸夷为左衽，对处于夷族统治之区域的人民深表同情。

华夏文明衰亡的历史表征之二即梁为西魏所亡。赋中大力表彰梁主反抗入侵的义举，但又以极大的篇幅分析这场华夷之战的形势变化，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力量对比，结合个人的经历描绘了战争中的梁都萧条沉寂的残况。“独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此处他又结合了自身的家世发出深沉感慨。“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深燕雀之余思，感桑梓之遗虔。”当侯景之乱被平之后，作者精神振奋，将此战比作皇帝屠蚩尤，比作汉将斩匈奴。作者欢欣鼓舞，认为先王之道可以复兴，华夏文明永远承传：“殷道是以再兴，夏祀于焉不忽。”正当君臣相偕，急于恢复被毁的文明时，北方敌国乘乱而侵。“惊北风之复起，惨南歌之不暢，守金城之汤池，转绛宫之玉帐，徒有道而师直，翻无名之不抗。”对入侵者的残酷杀戮予以揭露，并指出“溥天之下，斯文尽丧”，对梁的败亡进行了痛苦的反思，指出乱相之根本，谴责群臣之无能，宗室之自私。这些完全出于理性观察，政治视觉十分敏锐。赋中多次明确表达怨恨之情，如他表示随同萧方等出镇郢并非己愿，尽管他对梁政不满，但他还为不能殉梁而深表忏悔，显示了可贵的忠诚之心。

采用文学形式全面反映时代、人生之忧患，大胆表达个人政见，这在赋史上虽不是第一次，但感情如此沉痛却是不多见的。“且扬都污毁，无复孑遗，还被下湿，未为得计。自咎自责，贯心刻髓。”（《颜氏家训·终制》）该赋虽然辞采并非华美，个人抒情亦无刻意夸张，但在文章立意上占据了高地，其思想价值高出他人之作，自比于屈原毫不逊色。

[1] [日]川合康三著，蒋寅译：《中国诗歌中的自传》，《咸宁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23-28页。

[2] 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见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

[3] 《春秋繁露义证》卷四《王道》六，《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92年，第116页。

三、南朝志怪小说的收尾之作——《冤魂志》

《冤魂志》是隋代颜之推所撰的一部志怪小说集，历代史志、书目多有著录，也作《还冤志》《还魂志》《还冤记》《怨魂志》等，从内容到形式集中体现了志怪类笔记小说的主要特点。据最初著录该书的《隋书·经籍志》可知原为三卷，今传本多为一卷三十五篇。又据《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所引，可得佚文二十四篇。由该书的内证及外证看，当作于隋开皇元年到十一年间（581-591）。《冤魂志》所载故事及佚文绝大部分属于当时的街说巷语之类，但《隋书·经籍志》却著录为史部杂传类，而不录为子部小说类，原因就在于认为该书为古之史官广其所记之作，“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益亦史官之末事也。”^[1]

《冤魂志》多辑录经史中有关冤报的故事宣扬佛教因果思想，素材来源大致有两类情况，一是以旧史或传说为主，一是以当代见闻为主。据罗国威先生所著《冤魂志校注》所载故事共计61条，另附录佚文6条^[2]。根据故事所描述的时段分别统计如下：春秋时4条，汉时8条，三国时4条，晋时17条，刘宋时8条，萧齐时1条，萧梁时11条，北魏2条，北齐3条，后周1条。另外还有前秦1条。再加上《归心》中的晋1条，齐1条，梁4条（包括与撰者同时的“江陵高伟”）。《冤魂志》故事多数来自史传记载和传说，也有的来源于现实的人和事，其中记有西魏、北齐、北周时事，即为颜之推当代，当更具有令人信服的可能性。从性质上看，此期小说脱离了寄生神话、子书、史书的状态；另一方面，小说虽从子、史中游离出来，但其本身的小说因素并不充分，往往与历史纠缠在一起，显示着小说对历史的依附。

《冤魂志》每篇小说先记载时代、人名、事件，最后写明后果，与史书著述顺序相似，要点相同。从该时期小说的编撰情况考察，该时期小说的叙事特点已显然有别于历史，记事已不仅仅注重事件的真实性，而在于以所记事例教化别人。强化这类文体的教化意义，使得这一文体有别于史传文学；忽视审美意义和娱乐价值，又使得这类文体还不能等同于后代小说体裁。也就是说，这类志怪小说在当时小说发展过程中代表了一个转折点。

南朝志怪小说不只取材于史书，在文体、形态方面受史书的影响也比较重，如每一篇先叙人名、地点、时间，次叙故事之发生、发展、结局，最后作者议论评价。可以说，史传的结构、叙事方式乃至修辞方式，都对中国小说的生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从《冤魂志》一书的叙述方式可以看出，每则故事一般是先讲明时代、人物（包括职官、籍贯等信息）、事件的起因、发展、结果等诸因素，与传统的史书叙述方式大致相似。这也表明颜之推在创作此书时，从创作体例上受到历史上史书著作的影响，但在写作的主观性上带

[1]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

[2] 罗国威：《冤魂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

有较强的教化意味，体现出小说观念演变过程中的特点。发展到唐中期传奇小说大量出现之后，这种叙事程式化仍然存在。明代学者胡应麟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1]由于宝《搜神记》等传录舛讹类作品到《冤魂志》，在题材归类上趋于集中一致，特别是后者，六十余条故事素材皆与冤魂有关，作者用意皆在于突出冤情，必有报应的情节，幻设的成分加大了，实标志着这类小说在南朝发展的最终结果。因果报应是《冤魂志》一书最鲜明、最重要的理念，也成为一种独特的小说结构方式，人物形象在因果概念中得以呈现，人(或物)与魂往往前后有着强烈对比，弱者变得富有力量，或报仇或报恩，为人之所不能为，加强了教化意义，适应了人的审美心理。因果成分因此成为中国古典文言小说中的关键构成因素，直接导致后世小说大团圆结局或大复仇结局的模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这一进程中，《冤魂志》首开其端，地位可谓重要。

四、诗歌成就——远承永明余绪，后启初唐新风

颜之推诗歌创作保存下来的数量不多，仅有5首比较完整的诗歌作品，分别是《古意》二首《神仙》《从周入齐夜度砥柱》《和阳纳言听鸣蝉篇》，历来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其实仅五首作品亦可建立他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近年来专门研究颜之推的学者秦元对这五首诗的创作时间作过研究，基本合理，现引申论述^[2]。《神仙》作于梁太清三年(549)侯景之乱以前。《从周入齐夜度砥柱》作于梁敬帝太平元年即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3]，《和阳纳言听鸣蝉篇》作于北周平齐之后，事见《隋书·卢思道传》：“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蝉鸣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时阳休之“除开府仪同，历纳言中大夫，太子少保”，为北周开帝建德六年(577)。

关于《古意》二首的创作时间不易判定。秦元认为：“赋(《观我生赋》)中所表达的三为亡国之人的痛楚与《古意》二首其二所表达的屈辱的感情一致，则知此二诗写作时间当与《观我生赋》写作时间相去不远，姑系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至北周静帝大象二年之间，即577到580年三年之间。”^[4]此论只划出一个时间范围，没有确定此诗作时。首先本段论述以诗歌所表达的感情来推测写作时间有明显不科学之处。其次《古意》有两首，以其中一首的写作时间来判断这两首也有不妥之处。两首诗同题，但作时不一定同时，这在古诗中早有先例。

[1]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86页。

[2] 秦元：《颜之推诗歌初探》《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1页。

[3] 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第547页。

[4] 见前揭秦元文。

《神仙》一诗是现存颜之推诗歌作品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可以由诗歌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分析。

红颜恃容色，青春矜盛年；自言晓书剑，不得学神仙。
风云落时后，岁月度人前；镜中不相识，扪心徒自怜。
愿得金楼要。思逢玉钗篇。九龙游弱水，八凤出飞烟。
朝游采琼宝，夕宴酌膏泉。崢嶸下无地，列缺上陵天。
举世聊一息，中州安足旋。

诗歌虽以神仙命名，但诗中所写主题并非求仙之事，而是一个青年的志趣表白。诗歌开篇即格调张扬，气魄非凡，声明自己年轻气盛，有学问有武力，不愿相信神仙之事。诗的主体部分表白了自己的志向非同寻常，并努力追求一种绝对的自由境界。这是顺境下成长而培育的自信饱满的情绪，永不言败的气势，具有无比巨大的爆发力。论证也不会把这种精神气魄与那个不敢以直言对人，“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分也”（《颜氏家训·省事》）的北齐官员联系起来，是什么使得颜之推由当年那种无所畏惧、充满浪漫幻想、富有张力和活力的生命状态转变为畏首畏尾、宠辱皆惊，甚至有点圆滑世故的悲哀状态的呢？除了年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二十出头的顺境陡转为奔亡中求生存、乱世中保家族的逆境，他不得不一次次地徘徊在忠君爱国与保家养亲的矛盾之中。历史境遇一次次地将他抛下深渊，让他体验家国沦丧的羞辱、远离故乡的绝望以及壮志未酬的不甘。青春年少被岁月和时代打磨去了棱角。本诗在写作手法上也体现了作者早年的风貌。首先精美的修饰语显得辞采飞扬，境界开阔，感染力强。其次极度的夸张体现出豪迈的情怀与昂扬的精神状态。再次，工整的对仗，显示了所受齐梁诗风的影响。全诗较少使用典故，风格活泼生动、轻快，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味道。颜之推的神仙信仰在晚年得到一些转变。他说：“神仙之事，未可全诬。”又说“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可见他相信通过种种养生方式可以益寿延年，但对于仙家所鼓吹的不死之道却予以排斥。如《从周入齐夜度砥柱》：

侠客重艰辛，夜出小平津。马色迷关吏，鸡鸣起戍人。
露鲜华剑彩，月照宝刀新。问我将何去？“北海就孙宾。”

这首诗同样写于早期，仍带有年轻气盛的意味。可贵的是本诗从形式上看，这首诗已经具备了近体诗的基本特点，全诗五言八句，声律讲究，对偶整齐，用事准确，设色鲜明，从起句到结句，启承转合十分自然，意境浑然，完全符合律诗之规则。在内容上体现了永明体之后一种新的作诗方向，即以诗纪行，将自己充沛的个性精神显示在诗中，完全摒弃了齐梁诗中多见的柔美委婉之气，有开启盛唐先声的气势。诗中豪迈的侠气，对唐诗任侠内容亦有启发。

《古意》二诗大致可看作颜之推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其一见前引。其二：

宝珠出东国，美玉产南荆。随侯曜我色，卞氏飞吾声。
已加明称物，复饰夜光名。骊龙旦夕骇，白虹朝暮生。
华彩烛兼乘，价值讵连城。常悲黄雀起，每畏灵蛟迎。
千刃安可舍，一毁难复营。昔为时所重，今为时所轻。
愿与浊泥会，思将垢石并；归真川岳下，抱润潜其荣。

其一前半首气韵飞动，意态潇洒，尚有南朝初仕时的风采，而后半部在情绪上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转变体现在“歌舞未终曲，风尘暗天起”句，暗含对梁亡的思考，对梁主的谴责，属于对时政的批评。在批判梁亡的同时，也针砭了自己。因为诗中写到自己身居其中的情形，尽情驰骋文采、宴饮歌舞，极尽享乐，而无视南北政治形势的变化，毫不防备他人的窥视，完全忘记了君臣的职责。之下他详述了故国沦亡的凄凉，无奈和自责交织，令他“惘惘”“恻恻”“忧伤”。其二全诗以宝珠和美玉作比表现个人怀才不遇的悲哀。有人据“昔为时所重，今为时所轻”二句，认为是入北周后作，不甚合理。因为颜之推本是个性不羁性格高傲的人，在梁元帝时侍从明月宴，得意非常，而一时间被俘长安，后来又寄寓北齐，同样是为时所轻，作时定于北齐初期亦不无道理。另外从形式上看此二诗，使用整齐的五言，对仗工整，设色明艳，带南朝诗歌风格，可推测其为初入北朝所作。《和阳纳言听鸣蝉篇》：

听秋蝉，秋蝉非一处。细柳高飞夕，长杨明月曙。
历乱起秋声，参差搅人虑。单吟如转箫，群噪学调笙。
风飘流曼响，多含继绝声。垂阴自有乐，饮露独为清。
短綆何足贵，薄羽不差轻。螳螂翳下偏难见，翡翠竿头绝易惊。
容止由来桂林苑，无事淹留南斗城。城中帝皇里，金张及许史。
权势热如汤，意气喧城市。剑影奔星落，马色浮云起。
鼎俎陈龙凤，金石谐宫徵。关中满季心，关西饶孔子。
诎用虞公立国臣，谁爱韩王游说士？
红颜宿昔同春花，素鬓俄顷变秋草。中肠自有极，那堪教作转轮车。

这首诗在颜诗中形式独特，使用三、五、七言错杂成篇，应是模仿卢思道《听鸣蝉篇》，诗风同样流畅婉转，意绪怅惘失落，夹杂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和亡国之叹，显示了一位南朝作家向北朝文风学习的印迹。

这五首诗代表性地反映着颜之推由南朝至北朝文风上的转变，在某些方面显示出南北文风融合的趋势，这对于隋唐文风革新有着引导意义。

五、彰显儒教功能的文学理论成就

魏晋是一个强调文学个性的时代，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陆机认为“诗缘情”，所采取的视角均是以文学表达个人情怀。《颜氏家训》处处体现着务实的理论品格，在文学观上同样如此。《勉学》：“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颜氏主张文学以经世致用为主，强调人文合一的文学性质，他的文学观见于其《颜氏家训·文章》，可见在南北审美旨趣交流碰撞的过程中，颜之推十分重视文学这一意识形态的社会价值。

（一）对文学功能的认识：由自娱而致用

在南北朝分裂的后半期，南北交流的机会较多，特别是北朝君臣喜爱南朝文化，并主动学习南朝礼仪，时常与南朝士人进行学术与文学探讨。表现在文学上，北地三才之邢邵、温子升就是不断学习、模仿甚至抄袭南朝之沈约、任昉作品而得到北方诸人的欣赏。《颜氏家训·文章》所记正是当时人争相学习南朝文风的盛况：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讌，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

南朝梁沈约与任昉俱为当朝大手笔，在实用文体和抒情文体上各有所长，当时号称沈诗任笔。《颜氏家训·文章》载：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

沈约对于文章的主张传至北朝为北朝人所称道。此处所论北朝所吸收南朝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学之易上，即要通俗易懂，而对其诗歌理论主张则不见得接受。沈约是齐梁间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他在永明体诗歌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与周昉等人提出的四声八病之说集中体现在诗歌形式上的改造，对于后代格律诗的形成具有奠定基石的作用。但这一理论在北朝影响并不大，至少在现存文献中记载不多见。这说明，即使是沈约任昉在北朝引起轰动，北朝文人对其学习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的，即将南朝所崇尚的文学自娱功能弱化，而强化文学致用功能。

身处北齐文坛中心的颜之推也参与了南北文学交流探讨的潮流。如《文章》篇先后两次谈到祖珽与自己的讨论。“祖孝征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祖孝征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

然予尝窃怪侍郎，当其时，大江以南，踵晋、宋遗风，学士大夫，操盈尺之简，日夜雕画其

中，穷极绮丽，即有谈说先王，则裂眦扼腕，塞耳而不愿闻。江以北，故胡也，民控弦椎髻，王公大人，拥毡裘饮酪者居什五；即士流名裔，且将裂冠而从之。此何时也！^[1]

颜之推在北齐受到齐主的重视就是因为他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精美的文学作品。祖珽建议编纂《御览》，而实际执行并最终完成的主要领导人就是颜之推。颜之推主持文林馆，带领众学士编辑了《修文殿御览》，是对此前文学的大总结。其书虽已佚，但在类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同时这一活动规模较大，参与的人数较多，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文化活动，对当时的北齐文化整体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有明确的主张，如他认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文章》）其所强调的四个方面依轻重程度而列举，理致，即文章所要论述之理或记述之事，这是文章的中心所在，其他一切都是围绕此展开。气调、筋骨之说来自传统说法，指出以气调来组织结构。用事述义只是修饰性的成分，有了事义可能加强文章的感染效果，但并不认为用事会影响文章的根本，这是一种全新的见解，特别是对于宋齐梁以来以用事为逞才的文风以有力的反击。至于华丽的言辞更是锦上添花之作，绝非要害。“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他对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符合儒家学说，并且也没有忽视文学对个人抒情的积极作用。

（二）重视分辨文体

颜之推有着清醒的文体意识。他说：“凡诗人之作，刺箴美颂，各有源流，未尝混杂，善恶同篇也。”还明确指出文学与经学的天生联系，“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文章》）

他主持文林馆时带领众学士所编《续文章流别集》就是一部分别文体的著作。他承认当今韵律和谐、辞句对仗之美，主张向古人学习：“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这种重视文章的思想性，又不忽视文学性的理论出于梁文学的影响，与萧统《文选》序所说“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一脉相承。“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既强调文学的政教目的，又不忽视文学的抒情本质。

（三）犀利的文学批评

[1] 于慎行：《颜氏家训后叙》，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18页。

颜之推的文学批评也自成风格。颜之推强调一个人的文学才能与先天禀赋相关。“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过于强调为文的天才作用，而忽视了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颜氏家训》注意作家的成长环境对其文学才能的影响，特别是家族的背景十分重要。家族的教育能丰富作家的知识，提高作家对事物的感知能力。而对于片面追求家族声誉而作文的现象则进行批判，特别批评了某些家长掩盖真相替子作文的虚伪作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颜之推认为文章的功用首先在于实用，其次亦有陶冶性灵的作用，如果片面强调抒情的作用，则会导致祸患。他列举屈原、宋玉、东方朔、司马相如等历史上著名文学家来说明露才扬己之浅薄，指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对于“今世文士”更是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一事愆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文章》）他说：“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所批评的应是梁时的风气，尖锐地揭穿了浮华文风的真相，即本想逞才反因用辞用事太过而减损了个人的才华。这种倾向与他的文学理论是一致的。

颜之推反对一味逞才，并且主张作文要有理性，遵循中庸之道。“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驎，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这对于纠正当时的不良文风十分重要。

总之颜之推对齐梁文风的批判以及对文学本末的探讨对于不久以后的隋代文学新变有重要启发，甚至直接为隋代的李谔所继承。隋初治书侍御史李谔认为：“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角，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缀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1]其本与末的概念即与颜之推的言论十分接近。

颜之推复杂的人生经历铸就了巨大的文化贡献。他在北朝的进取与努力在文明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尤其是其《颜氏家训》给家族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也给后代的文人士大夫以深远影响。颜之推自身的伟大成就及其对后代的殷切期望在家族的生存与发展中占有了重要地位。为三个儿子颜思鲁、颜愍楚、颜游秦的命名，体现了强烈的家族情结和浓重的地域意识。孙辈颜师古、颜相时、颜勤礼、颜育德，命名也带有鲜明的道德期待。颜之推的博学广识成为后代追慕的榜样，如其小学知识为嫡长孙颜师古所继承，成为唐代

[1] 《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第1544-1545页。

最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和文学家。颜之推在书学上的造诣为四世孙颜昭甫，五世孙颜元孙、六世孙颜真卿等的书法成就奠定基础。颜真卿、颜杲卿、颜春卿在安史之乱中的义勇是颜氏家族世代相传的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第七章 颜氏迁徙在南北文化交融中的作用

经历东汉末年大变动，魏晋以来开创的新文化形态是对以往学术的重要总结。长江天堑使得江南江北文化迥异，而永嘉南渡使得新的血液流动到了江南，并与江南士族原有的文化礼俗相融合，使得南朝文化别开生面。梁季又一次因政治上的大变动，南朝文化士族将南朝的新鲜血液带到了江北。当然文化士人的迁徙本是多见的，频发的，陈寅恪先生认为：“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1]但这两次比较集中、规模较大的迁徙改变了中原文化的面貌，这其中又多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对于家族中的重要历史人物而言，这意味着生存地域的变化和文化圈的转换。反过来讲，这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文化贡献和历史行迹又对地域文化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南北分裂以来，国家的教育行为几近消亡，或者有过短暂的复兴又近于消逝，文化的传承完全交由家族这一社会单元来承担。钱穆先生在论魏晋“学校与考试制度之颓废”时指出“中央的尊严已倒，王政转移而为家教”^[2]。在这两次大的文化迁徙事件中家族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陈寅恪先生总结道：“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3]

颜氏家族在魏晋南北朝的风云动荡中南下北上，在迁徙的家族群中较有代表性：属于文化士族，而地位又不是高高在上，其文化血脉从未停滞，风起云涌中拥有绵长的生命力。这个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又是新旧势力冲突与南北文化融合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因而通过对这一家族的剖析便于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化的传承与衍变。

第一节 颜氏家族与江南及江北区域文化

一、颜氏家族在中古世家中的鲜明特点

颜氏家族在中古的发展脉络清晰，家风鲜明，家学丰厚，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士人家族。其特点可由以下三个方面获得。

（一）一脉相承的家族印迹

今天看到的有关颜氏家族的史传材料虽篇幅不多，但线索比较清晰。无论是萧齐

[1]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29页。

[2] 钱穆：《国史大纲》，第301页。

[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以前的多家晋史,以及碑铭史料,还是萧齐时人编写的《宋书》,还是初唐时人编写的《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所记载的有关颜氏人物的世系基本一致,显示了清晰的家族脉络,说明了颜氏世系的可靠性。家,是这个家族自觉的文化核心,在历代的记载中总是能找到“家”的独特印迹。由史传颜氏各著名人物的事迹记载看来,颜氏家族成员都非常重视“家传”“家业”“家学”的概念,能够自觉传承父祖事业、家族门风,持续家族发展的精神命脉。

早在曹魏时期,以颜盛为代表的颜氏家族便体现出“代传恭孝”的家族文化特征。颜含是直接体现恭孝传统的代表人物,他奉事兄长,又侍奉病嫂,就连当时的权臣石崇也十分看重他的悃行,并赠送甘旨。颜含三子俱以孝称,在颜含致仕之后长子解职视膳,中子躬率田桑,陪伴父亲度过晚年。《颜含别传》:“颜髦,字君道,含之子也。少慕家业,悃于孝行,仪状严整,风貌端美,大司马桓公叹曰:‘颜侍中,廊庙之望,喉舌机要。’”^[1]世代流传的家族精神升华成的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家业及孝悌品行,还有仪状、风貌这些外在的形貌特征。

所以当颜延之生在刘宋,能不懈进取,安贫乐道,完全不以物质上的贫乏为忧,即是因为家族精神传承丰富产生的自信而致。“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2]这说明颜氏家族势力虽呈衰落之势,但仍有较丰富的藏书,并有着作文之传统,以追求文章之美作为生存动力,这充分证明了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论断:“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3]

颜见远以身殉齐之后,其子颜协“感家门事义,恒辞征辟,游于蕃府而已”。^[4]当颜氏家族势力处于衰落之时,颜协仍然能坚守家门事义,完全抛开仕禄富贵,甘心游于蕃府,就是对家族门风的强烈认同。颜氏传人都继承了好读书的风习,在治学上则“世善周官、左氏学”^[5],并自觉维护着这一治学传统。“之推早传家业。年十二,值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6]颜之推所传家业即指其修习礼传、博览群书、学问博通、擅长为文等方面,同时亦指不好虚谈,不尚玄学之思想倾向。从东晋颜含以至萧梁颜之推,上下九代,其家传习尚有其相对稳定性。

通过以上列举可知,颜氏家族历来重视维护家族观念,以此观念凝聚了家族成员的所

[1] 《艺文类聚》四八、《御览》二一九、又三八九引。

[2] 《宋书》卷七十七《颜延之传》。

[3] 陈寅恪:《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见氏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4] 《梁书》卷五十《文学传》。

[5] 《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

[6] 《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

有努力,从而令家族长盛不衰。“家族是古代社会的基础,实系国家的缩影,原来是家国一体,后来分离,家族仍然起着基础性社会单元的作用;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或曰核心部分。”^[1]正是有数代相传的家业培育,才会有下一代的惇行,这个绵延千百年不绝的儒学世家不朽的生命力就在这里。

(二) 孝悌体现对血缘文化的重视

孝文化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观念,原始儒家强调等级秩序,并以孝来维持这一秩序。但汉以来孝的观念被统治者加以利用和改造,社会上出现了以孝取名的虚伪现象。而颜氏家族内部秉持的是原始儒家所提倡的孝悌本义,真正做到了恭孝相传,无阿于世。《北齐书·文苑传》称颜氏家族“世善周官、左氏学”,也显示了这个家族在维护血缘宗亲关系方面的表征。周官指《周官礼》,是对前代礼乐仪式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总结,反映了儒家思想支配下趋向一统的政治观念,描绘了一整套儒家以礼治世的理想社会秩序,是带有理想色彩的政治化的治国大纲。《周礼》的主旨在于整理、规范前代礼仪形式,使其制度化。更重要的是周官之学还反映了氏族制度的印迹,在家族文化中代代传承是对血缘宗亲制度的强化。“《周礼》叙述的国家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对来自前代的父系氏族制度的改造,换句话说,来自前代的氏族血缘宗亲制度是中国历史阶段政治制度的基石。”^[2]因而“世善周官”代表着家族服膺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理想化的国家政治制度,也代表着对父系血缘宗亲的认识。

(三) 家族教育显示完备性与一致性

颜氏家族在魏晋以来自觉维护家族的文化传统,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对家族教育的强调。魏晋南北朝颜氏家族的教育规范相当充分,九世出现三种家训,内容相承,规模递增,这种家族教育材料的完备性在此期其他家族中不多见。自颜盛迁琅邪颜氏做到代传恭孝,基本是以身示范的教育方式,至颜含时家族教育更加规范化,旨意鲜明地提出婚姻与仕宦两方面的家规,开始形成告诫后代的书面系统。刘宋时的颜延之在屏居里巷七年间,将个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家族发展探索上,写成了长文《庭诰》,从为人处世、治学为政、修身齐家等方面对家族子弟予以告诫,保证了家族传统的持续,进一步整齐了家族成员的文化规范。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将颜氏家族家族教育的理论推向了一个高峰,对后代的嘱托更加详备,从家族内部入手,对教子、兄弟相处、婚娶、家族治理各个方面加以训导,并举例申说,殷切之情溢于言表。家训还延伸至社会风尚、治学环境,对加强个人的基本技能进行反复论述,暴露出这位乱世漂泊的学者对社会的认识和对家族发展的无限担忧。至

[1]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2] 黄亚平:《典籍符号与权力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

于《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等篇则是从哲学角度对子弟进行训诫，最后归于人生信仰来提升家族子弟的精神境界，以保障家族的长久生命力。家训还从实用的角度，为子弟阐述一技之长的重要，《书证》《音辞》《杂艺》三篇就是在学术层面上的理论总结，希望家族今后在治学上发展，而对于婚宦二事仍遵循其九世祖颜含的《靖侯家规》，基本的治家理念历尽数百年而不弃，体现了家族教育的一致性。因而明代的于慎行说：“侍郎故游江南，已又栖迟关、洛之间，乃能不没溺于俗，而秉礼树风，以准绳矩矱，修之于家，不陨先世之声问，岂不超然风气之外者哉？”^[1]尽管家族播迁不断，其核心人物仍能继承先世之遗声，特别重视家族教育的重要性，由此可见颜氏家族文化自身所具备的向心力和约束力。

二、颜氏家族在江南的聚居与归葬

自颜含随琅邪王司马睿南渡以后颜氏家族在江南繁衍生息，主体家庭延续了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在江南的主要聚居地为建康和江陵。

东晋政权稳定之后，侨立诸郡，其中最早的是琅邪郡。“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丹阳虽有琅邪相而无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镇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永初郡国有阳都、费、即丘三县，并割临沂及建康为土。”^[2]据《景定建康志》记载：“临沂县……晋咸康七年，分江乘西界侨置，属南琅邪郡。”^[3]此即侨立之琅邪临沂。由西晋之琅邪迁来的王氏、颜氏家族言称郡望必标琅邪临沂，表现了对本家族兴盛之所的自豪与神圣之感。据颜之推《观我生赋》“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自注：“长干，旧颜家巷。”卢文弨注引刘渊林注《吴都赋》：“建业南五里有山冈，其间平地，吏民杂居，东长干中有大长干、小长干，皆相连。”^[4]由此可知颜氏家族在东晋的实际居住地在秦淮河以南的地区。琅邪王氏居住于建康乌衣巷，同样不在侨郡内。这似乎表明他们有心恢复中原，不以居于侨郡为安。

再看葬地。琅邪颜氏和王氏两大南迁士族都延续了聚族而葬的习俗，反映强烈的宗族意识。这从现今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证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南京老虎山发现了东晋颜氏墓葬群^[5]，被认定为“晋右光禄大夫颜含后裔的家族墓葬群”，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北郊幕府山西侧的老虎山南麓。1958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共清理出9座

[1] 于慎行：《颜氏家训后叙》，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18页。

[2] 《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

[3]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总0488册。

[4]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676页。

[5]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第6期。

墓葬。据出土的墓志和铜印、石印可知，墓主人分别为颜含次子颜谦妇刘氏，颜含之孙，颜约之子颜琳，颜含三子颜约及未见诸史载的颜镇之。另有一座墓已被毁。一个家族多人墓葬集中在同一地点，证实这四人关系的亲近。《景定建康志》载：“幕府山在临沂县东八里，临沂山在城（即临沂县城）东北四十里，周回三十里，高四十丈。东北接落星山，西临大江。西南有临沂县城。”据颜之推《观我生赋》“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自注：“靖侯以下七世坟莹，皆在白下。”即自颜含至颜见远七代人葬在建康城外的白下，在当时属侨立琅邪郡临沂县，代表了人们对于死后归葬故土的心理安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南京地区陆续发现了琅邪王氏、颜氏、陈郡谢氏、广平李氏、广陵高氏等北来士族家族墓地，只有颜氏家族连续七世葬在同一墓地，其它家族墓葬最多不过祖孙三代^[1]，也表明颜氏相比其它家族更加重视家族的向心力。颜协仕于蕃邸，偏在江陵，亦葬在江陵，颜之推一生都在操办迁厝之事，最终虽未如愿，但这说明颜之推对归葬白下的重视。

颜氏婚姻可资考察的材料留下来的不多见。但就现存史料看，确实奉行了侨姓高门不与南方土著通婚的规则。颜含嫂樊氏，无考。颜含与琅邪王氏联姻，应是西晋时事。颜含之子与江夏李氏通婚则发生在东晋，可以代表颜氏南渡后的婚姻状况。江夏李氏先祖为汉酒泉太守李护，随晋南渡，徙居江夏，成为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至唐代仍代有名人，家族文化相传甚远。李昂《李邕墓志铭》云：“烈祖李恪随晋南迁，食邑于江，数百年矣。”^[2]颜含放弃与琅邪王氏及桓氏的求婚，而联姻文化世族江夏李氏以及郡望无考的刘氏，一方面表现了忌盛讳满的家族传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颜氏在文化士族阶层的自我认同。直到东晋末年的颜延之妹嫁莒县刘氏，颜师仲娶臧质女，颜协娶陈郡谢氏，颜之推娶陈郡殷氏，仍遵循了这一原则，即不与南方土著通婚，而是选择与自家家族文化地位相似的家族。

三、颜氏兄弟在江北的流宕

江陵沦陷之后，以颜之仪和颜之推为主体的颜氏家族随同成百上千个南朝士人被迫迁往长安。此后颜之仪留居长安，而颜之推受西魏将李庆之荐赴弘农任掌书记，在途中听说齐有放梁人返国的政策，便决意奔齐，打算由齐返梁，这是一条充满千辛万苦的逃亡之路，历尽艰辛终于来到北齐，但此时梁由陈代，颜之推返国的愿望彻底破灭。出于无奈他只好留在了北齐，此时为北齐文宣帝天保九年（558年），自这一年颜之推出仕北齐。在邺都他受到北齐主的赏识，并被用为文化官员。当时北齐在政策上笼络汉人，对汉族士人比较重视，汉文化也比较发达，因而颜之推在北齐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在北方游历过许

[1] 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134页。

[2] 李昂：《唐故北海郡守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墓志铭并序》，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66页。

多地方，如“天保末，从至天池”，天池在今山西静乐县境内。《颜氏家训》记载随幸并州之事：“吾尝从齐主幸并州，自井陘关入上艾县，东数十里有猎闾村。后百官受马粮，在晋阳东百余里亢仇城侧。并不识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晓。及检《字林》《韵集》，乃知猎闾是旧余聚，亢仇旧是亭，悉属上艾。”^[1]北齐并州治所在太原郡晋阳，境内的井陘关为古代军事要地，属今太行山脉。武成帝河清四年颜之推被任命为赵州功曹参军，北齐赵州治所在今河北旧隆平县。在这里颜之推据柏人城西门之《徐整碑》考证城北之水名“洎水”。他还去过远在西南的益州：“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2]方求蜀地人士之读音，对当地方言加以推究。可见他的足迹遍及北齐的大部区域，对于北方的风物十分留意，并认真加以推敲，将之纳入到自己的学术视野中去，显示了广博的胸襟。自天统二年（566年）颜之推返回邺都，从事文化事业的建设，持续了约十五年的时间。这期间他先是参与采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之事，后又主持文林馆事，并主编《御览》诸书，《观我生赋》写道：“曾微令思之对，空窃彦先之仕，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珥貂蝉而就列，执麾盖以入齿。”^[3]即指这一时期。在北齐即将灭亡之际，颜之推还被任命为平原太守。

公元577年，北周取代北齐，将北齐的汉族士人劫掠到长安。颜之推就是当时得以护驾而往的十八学士之一。由此年至其卒大约十年间，颜之推生活在长安，仕宦不得意，只在朝中任小官，并未曾任过地方官。在此期间颜之推兄颜之仪亦在长安居官，但有关二人同在长安的直接材料未见记载。以颜之推对兄长之恭悌之情，不对同在长安的兄长视而不见。至于他曾有“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傍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的表述，所指不详。材料所限，难以置论。

北方自然景观与南方的巨大差异令颜之推产生了强烈的乡土意识。他在《观我生赋》中对北方的自然风景有过描绘，“惊北风之复起，惨南歌之不畅，守金城之汤池，转绛宫之玉帐。”“云无心以容与，风怀愤而悽悽；井伯饮牛于秦中，子卿牧羊于海上。”他还亲眼目睹了北方战乱之后民不聊生的残状：“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炆，溥天之下，斯文尽丧。怜婴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夺诸怀而弃草，蹈于涂而受掠。冤乘輿之残酷，轸人神之无状，载下车以黜丧，揜桐棺之蒿葬。”对北方的文化也进行了冷眼旁观。“尔其十六国之风教，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咏图书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犹曩；每结思于江湖，将取弊于罗网。聆代竹之哀怨，听出塞之嘹朗，对皓月以增愁，临芳樽而无赏。”从文中可看出颜之推在心灵上遭受了极大的摧残，这必然会对其行为方式及文章著述影响巨大。南朝梁及初入北齐时的颜之推还带有士族子弟那种拓落不羁的个

[1]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225页。

[2]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230页。

[3] [清]严可均：《全隋文》卷十三，第4088页上。

性，饮酒任诞、出言不逊，以此失去仕宦良机，更得罪权贵，招致祸患。历经现实的种种挫折，他才告诫子孙：“吾自南及北，未尝一言与时人论身分也，不能通达，亦无尤焉。”（《颜氏家训·省事》）^[1]在北齐不肯连署进谏得以免祸，被后人诋责为“表里不一”，前后表现变化何其大也。在文章著述上则推举南朝齐梁间文的轻快流离、萧散自如的性灵之作，而独撰记叙史实、训诫子孙的实用文章，以记史的态度作《冤魂志》，即使有唱和之作，也全不见个人性情，实是在北地遭遇了非人的折磨之后的痛苦转型。

四、颜氏家族文化与江南江北文化的融合

颜氏家族在江陵期间文化上颇有建树，颜协及其二子之仪、之推奉事梁湘东王府，以学识得到称赏，既承萧梁文化风习，又独具家族特色。承萧梁文化风习主要指与玄学的接触。尽管颜之推明确表示“虚谈非其所好”，但少年时代参与湘东王之讲《老》《庄》，必会对其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产生一定影响，在后来的著述上有明显的表述。其次指在文学创作上所受齐梁文风的影响。颜氏兄弟虽没有直接去创作齐梁时流行的宫体题材诗文，但接受了当时的诗文审美风范。如颜之仪献过《神州赋》，现失传，但据湘东王的称赏可以推测内容不外是描绘版图之辽阔、物产之丰饶、帝王之伟业。颜之推早年所作诗文亦可见其南朝风采，辞藻讲究、典故频用、对仗整齐、文采飞动，这些特点显示出永明诗歌的流响。

南朝文学随着在制度上取得独立，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更加自觉，将文学的功用集中于个人的审美诉求，主张“文章且须放荡”^[2]，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3]为美，这种华靡轻艳的文风在北朝受到推崇。《周书·苏绰传》载：“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与宇文氏政权实施关陇文化本位政策相适应，苏绰所作《大诰》提倡典正之体，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南朝文风的盛行，很快便遭到废止。而颜氏家族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来到北朝后，正遇到南朝文风大行其道，因而颜氏兄弟二人不以文章显。颜之仪专心仕宦，忠于职守，敢于进谏，成为北周当时为数不多的坚持正义的忠臣义士。颜之推进入北齐后，主要在文化事业上用心，主持文林馆，在图书整理编撰上留下了卓著功绩。由当初以文采取得帝王信任入仕，到后来以政治、文化立足社会，实是由于社会的变迁、人生的流离而致。

南北文化交融影响到颜氏家族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全局观察、全面把握的思维方式。《颜氏家训》所采用的视角就是贯通南北的全面评价。颜之推由于在南北方经历过诸多磨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许多重要地区，深入探访，学识渊博，对南北方的风俗都十

[1]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第336页。

[2] 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见《全梁文》，第3010页上。

[3] 萧绎：《金楼子》卷四《立言》。

分熟悉,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批评鞭辟入里,透过表象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对后人认识南北文化差异并加以改造吸收具有促进作用。就文学而言颜之推主张兼采古今、文质并重,特别强调文学要经世致用,很好地适应了北方文风观念中的质朴刚健之特点,有效推动了北方文学的发展。

第二节 以颜氏家族为例谈南朝士族文化北上对隋唐文学的影响

在南北朝对峙时期,南北政权之间不时有使臣互访,带动了文化制度的互动,加强了书籍文章的流通,南北文风的交融。《北史·文苑传》论南北文风差异时认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从区域地理的角度,可分为江南文化区、中原文化区(或称山东文化区)、关陇文化区^[1]。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2]这三大源头中其一属于河朔文化区域;其二属江南文化区域;其三属关陇文化区域。三大区域文化的积累和建成都有南朝士族文化的参与。南朝士族在江南文化的生成中是一个重要支柱自不必说。关陇和河朔文化区域也因南朝士族子弟的北上而增加了活力。

葛剑雄先生认为:“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在信息交流主要依靠人工传递的古代社会尤其如此,文化传播一般都是借助于人的迁移和流动来实现的。”^[3]在南北朝对峙之时,学术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民众的迁移活动。反过来说民众迁徙特别是士族迁徙,促进了学术的传播与文化的交流。颜氏家族的迁徙涉及南北西东,特有文化传播上的贡献。由琅邪南迁至建康,又由建康西迁至江陵,再由江陵北迁至长安与邺都。东晋至隋初二百八十余年间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最为繁荣的四大都市,都可找到颜氏人士的踪迹。因而可以说在文化传播上具备了物质条件。颜氏家风所特有的文化使命感与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使得颜氏人士执著于现实人生,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不肯退隐江湖,他们是以文化坚守者的姿态介入到社会大迁徙中去的。

以下以颜氏家族为例谈南朝士族文化的北上对当地文化制度的影响,并进而探讨对隋及唐初文化制度及文学的影响。

一、士族迁徙对关陇文学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

[1] 参考朱大渭:《六朝史论·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第四节“区域型文化特征”,中华书局,1998年。

[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1]在经历了长久战乱之后，关陇一带又久为北魏、西魏等少数民族政权控制，关陇地区民风质朴，学术和文艺较为滞后，“太祖受命之始，属天下分崩，于时戎马交驰，而学术之士盖寡，故曲艺末技，咸见引纳。”^[2]这一状况终被发生于公元554年的江陵之陷打破。西魏统治者不仅将代表着南朝文明的大量藏书运送至长安，包括《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等当世文化巨著及时地将南朝正当流行的文化学术风貌传至关陇地区；还有意识地劫掠大量南方士族子弟，强迫他们迁到长安，从此智慧和才学润泽了关陇。除了皇室家族兰陵萧氏，还有事先就滞留西魏的使臣庾信等人，另据《周书》列传可以检索出迁至西魏而至北周的南朝士族有：琅邪王氏、南阳庾氏、吴兴姚氏、南阳宗氏、吴兴沈氏、沛国刘氏、河东柳氏、太原王氏、弘农杨氏、太原王氏、河东薛氏、陈郡谢氏及琅邪颜氏等。这些士人有的是兄弟同迁，有的是父子并至，有的是同族中人，作为一个家族的代表来到西魏。如兰陵萧氏家族中有萧搴、萧撝、萧世怡、萧圆肃、萧大圜、萧吉等人，新野庾氏有庾信、庾季才、庾质，琅邪王氏有王褒、王克等，汝南周弘让弘正兄弟，沛国刘氏有刘璠、刘祥父子，河东柳氏有柳霞、柳靖、刚父子等，高阳许氏有许爽、许澄父子，吴兴姚氏有姚僧垣、姚最父子，陈郡殷氏如殷不害、僧首父子，“好读书，尤长吏术”，琅邪颜氏有颜之仪、之推兄弟等。这些家族多属侨姓士族，在七世祖或八世祖之上曾有过随晋南迁的经历，有的定居建康，有的定居江陵，有着数百年家族文化积淀的历史。迁至北方仍以传承家族文化为务，繁衍生息，至入隋唐以后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如兰陵萧氏，萧搴（子济）“性温裕，有仪表。年十二，入国学，博观经史，雅好属文。……辞令可观”^[3]；萧世怡，“梁武帝弟鄱阳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讳，故称字焉。幼而聪慧，颇涉经史。”萧大圜“梁简文帝之子也。幼而聪敏，神情俊悟。四岁，能诵《三都赋》及《孝经》《论语》。……性好学，务于著述。”^[4]萧吉，“梁武帝兄长沙宣武王懿之孙也。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江陵陷，遂归于周，为仪同。宣帝时，吉以朝政日乱，上书切谏，帝不纳。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5]

除上述皇族萧氏精于学术，又好著述而外，其他被迫迁长安的士族子弟多博学多识，精于为文。如：王褒，“博览史传，尤工属文。”^[6]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

[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2页。

[2] 《周书》卷四十七《艺术传》。

[3] 《周书》卷四十二《萧搴传》。

[4] 《周书》卷四十二《萧大圜传》。

[5] 《隋书》卷七十八《艺术·萧吉传》。

[6] 《周书》卷四十一《王褒传》。

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既有盛才，文并绮艳。”^[1]庾季才，“季才幼颖悟，八岁诵《尚书》，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丧以孝闻。”^[2]姚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于章句。时商略今古，则为学者所称。”^[3]宗懔，“少聪敏，好读书，昼夜不倦。语辄引古事，乡里呼为小儿学士。”^[4]沈重，“专心儒学，从师不远千里，遂博览群书，尤明诗、礼及左氏春秋。”^[5]刘璠，“少好读书，兼善文笔。……少慷慨，好功名，……学思通博，有著述之誉，虽传疑传信，颇有详略，而属辞比事，足为清典。”^[6]刘璠子刘祥“幼而聪慧，占对俊辩，宾客见者，皆号神童。事嫡母以至孝闻。其伯父黄门郎璆有名江左，在岭南，闻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征。后以字行于世。年十岁能属文，十二通《五经》。”^[7]殷不害，“少知名。家世俭约，居甚贫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养小弟，勤剧无所不至，士大夫以笃行称之。”^[8]柳霞，字子升，河东解人也。“幼而爽迈，神彩嶷然，髫岁便有成人之量。笃好文学，动合规矩。……眷恋坟陇，其孝可移于朝廷；尽礼旧主，其忠可事于新君。”被誉为“江汉英灵”。其子靖“少方雅，博览坟籍。”庄“器量贞固，有经世之才。”^[9]许澄，“入长安，与姚僧垣齐名，拜上仪同三司。澄有学识，传父业，尤尽其妙。……父子俱以艺术名重于周、隋二代。”^[10]谢贞，“幼聪敏，有至性。……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隶虫篆。”^[11]颜之仪，“幼颖悟，三岁能读《孝经》。及长，博涉群书，好为词赋。尝献《神州颂》，辞致雅贍。”^[12]

上述人士在梁时多曾参与秘阁校书之事，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记载就有王褒、宗怀正、颜之推、殷不害、庾信。这些南来人士在北周参与了麟趾殿校刊图书之事，为北周的文化复兴贡献卓著。南朝取士本重“文艺”“文笔”，因而南朝士族大多家学渊源，家风多重读书习文。他们不只以自身的笃行敦儒感染人，还将代表着南朝数百年来沾溉了南方地域文化色彩的儒学带到北方，在长安这个历史文化古都与秉承西周礼乐文明的宇文氏政权碰撞，真正实现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如萧吉精通阴阳算术，刘璠熟悉梁代之典章制度，“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于世。”宗懔有集二十卷，行于世。庾季才“撰

[1] 《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

[2] 《隋书》卷七十八《艺术·庾季才传》。

[3] 《周书》卷四十七《艺术·姚僧垣传》。

[4] 《周书》卷四十二《宗懔传》。

[5] 《周书》卷四十五《沈重传》。

[6] 《周书》卷四十二《刘璠传》。

[7] 《周书》卷四十二《刘璠传》。

[8] 《陈书》卷三十二《殷不害传》。

[9] 《周书》卷四十二《柳霞传》。

[10] 《隋书》卷七十八《艺术·许澄传》。

[11] 《陈书》卷三十二《谢贞传》。

[12] 《周书》卷四十《颜之仪传》。

《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并行于世。”明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三礼》《论语》，尤所研精，龟策历象，咸得其要。”明克让曾著《孝经义疏》一部，《古今帝代记》一卷，《文类》四卷，《续名僧记》一卷，集二十卷。入隋以后与太常牛弘等修礼议乐，对于当朝的典章制度多所裁正。

南来人士对北周文学影响更为明显。北周“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1]，明帝“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设立麟趾学士制度，一方面对于汉族士人的稳定人心起了作用，另一方面机构的设立有利于集中人力从事文化事业，便于南北人士的广泛接触与交流。再者当时这一机构可能还组织过一系列文学创作活动，尽管没有记载，但庾信有诗《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诗》，宗懔有诗《麟趾殿咏新井诗》，由此作品可推测当时的麟趾殿校书学士，有集体从事创作的可能。南来文士还可能时常集会，并以诗文相酬，切磋文艺。“季才局量宽弘，术业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常吉日良辰，与琅邪王褒、彭城刘焄、河东裴政及宗人信等，为文酒之会。次有刘臻、明克让、柳攄之徒，虽为后进，亦申游款。”^[2]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详论了魏至北周的文学发展史，论及北周以降之文学时说：

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车电迈，渚宫云撤。尔其荆衡杞梓，东南竹箭，备器用于庙堂者众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是时，世宗雅词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3]

明确指出南来流寓人士与当地文学之士的交往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总之，梁末被俘的士族迁往长安，亲身感受到南北文化的巨大差异，对异质文化自觉地吸收并利用，同时在异地施展自身才华，传播南方文化，南朝文化的主体核心借助世家大族的北迁得以存续，这些都加速了文化的融合。

二、士族迁徙对河朔文学的影响

宋董正功的《续家训》曰：“之推既居江南，又寓河朔；今江左风俗，多与之推时同，

[1] 《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庾信传》。

[2] 《隋书》卷七十八《艺术传》。

[3] 《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庾信传》。

河南北亦大抵如古，亦或家各有异。”^[1]由南北朝至宋数百年间江南与河朔的风俗并未有所改变，这证实了风俗的相对稳定性。但由于士人在南北间的流动，对不同地域的风俗进行了考察和交流，因而南与北的差异在迁徙之个人身上得到较为明显的表现，对其自身文学的影响也较为集中鲜明，南朝士族流入北地，以其文学上的突出成就吸引北朝人士学习和借鉴。

“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2]，直到孝文帝时始重文学。在传播文学风尚方面，南朝流寓士人起到很大作用。颜之推与邓长颙、祖珽等人促成文林馆的设立，这在北齐学术文化事业上是一个重大举措，促进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极大地推进了北齐的文化发展，对于河朔地域文化的繁荣稳定起了重要作用。文林馆十分有效率地集中了当时北齐境内的汉族文化精英，编纂图书、整理典籍，推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举行文学集会，进行群体创作活动，从理论和实践上影响了北齐一代的文化风气。“待诏文林馆的构成，兼有北方的本土作家和南方流亡来的作家，使得它在南北朝后期的南北文风融合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3]在这个机构设置中北方士族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南来士族为北朝儒学开拓贡献殊多。南齐王肃因父兄并为齐武帝所杀，离开萧齐，逃亡北魏，参与了北魏朝仪制度的制订和改革。《北史》本传称：“自晋氏丧乱，礼乐崩坏，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故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为保护发展传统的制度文化，促进当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贡献甚大，此举扩大了文化阵地，为后来的士族北迁文化传播打下了基础。兰陵萧氏在梁季流落北齐人士较多，有多人对于北朝的文化建设贡献甚著。如明克让叔少遐，“博涉群书，有词藻。仕梁，位都官尚书。入齐，甚为名流王元景、阳休之等所礼。”^[4]

颜氏为魏晋南北朝的著名文化世家，世代传习儒学，熟悉朝廷名物典章制度，与北朝经学世家比较接近，相对容易融合。唐长孺先生指出：“魏晋时期的玄学新风兴起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河北、关中一带，尤其是河北地区，比较保守，很少受到新学风的影响。永嘉乱后河洛名士南迁，河北学门崔卢等仍返乡里。北朝经学亦即河北之学，大抵笃守汉代以来的传统，……北学的中心地区在河北，而北朝儒学最盛的地区亦在河北。”

^[5]自汉儒解经独重训诂，汉学特点即在于小学的扎实。颜之推到北朝以后主要致力于学术总结，即重点继承了汉学传统。如《颜氏家训》论学特别重视小学，并以扎实确凿的例证指点治学路径。如《书证》篇列举古今著述中注疏不当之例近五十条，《音辞》篇则列举了注音不确的事例，在文学则主张经世济务。北地作家对沈诗任笔的摹仿显示了文学基础

[1] [宋]董正功撰：《续家训》，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2] 《魏书》卷八十五《文苑传序》。

[3] 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长沙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70页。

[4] 《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

[5]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5-226页。

的贫弱,但在北齐后期,颜之推执掌文林馆时带领当时文人进行集体文学创作,编辑文集,河朔文学一时间蔚然成风。

“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1]颜之推历经南北政治、精通南学,具备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又吸收北学渊综广博、穷究事理的长处,终成最通博最有思想且表达力最强的学者。

三、由士族的南北迁徙看隋唐文学的振兴

早在萧梁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由通而变的重要性。如萧绎提倡兼容古今、取长补短的“通变”观,适应了南北融合发展的必然进程,而文化士族的向北流动在实践上促成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些都是隋唐建立后文化复兴的基础。

南北朝对峙时期文化相对独立,但也时有交流,交流方式主要有聘使往来、僧徒流动、战争和商贸等。“聘使往来是当时最为正式的交流途径,聘使大多是当时双方的文化精英,代表着各自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聘使在南北往来过程中要经过一些必须的程序,他们在南北交流沟通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僧徒在南北间的活动使得当时的南北佛教处在持续不断的交流之中,佛教的交流也对南北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战争也是当时文化传播和交流中不可忽视的方式,带来文化资料和人力资源的流动。此外,商贾贸易、中间地带等也在南北交流中发挥着作用。”^[2]以上论断固然充分有力,但还应从更广阔的层面寻找南北文化交流的途径,例如士族的迁徙亦是一个重要因素。士族成员大多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在历史漩涡中,每一次大规模迁徙,必带来文化上的交融。

南朝士族的北上将南方对精神探求的执著带到北方。自永嘉南渡,诸高门大族受到江南地域文化影响,在文学观念上发生了转变。江南自然气候温和,物产丰饶,世族广占私田,以山水田园为私有,在物质上得到满足之后,转向对精神境界的探求,从心理上对自然山水进行审美的关注,对内心世界进行深层的挖掘。如颜之推对王籍、萧慤的诗句的称赏表明对清丽、萧散之风的喜爱。随着士族迁居北朝,创作者直接进驻要比作品的流入更富有冲击力和吸引力。以庾信、王褒等人为代表的南朝文人创作将南方的细腻笔法与高超技艺与北方的深厚博大的文风结合起来,又因个人经历的巨变、思想的深沉从而个人文学修养得以升华,其作品不仅在声律、对仗、辞采、用事上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而且在对内心世界的刻画与精神境界的细致表达上富有震撼力,对北朝人起到了文学启蒙的作用,进一步扩大了文学进步的根据地。

同时南朝士族在实现个人价值上重视追求名士风度,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降低了。

[1] 《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

[2] 王允亮:《南北朝文学交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7年。

而北方家族文化较少受到东晋玄学风气影响，故能保持东汉以来的儒家精神，这种精神与南朝世族带来的美学追求相结合，产生了浑融大气的隋唐文化及文质彬彬、清新朗健的唐代文学。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记录了南北融合所促成的文学盛况：“魏昭成道成之世，明元太武之时，经营四方所未遑也。虽复网罗俊民，献纳左右，而文多古质，未营声调耳。及太和任运，志在辞彩，上之化下，风俗俄移。从此以后，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讽成群。及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海内莫之比也。郁哉焕乎，于斯为盛。”^[1]

南北文化的交流也是一场士大夫之传统与名士文化的较量。《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王恭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此时北朝士大夫对南朝帝王所代表的华夏文明精神还念念不忘。高欢曾感叹：“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2]颜氏家族在家族文化所表现出的与其他侨姓士族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士大夫传统的坚持。门阀大族往往在朝代变换中随时变迁，偏重名士之文采风流，而忽视了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颜氏遵循先秦以来的士文化传统，应世济务的人生态度，这与当时“仕不事事”“不以物务自婴”的士族风气绝不相类。但由于家族传统中的中庸之道，阻碍了人生的锐意进取，有时停留在消极抵抗层面上，如颜延之、颜师伯，或者冷眼旁观如颜之推。但也培育出了如颜延之的任诞率性、颜竣的鞠躬尽瘁、颜见远的以身殉国、颜协的终身仕蕃，文化上的特立独行，令家族发展问题徘徊于政权中心的边缘，对士文化的坚守使族中人强调务实而反对玄虚。

东晋后期高级士族士气上的衰落、政治军事上的无能，导致了东晋为刘宋所取代，早有学者论之，“凡厥衣冠，莫非三品”“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情形，导致人浮于事的恶果，这种政策促进了政治的腐败，却在另一个方面促进了文学的进步。颜之推曾论道：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迁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颜氏家训·涉务》）

文中提到的“文学之士”“文义之士”即南朝文学士族的代表，他们处于清高，养尊处优，

[1] 弘法大师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80-81页。

[2] 《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

奢靡浮华，不涉世务，有时间和精力品藻古今，锻炼文字，片面发展了文学技巧等形式因素，加强了文学形式美的特质。侨姓士族远离了士文化传统，醉心于新兴的名士文化，当南朝那个滋生骄奢淫逸之风的温床一旦丧失，这些士族所凭借的家族基础也轰然倒塌。至隋唐之际，真正在历史舞台上继续高歌猛进的却是滞留北方、固守儒学的北方大族。颜氏家族由于在南朝本属特异，仕宦上从未炙手可热，生活上亦未陷于浮华，因而北返中原后，可以迅速融入到北方大族所控制的文化制度中去，发挥出相应的作用，从而延续了其长久的生命力。

总之，南朝积累百年的形式之美与北朝厚重质实的民族情感相结合，就是说用精巧唯美的瓶子盛醇香味足的美酒，奠定了隋唐文学全面振兴的新局面。隋代文学就是这个过渡过程的产物，而颜之推、李鄂等人为理论首倡者。

南朝士族文人的北上对于关陇及河朔地域文化的熔铸与提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吸收了北朝地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改造，内心更加深沉，视野更为扩大，为进入到隋唐文化范畴中作好了准备。这一过程中自然有较多的士族参与其中，而颜氏只是其中一家，但因为颜氏兄弟分处西北与东北两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又分别进入周隋政界，影响范围特别广泛且深远。陈寅恪先生有过精辟论断：“关陇之区，既承继姚秦之文化，复享受北魏长期之治安，其士族家世相传之学术必未尽沦废，故西北一隅偏塞之区，值周隋两朝开创之际，终有苏氏父子及牛辛诸贤者，以其旧学，出佐兴王，卒能再传而成杨隋一代之制，以传之有唐，颇与北魏河西学者及南朝旧族俱以其乡土家世之学术助长北魏之文化，凝铸混和，而成高齐一代之制度，为北朝最美备之结果以传于隋唐者，甚相类也。”

^[1]谨以此为本文佐证。

[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7页。

结 论

通过对先秦两汉时期的颜氏人物的考察,发现颜氏后人与颜回和颜氏之儒的联系并不明显,但后世颜氏家族自觉认祖颜子,接受颜氏之儒的精神遗产,因而产生了影响甚巨的儒学世家。秦汉间颜氏以春秋名家,并且精于文章,这两点就从德行、为文两方面为后来的颜氏家族奠定了基础。

本文重点梳理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琅邪颜氏家族的发展变迁。此期正史中有传的人物有颜含、颜延之、颜之推,正史附传的有颜斐、颜盛、颜师伯、颜竣、颜见远等数十位颜氏人物。通过对这些重要人物的经历及思想的考察,发现家族核心人物的建树在家族文化建设中起到了旗帜的作用。后人在回顾家族发展史时自然感召先人的光辉业绩,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无论在为人、为学、为官各方面都有了积累发展的过程。

颜氏家族文化的丰厚成果与这个家族重视总结家族发展规律,并重视家族文化传承极有关系,如颜含有《靖侯家规》,颜延之有《庭诰》,颜之推有《颜氏家训》,三者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这些基本文献表达了颜氏家族文化观念,规定了家族门风并积累了家学,以资后人有章可循。

颜氏家族始终以儒学之忠义作为文化价值取向,如颜延之称颂屈原之忠贞,批皇帝逆鳞,可谓刚直坦率。颜竣也是忠于当朝皇帝的典型,忠于职守、奋发有为。颜邵同样杀身以成仁。颜见远因为萧衍代齐而建梁不食而死以身殉齐,成为自晋、宋以来首位志节之士。颜之仪也是一位直言数谏的忠臣。如此死节者,实出于家族文化的熏陶与培养,其气节亦足以感召后世,尤其是对本家族内部影响巨大。

总之,颜氏家族四百年发展期间,祖先的感召力、家训的凝聚力、文化价值取向的向心力使得这个家族在历史中显现出了耀眼的光芒。不仅对隋唐以后家族文化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而且对隋唐文化制度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综观南朝士族,无论侨姓亦或吴姓,颜氏家族在文化上始终是特立独行的,它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气节论,强化了士文化精神,对于经学、史学、佛学、书学贡献甚著,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附 录

参 考 书 目

一、古籍部分

- [1] [汉]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 [汉]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4] [晋]陈寿. 三国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5] [唐]房玄龄等. 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6] [梁]沈约. 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7] [梁]萧子显. 南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8] [唐]姚思廉. 梁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9] [唐]姚思廉. 陈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10] [唐]李延寿. 南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1] [北齐]魏收. 魏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2] [唐]令狐德棻等. 周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1.
- [13] [唐]李百药. 北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14] [唐]李延寿. 北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5] [唐]魏征等. 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16] [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7] [宋]欧阳修、宋祁等.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8]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 二十五史补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19] [清]汤球辑, 杨朝明校补. 九家旧晋书辑本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 [20] [宋]司马光编[元]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21] [唐]许嵩. 建康实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2] [宋]张敦颐. 六朝事迹编类 [M]. 南京出版社, 1989.
- [23] [宋]周应合纂. 景定建康志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4] [清]赵翼, 王树民校证. 廿二史札记校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25] [清]赵翼. 陔馀丛考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7.
- [26] [清]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 [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7.
- [27] [唐]杜佑. 通典.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28] [宋]郑樵. 通志二十略.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29] [元]马端临. 文献通考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30] [清]严可均校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31] [清]董诰等纂修. 全唐文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32] 逯钦立辑.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33] [清]朱铭盘. 南朝宋会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34] [清]朱铭盘. 南朝齐会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35] [清]朱铭盘. 南朝梁会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36] [清]朱铭盘. 南朝陈会要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37] [宋]王溥. 唐会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 [38] [清]王先谦撰,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39] 韩婴撰, 许维遹校释. 韩诗外传集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40] 陈士珂辑. 孔子家语疏证 [M]. 上海书店, 1987.
- [41] 杨伯峻. 孟子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42] 杨伯峻. 列子集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43]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44] 王钧林, 周海生译注. 孔丛子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45] [东汉]王充撰; 黄晖校释. 论衡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46] 李守奎, 李軼. 尸子译注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47] [南朝宋]刘敬叔撰; 范宁校点. 异苑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48] [南朝宋]刘义庆著 [南朝梁]刘孝标注, 余嘉锡笺疏; 周祖谟、余淑宜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49] [梁]钟嵘著, 曹旭集注. 诗品集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50] [梁]刘勰著; 陆侃如, 牟世金译注. 文心雕龙译注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 [51] [梁]萧统. 文选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52] [梁]释慧皎撰, 汤用彤校注. 高僧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53] [唐]刘知几撰, [清]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54] [唐]刘餗. 隋唐嘉话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55] [唐]张鷟. 朝野僉载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56] 傅璇琮主编. 唐才子传校笺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57] [唐]林宝撰, 郁贤皓、陶敏整理, 岑仲勉校, 孙望审订. 元和姓纂 (附四校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58] [日]弘法大师撰, 王利器校注. 文镜秘府论校注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59] [宋]计有功. 唐诗纪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60] [宋]王谠撰, 周勋初校证. 唐语林校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61] [宋]洪邁撰; 孔凡礼点校. 容斋随笔 [M]. 北京: 中华书局2005.
- [63] [宋]王尧臣等. 崇文总目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78.
- [64] [宋]洪遵. 翰苑群书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595册。
- [65] [宋]晁公武, 孙猛校证. 郡斋读书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66] [宋]陈振孙, 徐小蛮, 顾美华点校. 直斋书录解题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67] [明]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68] [明]张溥著, 殷孟伦注.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 [69] [明]刘濬. 孔颜孟三氏志 [M]. 北京图书馆藏明成化十八年张泰刻本.
- [70] [明]陈镐. 陋巷志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2.
- [71] [明]吴纳[明]徐师曾著; 于北山、罗根泽校点. 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72] [清]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
- [73] [清]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74] [清]王夫之. 读通鉴论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75] [清]方东树. 昭昧詹言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 [76] [清]刘熙载. 艺概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77] [清]顾炎武著, [清]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78] [清]永瑢, 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79] [清]彭定求等. 全唐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80] [清]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 [M]. 扬州: 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 2005.
- [81] 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82] 庄辉明, 章义和. 颜氏家训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83] 张霭堂. 颜之推全集译注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
- [84] 罗国威. 冤魂志校注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
- [85] 管振邦译注. 颜注急就篇译释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86] 中国地方志集成(电子版).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 [87] 颜氏嫡裔世家谱. 民国戊寅孟冬重印本.

[88] 颜氏族谱. 民国甲寅仲夏重印本.

二、今人著作部分

- [1] 钱穆. 国史新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2]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3] 钱穆. 国史大纲(修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4] 钱穆.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 [M].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77.
- [5]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 [6]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 [7]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 [8]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9] 韩国磐. 魏晋南北朝史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10] 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1] 罗宏曾.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 [12] 周一良.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3] 周一良.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14] 周一良.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15] 何兹全. 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 [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3.
- [16] 毛汉光. 中国中古政治史论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 [17]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18]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19] 万绳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M]. 合肥: 黄山书社, 1987.
- [20] 万绳楠. 魏晋南北朝论稿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
- [21] 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22]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23] 张可礼. 东晋文艺综合研究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1.
- [24] 缪钺. 读史存稿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 [25]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6] 曹道衡. 中古文史丛稿 [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3.
- [27] 葛剑雄. 中国移民史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 [28]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 [29] 刘跃进. 门阀制度与永明文学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30] 陈引驰编校, 刘师培. 中古文学论文集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31] 范子烨. 中古文人生活研究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 [32] 陈爽. 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33] 王献唐. 春秋邾分三国考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 [34]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 [35]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36] 田余庆. 秦汉魏晋史探微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37] 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 [38] 杨树达. 汉代婚丧礼俗考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39] 唐君毅. 唐君毅全集 [M]. 台湾: 台湾学生书局, 1988.
- [40] 黄宽重、刘增贵. 家族与社会 [C]. 北京: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 [41] 黎虎. 魏晋南北朝史论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
- [42] 万绳楠.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 [C]. 合肥: 黄山书社, 1989.
- [43] 高敏.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 [44] 卜宪群、张南. 中国魏晋南北朝教育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45] 王伊同. 五朝门第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46] 萧华荣. 华丽家族: 两晋南朝陈郡谢氏传奇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 [47] 丁福林. 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 [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 [48] 林怡. 庾信研究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49] 朱大渭等.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50] 朱大渭. 六朝史论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51] 袁济喜. 六朝美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52] 皮锡瑞. 经学历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4.
- [53] 章太炎. 国学讲演录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54] 何启民. 中古门第论集 [C].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78.
- [55] 葛兆光. 思想史的写法: 中国思想史导论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56] 牟宗三. 才性与玄理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57] 赵超.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 [58] 周绍良. 唐代墓志汇编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59] 王国良. 六朝志怪小说简论 [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8.
- [60] 陆侃如. 中古文学系年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62] 王瑶. 中古文学史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 [63] 胡大雷. 中古文学集团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64] 刘跃进. 中古文学文献学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65] 曹道衡, 沈玉成. 南北朝文学史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 [66] 曹道衡、刘跃进. 南北朝文学编年史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67] 王志民, 张富祥. 齐鲁文化通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68] 王志民. 稷下散思——齐鲁古代文学简论 [C]. 济南: 齐鲁书社, 2002.
- [69] 王志民. 齐文化论稿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 [70] 王志民. 齐鲁文化概说 [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
- [71] 杜贵晨. 齐鲁文化与明清小说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2.
- [72] 王琳. 齐鲁文人与六朝文风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 [73] 周满江, 吴全兰. 玄思风流: 清淡名流与魏晋兴亡 [M].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2.
- [74] 罗宗强.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6.
- [75] 程章灿. 世族与六朝文学 [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 [76] 汤一介. 郭象与魏晋玄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77] 蔡忠道. 魏晋儒道互补之研究 [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2000.
- [78] 宁稼雨. 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 [79] 詹福瑞.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 [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7.
- [80] 李启谦. 孔门弟子研究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8.
- [81] 田汉云. 六朝经学与玄学 [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3.
- [82] 秦跃宇. 六朝士大夫玄儒兼治研究 [M]. 扬州: 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 2008.
- [83] [日]吉川忠夫. 六朝精神史研究 [M], 王启发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 [84] [日]谷川道雄.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M], 李济沧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85] [日]川胜义雄.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M], 徐谷梵、李济沧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M]. 2008.
- [86] 丹纳著, 傅雷译. 艺术哲学 [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 [87] 王大良. 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型态: 以汉唐时期琅邪王氏为主的研究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9.
- [88] 周征松. 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0.
- [89] 夏炎. 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 [90] 刘驰. 六朝士族探析 [M].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0.

- [91] 王永平. 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
- [92] 吴正岚. 六朝江东世族的家学门风[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93] 苏绍兴. 两晋南朝的士族[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
- [94] 朱丽霞. 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95] 黄水云. 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9.
- [96] 颜普元. 颜氏家学与风徽[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 [97] 谌东飏. 颜延之研究[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 [98] 于联凯、颜世谦. 颜子研究论丛[C]. 济南: 齐鲁书社, 2003.
- [99] 朱关田. 颜真卿年谱[M].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8.
- [100] 汲广运、高梅. 颜子家族的历史与文化[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 [101] 刘存祥. 颜子文化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 [102] 于联凯、马凤岗. 琅邪颜子家族文化考论[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 [103] 秦永洲. 颜之推与《颜氏家训》[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
- [104] 卢建荣. 一位父亲的叮咛——《颜氏家训》[M].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1.
- [105] [美] Ebrey/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三、学术论文

- [1] 钱穆. 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J]. 香港新亚学报, 第五卷第二期.
- [2] 胡阿祥. 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J]. 历史地理, 1993, (11).
- [3] 张爱波. 西晋“世族”“势族”与“士族”之考辨[J]. 北方论丛, 2006, (5).
- [4] 胡阿祥. 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J]. 历史地理, 1993, (11).
- [5] 钟涛. 梁季入北文人述略[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 (3).
- [6] 孔毅. 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 (1).
- [7] 阎步克. 品位与职位——传统官僚等级制研究的一个新视角[J]. 史学月刊, 2001, (1).
- [8] 钟涛. 梁季入北文人述略[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1991, (3).
- [9] 肖锋. 南北朝的政治流亡者[J]. 汉中师范学院学报, 1995, (5).
- [10]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南京老虎山晋墓[J]. 考古, 1959, (6).
- [11] 杨晓斌. 颜延之三十以后初仕质疑[J]. 甘肃社会科学, 2006, (1).
- [12] 杨晓斌. 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始末考——兼谈《祭屈原文》等几篇诗文的作时与背景[J]. 西北师大学报, 2006, (2).

- [13] 刘存祥.琅邪临沂孝悌里考[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 [14] 王琳.试论魏晋南北朝子书撰作风貌的阶段差异[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5).
- [15] 王永平.南朝人士之北奔与江左文化之北传[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0,(1).
- [16] 王永平.北魏时期南朝流亡人士行迹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南北朝之间的文化[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1).
- [17] 秦冬梅.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 [18] 郭熹微.玄学与东晋南朝政治[J].文史知识,1989,(6).
- [19] 程时用,刘福英.六朝时期颜氏家族的家风与文化[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1).
- [20] 马凤岗.论颜氏家族的家风与学风[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4).
- [21] 王光照.梁季江陵政权始末及江左士族社会变迁[J].安徽大学学报,2005,(6).
- [22] 杜志强.颜之推《观我生赋》的史料价值释证[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4).
- [23] 阎步克.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2).
- [24] 高慧斌.南北朝侍从讲读制度的发展与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2009,(7).
- [25] 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J].长沙大学学报,2006,(6).
- [26] 宋艳梅.两晋之际河东裴氏播迁考论[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 [27] 封海清.琅邪颜氏研究——兼论文化在世族仕宦中的作用[J].昆明师专学报,1989,(3).
- [28] 邢培顺.汉代琅邪地区道家思想演变及其对政治的影响[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2).
- [29] 刘存祥.琅邪临沂孝悌里考[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
- [30] [日]松冈荣志.关于颜延之的《陶征士诔》[J],范建明译.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6,(4).
- [31] [日]渡边武.关于《北齐书》颜之推传中《观我生赋》之研究[J].北朝研究.1991,(5).
- [32] [日]川合康三.中国诗歌中的自传[J],蒋寅译.咸宁师专学报.1998,(4).
- [33] 石磊.颜延之行实与诗文作年新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6).
- [34] [韩]姜必任.庾信对北朝文化环境的接受[J].文学遗产,2001,(5).
- [35] 钟仕伦.《金楼子》成书时间考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 [36] 吴先宁.南北经学异同与社会政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4).

- [37] 杜志强. 颜之推《观我生赋》的史料价值释证[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8, (4).
- [38] 黄永年. 论北齐的文化[J]. 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 1994, (4).
- [39] 牟发松. 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J]. 文史. 2003, (1).
- [40] 王光照. 隋杨广晋邸王府学士及其与政治文化之关系[J]. 江海学刊, 2002, (4).
- [41] 李必友. 魏晋南北朝家族教育的特点[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1999, (5).
- [42] 田晓菲. 诸子的黄昏——中国中古时代的子书[J]. 中国文化, 2008, (27).
- [43] 朱明勋. 《颜氏家训》成书年代论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03, (4).
- [44] 胡宝国. 知识至上的南朝[J]. 文史, 2009, (4).
- [45] 于浴贤. 叙梁亡述身世赋作价值的再认识[J]. 漳州师院学报, 1995, (1).
- [46] 秦元. 述国事变迁 观人生沉浮——颜之推《观我生赋》初探[J]. 齐鲁学刊, 2003, (1).
- [47] 秦元. 颜之推诗歌初探[J].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9, (4).
- [48] 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 第七届儒佛会通暨文化哲学研讨会论文集[C]. 2004.

四、学位论文

- [1] 王允亮. 南北朝文学交流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博士), 2007.
- [2] 焦桂美. 南北朝经学史[D]. 济南: 山东大学(博士), 2006.
- [3] 朱明勋. 中国传统家训研究[D]. 成都: 四川大学(博士), 2004.
- [4] 陈柏璋. 中古琅邪颜氏研究——以婚姻仕宦和家学门风为中心[D]. 台中: 国立中兴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 2004.
- [5] 李广龙. 颜氏家族著述考[D]. 长春: 东北师大(硕士), 2007.
- [6] 李书萍. 魏晋南朝的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硕士), 2005.
- [7] 王一涵. 芝兰玉树生阶庭——从陈郡谢氏文人的文学创作看其家风与家学的关系[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 2005.
- [8] 方碧玉. 东晋南北朝世族家庭教育研究[D].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 2006.
- [9] 滕云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琅邪颜氏[D].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 2007.
- [10] 谢亦峰. 魏晋南朝汝南安城周氏家族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 2007.
- [11] 陈建磊. 魏晋孔氏家学及《孔子家语》公案[D].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 2007.
- [12] 王春华. 唐代颜氏家族研究[D].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 2007.
- [13] 徐晓元. 东晋南朝陈郡谢氏家族书信研究[D]. 贵阳: 贵州大学(硕士), 2006.
- [14] 李红. 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婚宦、迁移、家族文化为中心[D].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2006.

- [15] 姚晓菲. 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D]. 扬州: 扬州大学(博士), 2007.
- [16] 李文玉. 颜氏家族: 儒家精神与文艺思想传承的个案研究[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 2001.
- [17] 王春元. 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学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博士), 2002.
- [18] 李佳. 颜延之著述考[D]. 成都: 四川大学(硕士). 2006.
- [19] 秦元. 论颜之推[D]. 济南: 山东大学(博士). 2004.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发表论文:

1. 《史记》与汉魏晋诗歌 独立作者

《青海社会科学》(CSSCI) 2007年第5期(2010年山东省文化艺术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2. 魏晋南北朝家族文化与文学现状与思考 独立作者

《济南大学学报》(CSSCI扩展版) 2009年第4期

3. 诸子之前士阶层的诗性特质 独立作者

《山西大学学报》(核心CSSCI) 2010年第1期

4. 颜回、颜氏之儒与琅邪颜氏家族探析 独立作者

《齐鲁学刊》(核心CSSCI) 2010年第4期

5. 魏晋时期琅邪颜氏家族文化研究——以颜含为中心 独立作者

《山东大学学报》(CSSCI) 2010年第5期

6. 由《冤魂志》的著录看志怪小说观念的演变 独立作者

《山西师大学报》(中文核心) 2010年第6期

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的立项:

1.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琅邪颜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编号09CWZ34);

2. 山东省文化艺术重点课题“六朝颜氏家族文化研究”(编号201001040)

后 记

攻读博士学位的无数个日子里，我仿佛穿梭在魏晋的茂林修竹之间、徜徉在南朝的亭台山水之中、行走于北朝的高庭阔屋之上，感受一千多年前古人留给我们的醇美气息，我心生感激。虽然探索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我总是带着新奇和羡慕，对那个特殊的、唯美的时代及那个真醇、诚挚的家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写下些许感受，进行点滴推衍，试着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

特别感谢导师王志民教授在学术与人生上给予我的种种帮助和关怀。先生对学术的热爱、对工作的热诚、对教育的热望，展示了伟大的人格魅力，同时感染着我们每一位同学。我常常联想起两千年前孔子的学生子夏所评论的君子形象：“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今天用以形容先生十分恰切。先生的教诲，令我有茅塞顿开之感，有钦佩，有感动，时时鼓舞着我不畏难题，刻苦钻研。我十分珍重与先生的每一次交谈，无论得到的是肯定还是批评，回来后我都一一记录下来，积攒了一大本，这将成为我今后为人、为学的宝贵财富。

由衷感谢山东师大古代文学学科组的诸位博士生导师：杜贵晨教授、王恒展教授、王琳教授、石玲教授、陈元锋教授，老师们的讲授令我受益匪浅，老师们严谨扎实的作风令我钦佩，老师们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给予我治学的动力。

感谢我的同窗兄弟：邢培顺兄、侯桂运兄、王传明、张扬，我们同窗共读、砥砺前行，留下了许多欢声笑语，结伴登山远足，畅想未来；相约浏览古迹，缅怀先人，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感谢同门师姐、师兄、师弟、师妹的无私帮助，大家亲如一家，让我感受到学术界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谊。感谢济南大学文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为我攻博提供便利条件，使我得以顺利毕业。

三次去曲阜，拜访颜氏嫡长孙颜秉刚先生，受到颜先生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并赠与我宝贵的研究资料，颜氏家族研究专家汲广运教授与颜世熹教授给予我细致指导和无私帮助，对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读博期间我以本研究为基本内容申报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于2009年得到立项（编号09CWZ34），对于这篇学位论文的完成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与鞭策。

我虽愚钝，愿意以饱满的热情、勤勉的工作来回报关爱我的老师、同学、朋友、亲人！

2011年4月于金鸡岭下